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証：警字六六二號，中字八二一號

統一的基礎

陳之邁

學術與救國

顧毓琇

鄉村人口問題

巫寶三

棄文就武

知堂

蘇俄旅行記(十二)

丁文江

中國的政制問題

吳景超

編輯後記

編者

# 獨立評論

##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br>樂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br>增華書社 長光書社<br>知行書社 東安市場—佩<br>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br>福華書社 華盛書社<br>大街—文心書業社 米市<br> 現代書局 犀雲堂 廠甸<br>海運倉—朝野書店 朝大<br>消費社 | 天津 | 清華消費社成府號進分社<br>天津書局(代定)南開大學<br>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br>紫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br>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定<br>書館 生活書店 亞東圖<br>書館 光華書局 新中國<br>書店 | 上海 |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br>在牌樓書店(代定)鍾山<br>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br>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 真茹 | 鎮江           | 鎮江書店<br>徐州廣告社<br>三友書店(代定) | 徐州                        | 振華書局<br>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br>大眾書局 生活書店 | 漢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昌 | 新生圖書公司<br>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br>南昌書店 拔提書店<br>現代書局(代定) 圖書消<br>費社  | 廣州 | 大東書局<br>興寧書局 新民書店<br>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  | 汕頭 | 興寧書局 新民書店<br>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                                 | 梅縣 | 文淵書局<br>永昌公司 | 梧州                        | 東方書社(代定)震東書局<br>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 濟南                               | 世界書局<br>吉昇昌書局 | 威海 | 世界書局<br>中華書局 | 安慶 | 小一學社<br>覺民書報社(代定)<br>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 太原 | 四方書報社 世界派報社<br>公興派報社 | 保定 | 張公派報社<br>甘肅書報社 | 西安 | 現代文化社<br>文資書局 | 成都 | 新川書店<br>朋友書店 | 萬縣 | 新友書店<br>萬有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 重慶 | 開明書店<br>金城圖書公司 大公報分館 | 雲南 |  | 貴州 |  | 杭州 |  | 福州 |  | 廈門 |  | 長沙 |  | 衡州 |  |

第一三四號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六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  
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  
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  
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 統一的基礎

陳之邁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恐怕是近年來和平統一空氣最濃厚的一個月了。在那個月裏，江西的共產老巢收復了，剿匪軍事告了一個大段落；王寵惠孫科兩氏奔走南北，折衝樽俎，帶回來了許多令人興奮的消息；汪蔣兩先生的「感電」拍出了之後，得到很多人的同情：「消除隔閡」，「分工合作」，「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而不取決於武力」，這些原則好像指日可待；四屆五中全會開幕於首都，各中委濟濟一堂，通過了許多頗切實要的議案，對於憲法問題并且提出了一個很合理的原則；最後不要忘了從未出過四川的劉湘居然到了首都，開誠布公的討論四川的財政，軍事和政治改組問題。這種濃厚的統一空氣是值得我們欣喜的。

其實中國當前的問題是很簡單的：「九一八」使我們了解我們險惡的環境，使我們認清我們當前的目標是「救亡圖存」，使我們明瞭「安內」然後才能「攘外」，總之，使我們認清統一的重要。

但怎樣統一呢？「獨立」的讀者一定曉得這是一個最

難解答不過的問題（見本刊第七七至八八號）。胡適之，蔣廷黻，吳景超等先生對於本問題都有很不相同的答案。吳先生根據我國以往的經驗而提倡用武力來統一；蔣先生認定破壞中國統一的是「二等軍閥」，故主張用比「二等軍閥」更大的武力，採取「專制」的手段，打倒他們；胡先生對於這種主張頗持異議，而倡議「政治的統一必須建設在平時的維繫全國各部分的相互關係的政治制度之上」。作者不敏，想提出一個我認爲比這些更基本問題來供讀者指政。

統一的局面是向心力比離心力大的局面；促成統一的工作最主要的問題是怎樣使向心力加增而使離心力變小。同時，這種力量是自動而不是強迫的；我們一定要造成一種局面使各地方自動的向心，而不是強迫它們向心。用武力，用專制的手段來造成的統一不是健全的統一，因爲它是強迫的局面，往往徒具統一的表面而沒有統一的實際；并且一定潛伏著許多反抗的勢力，遇到武力的方向轉移的時候，便爆發出來，遇到武力衰落的時候則更不必講。

中國以往不是常有武力統一的局面麼？舊時的情形不講，清朝的統一之不健全當爲有目共睹的事實。洪楊之亂，中央簡直一任各省去實行自衛，亂平後也叫各省去自己辦理善後事宜；辛亥革命，各省儼然是獨立的國家。外國的情形亦復如此：革命前的法國，各地方雖然在中央嚴密監督之下，統一仍是狠不健全，一瓶酒從南方的波都輸運到巴黎竟要繳納十幾次的過路稅 (Octroi)；俄帝國雖採用最毒辣的專制手段來壓迫邊疆各省，但是到了歐戰開始，便呈現出四分五裂的局面。用武力，用專制的方法在承平時代尚勉強可以維持統一，一到外侮，中央便有塞外夾攻的苦楚。這種的統一即使達到，也絕對不能令人放心去做「救亡圖存」及「攘外」的工作。

用政治制度來謀統一與用武力和專制當然完全不同，但用這個方法所產生的局面仍然只是表面的而不是實際的。一個國家的各部份如果尚沒有感覺到統一的必要，它們即使派幾個代表來參加中央政府的機關，也不能使肯和中央「精誠團結」。中國人沒有遵從多數的精神是因爲不遵從對他們不會發生什麼不良的效果。加之，政治制度——尤其是民治化的政治制度——並沒有改造環境的功能；反之，它是隨著環境走的。強著環境去適合理想的政治制度

結果只有使政治制度本身崩潰。我國以前曾把世界各國的政治制度搬了回來，但它們未曾改造一些我們的情況。關於這層我擬日後再爲文詳論。

蔣廷黻先生嘗說，「毛病不在軍閥，在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蔣先生所謂「意態」是省界觀念，他所謂「物質狀況」是貧窮。胡適之先生嘗引這句話，但他所說的「意態」是指「中國思想界的種種衝突矛盾的社會政治潮流」，而他所說的「物質狀況」是指「中國疆域之大，和交通之不便」。

我也覺得「毛病不在軍閥」，有了適合軍閥的環境才能有軍閥。時勢可以造二三等的英雄，唯頭號的英雄才能造時勢，而我們所有的軍閥都是些二三等以下的英雄。我也贊成毛病在「意態」和「物質狀況」，但是我覺得在蔣胡兩先生所舉的「物質狀況」以下，尚有最基本的「物質狀況」，這個狀況同時并且是支配「意態」很重要的勢力，亦即造成向心力很重要的勢力。這個狀況是現代經濟制度的發展。

這個發展是消弭隔閡，聯絡各地方，及產生向心力最基本的力量。在它未發展到相當程度以前，用「武力」也許能得統一，用「專制」也許能得統一，用政治制度也許能得

統一，但所得到的結果決不能使我們「救亡圖存」，更不能使我們狠有把握的「攘外」，「收復失地」則更不用多想。蘇俄爲什麼在氣燄正盛的時候把托洛斯基趕了出去而一心一意的去實行五年計劃，正是看透此層。他們的頭腦比我們清楚，雖則他們的主義我們不敢苟同。蘇俄爲什麼在高唱世界革命的時候沒有什麼人理它，而第一次五年計劃成功後忽然惹起了世人的注意，這正是這種政策的成功。

現代經濟制度的發展之足以促成統一，是顯而易見的。

在它不發達的時候，社會正如一盤散沙，各地方可以各自爲政，阻關自守，過它們自給自足的生活，甚至於採行封鎖政策，實施所謂「統制經濟」的「模範省」。一般的小民，本來渴望著得片刻的太平來過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自給自足生活，根本想不到他們與外界的關係，自然也謳歌這種政策。因此在現代經濟未發達的國家裏，即使有最雄厚的武力，最整齊的專制，最高明的中央政制，地方色彩總是非常濃厚的，離心力總是非常之大的。

但是在現代經濟制度相當發達以後，情形便大不同。

現代經濟制度是分工的制度，因爲分工所以整個經濟制度的各部份都有最密切的連鎖，它們不顧政治的區域，它們是超越政治區域的。最近數年，少數經濟發達的國家裏的

生產事業，發生了恐慌，結果釀成全國的不景氣，甚至於牽連到全世界，連我們中國都不能倖免。這種經濟的連鎖現在不但超越了一國裏的政治區域，并且超越了國界，不過國際的政治現在尚死守著前此狹隘的觀念而拒絕承認或公然的否認明顯的事實而已。我們所要注意的是一國裏現代經濟的發展是那國統一最主要的基礎，因爲它能把歷史遺留下來的地方區域的單位性抹殺。而把各部份聯絡起來成一個整體。

西方國家的統一史裏有很多證明此點的例子。本文上面說過早年歐洲所謂統一的國家其實并不見得是我們理想的統一，我國以往的統一局面也并不能滿足我們的希望。德國從前曾四分五裂爲二百多個獨立的國家，十九世紀初年減至五十多個，中葉時尙有三十多個。一八三三年有「關稅同盟」的組織，加入的都是北方的國家；一八六七年又有「北德意志邦聯」的組織，顧名思義也是屬於北方的。到了一八七一年南方的國家才用條約狠遲疑的加入，并保留了許多獨立的色彩。北方的國家之所以毅然的聯合起來，而南方的所以不狠熱心，雖有許多原因，但其主要的，是北方諸國現代經濟的發展使它們感覺到連合的必要，而南方諸國之模稜態度表現它們經濟發展的落後。



美國早年各邦門戶之見之深是著名的。十九世紀中葉這種意見竟釀成空前的內戰。但是在現代經濟制度充分發達以後，這種門戶之見已漸消滅。美國早年各邦對於聯邦政府都懷一種恐慌的心理，竭力保障各邦的權利不被聯邦侵蝕。自大規模工商業發達以後，跨邦以至於普及全國的組織甚多；聯邦政府因有權統制邦際貿易，勢力也一天天膨脹起來。熟悉美國史的人都知道，最主張加增聯邦政府勢力的人和政黨都是經營工商及其副業的，而呼籲邦權論的都是經營農業的。代表前者的共和黨所以在內戰後一躍而長期把持政府，正足以反映美國經濟的變遷及其對於政治的影響。

加之，在經濟不發達的國家裏一個普遍的現象是蔣廷黻先生之所謂貧窮，貧窮明顯地是釀成內亂的一個主要原因。衣食住行四種基本需要時常發生劇烈問題的人不是擁護現行制度有力的份子；比較豐衣足食的人民是富有嗎喲望治心的。我們不去設法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而去用武力或專制的手段去強迫他們服從守法，那是捨本求末的政策。其實早年的軍閥，今日的共匪之所以能擾亂國家都是因為我國有可以被他們利用的貧民，減少這些貧民的數

目正是消滅他們勢力的淵源。

雖然，我們不能不承認，除了上面所指出的一點以外，尚有許多胡適之先生所謂「歷史上的雜繫」，如歷史，文化，語言，文字等等，和「新興的統一勢力」，如普及教育，銷行全國的大報紙，民族國家觀念，及交通機關。但是我認為它們都不是最根本的勢力，何況它們的發達又都是在現代經濟最發達的國家裏才找得到的呢？

以上所述，并非說我們不渴望統一早日完成，也不是勸人不去努力促成統一，我們不過是想提醒現代化的統一，能副我們期望的統一，能「救亡圖存」，「攘外」的統一，是要建築在穩固的基礎上的，亦即建築在現代化的經濟制度上的。現代國家統一的基礎都是最穩固的，我們沒有那種基礎，便不能同它們并肩而立。現在我們政府狠努力於生產的建設，本州也曾屢次鼓吹現代工業的發展，這是奠定統一基礎的工作。在這種工作未到相當程度以前，我們的希望不可太奢，失望才不致於太大；在這種工作成全以後，統一局面不愁它不來。

二十三，十二，二十七，

## 學術與救國

顧毓琇

在遠東危機日益緊迫的時候，學術界的人們難道不應該注意到救國的重大責任麼？從九一八以來，他們努力過些什麼？從一九三五年起，他們還是袖手旁觀呢？還是要具體地做一些救國的工作呢？這種情緒，在這一不容易，國難依然的年頭，似乎都在緊張着。最近胡適之先生在本刊第一三二期發表的「國際危機的逼近」，大聲疾呼地指出這個危機的嚴重性來，很可以代表這共有的憂國情緒的流露。

從九一八以來，起初是磨拳擦掌義忿填胸一派緊張的愛國熱心。當時的呼聲是「甯爲玉碎，毋爲瓦全」。逐漸冷靜了，學術救國的口號彌漫了全國，甚至「甯爲瓦全，毋爲玉碎」的新說，亦得到了一部分知識界的提倡了。國內的學者同大學教授們，亦聊以自慰地繼續起學術研究的工作來。既然舉國上下都在提倡學術救國，那麼他們從事於學術的工作，豈非便是擔任了救國的工作麼？至於他們的學術，如何可以救國，那就好像不在他們研究的範圍以內。青年的同學們呢？他們雖然亦勉強鎮靜沉着了，但是這

些「血氣方剛」的青年，終還嫌學校的課程空洞而不切要。老實說，他們在懷疑學術怎樣可以救國，他們在懷疑他們的教授們能否擔任救國的工作！

我們平心靜氣想，我們的學術界近年確是有進步的。胡適之先生這樣說，翁文灝先生亦這樣說。中國學術界這樣說，外國學術界亦相當承認。

最近諾貝爾科學榮譽獎金的承受者郎穆爾博士由日本來到中國。在北平學術界的歡迎席上，他稱讚中國科學家，說他們已經在做着「基本研究」的工作——這些工作日本人還沒有注意到，他們過於看重忠君愛國了。

我認爲郎穆爾博士的話，最足以指出中國和日本的學術界的不同來。他們學術界努力的方向是爲着國家的前途；我們學術界努力的方向，乃是爲着學術的前途。平心而論，我們爲學術而提倡學術，研究學術，乃是高人一等的，倘若我們不把學術同救國混爲一談。

研究學術，乃是人類知識的探險。哲學如此，文學如此，科學亦如此。政治學如此，社會學如此，工程學亦未

嘗不如此。純粹學者的態度是無所求於世的，但亦絕不計較功利觀念的。倘若別人批評他的學問無用，他只覺得好笑，並不覺得是一種輕視。這不僅文學哲學如此，科學亦未嘗不如此。政治學者，社會學者，工程學者，實際政治家，社會事業家，工程師所抱的目標，並不完全相同，這亦是人所共知的。

學術的本身是高貴的，無所爲的。所以對於一個純粹學者的工作，我們只應該表示欽佩，而不定要把救國的責任放在他們肩上，因為學術工作所需要的乃是理智的超然性。

但是學術本身並不是自私的，他不反對被人利用（倘若可以利用的話），雖然他的目的不在利用。自然科學的利用，科學家從來不反對，便是一個最好的證明。他們一有科學上新的發現，便公諸世人，誰願意利用就利用。又如社會科學研究的結果，亦是可供政治家財政家實業家利用的，而學者們誰亦不致於吝惜的。

這樣說來，學術救國乃是間接的。學術的本身並不爲着救國，亦並不便可以救國。學術研究的一部分結果，如有適當的人去利用，對於救國的工作方始可以有直接的貢獻。

現在我們前面有三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一）學術研究的結果既然只有一部分可以利用，我們在國難時期，對於學術研究的範圍，是否要加以選擇呢？

（二）學術研究已有的結果，我們應否充分利用呢？

（三）利用學術研究的結果，誰是適當的人呢？

對於第一個問題的解答，很有相當的困難。因為在沒有得到適當的利用以前，一切學術研究的結果，自然都是無用的，所以無從選擇起。但是，我們如從國家社會現實問題做出發點，去推求這些問題相關的學術方面，那麼研究的着重點便容易有適當的範圍。例如，我們研究農村組織，而以中國的農村問題爲出發點，那麼我們不妨研究歐美以及印度朝鮮的農村，但是我們注意的目光會引我們着重於某一部分的材料。否則一個人儘可以做一篇十萬字的歐美農村概況，而其中選材方面，或者我國所最要參攷的幾點，反而簡略了。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想大家都主張要利用的。怎樣利用，乃與第一第二兩個問題有連帶關係的。因爲要利用研究的結果，以解決實際的問題，我們就會發現許多研究的結果是不合宜或是不完備，雖然研究的本身，在學術上或

者很有貢獻。

誰去利用學術？這個問題有兩方面：第一方面是誰想利用學術，第二方面是誰能利用學術。想利用學術的人一向是很多的，雖然想利用的人不一定能利用。就以目前而論，「專家政治」的主張漸漸見諸實行。政府的當局要勵精圖治就想利用學術，那確是一種好現象，誰亦不反對的。但是誰纔真能利用學術呢？我以為惟有學術家——對於學術有根柢的人——乃能充分利用學術。

以自然科學而論，倘若一個人沒有科學的訓練，科學的了解，他便不會利用科學。其他學術，亦何嘗不然。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在位的人倘若沒有充分基礎，

## 鄉村人口問題

巫寶三

誠如梁漱溟先生所說，鄉村建設是國民革命後的一個大運動，可是領導這個運動的人是否把鄉村中的幾個主要問題把握住了呢？在我看來，他們至少是忽視了鄉村人口這一個問題。

我們縱觀鄉村建設運動的幾個大本營的定縣，鄒平，無錫，徐公橋，在他們的工作綱領裏，找不出他們對於鄉

利用起來；恐怕是隔膜。他們至少要請不少專家去幫同治理，纔可以收利用學術的效果。

總結起來說：

- (一) 學術的本身並不爲着救國，亦並不便可以救國。
- (二) 學術要是可以救國，那在乎人的利用。
- (三) 學術家是否能夠擔負救國的責任，乃在乎個人自擇。
- (四) 國家應該利用學術，但是要有學術家去利用，纔可以收效。

二十三，十二，二九。

村人口問題所取的态度，以及進行解決的辦法。定縣可以說是有一丁點兒的表現，他們的縣保健院中附設有一個指導節制生育的部分，可是這個部分並沒有受到他們的重視，他們沒有對這個問題做過廣大的宣傳，也沒有準備對這個問題做如何大的努力，只是附設着聊備諮詢而已。倒是陶知行先生在他提倡的鄉村工學團中把這鄉村人口問題很

鮮明的提出了。在鄉村工學團宣言裏，他主張對整個民族實施六大訓練，其中之一，就是普遍的生育限制訓練，這不能不說是獨具隻眼。

在定縣鄉村工作討論會裏我聽到河南內鄉一位代表報告，他很質朴的把他的工作感念說了出來。他說，他們在內鄉打土匪，辦自治，栽樹造林，修治水利，辦合作社，以至於清丈土地，整理稅捐，這樣幹了幾年，也可以說是做到境內盜匪絕跡，夜不閉戶的境地，（這些報告是很可信的），但是回頭看看老百姓的生活，依然是窮苦！依然是沒有辦法！這些話出自一個實際鄉村工作多年的人，是如何發人深思啊！人民生活程度的升降，要用精密的統計方法才能夠指出，從表面去看，本來是很難給我們一個具體答案的，內鄉這位代表的報告，也許免不了這個毛病。但是我深信建設鄉村的工作，如果單單從普及教育，增進農產等方面着手，而忽視鄉村人口問題的解決，縱然能提高人民生活程度少許，也不能提高到最低生活程度以上，遲早會發生內鄉這位代表同樣的感念的。

我們老來往於這個人口繁密的國家裏，也許不容易覺察我們國家的人口問題的嚴重，但是有見識的外國人到了中國，最使他們觸目驚心的就是中國人口的多與土地利用

的精細。我們只要看看 R. H. Tawney, Sir Arthur Salter W. H. Mallory, C. B. Malone, J. B. Taylor, G. B. Cressey, J. Thorp 等人所做的關於論中國的書或報告，就可以知道了。

照 Cressey 在「中國的地理基礎裏所稱農業的中國」，每方英里有三百二十六人，華北平原每方英里有六百四十七人，揚子江流域有些地方人口密度每方英里在二千人以上。這後面兩個區域的人口密度，比較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比利時美國日本都高得很多，每方英里三百二十六人這個數字，是比較比，英，日三國低，但是人家是工業程度很高的國家，我們要是以農業人口密度和他們比，中國又比他們高了，據 C. B. Malone J. B. Taylor 所著「中國農村經濟的研究」上說，浙江鄞縣每方英里耕地有四千六百五十人，江蘇儀徵一千七百七十人，山東霑化三千人，河北遵化二千人。這裏所舉的都是農業人口密度最高的，當然其他地方不會全像上面這幾個地方一樣，但這個高的人口密度也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高的了。以農業人口高密度著名的印度與日本，也沒有中國這樣高。印度農業人口最密的地方是 Bengal，但是那裏每方英里耕地只有一千一百六十二人。日本每方英里（合鄉城面積而言）也只有二千三百四十九人。至於美國，根據一九三二年農業年鑑計算

，每方英里耕地只有四，七人。英國呢，每方英里耕地亦只約有七十一人，這同中國比較，是多少一個懸殊的情形。我們不必以印度與日本農業人口密度與我們彷彿自慰，印度是個最窮最弱的英國殖民地，日本呢，陳達先生在他的口問題上已經警告我們，他說，日本「已經感覺人口壓力，亟謀解決的辦法，但在中國，覺悟到此種壓力的人數尚不多」！

人口密度高的結果怎麼樣呢？第一，人民過一種僅僅足以維持生存的生活，第二，人口品質惡劣。這兩種現象，在中國各地鄉村中都強烈的表現着。這種現象的造成，當然還有其他的勢力，如生產技術的幼稚，知識的低淺，衛生的不講求等等，但假設上述三事都有大大的改進，如人口密度不隨之以減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的希望是很有限的（根本說起來，人口密度與生產技術知識增進等等，都有相互關係的，由生產技術及知識增進可以提高人民生活程度而促成人口密度的減低，但生產技術及知識的增進等，牠本身即多少是有賴於人口密度的減低的：人人只得一杯維持生命的淺湯，那裏還有餘力來談增進知識等等的奢侈玩藝！）。低的生活程度，與不健康的人口，在個人是無幸福可言，在整個民族也是一個惡運，我們單單就

國防來說，現代的戰爭，是靠有訓練的，體質強的，知識高的人民來運用精利的武器，人口衆多是無用的，「九一八」以後種種，已經夠使我們警醒的了

人口過密還可以發生其他不幸的結果，自然給予農民的威脅，如水，旱，蟲害等，有的是可以調適的，有的是不能抗禦的。在農民遇着不能抗禦的自然威脅的時候，要使生活不連帶受重大的威脅，只有靠平時有形與無形財富的蓄積。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何以每旱必災，每水必災，而在其他國家如美國等，則遇着水，遇着旱而不必成災，這其中當然有科學發達與不發達的關係，但中國人口過密，家無「担儲之糧」，人無「剩餘之勞」(Surplus labour)，我想也是其中一個大原因。中國水旱情事太常見了，要使水或旱而不成災，耕種技術與人口密度都得要想辦法。

中國鄉村人口密度既然如此高，其所發生的惡果又是如此大，那麼如何去救治這個病呢？有人說，邊遠省份有的是荒地，可以實行移民。這個方子的效力是很有限的，翁文灝先生已經指出西北等省可容納的人口最多只有一千萬人（參看獨立評論第三號第四號），J. Trap (土壤專家)也說，西北是否有許多地可資殖民很可懷疑（見所著中

國土壤與人文地理短論），所以我們不必抱太大的希望。此外還有兩個方子，一個是振興工業，一個是節制生育，雖屬老生常談，但在我看來，振興工業可以解決中國鄉村人口問題的一部分，節制生育則是解決中國鄉村人口問題的最後武器。

我們只要看看中國同別的國家的都市與鄉村人口的比，就可以知道中國鄉村人口可以移居一部於都市。美國的農業人口只佔全人口的四分之一，英國鄉村人口與都市人口的比例為二十比八十，若以農業人口來計算，成數當更小。至於中國呢，恰成一個相反，農業人口約佔全人口四分之三。人家都市人口之多與鄉村人口之少，不是本來就是如此的，讀經濟史的人都可以知道在工業革命期間鄉村人口是如何大批的流入於都市。關於這一點，有許多做鄉村工作的人，看見鄉村人口的外流，引為莫大的憂慮，這大可以不必。固然外流的人口，大半都是破產的人們，但這些人如其擠在鄉村，不如在都市中謀一個職業。別的国家還在獎勵勞動的流動哩。此外，也許還有鄉村社會學者要贊美鄉村人口如何如何比都市好，不應該聽其流向污濁之區。我以為現在中國人口問題是一個最起碼的生存問題，都市與鄉村人口的優劣，現在還不夠資格談。最後，

做鄉村工作的人也許看了歐美國家近年來歸農的運動，以為中國不應該逆着方向走。其實歸農運動的當否，現在還是一個爭執，許多農業經濟學者以為這個運動在生產效率上講是站不住的。而況中國與外國農工業的情形大大不同呢？所以中國鄉村人口朝都市移動是無可非議的，所困難的是中國大工業發達的可能性如何。這一個問題本文不能討論，不過我相信惡劣的命運未嘗不可以人力戰勝，中國工業的前途，亦看國人的努力如何耳。工業與農業是互相依輔的，吳景超先生的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論（見獨立評論第一一八號），在解決農村人口上更具有重要的意義。

都市所能吸收的人口與中國西北部的殖民，在解決鄉村人口問題上，同是一個有限的希望，並且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希望，再談整個中國人口的密度，就嫌太高，不是單單遷移所能解決，因此我們不能不靠節制生育這個最後的武器了。中國一向有多福多壽多男子的崇拜——鄉村特別厲害，所以早婚與生育衆多的特點，在世界各國除印度外，就要算中國了。河北省南部，男子十二三歲結婚，並不是一件希罕的事。他們的打算，是早早娶一個媳婦回來，家裏可以多一個人勞作。其實媳婦勞作的結果，是否夠她食用消費，很成問題（國人不從勞作效率的增加上着

想，而從勞作人數上打算，實在是一個大大的錯誤，）。至於過幾年生下一大羣小孩，更是不用說了。所以在鄉村中應該從戒除早婚與節制生育兩方面着手。早婚與多生育，是國人的傳統觀念，改變傳統觀念，比改變任何事都難，而況生育節制還牽連方法上的問題，這兩件事在鄉村中進行所遇的困難，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不過一件事如果在解決某一問題上是必要的，其所遇的困難，也只有教我們加多努力吧了。我以為現在政府及所有鄉村工作機關，都應該竭力，至少是與其他工作並重的，宣傳及推行戒除早婚與節制生育這兩件事。我在定縣鄉村工作討論會中曾建議鄉村合作社訂立共同信條以戒除早婚與節制生育兩事為其信條之一，曾承會中諸先生採納參攷。我以為合作社在鄉村中已經散布相當的廣，這種散布今後也是一天天的在

## 棄文就武

知 堂

我是江南水師出身的。我學海軍還未畢業得到把總銜的時候便被派往日本留學，但是在管輪班裏住過六個年頭，比我以後所住的任何學校為久，所以在我沒有專門職業的專門中，計算起來還要算是海軍。歷來海軍部中有我的

增加，鄉村合作社本來就帶有很多教育的意味的，很可以利用這種組織來宣傳並推廣戒除早婚與節制生育。我在這裏特別把這件事重新提起，是希望戒除早婚與節制生育能夠很輕易的在鄉村中及早推行起來。

最後我願借 J. Thorp 先生的話來結束這篇文章，他說：

「中國的「福地」，在繁殖人口的精細與忍耐勞作之下，對於其子孫的綿延，確實是盡了一種偉大的努力。我們很想看一看將來，五千年以後，這塊土地有什麼食料可以供養她的子孫，她的子孫將用何種努力使這塊土地能夠維持他們。」

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好些老師，同學少年也多不賤，部長司長都有過，科長艦長更不必說，有的還已成爲烈士，如在青島被張宗昌所殺害的前渤海艦隊司令吳椒如君，便是我的同班老友，大家叫他作書店老板的。我自己有過一個時候想弄文字，不但



喜讀而且還喜談，差不多開了一間稻香村的文學小舖，一混幾年，不惑之年條焉已至，忽然覺得不懂文學，赶快下扁歇業，預備棄文就武。可是不相干，這文人的名號好像同總長大帥一樣，在下野之後也還是粘在頭上，不容易能夠或者是肯墜下來的。我的當然不是我而是人家不肯讓我擎掉。似乎文人必定是終身的職務，而其職務則是聽權威的分付去做賦得的什麼文學。我的棄文於是大犯其罪，被一班維新的朋友從年頭直罵到年尾，現在是民國二十三年的年終了，我想該不該來清算一下。仔細想過，還是決定拉倒。第一，人家以為我不去跟着吶喊，他們的大事業便不能成，那是太看得起我，正如說斯人不出如蒼生何，我豈敢當，更何敢生氣？第二，這罵於我有什麼害處？至多影響着我的幾本書的銷路，一季少收點板稅。爲了這點利益去爭鬧，未免太是商賈氣了。第三，這罵於人家有什麼好處？至少可以充好些雜誌的材料，賣點稿費。這事於人有利，我爲什麼不贊成呢。還有一層，明季的情形已經夠像了，何必多扮一個幾社復社人去湊熱鬧。總之，我早走出文壇來了，還管這文壇的甚鳥？老實說，我對於文事真是沒有什麼興趣，可以不談了，還不如翻過來談武備吧。

且慢，文事不好談，武備難道是很容易談的麼？我知

道這是不然。北京從前到處的茶樓酒館貼過莫談國事的紙條，關於武備固然不見明文，似乎沒有禁令，但是軍機何等重要，豈可妄談，況且這又豈非即國事的一部分乎？即使如日本軍部前回的發布小冊子，要使人民都知道國防的緊要，那也是在上要說的話，人民怎麼開得口來，只有代表人民替他們作喉舌的議員老爺與新聞記者大人們纔有說話的分，可是他們照例還是說在上者的話，說了還如不說，或者還不如不說。我半路出了家，沒有能夠鑽到軍部裏去，議員在中國是沒有，就是有我也擎不出這筆本錢，記者又是不會當，不敢當。很可惜我那時不曾接受這件事：張大元帥的時代，官方要辦一種關於海軍的月刊，部裏的一個同班老友介紹別一位來訪我，要我担任編輯。其時大元帥部下接收北京大學，改組爲京師大學之一部，我與二三友人被趕了出來，正是在野的時候，老同學保薦我當這差使，實在非常感激，可是也實在覺得自己弄不來，很難爲情地辭謝了。假如我辦了那個月刊，現在便有說話的地方，然而事在七八年之前，便是怎麼後悔也都來不及了。

其實我所要說或能說的話本來也是很普通的，或者未必有什麼障礙，也未必有登專門刊物的資格。這大抵是普

通市民無論已登記或未登記的都得到，只是沒有工夫來說，我們雖然也並不怎麼有閑，却在以前養成了一種忙中說閑話的習慣，所以來代爲說出罷了。我的意思第一是想問問對於目前英日美的海軍會議我國應作何感想？日本因爲不服五與三的比例把會議幾乎鬧決裂了，中國是怎樣一個比例，五與零還是二與零呢？其次我想先問問海軍當局，——陳先生是我的老同學，可惜現在告病了，再請教別的海軍專家，現在要同外國打仗，沒有海軍是不是也可以？據我妄想，假如兩國相爭，到得一國的海軍殲滅了，敵艦可以來靠岸的時候，似乎該是講和了罷？不但甲辰的日俄之戰如此，就是甲午的中日之戰也是如此。中國甲午以來至於甲戌這四十年間便一直只保有講和狀態的海軍，此是明顯的事實無庸諱言，蓋這四十年來的政治實以不同外國打仗爲基礎而進行着的，到了今日這個情形恐怕還沒有變吧？在別人——不，就是在自己以前也如此，只好講和的狀況之下，現今要開始戰爭，如是可能，那是否近於奇蹟？本來政府未曾對人民表示過，將來是否要與外國或預料與那一國打仗，我們人民也不必多疑以自取煩惱。但是我看報章上常有代表輿論的主筆做社論，政界要人對人談話，多說一九三六年的中國怎樣怎樣，這就使人民想起幾

個問題，想問一下，便是打不打，同誰打，怎麼打？頭兩個屬於軍機秘密，大約不好問吧，末了一個似乎不妨請教，却也很是重要，因爲必須先決定了沒有海軍也可以打，那纔能說到打誰或打不打。有些本來是公開的秘密我想爲政者也可以就公開了，不必再當作什麼秘密，反使得人民懷疑，不信任。論語十九，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現在政府正在崇聖尊經，我願以卜子的這句話奉獻。

末了我想關於軍事訓練說一兩句話。我於教育是外行，並不想說軍事訓練對於中小學學業的妨害，那去問校長教員們都知道，我只說學校裏的軍訓之無意義。這軍事訓練在日本是有意義的，日本是徵兵制，青年總得去當兵，不過從前在學時期可以「猶豫」，現在則即就學校加以訓練，實即移樽就教法耳。中國學生大學畢業，非去做各種的官也得充當教書匠，失業即未得業者往學術諮詢處註冊，大約沒有百分之一去入伍吧。那麼這多少年月的訓練至少也總是白費。再說南邊幾處的訓練壯丁，用意與待遇未始不好，然而有些農民寧願逃亡，流落在外作苦工，不肯在鄉訓練幾個月，仍有工資可掙，何也，民未信也。游定縣農村，村長曰全村戶數幾何，但官廳記錄則數更少，因

種種的支應攤派以戶口計，不能堪也，此亦是未信之例。說到農村，鄙人對於此亦全是門外漢也，多談恐有誤，我

的閑話可以就此打住了。

民國廿三年，冬至日。

## 蘇俄旅行記 (十二)

丁文江

### 圖喇——莫斯科盆地

去莫斯科以前

我九月六日晚上乘「牛奶婦」火車從華士克列生士克回到莫斯科。臨別和許羅哥夫約好第二天早上見面。到了第二天我一早起來等他，一直等到十二點，不見他的踪跡。中午我到中國大使館吃了飯又立刻趕回旅館來等。等到天黑依然是沒有消息。我費了許多手續纔打通了電話和地質探鑛聯合局說話。那知許先生一天沒有到公事房。又從電話簿上找出了「許羅哥夫」的名字，逐一的打電話去探問，都不是我要找的那一位。如是呆等，笨打電話，消磨了一天！

吃了晚飯很無聊去看歌劇。所演的是「歐進，奧奈金」Engine Onegin——是蔡哥夫斯司荃 Tchaikowsky

的名義。劇本的事跡是極端的封建式的：兩個男人到一個大地主家裏去。因為爭愛女公子而發生了決鬥。一個被

殺，一個逃避。許多年以後女公子已經嫁了一位潤人，又和殺人的那一位見面。她想起舊情，然而又沒有勇氣去接受他的戀愛。觀劇的羣衆和莫斯科一樣。他們對於這種封建式的舊劇，也是一樣的欣賞。我更覺得蘇俄美術和文學的革命距成功還遠，要不然何以還須靠這種一百年前的劇本來做普羅羣衆的娛樂？

出了劇場已經夜半，走到旅館的飯廳去吃「宵夜」。方始知道飯廳上是通夜有跳舞的。跳舞的客人除去極少數的外國人以外，都是三十以內的青年男女。裝飾極其不一致：少數的也有穿得整齊的；多數却是很簡陋——尤其是男人。跳舞場的規矩和別國一樣；就是要購買飲食。我住的首都旅館 Hotel metropol 是莫斯科第二個大旅館，飲食實得很貴。跳舞的人一夜的享樂大概要消耗他月薪的相當的一部分，但是舞客仍然是不少。跳舞的音樂是美國式的「爵士」！使得我感覺極端反資本主義的蘇俄，許多地方，

不知不覺的受了美國式的，極端資本主義的文化的影響。

不但音樂如此，就是旅館的侍者，組織等等，也都模仿資本主義的產物。立在門口的帶的是鑲金邊的帽子，穿的是繡金線的衣裳。遠遠望去，好像是一位海軍大將。飯廳上的侍者，男的是白領結，硬白襯衫，黑燕尾服；女的是白絲開口衫，黑呢裙子，長統絲襪，高跟鞋。在列寧格拉得，伺候我吃飯的女侍者是一頭純金色的頭髮。我指給許羅哥夫看道：「純金色頭髮在蘇俄不多見。這一位許是北方來的嗎？」他鼻子裏哼一口氣道：「假的！藥水染的！」「染頭髮很費幾個錢的。做侍女的染得起嗎？」「那可被你問着了。你難道不知道？女人染頭髮，比吃飯還要緊！」歇了幾天，這位侍女的頭髮果然變做棕色的！

八日的早上我自己到地質探礦聯合局去見奴維哥夫，方纔知道許先生是生了病了。奴維哥夫于是另派了一位布拉哥佛林 Blagovolin 做我的翻譯。布先生是一位名醫的兒子，學語言富有天才。除去了英法德三國語言之外，他還通波斯語。以後我們同行了將近一個月變為極熟的朋友。

亞布羅哥夫先生也在局裏。我告訴他，我沒有南下之前，很想有機會看看莫斯科盆地的地質和礦產。於是約好了明天同到圖喇 (Тула) 去，參觀煤田與鐵廠。後天回到

莫斯科來作最後的接洽，然後向南到巴庫去。

#### 從莫斯科到圖喇

圖喇從前是個省會，在莫斯科向南的鐵道上。本來可以坐火車去的。因為火車的鐘點不方便，于是我又向顏大使借了一輛汽車。第二天早上九點鐘從莫斯科出發。同行除布拉哥佛林與亞布羅哥夫之外還有伊華努華小姐。從莫斯科到圖喇是自古以來的大路，比前幾天到華士克列生士克的路好得多了。從莫斯科向南四十公里到波多爾士克 Podolsk 路最好；原來的石塊路，大部分已經改為柏油，改好了的當然是極其平坦，汽車每點鐘可以走七十公里。但是一到了石塊上，就慢到三十公里左右。過了波多爾士克，是普通的石子路，因為這裏有石礦，石子容易採取。這種比石塊路更容易壞。修理不勤，汽車就很不好走。大使館的汽車是「比由伊克」 Benz 牌，本來是很好的，日久失修，走了壞路，機管就出了毛病。從波多爾士克到塞爾甫哥夫 Серпухов 四十五公里，車壞了兩次：第一次停了四十五分，第二次二十分，所以從莫斯科到塞爾甫哥夫九十五公里，九點出發，一點一刻方始走到——平均一小時不過三十公里左右。塞爾甫哥夫是一個大村子。村南頭是奧卡河 Oka，河上有一座大鋼橋。我們

過了橋找到了合作社 Korkhos 的茶室，就在那裏吃午飯。

茶室是長方的一大間。右邊是一個戲台式的講台；台下有許多木板檯，台上貼著許多標語，掛著許多偉人的畫像，是合作社開會的地方。左邊和中間放著幾張木棹和板檯，是社員喝茶的地方。中間的裏邊，就是茶爐，茶以外還有熱牛奶出賣。中間有一後門，通着一個空院子。院裏亂七八糟的堆着穀草，牛馬糞，農具等等。男女的毛廁也都在這院裏。茶室地下却有地板。牆壁棹檯污穢的程度和中國南方鄉下的茶館相差不多。我們向茶室買了兩大桶熱牛奶，把帶來的麵包，魚肉，魚子拿了出來飽餐了一頓。一直到兩點鐘方纔出發。

從萊爾甫哥夫到圖喇不過八十三公里。路初起很壞，走近圖喇，逐漸的變好起來——車快的時候也可以走到七

十公里一小時。不快到圖喇的時候輪子的皮帶破了，又耽擱了半點多鐘，所以到圖喇的時候已經將近五點了。

歐洲蘇俄的天然區域可分為三種：靠北冰洋的是蘇苔帶 (Arctic Tundra)，在列寧格拉得的緯度以北，中間是森林區，莫斯科和列寧格拉得都在這區裏面，南面是草地 (Steppe)，蘇俄的草地有一個特點，就是牠的土是黑色的，耕種起來，不必用肥料的。這是著名的黑土。西北利亞和東三省的北部也都有牠。圖喇區在草地和森林交界的地方。從莫斯科來，沒有耕種的地方，往往都有森林。走近圖喇，樹木就漸漸的少起來。同時土色漸漸變黑。

圖喇原來是個省會。街道雖是石塊舖的，却是很寬大。電燈以外，還有電車。我們因為時間晚了，把行李卸在一家旅館，沒有下車，就到莫斯科區煤礦管理局，接洽參觀的事去。

## 中國的政制問題

吳景超

去年這個時候，關於中國政制的問題，曾引起輿論界很熱烈的討論，參加的人雖然很多，似乎並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今年這個問題，又因汪蔣兩先生的通電，重新引

起大家的注意。我對於這個問題，覺得應該分作三方面討論：

第一，中國現在實行的是一種什麼政治？是獨裁政治

？還是民主政治？這是一個事實的問題。

第二，我們願意要有一種什麼政治？這是一個價值的問題。

第三，怎麼就可以達到我們願意要有的政治？這是一個技術上的問題。

我覺得總要把這三點分清，然後討論時彼此才能互相了解，不致誤會。關於第一點，我以為大家對於事實的認識，應當是一致的，但從近來所發表的言論看來，似乎現實雖只一個，而各人的看法却有不同。我個人的看法，以為中國現在的政治，是一黨獨裁的政治，而在這一黨獨裁的政治中，少數的領袖，佔有很大的勢力。我這樣說法，請讀者不要誤會我把中國的政治，與意俄的政治歸於一類，因為在一黨獨裁這一點上，這幾個雖然相同，而在若干具體的表現上，這三國的政治，是有很大差異的。我說中國現在的政治是一黨獨裁，因為現在政治中內政外交諸大問題，只有一黨的黨員，可以過問，別人是沒有這種權利的。關於此點，不但在野的人，有許多是這樣看法，就是在朝的人，也是同意的。

關於第二點，因為包含一個價值問題，所以意見就紛歧了。去年我曾寫了一篇革命與建國的文章（獨立第八十

四期）裏面提到除却武力統一的方式外，我們看不出還有什麼別的方式，可以完成統一的使命，於是有人以為我是贊成獨裁的。其實這種推測是錯誤的。我在那篇文章裏，討論的是一個事實的問題，或技術問題，而贊成獨裁與否，乃是一個價值問題，決不可混為一談的。關於獨裁政治與民主政治的選擇，我與胡適之先生的意見是相同的，我們贊成民主政治。我個人贊成民主政治的理由是很簡單的。第一，民主政治是理智的政治，誰能夠說服大眾，誰就可以當權。第二，民主政治是自由的政治，我們的主張，無論是贊成政府，或反對政府，都有充分發表的機會。第三，民主政治是和平的政治，假如我們對於政府不滿意，可以提出我們的主張來，以求民衆的擁護，假如民衆贊成我們，我們便可上台，不必流血，不必革命。第四，民主政治是大眾的政治，凡是公民，都有參政的權利與義務，民衆與政治，可以打成一片，沒有統治者與被治者的分別。因為民主政治有這四種特點，所以我個人如在各種政治中可以自由選擇，我是一定選擇民主政治的。不過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這是一個價值問題，好像羅素會說過，凡是價值問題，都沒有絕對標準的。我們只能提出我們以為是好的，希望別人都能與我們同意，但別人如不同意時，我

們也沒有方法，可以證明我們的價值，是至高無上的。

但是據我的觀察，中國的智識階級，多數是偏向民主政治的，就是國民黨在理論上，也是贊成民主政治，不過覺得實行民主政治還沒有到時候就是了。所以我們所希望的民主政治，前途是沒有阻礙的，用不着像法國那樣革命方可達到的。不過革命的工作，雖然可以避免；而和平的工作，亟待努力的，真是不可勝舉。在這些和平的工作沒有完成的時候，民主政治是無法實現的。這些和平的工作是什麼？便是我上面所說的第三個問題，技術上的問題。

民主政治，在一個國家裏，能否推行，要看這個國家是否具備下列五個條件：第一，便是政黨的組織，但政黨的數目，一定要在一個以上。第二，是自由的討論，對於國家大事，不但要有發表意見的自由，而且還有人肯來利用這種自由。對於國事漠不關心或不知關心的人民，決不會產生民主政治的。第三，是普選的權利，假如選舉權只在少數人的手裏，如英國在十九世紀初葉的情形，只可稱為階級政治，不能稱為民主政治。第四，是多數黨執政。民衆選舉的結果，誰得着民衆的擁護，誰便掌握政權。少數黨只可在旁批評，只可設法培植力量，以求下次勝利。但決不可搗亂，不可拆台。第五，是頻屢的選舉，每隔若

千年，立法員及主要的行政首領，要讓民衆重行選舉一次，以示民心的向背。這五個條件，在今日的中國，或因法律上有阻礙，或因民衆的程度不夠，或因新習慣還未養成，並沒有充分實現。在條件還未完備的時候，便要把在英美實行而有成效的民主政治，硬搬到中國來，結果是一定重蹈民國初年的覆轍，使民衆對於民主政治更加一層的厭惡而已。

所以凡是贊成民主政治的人，都應該努力，在中國的環境中，培植我上面所說的民主政治的條件，這是和平的——同時却是很吃力的——工作，大部份可以用教育的方式完成的。等到條件完備之後，再行民主政治，便如水到渠成，毫不費力了。

由于以上的分析，所以我敢大膽的推測，在最近的將來，中國還擺脫不了一黨專政的局面，但因現在專政的黨以及國內的智識階級，在價值上是贊成民主政治的，所以中國將來也許可以和平的走上民主政治的路。不過民主政治的條件，在今日的中國，是並沒有具備的，所以將來民主政治在中國是否能夠成功，便要看最近的十幾年或幾十年內，我們對於預備的工作，是否做得完滿而定了。

（十二月三十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 編輯後記

編者

△陳之邁先生在「統一」的基礎」一文裏，指出現代經濟制度的發展，是國家統一最主要的基礎。我們不禁要問：陳先生所說的現代經濟制度，在一個未統一的國家，是否可以發展？陳先生所舉的兩個例子，德國與美國，其經濟制度的現代化，乃是統一以後才實現的，此點值得我們特別注意。

十六期，他曾發表過一篇「定縣主義論。」

△顧毓琇先生是清華大學工學院的院長，他在「學術與救國」中所提出的問題，是在國難中大家常想到的。△巫寶三先生是北平社會調查所的研究員，在本刊九

「獨立」兩周年紀念時，送來一份禮物；現在「獨立」過年了，他又送來一份厚禮。但我們是不知道的，願意把以前對周先生說過的話再說一遍：「我們盼望他常常捎點結果給這個傻小子，不要等到過年過節才送禮。」

△關於「民主與獨裁」的討論，上期會登了三篇文章。這一期中，我們又轉錄一篇討論同一問題的論文。

## 獨立評論合訂本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掛號照加)

第一冊(第一至第二五號) 第二冊(第二六至五十號)  
第三冊(第五一至七五號) 第四冊(第七六至一百號)

每冊價目：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出報三張，內容除每日「前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等欄，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中外唯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每月二元三角(香港)每月二元九角(新加坡)每月四元一角(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証：警字六六二號，中字八二一號

政治理論與行政效率

張忠絳

我的行政經驗

文川

民主政治乎？

憂患者

發展工業心理學的途徑

周先庚

國史與國史館

孟森

蘇俄旅行記（十三）

丁文江

編輯後記

編者

# 獨立評論

第一三五號

民國廿四年一月三十日

##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 聚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 育中書社 長光書社 增華書社 平和書店 知行書社 東安市場一佩 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 福華書社 華盛書社 華書社 侯記書社 米市 大街 文心書業社 廠甸 現代書局 星雲堂 沙 灘 北大一院 景山書社 海運倉 朝野書店 朝大 消費社	天津	清華消費社 成府競進分社 天津書局(代定) 南開大學 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紫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 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定 處) 生活書店 亞東圖 書館 光華書局 新中國 書店	上海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鍾山 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 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鎮江 鎮江書店 徐州 徐州廣告社 南通 三友書店(代定) 常州 振華書局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大眾書局 生活書店	武昌	新生圖書公司 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 南昌 南昌書店 拔提書店 廣州 現代書局(代定) 圖書消 費社	汕頭	大東書局 興寧書店 新民書店 梅縣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	梧州	海南書局 文淵書局	桂林	永昌公司	濟南	東方書社(代定) 震東書局 中華書局 春記書社	青島	世界書局	威海	世界書局	安慶	世界書局	蕪湖	世界書局	宣化	廿一學社 中華書局 小書報社	太原	覺民書報社(代定)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四方書報社 世界派報社	開封	公興派報社 世界派報社 張鈞書報社 西安 派報社 甘肅 派報社 蘭州 派報社 成都 派報社 萬縣 派報社 合川 派報社 重慶 派報社 雲南 派報社 貴陽 派報社 杭州 派報社 福州 派報社 廈門 派報社 長沙 派報社 衡州 派報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  
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  
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  
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 政治理論與行政效率

張忠紱

自從蔣廷黻先生在獨立評論中公開的提倡獨裁政治以後，一般的人士對這個問題極爲注意。國內的著名學者如胡適之，丁文江，陶孟和諸先生均已加入討論。有的主張民治；有的贊成獨裁。『民治與獨裁』的問題在現時已成爲政論家爭辯的焦點。我的朋友有時間問我：『你對於這個問題有何意見？』我想也不妨藉此機會，將我的意見說說，以就教於讀者及諸位先生。

我根本不贊成討論這個問題；我以爲在現時的中國討論這個問題，是不必需的，而且是無益的。我以爲在現時的中國，我們所應當注意的，不是政治理論，而是行政效率。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政治理論只有兩種功用，一種是爲實際政治狀況辯護，一種是純粹的理想，目的在造成未來的理想政治。前者如北美合衆國獨立時 Thomas Paine 的政論，後者如一切烏託邦的政治思想。

現時中國的實際政治，既非民治，亦非獨裁。談民治，則中國的人民尙缺乏民治的訓練，固無可諱言；談獨裁，則中國的當局恐至少在現時亦無此實力。然則我們現時

討論民治與獨裁的問題，自非爲實際政治狀況辯護無疑。若說我們討論民治與獨裁的問題，目的在造成未來的理想政治，但是我們應當知道，政治理論固然可以影響未來的實際政治，然而他的影響甚慢，一時不易收效，即使久後可以收效，而純粹的理論終將受環境——實際政治——的支配。理想見諸事實時，必已參合事實，而非純粹的理想。例如孟德斯鳩主張三權分立，北美合衆國獨立後，採用孟德斯鳩的學說起草憲法，然而今日美國政府何嘗真能三權分立？且有時理想超過事實甚遠，如必欲實行理想，反足以紊亂社會秩序。例如盧騷的民約論造成了法國的大革命，雖然後來的影響甚大，但是當時的法國却犧牲甚大。今日的中國，內憂外患交相煎迫，恐已無力再爲理想犧牲。

我以爲中國與中國人民現時所需要的是安定與繁榮。如能獲得安定與繁榮，一般人對於民治固不反對，即對於獨裁，當亦不致反對。民治之下，可以獲得安定與繁榮；獨裁之下，也可以獲得安定與繁榮。至於中國將來究竟走

進那一條路，我認爲這是實際問題，而不是理論問題。與其主張民治，不如研究訓練民衆的方法；與其主張獨裁，不如研究組織民衆的方法。有了訓練與組織後的民衆，然後方能談到真正的民治與有效的獨裁。訓練民衆與組織民衆，固然需要多方並進，但是從政治的立場上講，最主要的是行政效率問題。政府的一切行政若不講求效率，訓練民衆與組織民衆固不可能，即政府的日常工作亦不能發生效力，更談不到復興與建設的工作！

一般的人批評今日中國的政府說：『政府的大病在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力。』我個人以爲『會而議』與『議而決』并不困難，真正的困難是『決而行』與『行而力』。換一句話說，今日中國政府的大病在行政效率太差。幾千年來的古老中國，一向只有作官的人，而沒有作事的人。一般的官吏向來不講求行政效率，偶有一二作事的人，有所興革，或想認真辦事，多半是失敗的。宋朝的王安石與明朝的張居正都是很好的例子。今日中國政府的當局未嘗沒有想作事的人，然而他們所能作的，只是『會而議』與『議而決』，至若『決而行』與『行而力』，其責在一般的官吏，沒有訓練的民衆與官吏，如何能負起這種責任！

總而言之，我個人以爲國不分中外，政治理論不分新舊，政體不分專制，獨裁，民主，甚至於蘇維埃聯邦，若不講求行政效率，均無異於『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蓬勃 (Alexander Poko) 說：『管理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我個人很相信這句話。所以我以爲專談政治理論，或專謀改革政體，是無濟於事的。過於重視政體的改革與政治理論，有時還有損無益，且目今的中國，在內憂外患交迫之下，也不容許我們從容討論這種問題。我們現時所應當注意的，是行政效率，而不是政治理論。行政效率加強一分，則我們向『決而行』與『行而力』的前途亦可邁進一分。

中國的先哲對於政治，向來注重實際，不重理論，所以在我國數千年的歷史中，有系統的政治思想著作竟不可多得。然而他們對於政治的認識，與百數十年前歐洲政論家的思想無異，認爲政府的功用，只在對內維持治安，對外抵抗異族的侵略。至於政府各部各機關實際工作的方法，很少有人論及。開關以後，受西方思潮的影響，有識之士漸知注重憲政。戊戌變政以後，政治改革的聲浪，一時甚囂塵上。然而當時談政治的人，多半只注意於政體的改革，無人研究政府各部各機關實際工作的情形。經過戊戌

變政與辛亥革命以後，此種狀況仍未改變。北伐以後，一般情形猶復如此。因此中國的政治，在專制之下，共和之下，甚至於在三民主義之下，均不能有長足的進步。整個政府機關運用不能靈活，如何能談到復興與建設？當局縱有計畫，實行時不能收指臂之效，此所以有『決而不行』與『行而不力』等種種困難。

近年來，中央政府似已注意及此。行政院現設立有一

## 我的行政經驗

文 川

在將離開寧靜的校園，準備踏進複雜的社會的日子，一位平日熟悉的教授很誠懇的告訴我：「到政府機關中去作事，你書本上的知識是夠了，所差的是缺乏一些中國式的行政經驗」。我當時聽到這話，很玩味了一回。因此，在我走進了一個政府機關之後，我對於所謂「經驗」，覺得很是值得留心注意的一件重要事。

是在本年七月的中旬，校中的一切完全結束，離別了四年的母校，回到我的故鄉；因為省政府方面有兩位廳長都很幫忙，到省不久，某某廳長就告訴我兩件可以作，並願叫我的工作，工作的報酬均很過得去。本想就擇一到

行政效率研究會，由內政部次長甘乃光先生主持，每月經費為三千六百元，專致力於研究中國的種種行政問題。此種運動似甚值得注意，我個人很盼望這種運動能夠成功。蓋近世的政治改革運動，不分中外，必須以改善行政為基本工作，這個原則現在已然為舉世政治科學家所公認的了。

職，忽然接了武昌方面友人的來信，說那邊有個位置。工作的性質與我所學很相宜，要我馬上來，並且說那邊的負責長官對我很「慕才」之意，我到那裏當可有更好較大的希望。在校時每嫌北方政治空氣太沉寂，覺得南方稍好些，因此就答應了這位朋友的善意的自動的薦約，於八月之初到了湖北省會，武昌。

到時，正值暑間，今年更因南地亢旱，武昌的燥熱更非常，但是我們的機關的辦公時間，並未改變，每日仍為八小時，上午早八時起至十二時止，下午，二點鐘起至六點止。剛到職不幾天，我發現了有些人事實上尚未到辦

公廳，簽名簿上則有了他們的名字，我最初不知個中底細，後來始曉得原來有些聰明者流於先一日之晚，就預先簽上了次日上午的「到」，於本日上午下班之際，又簽上本日下午的「到」，此不獨小職員如此作鬼，就是「科長」和「股長」，也時常照樣辦理，這是第一個給我的壞印象，也是第一個小「經驗」。

在我剛到職的時候，我曾問我們的科長，有無急待處理和尙未了結的案件，這位久於宦場善於作官的科長先生答覆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就是些例行公事；你初來，有事，他們都能辦，你只指揮他們作就是了」。因此我就照例辦了些「呈悉此令」和「仰候彙辦」一類的公事，以及一些需要盖章的上下行公文。當時我極不耐煩這一套，我嘗對朋友說，我現在也能作官樣文章了。

幸而我們的最高長官是個有事業心和真幹工作的人物，所以我在認清楚這一點之後，我就不管我的中級上司，就草擬了兩個計劃，一個性質是屬於整個機關之行政的，一個則係關係於我那一部分的。「呈奉鑒核」後，極蒙「嘉尚」；兩計劃包括的方面很廣，範圍極大，假若按照我的計劃作去，大家都要增加若干的工作和麻煩，據後來聽說，若干人因此不滿意我，認爲我是在出風頭，找麻煩。

關於整個的計劃，自然另各有專人負責任，我自然也樂於再不去問，對於我自己部分內應作的事，我是以負責的精神，要按照已核准的計劃，逐步實施。誰知一下手要真去作事，就發生了一些無謂的糾紛，並且於工作本身之外，產生若干的人事上的問題；例如某一件應做的事，你訂一法規或辦法，要想依法辦理，偏有不懂的人告訴你說：「我們可暫緩一緩，考慮一下」，因此就將你訂定的東西桌上一放，擱置不理；你質問他，他會尋出些不成話的理由搪塞你。假若對於某一個專門事件，他不懂，他就要想法子，你用你的專門智識解決了這問題，他却會吹毛求疵的來推敲，裝懂得，有時他還要修正，而一動手即出錯子，你向他一說明，他又有了誤會，認爲你是在輕視他。他自己強不知以爲知，他不覺愚妄，而反自以爲得計。此點，最令我輩青年人不耐。其餘，諸如此類的事，不一而足。現在對於那些卑污的事實，不必細述。這裏，我願意提出我數月來的觀感所得，借供談行政及行政效率的人的參考。

第一，我所遇到的是一種態度問題：我們青年人是積極的和向上的，他們（指舊官僚，下仿此）是消極的和保守的。我們沒有事要找事作的，他們則是有事尙要推開的

第二，是負責問題：老於官場中的人，其妙訣是不負責任。事情發生，其責任，就機關言，最好是推到他一機關，在同一機關內，最好是放在別人身上。然而我們青年的特色是勇於負責，不畏難，不苟且，奉公守法，有責任，該負就負，不會「滑頭」，這種態度，與他們正是冰炭難容，其結果是你「費力不討好」。

第三，是法律問題：我們青年人所曉得的社會，大概只是表面的，處事每要問合法或違法，而對於事件的骨子裏，往往不易鬧清，你若一味的拿法律來對付他一機關或同機關中之另一方面的人，每因而造成極大之反感，他們將視你為故意搗亂。

第四，是工作性質的問題：你要知道中國官廳的行政，很少有長久的計畫，長官亦多抱「五日京兆」之觀念，因此大家多注意於表面的工作，最好是作一點成績，可以「有目共觀」。然而青年人每喜從根本處着眼，要作些理論上應作的工作，結果淺見的人會說你沒有成績。

假若你認清了這些情形，你最初必定灰心喪志，認為中國的政治實在很少希望，久之你能灰心到什麼事再也不去管他，由他去的。如此，就使你陷於悲觀的境地，消

失了前進和向上的勇氣，會使你慢慢的變成了萎靡不振。於此，我要鄭重的聲明，這不是我們應有的態度，我們應重新鼓起我們的勇氣，排除一切困難，改造我們的環境，創出一個新的環境來。

在這裏：我根據我數月的經驗，提出個原則來，作大家討論的參攷，我認牠是我五個月工作的最大收穫，這原則則是：「在適應環境之下，改造環境。」

今日中國之政府機關，誰都知道非改造不可，但是談改造又何容易！現在各級政府，仍是充滿了些新舊官僚，及腐化份子，特別是在地方政府中，我們少數心有餘力不足的新份子參加一個舊環境中，你若一味的認真的幹，他們為免除他們的「難看」計，會造成一個聯合的戰線，向你進攻，中傷你，陷害你，令你在工作上沒法子推進。他們更會巧妙的利用若干的卑污的手段，令你感覺不快，或精神的苦痛。因此，我覺得我們不應硬向他們撞碰，當運用相當的方術，順適着環境，對付他們。在某種限度內，在某種場合下，應當避免衝突，同他們作相當的妥協，這便是「適應環境」。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我們的目的及使命，是在改造環境，故不能長此妥協下去。我們在原則上，在關係重大的

事件，在同我們根本目標相反の場合中，我們要同他們抗爭，抱着無畏的精神，不妥協到底。譬如說：他們要同你共同作弊，那，你就應拿出你的不妥協的精神來，執着合法，正義和公道的旗幟，反對他們，作合理的處置及嚴格的主張。你的骨格，這時候，絕不當軟了，挺起你的腰幹來，表示光明的態度，勇往直前，來向惡勢力作殊死鬥，此之謂「改造環境」。

最後，我誠意的奉勸新到政界的青年，我們不要灰心

## 民主政治乎？

憂忠生

，不要因受欺騙而消極，不要因受恐嚇而胆怯，不要因為小不如意即行退却而去職；我們不要忘了我們時代的使命，當我們打進一個政府機關之後，我們要抱定志向戰勝那些昏庸老朽，我們要運用我們的聰明及精力，創造出個能以工作的環境，我們要以工作的成績，克服那些只能鬼混不能做事的腐化份子，只要我們不斷的努力，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民主政治是多麼偉大的一個公式，多麼神秘的一個迷

民衆所有何權，所成何事，所享何福？

夢！既平等，又自由，再博愛，偉哉大矣！既爲民衆所有，又爲民衆所成，又爲民衆所享，偉哉大矣！多少哲人學士，荒廢他們的寶貴光陰，去研求民治的「真理」，去鼓吹民治的風氣。多少志士仁人，犧牲他們的光陰，犧牲他們的幸福，甚至犧牲他們的生命，去推翻專制的帝王，去樹立民治的憲法。這些專制國家，也如春天的殘雪一樣，經不起日光之威，一個一個的融化了，分解了，永遠不會回來了。然而平等在那裏，自由在那裏，博愛又在那裏？

民主政治根本上就是一個騙人的公式，一個迷人的幻夢。他的目的，完全在運用人們的理想，運用人們的怨恨，去打倒高壓的專制政體。在專制政體未倒以前，平等的口號，自由的口號，博愛的口號，是可以博得青年的熱血，人民的信心的。不過專制政體打倒以後，我們已經脫離夢境，已經踏進現實，我們再不能以口號騙人，標語迷人。老百姓的惟一的要求是「十足兌現」，打對折是不行的，三折二折更是不行的。可憐我們只有空的銀行，再拿什

麼東西去博取青年的熱血，去博取人民的信心。

美國是民主政治的始祖，民主政治的要塞，「生而平等」的口號，「生而平等」的「真理」，也是美國革命先覺發明的。國際間有平等麼？中國的人也許被棉花糖吃軟了，美國唐人內心裏面是了解美國民治「真義」的，了解美國平等「真義」的，南美白人紅人也是絕對認識的。國家裏有平等麼？黑人學校，黑人車輛，黑人這個，黑人那個，是最好的回答。白人自己有平等麼？大王的窮奢極欲，小工的爛額焦頭，一樣的亞當子孫，而有兩種社會的階級。自由嗎，博愛嗎？不用說了，誰又不知道呢，知道不過是這麼一回事，不過是那麼一回事！美國如此，他國可知。

你看美國人到底是一個政治民族，到底有幾個政治天才，他們在英皇統治之下，天天談平等，談自由，他們到了他們統治之下，便可不必再談平等，再談自由。所以有人大開玩笑，以爲英國的民主政治，遠勝美國的民主政治，英國是世襲王位，美國是民選總統，世襲王位的民主政治，超過民選總統的民主政治，嗚乎美國政治，嗚乎民主政治！你看現在圖窮匕見，一個民主政治的要塞，一個民選總統的國家，居然也步法西斯蒂的後塵，也採狄克推多

的方式，民主政治的結果原來如此，民主政治的國家居然如此，民主政治的迷夢可以醒矣，民主政治的學者可以休矣！

好在中國百姓根本就不了解這個騙人公式，根本就沒有接受這個空頭支票，所以他們並不要求兌現。中國百姓所要求的還是同仁堂，樂仁堂，鹿膠，人參，而不是協和醫院，湘雅醫院。以協和醫院的財力，人力，科學技術，人事經驗，而猶不能博得大家的同情，而猶有時得到意外的反應，意外的攻擊。民主政治的國手，也自然只能騙聰明的青年，而不能騙呆板的百姓。不過青年向西，百姓向東，青年向左，百姓向右，就誤了青年的光陰，剝奪了百姓的領袖，國手之巧乎？抑國手之過乎？

這麼一個老大的民族，這麼一個偉大的民族，豈是一個公式，幾個口號所能轉變，所能改造的。請問諸位國手，你們是要治標，還是治本；是要改除目前的國難，還是要立定百年大計，千年大計？你們要根本解決，爲中華民國立定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請不要慌，也不要忙，先去仔細研究中國民族到底是甚麼一個民族，中國文化到底是甚麼一種文化，中國歷史所昭示的過去來源是甚麼，中國歷史所昭示的將來去路又是甚麼？這還不夠，你們還得平



心靜氣，一國一國的，一代一代的去研究埃及，希臘，羅馬，法國，德國，英國，俄國，美國等等的國情，的歷史，的政制，的領袖。不要看了一本書便自命為政治家。一個國家，一個時代，那裏有這些政治家。我們只要有一個中等政治家，便可統一全國，我們假使有一個上等政治家，便可立定百年大計，千年大計。美國失敗的威爾遜已經少有，德國成功的俾斯麥更加難尋。山中無猛虎，猴子稱霸王，好好的一个清平世界，一班老實百姓，居然被這班三號人物弄得烏烟障氣。中國將來的政治家呢，中國獨一的政治家呢，請你埋頭苦幹，請你不要為蛙角虛名，不要為蠅頭微利，去犧牲你自己的機會，去犧牲我們全民族的機會。

至於治標問題，倒不是怎麼一回大事。共黨固然不成問題，就是外患也不是沒有辦法。只要善於運用時機，懦弱無能的亞歷山大，居然可以打敗稱雄世界的拿破崙，毫

無組織，毫無知識的俄國人民，也雖然可以打敗稱雄世界的拿破崙。就在我們現在的百姓裏面，還挑不出百萬雄兵，我們現在的將官裏面，還挑不出千員健將，我們現在的統帥裏面，還挑不出幾位統兵大員嗎？不必新式農業，不必新式工業，不必新式商業，我們大家只要縮衣節食，不侵吞公款，不浪費私財，每年籌幾萬萬款子，去買飛機去買大炮，又有甚麼困難。中國實在太大了，太富了，最窮的時候還比那些歐洲小國最富的時候有辦法，我們又怕甚麼，又愁甚麼？講一句頑固的話，我們現在假使有一個會文正開創風氣，有一個羅維山訓練學生，有一個胡文忠應付大局，朱毛這班愚弄青年，挾制民衆，內無辦法，外無救援的小魁，還能橫行幾天，還能橫行幾省？就是這次江西成功，何嘗不是中國「堅壁清野」的故智。將來貴州四川問題，恐怕還得非請教王陽明，盧象昇，戚繼光，曾文正，胡文忠，左文襄這些先輩不可。

## 發展工業心理學的途徑

周先庚

汪敬熙先生在廿二年三月本刊第四十號「中國心理學的將來」一文中曾經提到：「至于工業心理研究的一條路

，現在是尙無人走。極希望有這種興趣的人努力，並且更希望有力的研究機關加以提倡。」（據作者所知，北大，清

華及中央早有「應用心理學」一課，大半注重工業心理學。這種希望現在可以算是達到了第一步，因為有力的言論機關如本刊，自廿三年七月以來，繼續發表關於此類的文字，共有以下數期：一〇七，一一〇，一一三，一一六，一一八，一二二，和一二五；而且差不多同時蕭孝嶸先生在中大教育學院所出版的「教育叢刊」第一卷第二期裏（廿三年六月）有二篇關於「實業心理技術」的文字；最近該校心理學系所出版的「心理半年刊」第二卷第一期，又特出一期「應用心理專號」（廿三年十二月一日），專門介紹歐美各國「實業心理」研究的史略及概況，頗為詳盡。（除去「實業心理」而外，還有關於「醫藥心理」與「農業心理」的介紹文字各一篇。）可見應用心理學在目前的中國已有人注意，這是很好的現象。

現在我先把中央大學諸位同志的介紹文字摘要披露，以饜本刊讀者，然後再提出發展中國工業心理學所應注意的幾件事。

在中央大學教育學院所出版的教育叢刊第二期中，蕭孝嶸先生有二篇關於「實業心理」的文字：第一篇是報告「實業心理技術之幾種嘗試」，內容如下：（一）「金陵大學所委託之測驗工作」是為選擇候選學徒而作的。所用的

測驗有「視察能力」，「目測能力」，「三度目測能力」，「二手合作」，「專注與分心」，「排列測驗」六種，與蕭先生自編的「多方適應」測驗二種；受試者有二十六人。各種測驗因在中國尚無標準常模，故學徒之錄取僅以等第為根據。（二）「中央大學一部分技工之測驗。」受試者有十人，其所作的測驗有下列數種：「視察能力」，「目測能力」，「持久注意」，「三度目測能力」，「二手合作」，「專注與分心」，「排列測驗」，「手的運動的正確性」，「角度估計」，「關節覺測驗」及「多方適應測驗」第一與第二種。（三）中央大學校工之測驗。受試者有一百七十人。所用的測驗有「持久注意」，「專注與分心」，「迷津」，「關係與委託」五種。「此外復有疲勞感受性之測驗。此種測驗祇限于用力之工人。與試者共有三十八人。」（作者于二年前亦曾受清華物理系的委託，用美國密尼所塔「機械組合測驗」，在數十人中揀選實驗室練習生一名，結果，非常圓滿。）蕭先生第二篇文章是介紹「各國實業心理學之發展」，很得其要。

中央大學心理學系所出版的「心理半年刊」第二卷第一期是「應用心理專號」，共有介紹文字十六篇。蕭孝嶸先生首論「心理學在生活的各方面之應用」，如家庭，學校

，實業，軍事，醫學，法律；又論「實業心理學之功用及其背景」；他提到實業心理學的功用有四，（一）為實業機關解決雇聘人員之問題，（二）對於工作自身效率之貢獻，（三）增進實業機關的管理效率，（四）貨物之推銷；後談「實業心理學之背景含有三因素：一為屬於經濟者，一為屬於社會者，一為屬於心理者。」

王書林先生介紹「心理學與工業效率」時討論到：

（一）應用心理學之發展；（二）工業心理學之範圍；（1.）工業中之心理學，（2.）工業效率之問題，（3.）工人之訓練，（4.）工作之方法，（5.）疲勞，（6.）單調，（7.）工作環境，（8.）風紀與紀律，（9.）意外事件之預防；（二）工業心理學之將來，（1.）現在狀況，（2.）其他專家之合作，（3.）工人之態度，（4.）管理方面之態度，（5.）將來的研究。

陳劍修先生有一專篇介紹「關於疲勞的幾種研究」，吳南軒先生討論「心理健康與身體健康的關係」，潘淑先生討論「一個醫生所應該知道的心理學」，均能各自代表另一方面。張德琇先生討論「實業心理與農村」時，提及農作效率，農民幸福，農村調查，及農村合作等問題。此外還有好幾篇翻譯的文章，介紹外國學者對於工業心理研

究的結果。

總觀上列各篇，這本心理半年刊「應用心理專號」大半是關於「工業心理」的介紹文字。中央大學心理學系能够這樣系統的介紹應用心理學，我想不久社會定會對他發生響應的。現在有這些人對於這門技術學如此發生興趣，我想在不久的將來，應用心理學在中國終可以有相當的發展。不過我覺得我們一方面介紹歐美應用心理學的現況，一方面萬萬不能忽略中國社會的實地情形，萬萬不可不反省；這些技術我們是否也能澈底應用。英國十年工業心理技術建設所給與我們的教訓，我已在本刊討論過（一一三期），現在我想再論我們目前需要什麼樣的應用心理學。有幾點我要說明。

第一，我覺得我們在未提倡任何科學的實驗應用心理學之前，我們應當顧慮到社會一般印象：他們以為「應用心理」或「實驗心理」都是指着些日常神秘現象而言，如催眠術，變戲法，猜心思，拜菩薩，茶餘酒後的談心論性的玩神弄鬼。但是狹義的科學的「實驗應用心理學」包括人類經驗行為二方面的事實與現象；而這些事實或現象的實驗與應用，如「工業心理」，「職業心理」等，又是很難得

一般人（士大夫在內）諒解的，所以在未提倡任何專門的「實驗應用心理學」以前，我們必須先打破社會上一切誤解心理，迷信心理，成見心理，偏見心理，與藐視心理不可，以免我們所提倡的與社會人士格格不入。

第二，我們要認清「實業心理學」與「工業心理學」是不同的。西文 Industry 一字有時勉強包括「工業」「商業」二方面，譯為「實業」極為妥當（英文「Industry and Commerce」常連在一起，而無一字可以代表；）但是普通它僅是指「工業」而言。在事實上看來，「工業心理學」與「商業心理學」差不多完全是獨立的，自然我們知道應用心理學始祖孟斯特布（Munsterberg）在他一九一三年出版的 Psychology and Industrial Efficiency 一書中曾把「商業心理」也包括在內，但是他在這時候，于文中就用「Economic Psychology」一詞包括工商二方面。可見

Industrial Psychology 這個名詞他只情願限于工業一方面。這個限制後來在美國特別需要，因為工商業心理學在美國最為發達，不能不分開。在其餘的國家，商業心理學根本不甚發達，所以「工業心理學」在理論上有時包括商業心理學，但在事實上，商業心理學并未實地顧到。蕭孝嶸先生所謂的「實業心理學」是廣義的 Industrial Psycho-

logy。如果我們真能毫無顧忌，同時雙方兼顧，把工業心理學與商業心理學相提並論，合併介紹，我以為用「實業心理學」一詞非常切當。不然，二者應當分別討論，擇論介紹，先提倡工業心理學，後涉及商業心理學為妙。所以我主張在中國目前提倡工業心理學，似乎可以仿效歐美先例，暫且關開商業心理學不提，或單獨分別提倡；不然，我們所要達到的目的恐怕反要被我們的步驟打消了。我并不是說商業上的特殊廣告買賣心理學在目前的中國不需要。我的意思是說：商業心理學與工業心理學的旨趣完全不同不應混為一談，免強名之為「實業心理學。」不知蕭先生以為然否？

第三，我們要認定一國的社會背景決定一國所需要的工業心理學。美德二國生產過剩，人工過多，又加之測驗風氣本來極盛，所以僱傭招工方面的問題比較的嚴重，因而「僱傭心理技術」也特別發達。僱傭心理技術即是測驗的技術，他的目標是要極精細的考試傭工，把他的特殊技能完全調查出來，然後分配去担任極專業化的工廠工作。這種需要祇有工業早已最發達的國家，才可以絕對不可避免。目前的中國根本就未工業化，勞工根本有限，所以還夠不上資格大規模的運用科學的測驗方法去選擇勞工。在

英俄二國，或因傳統關係，或因民族性格的不同，工業心理學祇注意工業效率，爲工人用科學方法分配工作時間，改良工作環境，如光線佈置，空氣，雜聲等；研究分析勞作時的動作方式，與動作所佔的時間；剷除減少工作效率的心理因子，如疲勞，單調，肇禍等；改善工人與管理間的關係，運用科學管理法等。在目前的中國，工業剛在萌芽，一切勞工問題大半是工廠中環境管理的問題，並不是勞工本身的問題。所以我覺得我們應當效法英國俄國，先注重工業效率，不宜仿效美國德國，專門發展儲僱心理技術。我的理由是：

(甲) 社會還沒有儲僱心理技術的需要。歐美各種工業特殊技能測驗法的嘗試與訂正，是極其有價值的；但是中國淺識的工商界能否信任這些測驗，採作儲僱的標準，大是問題。在目前的中國，連政學界本身都不信任測驗，我們若叫工商界去信任測驗，恐怕更難了。

(乙) 自然這種困難並不足以成爲不當提倡儲僱心理技術的理由，因爲我們不能多顧慮一般人的偏見與淺見。不過測驗的技術，在目前中國的勞工儲僱上似乎根本用不着，因爲中國儲工根本不多，分工也並不精細，選擇每每根據社會的與個人的標準，一時很難打破。等到工業真正

發達到一個相當程度，然後自然有運用大規模測驗技術的必要。到那時候再發展特殊工業技能的測驗技術還不遲。

(丙) 歐美各國（尤其是德美二國）工業發達，一切都是大量製造主義，而外在足以響應工作心理與效率的物質環境與行政管理，比較的本來早就很適宜，很科學的，所以特別在勞工「人的因子」方面下工夫，因而儲僱心理技術比任何國都好。反過來看，中國的幼稚工業連最低限度的物質環境與行政管理，都不能達到常識的標準，現在那還能把工人勞作的效率與技能的適宜，務求其能達到理想的標準呢。

(丁) 還有一點，儲僱心理技術的發展必須有工廠中特設獨立研究部處，始能實地應用，辦理有效，這是德美二國的經驗。而目前在中國的工廠中，自然沒有如此開明，情願特設心理研究部處或人事部處的。若想單憑幾個書生在大學中附帶作點儲僱心理技術的嘗試，即可引誘工廠經理委託代辦儲工的招收，那是很理想的。

第四，我們如果認清目前在中國幼稚工業的需要，是在於改善足以響應工作心理與效率的物質環境，足以釀成怠工罷工風潮的行政，管理方法，那麼我們極當多效法英國與俄國，先專門注意在廠工人的特殊教育，工作方法與

材料工具的經濟，動作疲勞與工作時間的研究，單調肇禍的防止，工廠環境與紀律管理的改善等。我們所以有這種主張的理由是：

(甲) 這種工作無需儀器，不花大本錢，也不需要什麼太狹窄的專家。祇要有點書本智識，對於歐美專家研究結果的原則原理熟悉，而稍有一點觀察批評能力的人，都可以辦到。我們到工廠盡量參觀，盡量以嚴格批評的態度去參觀，很可以看出中國這點幼稚工業所以不振的原故，都是因為最基本最低限度的效率條件未能滿足。

(乙) 這種工作不單沒有應用測驗技術可以招管理工人雙方的反感的毛病，而且一定可以得到他們的嘗試與歡迎。心理學家來應用心理學根本不能不顧到這一點。我們不能讓我們的步驟抹殺我們的目標。我們自己步步得應用一點常識心理來應用專門的心理技術。

第五，以上我們提到在目前的中國若想發展工業心理學，宜于先作調查觀察以求改善的工作，不宜于作測驗實驗的工作。前者是實際的問題，後者是技術的問題。我們無發展新技術的可能，也無直接採用歐美特殊測驗技術的必要。但是參觀，調查，觀察，批評，以求改善的工作，國內現有任何心理學家都可以勝任；祇要有此需要，我們

人人都可以離開教室，率領學生參觀調查，改善建議的工作。事實上據作者所知，國內現在祇有一位是對於這種工作有實地經驗專門訓練的。而這種工作又非有實地經驗不行。我們如想提倡這門似常識而實又很專門的工業效率心理學，我覺得最緊急的問題是實地調查人員之養成問題。關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我覺得應當注意下列幾個原則。

(1.) 凡是對於實驗應用心理學有研究興趣的人都應當集中合作。

(2.) 通盤籌劃發展工業心理學的實施計劃，創設或添設工業心理研究所或部。

(3.) 招收大學畢業生加以特殊訓練，立即作實地參觀調查，批評建議的工作。我們學心理的人也須受同等的訓練。

(4.) 工業心理研究所或部應多與工科相近，除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而外，同時有工科的大學心理學系，最適宜于發展工業心理學。

在這篇文中我所提出的是：最近提倡工業心理學的言論機關，有本刊與中大的「心理半年刊」。有此萌芽，工業心理學在中國最近的將來或可發展。不過目前我覺得有數點要注意：(1) 我們要顧到社會一般心理，小心的提倡

實驗的應用心理學；(2)我們要認定工業心理學是比較的急需，商業心理學是比較的不重要；(3)我們要認清中國幼稚工業的問題，比較的是足以響應工作效率與管理效率的物質問題，而不是勞工技能選擇分配的問題；(4)當今起始提倡工業心理學的第一步，是要參觀調查，批評

## 國史與國史館

人生於世，必有經過，能自詳其經過者，為有意識之人。國於天地，必有歷史，能自表其歷史者，為有法度之國。民國久無史職，學者間頗以為怪，不知此遲遲不敢設史館之意，蓋懲袁政府之虛設國史館也。夫史館為史之成處，非史之生處。從生處供給成處，而後如炊有米，如織有棉麻毛等原材，此夫人而知之也。國自有史，與國俱來，逐日逐月逐年能存留其情態曲折，是為國史。將此國史移付史館，使作成編年之史，則為實錄；使作成紀事本末之史，則為方略；使作成典章制度之史，則為會典；使作成紀表志傳具體之史，則為書籍中傳統之正史。前代之國史館職務專成表志傳之史，而實錄方略會典諸史，恆別設館以修之。開國積二十餘年，留意文化，恆欲超越前代，

建議，以求改善工業界一切足以響應工作效率，管理效率，與心理態度的物質因子；(5)目前國內長於工業心理學的專家甚是缺乏已極，所以集中研究，訓練人才是當今最迫切問題。

廿三年十二月廿七日清華心理學系

孟 森

則不但類似前代之國史館當設，即前代所有之實錄方略會典諸館亦無不常設久矣。然而不能設者，自改革以來，無人知為國留史之法，即無人知為史留跡之法，是則可怪也。欲知其法，必先知國史自為國之本身所成，國史館自為排比既成之國史而設，且設在實錄方略會典等館之後，即不盡後於諸館，其後於實錄館則決也。故國史不生於國史館，國史館則待有既成之國史原材而後下筆，此一定之理也。

今聞人言政府不主張即設國史館，而謀設保管檔案之所，是即悟史有原材矣。然檔案何以能受保管？何以信其所保管之檔案必無缺漏作偽之弊？此事當照於前代，當知吾國自三代以來，有一貫之為國留史方法。今用最明顯之

敘述，則由最近之代，遞推而上，以知吾國之治國史實成一種定律。中國政治原本六經，經言史之由來，禮記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此爲有史以來之定律，然久無人解此二語之實用矣。

今且言最近之朝之史。最近者清一代也。清之有史，出於兩官署，一爲六科，二爲起居注。

六科爲給事中總稱。給事中自古屬門下省。門下古稱左省，其官屬以左爲名者，如左補闕左拾遺之屬。明罷中書，並不設門下，獨留給事中，以六科爲專署，承其左史記事之職。清因之，後雖并屬都察院，而獨專史職，則未改也。欽定臺規卷十二（六科一通掌一）云：

本章順治初年定。凡紅本到內閣日，以給事中一人赴內閣祇領，分發各科。又定：凡本章命下，事屬某部院者，由某科即日抄清漢文諭旨，發交某部爲正抄。如一事關涉數處者，將本章送於別科轉發爲外抄。原領本章，各貯本科，年終彙繳內閣。又議准：凡內閣發出密本，由該科登號，原封送部，取承領官職名，附於號簿，該部辦理畢，仍密封送科。又定：凡部院督撫本章已經奉旨，如確有未便施行之處，許該科封還執奏。如內閣票籤批本錯誤，

及部院督撫本內事理未協，並聽駁正。又定：凡紅本發抄後，本科別錄二通，供史官記注者曰史書，存貯科署以備編纂者曰錄書，敬謹校對，鈐蓋印信，史書送內閣，錄書分貯六科。六年奏准：臣民章奏，天語批答，應分曹編輯，以垂法戒，備章程爲纂修國史之用，令六科每月錄送史館，付翰林官分任編纂。八年諭：史書錄書，每年令滿漢翰林各人悉心稽察，專司其事，儻有玩忽潦草之處，據實奏聞。如徇隱不奏，查出一併議處。

凡國家之事，無一不發生於臣工之章奏，而章奏之決定，則在批紅，所謂奉旨云爾。紅本到閣，先由科領，抄發各部施行，而原本貯科，年終乃彙繳內閣。則下部者科抄之副本，原本惟貯於科，事後則繳閣入庫，此即漢時所謂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之旨也。六科又有封還執奏之責，受任綦重，斷無一疏能越過此關，而其發抄之紅本，又別錄二通，一通存科曰錄書，一通送史館曰史書，此則史館所受左史記事之原材矣。

起居注爲王言之紀錄。古王言掌自中書，中書古稱右省，其官屬以右爲名者，如右補闕右拾遺之屬。明罷中書，旋設內閣，內閣仍在中書舍人，典誥勅制勅兩房：以行



右史記言之職，而彙納於翰林院之起居注官。清亦因之，設軍機處以後，王言不集中於內閣，而仍集中於起居注，故右史之職，不專在中書，仍未嘗軼出起居注也。會典事例（起居注職掌）云：

記注事宜：凡記注先載起居，次諭旨，次題奏，次官員引見。凡編記各檔，上諭簿，絲綸簿，外紀簿，軍機處檔，宗人府檔，理藩院檔，各寺監檔，八旗檔，護軍營檔，前鋒營檔，所有諭旨，及官員引見除授皆全載；奉旨依議，及該部議奏報聞者俱不載。載部本查略節，載通本查揭帖，有遺落即查對紅本，絲綸簿有疑者，亦查對紅本。凡載祭祀行禮問安駕臨駐蹕各項，俱查照內起居注，由內檔鈔出，存館備查。……若有帶領引見，則接書某部帶領某項人員引見，奉諭旨云云。凡載各部各旗事件，如吏部引見各官，京官在前，外官在後，病痊補用及降調革職各官又在後。惟太常寺引見內有壇廟陵寢字樣者，及八旗補授各陵寢防禦等官，俱載在吏部之前，若無此等官，仍依次序分載吏部之後。凡引見官，無論大小俱載；惟押運官仍回原任者不載，八旗引見補授驍騎校護軍校及管印房等官俱不載

。凡載事件，俱查照原檔日期，惟絲綸簿內所有補授各官，俱以部檔引見奉旨之日爲定；若係文職，則查吏部及各本部帶領引見日期；若係武職，則查兵部帶領引見日期；若係旗員，則查各旗帶領引見日期，按日記載。凡選授文武各官，如敘職千把之類不引見者俱不載；如奉特旨揀選回俱載。凡吏部兵部推補推升及奉旨出具考語送部引見者不載，俟該員引見之日，方行載入。凡載事次序，自上諭，次部本，次通本，次旗摺，次京外各官奏摺，次各部院衙門引見，次八旗引見。凡載上諭，以本日事務大小輕重爲序；若事關壇廟陵寢俱首載。凡部本，首內閣，次宗人府，次翰林院，次六部，次都察院，次理藩院；若遇有禮部慶賀太常寺祭祀本，俱列在內閣之前。凡通本，首總督，次巡撫，督撫先後，以省分爲序。凡吏部引見次序，首月選，次翰林，次京堂，次科道，次部屬官，次小京官；外官以大小爲次，首卓異官，次原任，次開復，次降調，次革職，次病痊，次起復，次六法官，次筆帖式，次廕生。兵部引見次序，首京官（滿前漢後），次外官，次革職，次開復。旗分次序，首鑲黃次，

正黃，次正白，次正紅，次鑲白，次鑲紅，次正藍

，次鑲藍。凡本旗，首滿洲，次蒙古，次漢軍，次

護軍。凡編纂記注，每月分作二冊，每年計二十四

冊。先成草本，由總辦記注官逐條查覆增改，送掌

院閱定，書明年月及當直官名姓。例以上年之事，

至次年分月排纂前後，謹擇叙跋。冊中用翰林院印

鈐縫，儲以鐵櫃，寫鑄封識。歲十二月封篆前，具

摺呈奏，俟發下，記注官會同內閣學士藏之內閣大

庫。其繕寫正本，則專派庶吉士，副本仍藏本署。

康熙十八年，諭大學士等：朕每日聽政，一切折出

票籤，應商酌者，皆國家切要政務，得失所繫，今

後起居注官除照常記注外，遇有折本啓奏，俱令侍

班記注，惟會議機密事情及召諸臣近前口諭，記注

官不必侍班。雍正二年奏准：向來起居注，僅記每

日聽政時折本所降諭旨，殊爲簡略。嗣後各衙門奏

事所奉諭旨，除尋常事件不載外，其有關訓勵獎勵

事務重大者，令各衙門於月終詳錄事由月日送館編

纂。六年奏准：八旗具奏及補授官職事宜，並移送

起因注館，以便記載。七年奏准：各省題奏本章，

俱增寫揭帖一通，送起居注館記注後，移交內閣收

存。

起居注首記起居，似乎兼書動之職，其實不然。首書

起居，乃標明發言之事由及其時與地耳。古以左史書事，

由下而上之奏議皆屬之。右史記言，由上而下之詔令皆屬

之。唐職官志竟用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爲分別。今通其意，

則六科與起居注眉目分明矣。近代忘其緣起，遂不能定書

動書言之界限。四庫提要立詔令奏議類，緒言云：「記言

記動，二史分司，起居注，右史事也，左史所錄，蔑聞焉

」。是不知六科之有錄書史書也。修四庫之諸臣，尙爲常

時博識通人，而於史職之不瞭如是，又何怪今日之無人能

言也。絲綸簿即內閣舊掌之王言，上諭簿則軍機之上諭檔

，而別見軍機處檔，則所謂廷寄檔也。自政權不集中於內

閣，不但軍機處有特殊之上諭廷寄，宗人府以下各衙門皆

有特奉之諭旨，故雍正諭旨，即分上諭內閣上諭八旗爲二

。內閣權輕，諭旨分散，彙各衙門檔案而供起居注官，則

起居注爲王言之總匯矣。其云奉旨依議及該部議奏報聞者

俱不載，則以載之者自有六科之史書也。所謂由下而上之

奏議以批紅爲終結，批紅之諭旨，已附見於章奏之後，起

居注不必複述也。每月二冊，每年二十四冊，正本貯內閣

大庫，以供史料，猶六科之史書；副本仍藏本署，則猶六

科之錄書，此則史館所資右史記言之原材矣。

史館有此兩大來源，遂能着手於實錄會典方略諸役，夫而後據以成紀表志傳之國史，則幾乎機械之事矣。夫實錄會典方略，人皆知清代各有專書，而國史則僅見列傳，外間有傳刻之本，或未知國史館中實存有紀表志之成稿，則猶未足語國史館之應有職任也。今以清會典明之：

會典翰林院國史館：國史館總裁（特簡無定員）掌修國史。定國史之體，一曰本紀（列聖實錄告成後，皆由館恭纂本紀），二曰傳（傳之目，有大臣傳，忠義傳，儒林傳，文苑傳，循吏傳，孝友傳，列女傳，土司傳，四裔傳，又有武臣傳，逆臣傳，……其於各傳外別爲專書者，曰宗室王公功績傳，曰外藩蒙古回部王公傳，曰賢良祠小傳，曰昭忠祠小傳），三曰志（志之目，有天文志，時憲志，禮志，兵志，刑志，樂志，藝文志，地理志，河渠志，輿服志，儀衛志，食貨志，職官志，選舉志），四曰表（表之目，有大臣年表，其宗室王公功績傳，亦冠以表，又益以恩封表，外藩蒙古回部王公傳，亦冠以表）。

以上爲清代國史所定紀表志傳之體例。

會典事例翰林院職掌內纂修書史：雍正元年，敕纂功臣傳。乾隆元年，國史館總裁大學士鄂爾泰等恭進太祖高皇帝本紀，奉旨：四朝本紀現在編纂，我皇考本紀亦應及時敬謹編輯。又據奏稱，表志列傳等項，俟四朝本紀編定之後，次第排纂等語，表志列傳若俟本紀編定之後，方行排纂，則曠日持久，書成未免太遲，著一面辦理本紀，一面將表志列傳等排纂。二十九年，敕纂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三十年，又諭：前以國史原歷列傳，止有褒善，惡者惟貶而不錄，其所以爲惡，人究不知，非所以昭傳信也。因降旨開館重修，特派大臣爲總裁，董司其事，並令詳議條例以聞，令據該總裁等議奏開館事宜，內稱滿漢大臣定以官階分立表傳，旗員自副都統以上，文員自副都御史以上，及外官督撫提督等果有功績舉行，又獲罪廢棄原委，俱爲分別立傳等語，所議尙未詳備。列傳體例，以人不以官。大臣中如有事功學術足紀，及過蹟罪狀之確可指據者，自當直書其事，以協公是公非。若內而部旗大員，循分供職，外而都統督撫之歷任未久，事實無所表見者，其人本無足重輕，復何必濫登簡策？使僅以爵

秩崇卑爲斷，則京堂科道中，或有封章建白，實裨國計民生者，轉置而弗錄，豈非缺典？且如儒林亦史傳之所必及，果其經明學粹，雖韋布之士不遺，又豈可拘於品位；使近日如顧棟高輩終於淹沒無聞耶？舉一以例其餘，雖列女中之節烈卓然可稱者，亦當覈實兼收，另爲列傳。諸臣其悉心參考，稽之諸史體例，圻衷勸酌，定爲凡例，按次編纂，以備一代信史。至立表之式，固當如所定官階爲限制，仍應於各姓氏下註明有傳無傳，使覽者於表傳並列者，即可知某某之微惡瑕瑜。而有表無傳者，必其人無足置議，有傳無表者，必其人實可表章，則開卷瞭然，不煩言而其義自見。……四十六年，又敕續纂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又諭：國史之修，所以彰善癉惡，信今傳後，從前編纂時，因係彙總進呈，未及詳加考覈，抑揚出入，難爲定評。是以於乾隆三十年，特頒明旨，簡派總裁，董率纂修各官，將國初以來滿漢大臣已編列傳者，通行檢閱，覈定事實，增刪考正，以期不虛美，不隱惡。其未編列傳之文武大臣，內自卿貳以上，外自將軍督撫提督以上，並綜其生平實蹟，各爲立傳，恭照實錄紅本，

據事直書，以彰法戒。其或限於資格，懿徽弗傳，並令博採旁摭，如儒林隱逸及列女中之節烈卓然可稱者，亦覈實兼收，另爲立傳。……凡此皆朕所指示該總裁等，令其悉心排纂，以次呈進，候朕親自裁定。……乃自開館以來，迄今十有七年，其所纂成進御之書，甚屬寥寥。……該總裁等務即董飭所司，速爲纂辦，進呈候朕鑒定，務臻覈實，垂爲信史。其如何定限完竣之處，並著詳議奏聞。四十八年，諭：國史體例，與歷代史不同，館臣纂輯，惟應據事直書，毋庸分別各門。……所有現辦滿漢臣工表傳，及宗室王公表傳蒙古王公事蹟，其在乾隆四十年以前者，俱著該總裁等董飭纂修等官，速爲纂辦，勒限五年，陸續進呈，候朕欽定，成書頒行。至該館採錄事蹟，向俱恭照實錄紅本，覈實紀載，第自雍正八年設立軍機處以來，五十餘年，所有諭旨批奏事件，未經發鈔者尚多，著先將乾隆四十年以前軍機處所存檔案，令該館總裁纂修等詳晰查閱稟輯，以昭典覈。……嘉慶八年，奉旨著國史館恭修高宗本紀；道光二年，敕修仁宗本紀；咸豐二年敕修宣宗本紀；同治三年敕

修文宗本紀；光緒三年敕修穆宗本紀。又嘉慶八年敕纂功臣傳；道光四年敕纂昭忠列傳；十六年敕續纂蒙古王公表傳，二十五年敕續纂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咸豐九年敕纂皇清奏議，文武大臣年表；同治六年敕纂功臣傳；光緒十年奏准功臣館纂辦昭忠列傳。

以上爲清國史館備修紀表志傳之事實。其以軍機處檔案令史館總裁纂修等查閱稟輯，奉明文於乾隆四十八年，其前恐事實已有移付，但奉諭則勒爲職務耳。

由此可知古代修史，若明修元史數月而告成，其書亦

## 蘇俄旅行記 (十二)

丁文江

### 圖喇

托爾斯托衣的家

一到了圖喇，我們立刻到莫斯科區煤鑛管理局去。局長伊格那托夫 I. Ignatov 是一位中年的工程師。他已經得到莫斯科的電報，預備自己同我到煤鑛上去參觀。他問我道，「你是第一次到蘇俄嗎？那麼你不可不去參觀托爾斯托衣的家和他的墳墓。」「天色已經不早了。聽說煤鑛離圖

有二百十卷，必係舊有國史，僅司排比之勞。至清修明史，歷百年而後就，則清代自生停頓。近清史稿十四年而成書，尙見趙爾巽之爲人，雖無史才而猶勤史職。後有欲談國史者，今日官制之下，尙無集中史材之法，則國史無由生，即國史館何由設乎？

由明以上，直至三代，皆以左右史書事書言，爲史之根源。中間以唐制爲最顯明，以禮記玉藻注疏爲最賅洽。自三代至明，其史職與史材之來處別爲一篇，以明清代之所本。繼今有欲存國史者，必斟酌取法而後可也。

喇市還有二十多公里。再去參觀托爾斯托衣的家，不嫌太晚了嗎？」「托爾斯托衣的家在國士那，波利亞那 Poliana。離圖喇不過十五公里。到鑛上去差不多要走那

裏經過。繞了去一趟，往返不過十公里。丁先生！你是難得來的。這機會不可錯過。看托爾斯托衣的家比看煤鑛同樣的要緊。何況看煤鑛是要下井去。一到井底下，黑洞洞的，天晚了也不妨事。」「不怕煤鑛上的職員要等得心焦

嗎？」「不要緊的。你就是十二點去，他們也得等你。而且他們知道你去參觀托爾斯托衣的家，是正經事，決不會怪你。」

我的主人如此熱心，我只好跟着他走。從圖喇市向南，伊格那托夫和我同車。一路上問我讀過托爾斯托衣那幾部書。其實我是最不喜歡看他的書——生平只讀過他的一部半小說，這又還是二十年前的事。當日的印象，覺得他和法國蠶俄Vidw. Hugo一樣的可怕。但是對着這樣「托爾斯托衣迷」的主人，沒有法子，只好唯唯否否。他詳細細問我，那幾部書曾經翻成中文，銷路如何。此外他又旁及十九世紀的俄國小說家。聽說我不喜歡看The Hour of the Day，他很詫異。幸虧我曾讀過幾部察哥夫的短篇小說，還能有相當的欣賞。伊先生沒有完全失望。

十五公里走了二十幾分鐘就到了。國士那，波利亞那，是個小村子，沒有幾家人家。却還有紀念托爾斯托衣的學校。他的家是在一個森林裏面。本來汽車可以一直走到他住屋門口的，因為下雨不久，從大門到宅門，一條森林的路，變成了一里多長的黑泥溝。汽車走起來，只看見輪子在泥裏轉，不見車身向前。沒奈何只好下車來走路。幸虧我是穿着下鏢井的靴子，還不十分狼狽。

托爾斯托衣的房子是一座白粉牆的大樓。周圍是一個花園。我們先尋着了管理夫，要求他許我們參觀。他去把住在鄰近的托爾斯托衣的一位甥女找來。這一位花白頭髮的婦人，說得一口很流利的法國話。我們先上樓去，因為他生前是在那一層住的。「走」上樓去，是一間大飯廳。中間一張長棹，是吃飯的地方。棹子上放着他用的刀叉，杯盤，茶壺，湯盃等等。兩頭一邊一張大鋼琴。角上一張圓棹，幾張椅子。其中一張高的是托爾斯托衣自己坐的。牆上掛着許多家族的畫像。「他一起來就工作。到了兩點鐘一個人到這裏來吃飯。吃過飯到森林裏去散步。散步完了回家休息。六點鐘吃晚飯。以後他和他的家族就在這裏閑談或是彈琴。有客的時候，這也就是會客的地方」。

從飯廳向左有一間小客廳，是他夫人的起座。客廳通着書房。房裏的陳設極其單簡，一張百年以前的祖傳的小書棹，後面放着一張很低的椅子。右面是書架子，左面是窗子。我問他的甥女為甚麼椅子如此之低。方纔知道托爾斯托衣是近視眼，而又不肯帶眼鏡。所以要用這低椅子才能讀書寫字。椅子的後面是一張很古的床；托氏三代都是在牠上面生的。書棹上的文具一如他生前的樣子。幾本書以外還有一九〇一年工人送給他的紀念銀牌，是謝謝他贊

助勞工運動的。

右面書架上有三四十本他常讀的書，俄法英文都有，大部分是詩和小說。法文的最多是羅俄，英文的是狄根斯（Dickens）。我忽然又看見兩本老子：一本英文的翻譯，一本中文的原本！記得辜鴻銘曾和他通過信。這也許是辜氏送給他的。

書棹上又放着一對臘燭，一盞油燈。原來現在房子裏的電燈是政府新裝置的。

穿過書房就是臥室。普通傢俱以外，最使我注意的是照相——牆上，棹上，櫃上處處都是。

樓下是藏書室——書架以外幾乎沒有別的傢俱。藏書室隔壁是他女兒的臥房。對面是客房。他的至友藥醫生常常住在這裏。下去是地窖，有好幾間小房子。托爾斯托夫本來在這小房子裏工作的。死的以前九年，才始搬到樓上去。

托爾斯托夫的著作幾乎都是自己手寫的。一直到了晚年，他纔用一個書記。至今樓下書記室裏還保存着一架打字機。

我們的鄉導又詳細告訴我們托爾斯托夫最後從家

裏逃出去的故事。「把他尋了回來，已經病得不知人事。他們把他抬了進來，放在那一間房子裏。始終沒有清醒轉來！」

走下樓來，我們的鄉導，拿了一本題名冊子，叫我簽名，並且邀我隨便寫幾句「印象」。我就寫了八個中國字：「如見其人，如聞其聲！」

依着伊格那托夫，我們還要去看看托爾斯托夫的墳墓。但是出門的時候，天已黃昏，我再三辭謝，方纔大家循着原路，踏着烏泥，自汽車走去。忽然有一位工人裝束的人趕了前來。「諸位何以不去看他的墳墓？阿！沒有工夫。我把他葬的時候，他的一位法國朋友做的一首哀悼詩讀給諸位聽。」於是他一面走，一面手舞足蹈的背詩，一直等我們上了汽車方纔背完。

伊格那托夫問我道，「你的感想如何？」「我想不到托爾斯托夫的生活如此的單簡。我以爲他是大地主，一定很享用的。不料他是過的十八世紀英國鄉村博士（Country Squire）的生活。我如今了解了他著作的背景，也許對於他的著作有好一點的欣賞！至少我現在完全了解他爲甚麼對於工業文化那樣的隔膜！」

# 編輯後記

編者

△張忠絨先生，是研究行政效率最有成績的一位學者，他來談這個問題，是最恰當不過的。

△周先庚先生提倡工業心理學的文章，本刊以前登過好幾篇，讀者可以參看。

△文川先生，是剛由大學畢業踏入政界的。他在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問題，正是研究行政效率的人所最注意的，此文可與張忠絨先生的文章參觀。

△一月三日大公報的南京通信，說是行政院正聘人修改清史稿，等修改後再發行。清史稿這部書，是怎樣寫成的，恐怕除却少數的歷史學者以外，很少有人知道。孟森先生在「國史與國史館」一文裏，對於這點，有很詳細的說明。

△憂患生是一位大學教授的筆名。從他這篇文章裏，我們知道他是不贊成民主政治的，可是我們從他平日的談吐中，知道他也不贊成獨裁政治。到底他所主張的是一種什麼政治，他說以後還有文章說明。

△明生先生因事離平，雙週閑談暫停一期。

## 獨立評論合訂本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掛號照加)

第一冊(第一至第二五號) 第二冊(第二六至五十號)  
第三冊(第五一至七五號) 第四冊(第七六至一百號)

每冊價目：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每日常「社論」、「經濟界」、「教育界」、「新聞」及「外埠通訊」等，並關「社會新聞」、「外國通訊」、「分類刊載」，以及「體育」、「學園」、「藤園」各欄，而專電及特訊，則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每月二元三角(香港)每月二元九角(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新加坡)每月四元一角(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証：警字六六二號，中字八二一號

日本學者在中國東北的科學工作

翁文灝

民主與獨裁的討論

陳之邁

民主與獨裁的爭論

陶希聖

大學研究院與學術獨立

姚徵元

再論大學研究所與留學政策

叔永

再論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

吳景超

編輯後記

編者

# 獨立評論

第一三六號

民國廿四年一月二十日

##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br>業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br>增華書社 平和書店<br>知行書社 東安市場—佩<br>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br>福華書社 華盛書社 華<br>益書社 侯記書社 米市<br>大街—文心書業社 廠甸<br>—現代書局 犀雲堂 沙<br>灘—北大—院 景山書社<br>海運倉—朝野書店 朝大<br>消費社 | 天津 | 清華消費社 成府競進分社<br>天津書局(代定) 南開大學<br>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br>紫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br>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定<br>處) 生活書店 亞東圖<br>書館 光華書局 新中國<br>書店 | 上海 |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br>花牌樓書店(代定) 鍾山<br>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br>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br>鎮江書店<br>徐州廣告社<br>徐州書店(代定)<br>三友書店<br>振華書局<br>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br>大眾書局 生活書店 | 南京 | 真茹<br>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br>花牌樓書店(代定) 鍾山<br>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br>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br>鎮江書店<br>徐州廣告社<br>徐州書店(代定)<br>三友書店<br>振華書局<br>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br>大眾書局 生活書店 | 鎮江 | 鎮江書店<br>徐州廣告社<br>徐州書店(代定)<br>三友書店<br>振華書局<br>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br>大眾書局 生活書店 | 徐州 | 徐州廣告社<br>徐州書店(代定)<br>三友書店<br>振華書局<br>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br>大眾書局 生活書店 | 南通 | 南通<br>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br>花牌樓書店(代定) 鍾山<br>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br>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br>鎮江書店<br>徐州廣告社<br>徐州書店(代定)<br>三友書店<br>振華書局<br>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br>大眾書局 生活書店 | 常熟 | 常熟<br>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br>花牌樓書店(代定) 鍾山<br>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br>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br>鎮江書店<br>徐州廣告社<br>徐州書店(代定)<br>三友書店<br>振華書局<br>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br>大眾書局 生活書店 | 漢口 | 漢口<br>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br>花牌樓書店(代定) 鍾山<br>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br>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br>鎮江書店<br>徐州廣告社<br>徐州書店(代定)<br>三友書店<br>振華書局<br>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br>大眾書局 生活書店 |
|----|--|----|--|----|---|----|---|----|---|----|---|----|---|----|---|----|---|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  
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  
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  
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五六〇一局東：話電 號二同胡牙月北殿慈慈門後平北：址社

## 日本學者在中國東北的科學工作

翁文灝

專門學者對於各地的自然或人文現象皆有研究的義務

，尤其是對於他們國家所新得到的！不論是直接到間接——土地，他們更先爭調查，貢獻他們的知識。自從那自稱爲「滿洲國」的成立以來，便有若干日本學者組織了一個「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研究團」，得到他們的外務省文化事業部，日本學術振興會，朝日新聞社等各機關的資助，向中國的東四省進行。

他們的團長是早稻田大學教授德永重康先生，我曾在日本及爪哇與他會見過幾次，他是一位理學與工學兼通的地質學者。此外更分爲地質學、地理學、動物學、植物學、人類學等五組，一共有十三位專門家。他們於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三十日到長春，到十月三十日工作方始完結。但他們的工作，除了哈爾濱附近的採集化石以外，却完全是在熱河省內。他們的路線是從北票出發經朝陽、凌源、平泉到承德，又到馬蘭峪、塔子峪、古北口等處繞了幾個灣子，再從承德經隆化圍場到赤峰，又從赤峰經平泉回到朝陽、北票，再坐火車回歸藩陽。

他們研究的結果發表最早的是顧鄉屯——即哈爾濱附近——的化石發掘報告，在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出版，其次是德永重康的總報告，以及森爲三的熱河淡水魚研究，皆在十月出版，再次是中井猛之進等熱河新植物，皆用日英二文，印刷還算好看，此外未出版的著作尚多。工作一年之後，便能有此許多東西印刷出來，足見他們的努力工作，足令空口宣傳的學者們見了慚愧！

顧鄉屯的第一次發掘，還是中國地質調查所尹贊勳先生在民國二十年七八月內做的。他有一篇簡短的報告，刊在中國地質會誌第十一卷內。他的採集品很多，可惜那時的地方當局不大幫忙，不肯給尹先生痛快的帶回來，但尹先生已經做成一些大略鑑定，把化石的時代定爲第四紀黃土生成的前期，這個結論日本學者們完全同意。日本學者們的新發見是，除了許多動物化石之外，還得到若干舊石器時代的石器，這是東三省內第一次發見舊石器遺跡，真是值得紀念的事。

在總報告內，日本學者把熱河省分成三個地理區域。

(一) 在東南的是大凌河流域，這是一種邱陵地，最高的山不過高出平地五百公尺，有若干從東北往西南方向的斷層把地方切成同一方向的小山嶺，介乎其間的都是廣窄不一的低地。(二) 在東南的是灤河流域和其他自北向南的小河流域，山較高，谷較深，有好幾處山峰高出平地一千公尺以上，頂高的是古北口東面的霧靈山高出海面二〇五〇公尺，日本學者們走到那山頂上時還特別立了一座石碑，上面刻着天都峰三個大字，說是偽國總理鄭孝胥親筆寫的。(三) 第三個區域大致是老哈河流域，平均的地勢較高，拔海約一千公尺，但地形很爲平整，並沒有高峯深谷，大致是一個高原，即蒙古高原。

有許多現象都與這三個地理區域的分別有關。例如氣候在南部往往高過每年六百公厘以上，在老哈河流域便低到三百公厘以下。地形與氣候合起來，當然與人生大有關係。灤河區域內最大部份已爲河北山西之移民所開發與佔居，大凌河流域內則爲山東及東三省人所移入，若在老哈河流域則漢人尙甚少，蒙古人猶爲地主，過其游牧生活。熱河南部原本森林甚茂，但自漢人移入，一面種田，一面砍樹，山上的樹木便大爲減少，剩下的只有小數特殊地點

有名的森林地是興隆縣的霧靈山及昌瑞山，灤平縣的人頭山，和全寧縣的松樹山。植物的分布也分爲南北二大帶，在北帶，即老哈河流域內，是蒙古區域，在兩帶則天然的的是中國區域。在此二帶內總計見到木本植物約一百四十種，其中百分之七十六與華北植物相同，百分之三十同于山東，百分之三十同于東三省……，但同于日本植物者還不到百分之二十二。所以從植物上看，熱河實是中國地方。

從動物學看來，也可證明熱河大部份從前會有天然森林。動物分布也分成南北二大帶，北是蒙古帶，南是華北帶，蒙古帶內綿羊較多，華北帶內則山羊較衆。在華北帶內，習於森林中生活的動物格外常見，其中且有若干亞熱帶的動物加入。

在人類學或考古學方面似乎也有很明顯的貢獻。據八幡一郎先生說，在赤峰縣北朝陽溝地方，曾發現舊石器時代人類所刻的骨器，足證當時已有人在該處生活，但究竟是什麼器具，還未詳細說明。他們的工作特別注重於新石器時代的研究。這個文化確也分爲二帶，南帶是灤河及大凌河流域，新石器文化已與華北相同，石器之外還有青銅器。北帶是老哈河流域，那是蒙古文化，還有若干青銅器

與西伯利亞的銅器有關。可見地理區域影響人文，從古已極明顯。

末了我們要講地質。最老的地層叫黃姑屯系，都是片麻岩和其他結晶岩石所成，其中有時見有鐵礦。其次是震旦紀的鳳凰山系，主要的岩石是石英岩和不很淨的石灰岩。古生代的地層完全沒有看見。震旦紀以後最老的地層便是侏羅紀之北票系，其中有煤層，北票煤礦便從此系之中掘取煤炭。其上是朝陽系，也有煤層，但煤質大不及北票系的好，此系中有魚化石及昆虫化石，其時代屬於白堊紀，此類化石從前我與朱庭祜譚錫嘯諸君曾採得許多，並經葛利普秉志兩位先生分別研究。其上或是馬圈子火山岩系，或是承德礫岩系，均屬於白堊紀。在圍場附近有一大片

玄武岩，日本學者沒有工夫詳細研究，但採取以前學說，亦認為中新統時代噴出之物。

熱河省地質，中國地質調查所方面如譚錫嘯諸君都會大略調查，法國學者德日進君在圍場一帶亦曾作有意義的考察，我自己也會在楊樹溝台吉營子等地研究過對於華北地質構造極有關係的逆掩斷層，很希望日本學者的詳細報告早日出來，和我們的觀察可以互証。

在很短的時間他們能走了許多路，等到各種報告出版齊全的時候，可以希望成爲研究中國東北科學的一種基礎。但報告內不是沒有錯誤，例如明朝的明字，他們譯作 Ming，特別奇怪的是人人都知的天津，他們偏寫爲 Tsin-sing……這不知是什麼口音？

## 民主與獨裁的討論

陳之邁

去年「建國與專制」，「民主與獨裁」問題，曾引起很熱烈的討論。胡適之先生把這些討論的文字歸納起來爲「東方雜誌」撰了一篇結束的文章（見該刊三十二卷一號）。本來這個辯論可以告一段落，不料去年年底，汪蔣兩先生「感」電裏有「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

義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一句話，民主與獨裁問題一時又成熱烈爭辯的中心，胡適之（「獨立」第一三〇號及第一三三號），丁文江（大公報十二月十八日星期論文），吳景超（大公報十二月三十日星期論文），陶孟和（國聞週報新年號）等先生都發表了最饒興味的文字。「獨立」的編

者命我作一篇討論的文字，這篇冗長的东西便是我用來還債的。當然在討論時，我不免要參雜些個人的私見，希望讀者見諒。

我們討論民主與獨裁問題，自然認為它們是互不相容的制度，但是兩者究竟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在那裏呢？

民主政治，顧名思義，是「許多阿斗」的政治，是統治者由被治者產生，而根據於被治者同意而統治的政治。

吳景超先生說：

第一，民主政治是理智的政治，誰能夠說服大眾，誰就可以當權。第二，民主政治是自由的政治，我們的主張，無論是贊成政府，或反對政府，都有充分發表的機會。第三，民主政治是和平的政治。假如我們對於政府不滿意，可以提出我們的主張來，以求民衆的擁護，假如民衆贊成我們，我們便可上台，不必流血，不必革命。第四，民主政治是大衆的政治，凡是公民，都有參政的權力與義務，民衆與政治，可以打成一片，沒有統治者與被治者的分別（大公報十二月三日星期論文）。

「許多阿斗」，「大眾的政治」，誠如胡適之先生所說（「獨立」第一三三號），并不一定要根據於普選，雖

則我們不能不把普選高高懸起來做我們的鵠的。美國憲法成立之時，十三個邦中五個的邦憲裏規定「一切對於社會證驗出固定的共同利害和關聯的人都有選舉權」；其它各邦的邦憲裏也有意義相同的規定。這種規定很明顯的沒有賦予人民以普及的選舉權。英國的普選權是由一八三二年逐漸推廣的，到六年前才完備。法國革命早年把人民分成「積極的」和「消極的」兩種，只有前者才能參政。歐戰前各國都沒有女子選權，直到現在，拉丁國家除西班牙外也都沒有女子選權，而拉丁國家包含素以極端民主著稱的瑞士。以上所舉各國，雖然都沒有絕對的普選權，然而我們却不能不稱它們為民主的國家。

吳景超先生列了五個民主政治的條件，第三項「是普選的權利，假如選舉權只在少數人手里，如英國十九世紀初葉的情形。只可稱為階級政治，不能稱為民主政治」（全上）。拙見以為這個條件未免定得太過苛刻，況且近世許多研究政治現象的人，如柏瑞圖 (Vilfredo Pareto) 及米賽爾 (Robert Michels) 等，都說選權在法律上無論如何普及，結果仍然為少數人所把持，仍然是「寡頭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或「大家的政治」，雖則我們不可走到極端，而承認大戰前普魯士的「三級選舉制」也是名副其實的民主

政治。其實照中國目前的情形而論，民國元年所公佈的衆議院議員選舉法，或民國二十年國民會議的選舉法（前者根據於地域代表，後者根據於職業代表制），如果能夠切實奉行，都足以稱爲民主化了。至於清末的諮議局選舉章程，民三袁世凱時代的立法院議員選舉法，民七段祺瑞時代的衆議院議員選舉法，則限制森嚴，標準含混，狼難目爲民主。

選舉權之普及與否只是程度問題，並不是民主政治的主要特色。民主政治的根本在於吳先生所舉的第三點，換言之即（一）統治者由被治者產生，（二）統治者根據於被治者的同意而統治，在統治者失去了被治者同意（政治學裏有時稱之爲失去了「信任」）的時候，被治者可以不用暴力便能請統治者下台，另外產生合被治者脾胃的統治者來統治。被治者有和平的方法來產生及推倒統治者是民主政治的神髓，抓住了這層便有了民主政治。美國政府在選舉權未曾普及以前，便被認爲民主政治，即是因爲它的根本精神是「得被治者同意而統治」。「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不取決於武力」便是民主政治的根本，「開洛，白利安非戰公約」叫國際問題也取決於政治而不取決於武力，便是想建造國際民主政治的嘗試。而就產生和推倒兩

層來講，推倒是比較上最重要的，因爲民主政治常常也是用革命手段建造起來的，亦即和專制獨裁一樣以武力爲權取政權的手段，然而只有在民主政治之下，推倒統治者是不用暴力而用合法的和平手段的。

請舉幾個實例。秦始皇，劉邦，朱元璋之取天下，都是用武力的——其實吳景超先生告訴我們，我國史乘上的統一都是用武力的。美法辛亥等革命，同樣的也是用武力的。前者建立的是專制政體，後者建立的却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建立固然很受人民的擁護，專制政體的樹立有時也很受人民熱烈的歡迎；歐洲近世初葉的專制大都深得民心，有時竟是被人民強迫着成立的；劉邦朱元璋也有人稱爲民族的英雄。然而拿破崙，墨索里尼，希特拉等獨裁者上台時也是很受人民擁戴的。因此，若單就產生的方法而論，民主，專制，獨裁是很相接近的，所差別的只是人民擁護的方法，程度等等的不同而已。

然而講到統治者的推倒更換，三種制度便根本不同。專制是只有用武力才能把它推倒的。武力或武力的威脅是推倒專制唯一的手段。劉邦唯有用武力才能推翻秦室；朱元璋和國民黨也只有一種手段可以採用。獨裁政治也只有用武力才能推翻（下詳）。但在民主政治之下，推倒政府

則可以完全不用武力：美國人不喜歡荷佛，而喜歡羅斯福，舉行一次選舉便能把荷佛拉下來，把羅斯福擁上去；英國人不喜歡格萊斯東而喜歡狄斯瑞利，也只消舉行一次選舉；法國人意志的變換也可以從五日京兆式的內閣表現出來，雖則所謂意志往往只是議員的意志。所以我覺得推倒統治者的方法的不同是專制，獨裁，和民主政治根本的區別，它的重要實實在選舉制度或統治者產生方法等等之上。

獨裁政治，顧名思義，是一個人的政治。談到獨裁，我們不能不回到西方的羅馬時代，因為那是獨裁的淵源。

羅馬共和國設有兩副執政，一切政務都要兩個執政都同意才能成立。西歷紀元前第六世紀，外患甚深，多頭的執政制度很不便利，效率太低，故創立獨裁制度，在國家危急的時候，由「長老會」(Senate)推舉一個人（不限於執政，但往往是退職的執政）或由公民選舉一個人，由執政任命為獨裁者，主要的職務在維持及恢復秩序，權力在執政之上。獨裁者的任務完全是暫時的，他們的任期限於六個月。獨裁制創立後之百年間，共有八十八個獨裁者，任期均未出六個月。在西歷紀元前八十二年，蘇拉 (Sulla) 做了三年的獨裁者。二十餘年後，凱撒 (Caesar) 先將獨裁

任期延長至一年，嗣改為十年，後改為終身，終於被刺。當時群認這種手段是專制，淫政，而不是獨裁。凱撒被刺後，獨裁制遂被取消。因此溯本推源，獨裁的本質是暫時的，過渡的，應付危急的，而專制則是永久的，世襲的，「過渡的專制」和「永久的獨裁」，從西方傳統的看法，都是名辭上的矛盾。

羅馬時代的獨裁是一個人的統治，近世的獨裁則往往挂起一黨獨裁的招牌。其實這些獨裁的政黨，紀律森嚴，組織完密，黨員要登記宣誓，有絕對服從領袖的義務，實與一個人的獨裁沒有分別。但是我們要知道，統治者人數的多寡，並不是區分民主與獨裁的根本標準，如同獨裁者權力之至高無上，也不是區分民主與獨裁的根本標準，因為我們知道，民主國家的統治者也常常享有極其龐大的權力。

至於獨裁者的產生，遠古雖有合法手續，近代的則無不靠暴力或暴力的威脅。雖然它們借「總投票」來做幌子，但那不過是幌子而已。我們上面說過，就產生的方法而論，專制，民主和獨裁本來是很接近的。但是講到它們維持及更換的方法，則它們便相距很遠。民主我們講過是根據於同意的，可以不用暴力來維持，可以用和平的方法來

更換政府，「不必流血，不必革命」，而獨裁則只有用暴力才能維持，只能流血，革命才能更換。去年德國國社黨的內訌，猶哥國王的被刺，蘇俄基洛夫的暗殺，及其所引起的大屠殺，放逐，政治獄，便是鮮明的例子。

其實這種慘酷的方法是情有可原的。用暴力來維持的局面只有暴力可以推翻，以暴力謀推翻政府的勢力只有暴力可以壓制。暴力對峙的局面是近世獨裁的主要特質，因為它那個特質我們把它由羅馬的獨裁和民主政治區分出來，而認定推翻或更換統治者的方法的不同為區分這三種制度的標準。

明乎這個區別，我們可進而討論民主與獨裁的可能問題。丁文江先生列舉了幾種民主政治的條件：

實行民主政治，一定要有普通的教育，完備的交通，健全的政黨，寬裕的經濟（大公報論文）

吳景超先生則更詳細的舉了五個條件：（一）政黨的組織，（二）自由的討論，（三）普選的權利，（四）多數黨執政，（五）頻屢的選舉（大公報論文）。同時胡適之先生則說：

我觀察近幾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覺到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

經驗的民族（「獨立」第一三〇號）。

丁先生則說：

理論的根據我們姑不討論，事實上看起來，民主憲政有相當成績的國家，都是政治經驗最豐富的民族。反過來說，政治經驗比較缺乏的民族，如俄，如意，如德，都放棄了民主政治，採用了獨裁政治。

我以為即便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而獨裁政治則是「研究院的政治」，我們也許連幼稚園的資格都沒有，何況這種看法是否真確則尚屬絕大的疑問。其實政治本來就是幼稚的東西，民主政治如是，獨裁政治又何獨不然？幾百萬人可以相信猶太人使德國打了仗，可以不懷疑孔子有德國血統，成千成萬人可以齊集一箇廣場恭聽他們的「領袖」疾呼狂叫口號，把一切罪過堆到別人身上，而自己開空頭支票，那不是最幼稚的行爲？吳景超先生說民主政治是「理智的政治」，我懷疑這種說法，很多研究選舉問題很深的作者，也懷疑這種說法。政治的幼稚是普遍於任何政制之下的。

胡先生又說，獨裁需要大批的專家，而民主則不需要。我以為此說也不大妥。專家的需要與否，不是制度問題，而是政府所要舉辦的事業要不要專家的問題，現代民主



國家之需要專家，正和現代的獨裁國家一樣。而所謂專家，並不是丁文江先生所說的「智囊團」，而是成千成萬的員吏（參看本刊一二六號拙文）。從前的民主固不需要大批專家，從前羅馬時代及格林威爾，拿破崙的獨裁又何嘗需要大批專家？

其次胡先生又說，開明專制或獨裁政治，都是「英傑的政治」。這層我也認為過份的看重了目前的獨裁者。俾士麥曾說：「無論那個傻子都可以用軍法或半軍法來統治」。其實現在的獨裁者，大半都不能稱為英傑。反之，在民主國家裏我們也能找到很多名副其實的英傑來。即就近年來而論，義大利固然產生了墨索里尼，法國也能產生保昂加賽，美國也能產生羅斯福。做破壞的工作，希特勒容或勝任愉快，建設起來，我們便不得不深致懷疑。

至於贊成獨裁或專制的人，一方面把民主政治看得非常高深，一方面却喜歡用此形容的字樣來描寫他們所主張的獨裁或專制，錢端升先生說：

我以為中國所需要者也是一個有能力，有理想的獨裁……深得民心的獨裁制度（東方三十一卷一號）。

蔣廷黻先生要的是「開明」的專制（「獨立」第八十號），而

丁文江先生則列舉了四個他所謂「新式的獨裁」的條件（大公報十二月十八日星期論文）。有了這些條件的專制或獨裁，固然盡善盡美，沒有人能反對；也沒有人應該反對。英國一位作家說：「我們歌頌開明的獨裁，但是誰敢担保，樹立了獨裁以後，它一定值得我們的歌頌？」我也

不禁要問，假如獨裁建立以後，它不「開明」了，不「新式」了，沒有「能力」和「理想」了，不「深得人心」了，除了「弔民伐罪」以外，有何辦法？我們願意再動干戈嗎？不動干戈，我們甘心受他們蹂躪嗎？我們忍受得住第二個袁世凱嗎？孟特斯鳩曾說：「享有權力的人是會濫用他的權力的」。我們不得不提防這點！

贊成獨裁的人，往往是希望達到提高政府效率來應付特殊環境的。錢端升先生的目的是「極權國家」，義大利，德國式的 Totalitarian State；丁文江先生的目的是「渡過這雙重國難」。提高政府的效率，我想是誰都贊成的。傳統的民主政治（根據於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笨重遲鈍，獨裁政治敏捷靈活，都是可以承認的。但是民主政治真的非缺乏效率不可嗎？民主政治一定是集權的相反嗎？

英，美，法，瑞士等國，在歐戰期間，都會產生最有

效率的政府，至少它們戰勝了德，奧匈，帝俄，土耳其等極端專制的國家。法國佛郎跌價時的保昂加賚政府，經濟恐慌期間的英國「民族政府」美國的羅斯福政府，比利時的保洛克維爾 (Broqueville) 政府，應付巴黎暴動的法蘭西杜美格政府，並沒有犧牲民主政治的根本精神——它們並不用暴力便能推翻，也不用暴力才能維持——但它們都有最大的效率。最近一位美國作者稱此種政制為「危機政府」(Crisis Government) 陶孟和先生在國聞新年號說這個名辭係指獨裁，想係傳聞或記憶之誤) 而認為它可以不在犧牲民主政治根本之下，產生與獨裁政治相同的效果。譬如，實施統制經濟，充實國防，都是贊成獨裁的人所主張的，然而美國在羅斯福領導之下，何嘗不是向這方面走？因此這位美國作者覺得它是取獨裁之長，而棄其短的一種政制，這種政制證明，民主政治也可以產生最有效率的政府的。

總而言之，去年年終關於民主與獨裁的問題的討論，大致不外三種意見：

(一) 對於民主政治陳義很高，以致懷疑它能在目前中國實現，如丁，吳兩先生；

(二) 對於獨裁政治看得很難，而對於民主政治反而

看得比較容易，故主張採行民主，如胡先生；

(三) 對於獨裁政治贊成，但主張有條件的，並且是有目標的，如錢，丁兩先生。

我個人則以為中國目前的現狀，理論上，實際上都應該把「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而不取決於武力」，因此絕對沒有瞎着眼去學人家獨裁的道理。德國的統一遲延了二百年，史家說是因為「三十年戰爭」把它的精力都耗盡了。英國十七世紀內戰之後，美國南北戰爭之後，都走入政治最黑暗的時期。中國人廿餘年來，如果養成了一種普遍的心理，無疑的是厭倦內戰的心理。我們渴望統一，祈求政治修明，我們便應該立刻停止用武力來解決政治問題。當然我們目前對於「以武力及暴動為背景」的勢力，不能不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辦法。但不要忘记，消滅這種反抗勢力的根本仍然不是純粹的武力(參看本刊第一三四號拙文)。

同時。我們對於民主政治，不可陳義太高，太重理想，而着眼於把它的根本一把抓住。對於現存的帶民主色彩的制度，如目前的國民黨全代會，能代表一部份應有選權的人民，并能產生稍為類似內閣制的政府，應認為是一種進步；對民國二十年的國民會議，也認為是一種收穫；對

憲草裏規定的國民大會，則應努力使它成功。我們不斤斤於普選，因為那只是程度問題；我們不斤斤於代表機關之是否真能代表人民，因為那國的議會都不是反映着社會的一面好鏡子。我們只求先抓住了民主政治的根本，因為我們認定「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而不取決於武力」是「救亡

圖存」的基礎。至於怎樣建設一種能應付這種環境的政府，不在本文範圍以內，我在別處已稍提及（國聞週報十二卷，二號），可不必贅。

廿四，一，十一。

## 民主與獨裁的爭論

陶希聖

民主與獨裁的爭論又因汪蔣兩先生的通電發動了。胡

適之先生主張的民主政治，很顯然是議會政治。陳訪先

先生主張的獨裁政治（見北平世界日報本年元旦增刊）很顯然是個人集權。丁文江先生的論文是一種影射的說法，影射着個人集權。不過，議會政治與個人集權爭執，在我總覺得還有些爭不到一塊去的樣子。爲什麼呢？議會政治論者所不贊成的獨裁，不一定就是個人的獨裁，他也可以反對一黨獨裁，一階級獨裁的。反之，主張個人集權的，不獨反對議會政治，並且對於現行的黨治也要修改的。具體的說，現行的黨治，在黨外的人已經看着是獨裁；在黨內還有人以爲算不得獨裁。反之，民主政治固然在黨內有人主張，但黨內主張民主政治的人，却不一定主張議會政

治。民主與獨裁之爭，爭點是很複雜的。所以爭論的人彼此之間容易把爭點混亂了。

理論雖然這樣的容易混亂，但是現在所爭的，卻也很明白。如果拋棄影射式的論調，我們可以說現在所爭的，是主張或反對現在諸領袖裏面最有力的一位來集中軍政大權。不過我們要分辨的是，反對個人集權的，卻又有各種不同的意見。

在軍政與訓政兩時期以內，民國十三年以前的革命同盟會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所預定的以及所實行的，都是個人集權的政治。在黨行總理制，在政府即以黨的總理爲大元帥，總攬軍政大權。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的時候，孫先生宣布在黨的方面，要立即於總理之下設中央

執委會，在政府方面，要立即改大元帥府爲國民政府，取委員制。自此以來，相沿不變。無論是大元帥的軍政府，或是委員制的國民政府，在軍政訓政兩時期以內，都是獨裁的政府。在軍政時期，這獨裁政府用兵掃除革命的障礙。在訓政時期，這獨裁政府督率國民施行地方自治。這些都是中國國民黨預定的，並且在實行中的。

不過，在民十三改組時，孫先生再三說明人民心力之重要：以後要注重於人民的心力的歸向，不可像以前專用力。所以民十四北上時又主張開國民會議。這是黨內民主派的一個有力的理論根據。但是，開國民會議的主張，又與議會政治的主張不同。參加國民會議的團體，是要在國民革命運動指導之下的。這由中國國民黨黨章所定的黨團制可以看出。總之，中國國民黨預定以兩種方式取得政權：一是用武力掃除政敵；二是用國民會議的方式，憑藉人民的心力。

如果以議會政治論和國民黨相爭，國民黨內沒有人能

夠同意。然而在國民黨內，卻還有（一）政權方式之爭；（二）領袖制與委員制之爭。民十六至民十九的爭論便是前者。現在的爭論却是後者。黨內的這個爭論却創起議會政治的論爭，所以爭論的人往往有爭不到一起去的樣子。

我個人的意見是，這樣的爭論，在理論上固弄不清，在事實上也沒有實益。何以又說事實上沒有實益呢？事實上，現在已經是國民黨獨裁的政治。政府也許能夠召集一個徵詢民意的會議，如前年所曾提出的國民代表會；也許不來召集。至於政府現實大權是在一人，還是多人，也只有事實來決定。即令大權不在個人，也與議會政治相差很遠的。即令按照建國大綱召開國民大會，那個誓行三民主義的縣民代表會議，也與多黨議會不同。

這並不是說民主政治便無意義。要素來不能或不許關心國事的人民，大家來關心國事，必須有民主政治的訓練，是不待說的。不過，議會制度在理論上是不是適宜而有效，在事實上能不能便即實現，都成問題罷了。

## 大學研究院與學術獨立

姚薇元

十二月二十三日大公報載任鴻雋先生的一篇星期論文

：大學研究所與留學政策。大要說一個大學應該是造就人

才的完全組織，凡沒有畢業院的組織與高深的設備的，不能算是名副其實的大學。但在目下留學政策盛行的時候，有缺乏研究生的困難，所以留學政策，直接的是有妨於大學研究所的發展。我們以為三十年前請外國學者來中國講學的風氣，此刻還有恢復的必要，能夠請到外國真正的學者來引導我們做專門的研究，我們的大學然後可以漸漸的提高到程度而達到大學的目的，而留學生的派遣也可以減少到必不得已的至少限度。

任先生這個提議，確是目前高等教育上一個重要的問題，很值得我們研討一下。

我們中國與辦高等教育已有三十餘年的歷史，較之本的教育維新，相距並不遠；但我們試看現在日本的學術方面在國際上已達到平等的地位，醫學農學方面，日本尤有很大的貢獻。而我們的學術界和日本相比便不免相形見絀了，在國際上，更無地位可言。試問何以相差到這步田地？關鍵究竟在那裏？簡單的說，便是教育政策的不同：日本的高等教育，起始即以謀本國學術獨立為目的。任先生所提議的辦法，日本在明治時代久已實行了，而我們的高等教育，雖也標榜着「學術獨立」，但那只是一個幌子而已，實際上全國所有大學直到現在還全是「留洋預備學

校」，甚至最近創設的大學研究院也包括在內，進研究院也不過利用環境作投考留學的準備而已，頗有住研究院數年，每年投考留學而始終沒動手寫論文的。照這樣情形下去，再辦十年二十年大學研究院，也是徒勞無功的。在留學政策之下，大學研究院是辦不好的，學術獨立是永無希望的！我們並不主張停止留學，在不得已情形時，仍有派遣留學的需要，但這樣拿本國的原料，送到外國工廠製造的辦法，究竟是不經濟而有碍本國工業的發展的。我們總想設法自己來建立工廠自己製造。所以任先生的主張就是聘請外國技師設立工廠，目前的留學政策乃是專買外國貨。這兩種辦法，哪一種比較經濟？哪一種比較聰明？那是一望可知的了。

最近五中全會議決撥用庚款一部補助各大學之健全研究所，「我們教育當局現在積極的提倡大學研究所的設立，不能不說是教育政策的一個轉變與進步。」現在我們要提醒幾點：

第一，我們須認清目的：大學研究所的設置，其目的在引導高深研究，俾本國學術漸達獨立地位。不是救濟失業大學生，或增高大學身分的。

第二，研究所應注重質的發展，不必每個大學都設研

研究所，設立研究所的大學，也不必每科每系都設。凡某校某系設立研究所必須具備下列條件：（1）該系有够格的教授及够格的學生。（2）該系具備進行高深研究的設備。

（3）該校所在地對於該系研究材料易於搜集。否則寧缺毋濫！

第三，爲達前項目的政府應支巨款補助大學聘請外國學者及購置設備。

第四，大學研究所不當以招收研究生爲專務。（關於

此層，傅孟真先生在獨立第一〇六號有專文討論，茲不贅

。）教授應注重引導大學中的高材生作獨立研究，養成其研究能力及興趣，然後於畢業後推荐到研究所來繼續研究

。能夠做到以上幾點，然後大學研究院纔不至流爲「失

業救濟所」，「留學補習班」，然後纔能漸漸走向學術獨立之路！

十二，二六，清華園。

## 再論大學研究所與留學政策

叔 永

『大學研究所與留學政策』，是十二月二十三日我在大公報發表的一篇星期論文。想不到這篇小小的論文能引起國內學界多數的注意。據我所曉得的，大公報記者在這篇論文登出的次日即發表了一篇『出洋留學與考察』的社評，指出目下留學界的種種流弊；在本刊上有姚徵元先生的『大學研究所與學術獨立』一文，則是補充大學研究所設立時應該注意的一些情形。這些可以說是贊成我們的主張的。此外尚有汪敬熙先生一篇『也談談大學研究所與留學政策』（見一月三日大公報）對於我們主張『借材異國

以提高大學程度的辦法』，大大的表示不贊成。因爲汪先生說，『這種（辦研究所的）苦力，是應該由本國人擔任的。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人材能創辦大學的研究所，我們這民族就不配有高等教育。如果有而偷懶不肯下這苦力，反而希望他國人來代做，這種民族也是下流的』。汪先生的這篇論文，并非不贊成辦研究所，而是不贊成請外國學者來辦，所以我們不妨再就此點加以討論。

我現在第一要聲明的，是在我那篇星期論文裏面，不但沒有請外國人來代我們做研究的話頭，也沒有請外國人

來代我們做研究的意思。我只是說，『現在因為國內已有相當的人才，尤其要請外國學者來引導我們做專門的研究』。外國學者既然居於引導的地位，那末，研究的工作當然還是我們自己做的。至於請外國學者來指導我們研究，是否便成了『下流』，便『不配有高等教育』，這個斷語恐怕除了汪先生之外是沒有敢下的。

第二，國內的人材是否已有辦研究所的程度，似乎也是我們和汪先生爭論的一個問題。我們的意思，以為國內的人材不够用，所以要辦大學研究所，便有借材異域的必要。汪先生也說，『人的數目只夠辦一兩個大學的，現在國內大學如此之多，把這些人都搶散了』，所以國內人材的不夠，也是汪先生所承認的。我們爭論的上半段既沒有問題了，問題在下半段，那便是：辦大學研究所是否有借材異域的必要？關於這個問題，若是汪先生承認所謂借材異國，只是來做我們的指導而非代替我們研究的話，則此問題又可以分析成兩個問題：一是在外國學者指導之下，是否能促進我們的研究工作？二是能做我們研究導師的外國學者是否請得到？現在我們先從第二個問題講起。

誠如汪先生所說，請外國學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這個情形也未嘗沒有例外。第一，我們曉得外國的教授大

概都有幾年一次的休假，而這個休假，他們大概是願意在國外利用的。其次，則儘有因為特殊的情形，有些大名鼎鼎的學者也願意把他們的畢生事業放在未曾開始的華路藍縷工作上。眼前在我們左右的古生物學者葛利浦先生是一例，曾在中國數年，對於中國農業有大貢獻的洛夫教授又是一例。至於如德國因國社黨執權，排斥猶太籍教授，致許多舉世宗仰的學者都要避地他適，尤為可遇而不可求的機會。倘使我們早有政策與準備，這個機會，又未嘗不可大大的利用。所以我們不必擔心請不到外人，問題還是我們自己有沒有請人的決心與準備。

第二個問題——在外國學者指導之下，是否能促進我們的研究工作——我們以為這是不成問題的；成問題的，乃是外國學者來到中國，他自己能否工作。因為要他自己能夠工作，然後指導研究的工作方能着手。汪先生說：『外國人不是傻子，他們不在他們國內已經組織好的研究所工作，而來到中國經過一番苦工方能做到工作的程度，并且工作時有許多不可免的不方便呢？』這個話固然不錯。不過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所討論的是大學研究所。這種研究所，一方面固以施行研究為重要職務，一方面又以訓練人才為應有的責任。如其訓練人才的責任心和開創事業

的冒險心，有時能使他們輕視一點研究上的不方便，也不能就算是傻子。況且如汪先生所說，『自一九二五年以後，中國人發表的在國內做的工作漸漸多了，這是一個好現象，表示國內在各種學問上能工作的人漸漸多了』。我們要問：如其在日下情形之下，中國人能工作，爲甚麼外國人來就不能工作？唯一可能的答語，是外國人不及中國人肯吃苦，這一層乃是肯不肯的問題，非能不能的問題，我們上面已經討論過了。

以上把汪先生不贊成我們主張的幾點大致交代過去，現在讓我們再來討論一下請外國學者的是否需要。

一，中國人材尚不夠辦研究所，是汪先生同我們所公認的。汪先生雖然又說在國內各種學問上能工作的人漸漸多了起來，但若切實按之，我們便覺得這所謂多也實在可憐。我們曉得國內科學實在算得能夠自己工作的只有地質，生物兩門，牠們發表的成績較多，數量較富，其次便是汪先生有關的生理科學及極少量的物理化學而已。但是這幾種科學已是經過了十年二十年的提倡，其中且有不少外國人的幫助。如其我們情願再等十年二十年方看研究所的成功，當然還可以耐心的做去。如其不然，則取材異國以幫助我們研究事業的發展，恐怕是不可少的步驟。

二，派遣留學生，固然是造就專門人材的捷徑，但這能夠解決我們研究所的問題嗎？決乎不能。我們不必一概抹煞的詛咒留學生不好。從好的方面看，我們不能不承認近年留學成績的優美，學成歸國的專門人才亦所在多有。但這些人自己工作也許可以，指導研究便成問題。因爲計畫及指導研究工作，不但對於某種學問要有精深的智識，而且要有博大的了解，這些不是初回國的學生所能有的。我們上面所說的國內已有相當的人材，正是因爲他們還在學習而非可教人的程度。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叫他們怎樣的不致生鏽，至於要他們自己發光，恐怕還需要相當的磨鍊吧。

三，一個真正的外國學者能與我們的興奮與影響，不是任何多數的本國學者可以代替的。兩個月前，美國的物理化學家諾貝爾獎金領受者朗程爾博士來華遊歷，在北平講演兩次，當時北平科學界人高興極了，大家都有願從受業的感想。設如有這樣的人一個在研究所，則不但學生會受其感動工作不懈，即其他教授亦必能引起無窮的問題與興趣。一個研究所最重要的條件，是勤奮的精神與廣探的興趣，而這種空氣，大半是靠一二個人造成的。

講到此處，我想我們和汪先生的意見并無甚麼不同之



處，我們的問題，是如何利用人材（中國或外國）以促成研究所的實現而已。不過我們因為中國人材不夠用，所以有借材異國的主張，汪先生則主張先有研究所然後請外國

學者。這一點分別，也許可以使中國的研究事業遲緩幾年！

## 再論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

吳景超

我在去年九月九日的大公報上，曾發表一篇短文，論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這篇文章發表之後，贊同的人固然很多，但反對的人也不少。贊成我那篇文章的人，有許多是補充我的意見的，這兒暫且不提。反對的文章，我見到的有三篇。一是李炳寰先生的「評吳景超之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衆志月刊二卷一期）一是劉子華先生的「評吳景超的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鋤聲月刊一卷第四五期合刊）一是萬鍾慶先生的「發展都市必先救濟農村。」（民間半月刊一卷十七期）他們的論點有許多是相同的，所以我在這兒，作一個總略的答覆。

在我寫那篇短文的時候，早就料到那篇文章，會引起一部份從事農運的人的誤會，所以我在篇首便先聲明，我所要說的，只是救濟農村的一條途徑。在這條途徑之外，還有別的工作可做而且應當做的，如從政治，教育，自衛

等方面着手，去救濟農村都是。想不到雖然這樣小心的聲明，而有一部份人仍舊誤解，以為我要提倡一種新的觀點，來抹煞其餘的觀點，其實我決沒有這種意思。反對我的觀點的人，一定要提出證據來，說明發展都市，于救濟農村無益處，或不但無益，反而有害，才可推翻我的主張。關於此點，我相信至今還沒有人做到，所以我的主張，還是可以成立的。

發展都市的事業，我以為至少三點是要做的。第一種事業，便是興辦工業。關於這點，李先生在他的文章裏，說「工業是萬分的急需……用新興的民族資本工業，來代替帝國主義的榨取，抵制舶來品的傾銷，削減原料的輸出，挽救鉅額的入超」。看了這段文章，好像李先生是贊成興辦工業的。可是幾行之後，李先生忽然改變了口調，他說：「試問把九十八種工業，全設在都市，那麼誰敢担

保便減少了中國的無業者？恐怕適得其反，都市無立足之地者更多，農村破產益烈呢！「利興工業，既可「抵制舶來品的傾銷」，又可「挽救巨額的入超」，而其結果，乃使「農村破產益烈」，這種理論，未免前後矛盾。李先生的文章中還有一段，論在中國振興工業之難，是由于「帝國主義的壓迫」，由于「關稅未能完全自主」。這一點劉先生與他完全同意。劉先生于承認「興辦工業是發展都市的急務」之後，便顧慮到「不平等條約未盡廢除，帝國主義侵略無法抵禦之時，中國工業不能日趨發達，尙是極大問題」。當然在今日的中國，振興工業，是有相當困難的，但我們要問，這種困難，是否無法克服？假如無法克服，那麼我們只好束手待斃。假如有法克服，那麼我們豈可畏難而退？發展中國工業的困難在什麼地方，以及這些困難如何克服，是我國民族的一個大問題，不能在這短短的篇幅內討論。但是我們敢斷言的，就是這些困難，決不是「帝國主義」幾個字便可包括的。我們的困難，一方面固然由于外來壓迫的劇烈，一方面也由我們自己的不爭氣。假如從事工業的人，都能深刻的反省，都能盡其在我，都能把一切營私舞弊，因循懶散等等惡習慣，惡心理都改良了，我們的困難便要減少許多。這是我們可以努力之點，比空喊打倒帝

國主義要切實得多。即爲李先生所提到的中國絲業的衰退，在二十年度輸出的不及十八年度的四分之一，在李先生雖然要歸罪于「帝國主義壓迫」及「關稅未能完全自主」，實則全不相干。中國生絲輸出的衰退，最要的原因，由于美國絲織工業中人，近來都願用日本絲而不願用中國絲。以前，美國的市場，是中國人所壟斷的，後來美國絲織工業中人，以中國生絲，不適宜于機器的運用，提出幾點來請中國繅絲的人改良，中國人置若罔聞，日本人便利用這個機會，把本國的絲產，改良得適合美國人的需要，于是美國的市場，便爲日本所奪了。這段故事，哈佛大學的陶適教授，在他的大著「幾個關稅中的問題」裏面，說得很詳細。我們聽了這個故事，應該得到一個什麼教訓？

萬先生對於在都市中興辦工業一點，提出三點意見：（一）農業中并非無路可走，（二）興辦工業，不一定須在都市；（三）工業的發達，必有賴于糧食及原料，假如不先改進與維護農業，民族工業便難發展。我們先從第三點說起。萬先生說工業的發達，非有農業做基礎不可，這是醉心農業的人一種誇大的態度，最近章伯雨先生在他的「經濟上的復古論辨」（農林新報第三七二期，是駁我在本刊一二五期中我們沒有歧路那篇文章的，所以附帶也在

這兒討論一下。)一文裏，也犯了同樣的毛病。我們無論採用那一種或一國的工業分類，就可知道有許多工業，其原料的來源，并不靠農業。美國清查局所用的工業分類表，把全國的工業，分爲十六大類，其中有十一類，爲鋼鐵業，化學工業，印刷工業，金屬工業，機器工業，音樂器具業，交通工業等等，都是有農業根據的。而且在生產的各種原素之中，原料不過是一種，有了原料，假如別的條件不合，那麼根據于此種原料的工業便不能發展。沒有原料，而別的生產條件，却都完備，工業也未常不可發展。紗布業在英國與日本都發達的，但英國與日本出棉花麼？絲織業在美國是最發達的，可是美國却不出產生絲。這種例子很多，萬先生既然是專治經濟的人，自然也都知道，不必我來細舉。即便退一步說，發展工業，非農業供給原料不可，那麼我在那篇短文裏，又沒有反對「改進與維護」農業，爲什麼萬先生要提出這一點來對我宣傳？

關於萬先生所說的第二點，興辦工業，不一定須在都市，只含片面的真理。工業的位置，有的不必設在都市，有的非在都市不可，關於此點，我在清華學報八卷二期中，有一篇「近代都市化的背景」，詳細討論，不必贅述。萬先生提倡那些不必設在都市的工業，我在那篇短文中，

提倡要設在都市中的工業，彼此是不相衝突的。

關於萬先生所說的第一點，我以爲最有討論的餘地。我說農村中已無路可走，是根據一些簡單的數字而下的結論。中國的可耕地，雖無統計，但中外各專家的估計，如我們的翁文灝先生，及美國農部的貝克耳先生所發表的，相差不過。這個數目，如與美國的可耕地相比較，要比美國的爲小。但美國人在農業中謀生的，只有一千萬人左右。以一千萬人的努力，便可使一萬萬以上的人衣食有着，還有盈餘可以運銷外國，這是我最爲驚異的。中國在農業中謀生的人，據估計，在全人口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之間，這點數目字，便可十足的表示中國農業生產方法的落後。我總希望政府與一切從事農運的人，設法改進中國農民的生產技術。假如這是應該做而且是可以做到的，那麼中國農業吸收入口的力量，將逐漸減少，這是生產技術改良後必然的結果，歐美各國的歷史，昭示我們是千真萬確的。在這種時候，興辦工業，便是爲全國的農民，多闢了一條生利之道。但萬先生却不願意人走這條路，他指出現在每村還有二百元之儲蓄，可以爲農民另闢生路。我們顧問：中國的農民，還是停留在鄉村中分這二百元的儲蓄好呢，還是在工業中去尋比這二百元要多的進款好呢？

李劉萬三先生，對於我所說的發展都市的第二種事業

——發展交通——卻抱同樣的疑懼。李先生說：「即遍設

鐵路，也不過助長外貨的暢銷，促進農村之破產而已。」

劉先生說：「交通發展到那裏，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的巨爪也就伸張到那裏。」萬先生也說：「在此交通動脈爲外人所把持之情形下，鐵路與航運，祇不過爲推銷舶來品的運輸機關，所以中國今日交通最便利的地方，洋貨的侵入更爲敏捷，農村的破產更爲利害。」這三種說法證明了我

在「我們沒有歧路」一篇文章裏所提到的「因噎廢食派」在國內大有其人。他們應當知道，中國的交通工具，除運輸舶來品外，還要運國貨的。假如中國沒有交通工具，各地的有無，如何調劑？陝西的棉花，如何運往上海？山西的煤，如何運往天津？四川的桐油，如何運往漢口？難道我們用鐵路航路來運棉花，運煤，運桐油，不是事實麼？鐵路與航運，豈真如萬先生所說：「祇不過爲推銷舶來品的運輸機關」麼？我還願意在這兒提出一些事實，證明這三位先生所痛恨的舶來品，其所以能暢銷中國，有一部份是由于中國交通事業的不發達所造成的。美國的安諾德先生

，前幾年寫了一本極有趣味的書，名爲「中國問題裏的幾個根本問題」，其中有一段話，極可注意：

「達科他人之去西亞德埠，猶陝西農人之去上海。

由達州運麥至西埠，計程一千英里，鐵道運價每噸約華

幣二十三元。自西埠至上海，計海程六千英里，輪船運

價約計十三元。自達科他至上海，總計運費爲三十六元

。再益以自鄉間至車站，平均二十五哩弱之汽車運載，

故總計運費每噸爲四十元。即使提高之，假定爲四十五

元，計亦不過每担費三元而已。回顧自渭河流域運一担

麥抵車站，須費七元之巨，加以三百哩之火車抵漢口，

六百哩之江運抵上海，兩相比較，即可知其貴賤矣。」

：漢口距陝西祇六百哩，然磨粉業人與其應付運費而受

渭河之餽麥，毋甯出價購買美國之麥，較爲便宜也。」

安諾德先生的話，告訴了我們美國的麥，所以暢銷于

漢口，不是長江的航運太發達了，而是渭河流域至漢口的

交通太不發達了。孫中山先生在他的民生主義第三講內，

也提到一個富有意義的故事。他說：

「像前幾年我遇着了一位雲南土司，他是有很多土地

的，每年收入很多租穀。他告訴我說，每年總要燒去幾

千担穀。我說穀是很重要的糧食，爲甚麼把他來燒去呢

？他說每年收入的穀太多，自己吃不完，在附近的人民

都是足食，又無商販來買，轉運的方法，祇能夠挑幾十

里路遠，又不能運到遠方去賣。……因為沒有用處，所以每年到收新穀的時候，只好燒去舊穀，騰出空倉來儲新穀。這種燒穀的理由，就是由于生產過剩，運輸不靈的原故。」

孫先生對於這個故事所下的結論，是前得我們玩味的。因為運輸不靈，所以有穀多的地方，也運不出去。我們不在發展交通上注意，只怪外國糧食進口。有什麼用處呢？從這兩個例子，我們便可格外明瞭發展交通，對於農民的貢獻了。至于交通發展之後，都市的製造品，運銷于內地，對於農民的手工業，自然要與以打擊。但這是在經濟進步的過程中所不能免的結果，農民只可適應潮流，在新局面下謀新發展，假如因此而反對新式交通，新式工業，那便是抱殘守缺，結果一定是要受淘汰的。

關於我所說的發展都市的第三種事業——擴充金融機關——李先生以為「銀行家對於農村的放款投資全存了戒心」，若想叫他放款于農村，他是「不肯」的。萬先生也說「在今日的農村破產情形之下，期望都市的金融機關負起放款于內地的責任，又談何容易。」但隔了幾行之後，萬先生忽然提到「中國，金城，大陸等銀行肯假手華洋

義賑會，參加農賑放款。」所以萬先生提出的事實，打破了自己的理論，同時也替我們回答了李先生，「銀行家并不」是「不肯」放款于農村的。劉先生到是看得到「銀行界今日因將內地現金集中得太多，誠然想多設分行，以便貸款農民，使手中現金出路」，但他却為誅心之論，說「他們的目的，決不是要救濟農村的破產，乃是要救濟自身的損失。」我並沒有說銀行家放款于農村，是抱辦慈善事業的目標而來的，這種動機的討論，不在本題範圍之內，可以不談。我只願意指出這種行為的結果，不管他的動機怎樣，對於農民是有利益的，也便是可以救濟農民的。這件事不必強辯，我們只要比較農民向銀行借款——直接或間接由合作社——所負的利息，與向地主，店戶，紳士，高利貸者借款時所負的利息，其輕重為何，便可瞭然。

最後，我願意謝謝李劉萬三先生，因為他們的辯難，我才得到一個重新申說我的觀點的機會。我們的看法雖然不同，但是我們對於中國大眾生活的關心，以及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視，大家都是一樣的。

二四，一，十二。

# 編輯後記

編者

△翁文灝先生剛從河南回來，便替我們寫了這篇富有意義的文章，我們非常感謝。他指出日本學者的努力工作，「足令空口宣傳的學者們見了慚愧」。

△關於民主與獨裁的討論，本期又登了兩篇很重要的文章，陳陶兩先生，都是「獨立」讀者的熟人，用不着介紹。

△姚徵元先生是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的學生。他的文

章，是響應任叔永先生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大公報發表的星期論文的，可與本期任先生的論文參觀。

△「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一文，曾轉載於本刊一八號，請讀者參攷。

△我們每年只出五十期，在舊歷新年的前後，要休刊兩期。下一期（第一三七號）出版之後，二月三日和十日，為本刊休刊之期。第一三八號在二月十七日繼續出版。

## 獨立評論合訂本

第一冊（第一至第二五號） 第二冊（第二六至五十號）

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掛號照加）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學園」、「藤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體。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體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中外罕見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朝鮮台灣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二元三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新疆蒙古庫倫海參威南洋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 外交評論

每冊定價大洋六角  
三卷十一二期合刊本出版

中國對於未來世界戰爭之方針專號  
欲知世界大戰將在何地爆發，以及中國在此生死存亡關頭，應採取何種方針，方可倖免未來浩劫，本報均有詳細分析。本期內除徵文揭曉外，並另增各界人士意見特輯一欄，全書凡四十萬言，誠為空前巨構，關心國事者，請速寄郵票六角五分向南京本社函購，因存書不多，各埠書局概不代售。

全等	國內及日本	國內及日本	國內及日本
（連郵）	（連郵）	（連郵）	（連郵）
三元四角	三元四角	三元四角	三元四角
三元六角	三元六角	三元六角	三元六角
六元六角	六元六角	六元六角	六元六角

出版社論評交外  
台五京南址社  
號四十四村山

薩爾歸還德國

吳景超

新中國女子的五年計畫

衡哲

興趣與職業

周先庚

都市與農村

陶希聖

不復興農村中國也可以工業化嗎？

姚溥蓀

我們可走第三條路

鄭林莊

再論民治與獨裁

丁文江

編輯後記

編者

# 獨立評論

第一三七號

國民二十四年一月廿七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br>業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br>育中書社 晨光書社<br>增華書社 平和書店<br>知行書社 東安市場！佩<br>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br>福華書社 華盛書社 華<br>藝書社 侯記書社 米市<br>大街！文心書業社 廠甸<br>！現代書局 星雲堂 沙<br>海運倉！朝野書店 朝大<br>消費社 | 平四 | 清華消費社成府競進分社<br>天津書局（代定）南開大學<br>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br>梁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br>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定<br>處） 生活書店 亞東圖<br>書館 光華書局 新中國<br>書店 | 上海 |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br>花牌樓書店（代定）鐘山<br>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br>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br>鎮江書店<br>徐州廣告社<br>徐州三友書店（代定）<br>振華書局<br>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br>大眾書局 生活書店 | 南京 | 真茹<br>南京 | 鎮江<br>鎮江 | 南通<br>南通 | 常熟<br>常熟 | 漢口<br>漢口 | 武昌 | 新生命書局（代定）胡正<br>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br>南昌書局 拔提書店<br>廣州 現代書局（代定）圖書消<br>費社<br>汕頭 大東書局<br>興寧 興寧書店 新民書店<br>梅縣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br>瓊州 海南書局<br>梧州 文淵書局<br>桂林 永昌公司<br>濟南 東方書社（代定）震東書局<br>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br>威海 世界書局<br>蕪湖 匯海書局<br>蘇州 甘一學社 中華書局<br>宣化 小書報社<br>太原 覺民書報社（代定）<br>開封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br>鄭州 四方書報社 世界派報社<br>保定 公興派報社<br>西安 張錫吾派報社<br>蘭州 甘肅書報社<br>成都 現代文化社<br>萬縣 新川書局<br>合川 新友書店<br>重慶 朋友書店<br>雲南 東方書店<br>貴州 新友書店<br>杭州 現代書店<br>福州 萬有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br>廈門 開明書店<br>長沙 金城圖書公司 大公報分館<br>衡州 衡州派報社 |
|----|--|----|--|----|--|----|----------|----------|----------|----------|----------|----|--|

## 薩爾歸還德國

吳景超

薩爾區域，是德法交界的一個地方，面積約七百二十方哩，居民約七十九萬餘人，天然富源，以煤礦為最著名。歐戰之後，為賠償法國在本國北部煤區中所受的損失，便在凡賽爾和約中，規定把薩爾區域中的煤礦，交與法國經營。薩爾區域的政治，另由國際聯盟組織一國際管理委員會負責。這是過渡時期的一個辦法。至于薩爾區域到底歸誰，在條約中規定于十五年後，便是一九三五年，由公民投票決定。

這種投票，已于本月十三日舉行。據報載，此次參與投票的公民，計五十二萬八千零六十人。投票結果，贊成歸德國的，計四十七萬七千一百十九人，佔總票數百分之九十點八。國聯行政院，根據這次投票的結果，于十七日舉行公開會議，決定以薩爾區域歸還德國，于本年三月一日正式移交。法德兩國在這十餘年來衝突最烈的一點，現在可以說是得到和平的解決。從世界和平上着想，這是歐戰以後，最可稱慶的一件事體。我們追溯這件事的經過，覺得有幾點是值得提出來說一下的。

第一，德國人在這次投票所表示出來愛國的熱誠，最值得我們敬佩。報載上海德僑莫得那哈夫人，因為要趕到薩爾去投票，不惜花鉅大的款項，坐快車，坐飛機，終于在投票之前趕到，完成他的志願。如在沒有愛國心的人看來，一定以為這是一件傻事，薩爾的交還德國與否，豈是莫夫人的一票所能決定，何必費那麼多的金錢與精力，去做這件無益的事。對於持這種論調的人，我們願意告訴他，薩爾之能重歸德國，便是因為德人大多數都抱有莫夫人的熱誠，他們覺得為着祖國，什麼事都可犧牲，長途跋涉所花的金錢與精力，算得什麼。一定要個個人都存這種心理，失地才可以收回。我們再看住在薩爾的德人，在國際管理委員會治理之下，所納的租稅是很低的，德國對法國應納鉅大的賠款，薩爾的住民，是不負責的。所以從物質方面着想，薩爾歸德，對於薩爾的住民，只有損失，毫無利益可言。但他們為要重返祖國，準備承受一切的犧牲，這種態度，是我們應當仿效的。

第二，我們從薩爾公民投票這一件事，相信民族自決



的真理，此後將格外發揚光大，成爲世界上各色人種所共有的信條。凡國際的行爲，合乎這條原理的，一定會得到世界輿論的贊助。反是，違背這種原理的行爲，一定要

爲世界的輿論所貶抑。現在白人的國家裏，已經知道利用民族自決的原理，來解決民族間的糾紛。但白人對於有色人種，還是用高壓的原則，而不肯應用自決的原則。法人肯讓薩爾的公民投票，自己決定歸誰管理，但他決不肯讓安南的人民，用同樣的方法，來斷定他們的命運。不過從美國允許菲島獨立一事看來，似乎白人也逐漸的肯用同一原則，來應付有色人種了。最可惜的，是我們黃種的國家，數日本是有限，而我們的強鄰日本，在武備上已經學會了白人的伎倆了，而在國際的行爲上，便是對本色的人，也還是採用高壓的手段，而沒有學到白人所遵守的民族自主的原則。雖然如此，我們并不希望日本忽然表示法國的風度，因爲這大約是不可能的。我們只希望自己發奮圖強

，以德國爲模範。假如中國能做到德國的地步，別人自然會用民族自決的原則來對付我們，再也不敢用高壓的手段了。

第三，我們從薩爾之歸還德國，應該得到一種信心，就是國土雖然暫時失去，假如我們都不放棄收復失地的雄心，失地終可歸還的。法國于一八七一年，也曾失去一塊很大的領土，但他們都抱收復失地的雄心，所以四十幾年之後，失地便收回了。德國失了薩爾十五年，現在薩爾又將重爲德國的領土。我國的領土，有的已失去三四年，有的已失去將近一百年了。我們在這個時候，應當大家回憶一下，自從一八四二年之後，我們失去了多少山河？這些地方，現在雖歸異族掌握，但中國人的土地，總是中國人的，只要我們不放棄收復失地的雄心，將來終有迎接這些已經喪失的子女，重歸祖國版圖的一日。

一，十九。

## 新中國女子的五年計畫

衡 哲

昨天看見各報的端電，載着關於婦女們髮髻的新聞，不禁使我聯想到了許多婦女的外表問題。我想到了婦女的

纏足，想到了她們放足之後的三寸高跟，想到了她們的畫眉毛，染眼皮，染指甲，甚至于染趾甲。想着想着，竟把

我想迷糊了。我想，這許多炫耀女性特徵的外表，與剪髮的一件事，是屬於同類的呢，還是站在相反地位的？還有燙髮染髮之類的事，牠們和剪髮是一類的事呢，還是兩類的？我越想越糊塗，一縷游魂便不知不覺的走出了腦袋，鑽進了一個剛剛改造成功的簇新東亞大國去了。

我抬頭一看，只見崇樓高閣，氣象萬千，好不整齊威武，我問我旁邊站着的一個人，這個地方叫做什麼？他似乎很詫異，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說，

「你是那裏來的？」

我說，「我是中國人！」

他哼着鼻子，冷笑着說，「你這老古董……」

我忙說，「先生，請客氣一點，好不好？」

他說，「哼，看你這個反動的樣子，不叫你老古董叫什麼？你不知道今年已是你們的第五年，是你們五年計畫最後的一年嗎？」

我怔住了。我說，「先生，我不懂得你的話。」

他用輕蔑的眼光，又把我橫掃了一下，說，「你不知道你這個打扮是反動的嗎？」

我連忙說，「不敢，不敢。請問我那一處的打扮是犯了法？」

他說，「第一，你背上為什麼不駝一個小孩子？這是我們的新法令，一個婦女出外時，若不在她的背上駝一個孩子，便不足以證明她是一個賢母，是在中國努力為中華民族製造未來的軍國民。」

我想，這不是氣瘋了嗎？還是他瘋了呢，還是我自己？我正這樣的想着，他又開口了。他說！

「第二，你為什麼不把你的雙腳裹上？第三，你為什麼剪短了你的頭髮？」

我勉強忍住了笑，說，「這不是很簡單的嗎？纏腳是戕賊人體的事，故我們要天足；剪髮也不過是婦女們想節省一點時間，好用來……」

他不待我說完，便大聲的叫了起來，「了不得，了不得，這簡直是反動！我非把你帶到「婦女自新所」去不可！」

我心裏想，「這個人一定是一個瘋子！」

他又接着說，「也罷，我看你的這個過失容許不是存心的，現在我且給你一個改過的機會吧。」他一面說着，一面從他的衣袋中取出了一張印刷品。他把牠放在馬路上，叫我自己去拾，說，「我們是男女不相授受的！」又說，「你快快拿了這個回家去吧，下次可不要這樣的跑出來了」

。」他說着便走開了。

我趕快把那張紙打開來，正要時，只聽得那個人又站住了，叫着我說，

「你認得字嗎？」

我說，「西瓜大的字認得個一兩担！」

我說完了，便低下頭去看那紙，只見牠在第一行寫着幾個這樣大的大字：

## 新中國女子的五年計畫

以下的字却都有點模糊。我仔細的一行一行的看下去，只看出了下面的這一點：

第一年 在本年度內，中國的女子須實行下列各點：

她們不得與男子在一起走路或坐車；不得引誘他們使與自己自由結婚。結婚的立腳點，仍當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一個聖條上。自由結婚與離婚都是傷風敗俗的夷人行爲，凡自愛的女子都應當避之如蛇蝎。守童貞寡與青年守寡，乃是我國的國粹，全國之人，都應該遵守尊敬之。（以下便看不清楚了。）

第二年 （這一條完全看不清楚。）

第三年 在本年度內，中國的女子應該遵行下列各條

：染指甲的顏色不可過紅，須用粉紅色。（我想，爲

什麼不可以剪髮，而反可以染指甲呢？）頭上須梳髮髻，耳上須戴搖鈴，好使道上的盲目者，知道來者是

婦女而避路。婦女應該一律纏腳，但以不折骨節爲度

，以重人道。裹腳須用白布，襪子可用藍色。每天要洗脚一次。（我說，好一個詳細縝密的法令，這真是

以證明天下太平，無事可做了！）婦女們不得游泳。

出門時不得露面，須蒙特製特賣的面幕。

第四年 在本年度內，每個已婚女子須實行下列各點

：每個妻子都須勸導她的丈夫納妾，俾廣子嗣，而繁

中華民族的人口。凡丈夫有妾的婦女，出門時必須拿

一特製的短杖，叫做「賢妻杖」的，以示榮譽。凡有

兒子的婦女，出門時必須背一個小孩在她的背上，以示賢母的身分。

我正待再走下去，忽見眼前走來了一個女子，她的打扮是那樣的特別，我不期然的拋下了那張計畫，瞪着兩隻

眼睛去把她端詳。只見她胸前掛了一張硬板紙，上面寫着

「實行五年計畫的模範新女子。」我再向她看時，只見她

頭上挽着一個髮髻，髻上插滿了珠翠；耳上戴着搖鈴；臉

上蒙着面幕；背上駝着一個七八歲的兒子；脚下穿着一雙

尖尖長長的繡花鞋；手中拿着一個短棍，大約是所謂『賈妻杖』吧。她走着走着，那一雙剛剛纏上的腳；看上去是很疼的。那背上的孩子又肥大，把她壓得沉沉的，使她喘不過氣來。她面上的紗又來得厚，使她伸手不見五指。她正這樣一步一蹶的走着，想不到對面來了一個瞎子。他似乎沒有聽見她耳朵上的鈴響，猛然的撞到了她的身上。

這還了得！這一聲撞響立刻驚動了那些維持風化的男女警察們；他們都從四方八面跑攏了來。於是男的抓住了那個瞎子，女的抓住了那個模範新女子。『到自新所去！』他們一疊連聲的叫着。『不，』有一個說，『把他們送

到風化維持所去！』于是我便眼看着那些女警察把那個女子前呼後擁的推走了。那個駝在她的背上的孩子直着喉嚨的哭嚷，可是誰也不睬他。我不禁詫異的說，『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猛然間，我又想我的那張紙來了，記得還有第五年的計畫不會看完呢。我正想去找牠，忽覺得有一個人，把一盆涼水在我的背上潑過來。我打了一個寒噤，睜開眼睛一看，原來是一個夢，自己還好好的睡在床。可是，那條添蓋的厚被却已經滑到地上去了。『怪不得要打寒噤呢，』我對自己說，『原來已經凍得渾身冰涼涼的了。』

## 興趣與職業

周先庚

近十年來，職業指導運動在歐美盛行極了。我國上海中華職業教育社早已提倡，近來且能積極進行，所以全國職業教育會議有中小學即應施行職業指導的議決案。這個議決案如果能切實辦到，將來於中國教育前途一定有很大響應的。作者前在本刊一三〇號曾作一文，那時因篇幅關係僅論「職業指導的重要」，未提到具體方法，所以有許多遠方學生來函詢問并徵求指導。現在姑且先談一談興趣

與職業的關係，希望能與青年一點自行反省的暗示。

我們知道大戰後歐美各國在各種工業人員的招僱方面，均盡量利用科學方法編造標準測驗，以代傳統考試與口試方法。標準測驗的編造步驟，是先分析各種職務所應具的具體成功條件，然後根據這些必備的條件，採集種種客觀試驗方法，來區別各種職務的成功者與失敗者。凡是能明確區別某種職務的成功者與失敗者的試驗方法，就成爲

那個職務的標準測驗。所謂標準測驗自然是相對的，就是說，凡是經過實地試驗而保留的客觀新法測驗考試，在某組隨機取樣的代表人中，已經證明是比較的可靠，比較的可以的確區別那種職務的成功者與失敗者。這裏我們要注意，職業心理學家之所以要為每種職務編造標準測驗，是因為傳統考試口試方法早已經過實驗證明，是比較的不可靠。第一，我們不知道某種職務的成功者究竟應當具備那些條件；第二，即使我們知道一些條件，那些條件每每與那個職務的成功失敗毫無關係；第三，就是我們知道了一些真正有關的條件，我們沒有客觀的數量標準，指示我們那些條件在某種職務中的重要程度。所有標準測驗都是為避免這三種弊端而編造的。所以為職務招僱人員而用標準測驗（即專家所謂的「客觀新法考試」）是比較的可靠。

有了標準測驗，為事找人是比較容易；但是為人找事，為青年選擇職業，那就比較的難得多了。實驗應用心理學家再三証實給我們；判定一個人的性之所近，一切取巧的步驟，如看相算命，腦殼凸凹，手紋筆蹟，高矮肥瘦，頭髮黃黑（美國有一女子著書說：黃髮女子性積極，好動，勇為，要強；黑髮女子則是相反，引起好幾位應用心理學家，用實驗方法證明她完全胡說），都是迷信的，野

蠻的，偷懶的辦法，稍受過教育的人，很少相信這種捷徑的秘訣。但是一般人為子弟擇業，為青年選科，他們所用的方法又如何呢？為父母的以為自己的子弟，那還有比他們更知道清楚的？為師長的以為自己的學生，那還有比他們更適宜指導的？其實要知道一個人的才能性格，就是自己的子弟，或自己的學生，也是很難的。自然我所謂的知道，是精確科學的知道，不是一知半解，模模糊糊，大概差不多的知道。要比較圓滿的達到這個目的，我們非利用比較精確可靠的標準心理測驗不可。

例如一人普通智慧的高低，我們若不用心理學家所編造的標準測驗來測量，顯而易見的方法祇有幾種。第一，憑借身體上各部分的特點，如腦殼大小凸凹，身體高矮肥瘦，手紋五官之整齊端正等；但這些不勞而獲的方法顯然是迷信的。第二，根據一人的言語行為與舉止動靜以判定他的智慧。這是很自然的方法，但是我們怎樣進行呢？一夕之談，三面之交可以看出一人的智慧嗎？或者可以，但是不會準確，不會人人一致，一般人不了解智慧測驗的關鍵，就在於此。常人單憑印象隨便觀察，以判斷一人的智慧，心理測驗學家不相信他自己的個人印象，不願隨便觀察而下判斷，所以才有標準測驗的編造。心理測驗學家與

常人一樣的不知道什麼是智慧，但是他把常人所想到的可能方法，一一試來試去，找不到一個捷徑的秘訣。他發現父母并不能確實評判子弟的智慧，因為他們主觀情感作用太大，永遠不會吐出客觀的事實。他又證明終日相伴的師長也不足以評判學生的智慧，因為他們愛好厭惡成分太深，也是永遠不會露出客觀的事實。唯一的合理辦法是選擇幾十種我們以為是代表聰敏人的言行動作，去實地調查我們所以為真正聰敏的人是否都能表現。自然那幾十種事情經過事實的調查，找許多人試驗，有些自然要發現不足以代表聰敏人的。那麼那些事情就不能用，最後所保留的於是就重行編定成標準測驗，根據他，然後才可以拿去測驗任何人的智慧。

普通智慧心理測驗學家是這樣調查的，其他無論什麼特殊才能，如機械能力，音樂，數學等，也無不照樣辦理。近十年來心理測驗的技術進步頗速，所以一人心理狀態的全體都可以像智慧一樣的測量。我們可以測量一人的煩惱程度（參見「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一卷二期拙著「學生煩惱與心理衛生」），一人興趣的濃厚，一人欺騙行為的有無，一人性好動抑好靜，一人性剛強抑馴服，一人的堅持耐力如何，一人的態度變遷如何等。自然心理測驗學家

決不敢說這些測驗都是絕對準確的，因為天下就無絕對準確的東西，尤其是心理現象的測量。不過我們可以說，心理測驗，所得到的結果與不勞而獲，未經特意試驗過的技術所得出的結果相比，比較的是可靠罷了。

現在我祇能介紹一種自用測驗法，以為青年擇業時作心理反省的暗示。為人擇業之所以難，是因為一種事業的成功，除了能力而外，還有興趣的問題。我們必須先假設青年對於自己的能力都已有自知之明，能度德量力的去立志，然後我才可談一談興趣與事業成就的關係。

照實驗應用心理學家的研究結果，興趣與能力不一定有關係。但是青年擇業自然要擇那能力夠得上而有興趣的。選定一種職業可以勝任而無興趣固然不好，有興趣而不能勝任確實更糟。青年擇業的最大困難是對於所要擇的職業實地情形不知道，其次是不知道自己的長短。將來如果中小學中真能施行心理的科學職業指導，這二層困難都可以減少。但是目前青年祇能一面設法細心分析各種職業的必備條件，一面實行科學的心理反省。

心理學家告訴我們，為職業指導起見，人們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理論的，喜歡思索，研究學問，弄抽象的學理等，這些都是學者，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一類是

機械的，喜歡機械，死板，固定；性好實用，愛弄死的事物，這些是戶內辦公的人員，書記，機器管理員，工廠管理員等。一類是社交的，喜歡與人爲伍性好交際，旅行，管理人，這些是買辦，銀行家，政治家等。我們很少明白知道我們究竟是屬於那一類。但是有許多職業興趣測驗可以幫助青年自己作系統科學的心理反省。

下面是美國士丹福大學斯利 (Strong) 所編造的職業興趣測驗的一部。有興趣的請先看說明，然後照樣快快的填答。在沒有答完以前，千萬不要看後面的解釋，因爲你的反應與印象要愈快愈好，然後才可以代表你真正的心理狀態，指出你真正的需要。(以下興趣測驗部分節譯 S. M. Shellow, How to develop your Personality, Harpers 1932 第十八章。) 讀者特別注意：以下測驗部分并不完全，僅爲青年自修反省之用，不能把他隨意刪改以測驗他人。如有學校行政人員或教員需要此項測驗者，作者可代爲編譯寄上。

請你將下面每種職業仔細順序看一遍。請你暫且不必顧慮報酬，社會地位，上進的機會等。你祇須反省一下，你是否喜歡做那種職業的事？凡是你喜歡的職業，都把他們圍起來；凡是你不喜歡的都把他們打一×；凡是你不喜

歡也不討厭的，都把他們畫一直。

要快快的做，愈快愈好。所要的是你初次的印象。每一種職業都要圈答。有些你或者以爲無關緊要，不足輕重，其實他們對於你的態度的表白非常重要：

演劇員，廣告員，建築工程師，軍官，美術家，天文學家，體育教員，拍賣者；小說家，專門著作家，汽車販賣者，汽車駕駛競賽者，汽車修理者，航空飛行家，銀行儲蓄出納員；建築包工者，商貨購買者，木匠，滑稽畫家；銀行會計，公共會計師，化學家，土木工程師；公共行政機關僱員，牧師，大學教授，領事；牙醫，工程圖畫員，編輯員，電機工程師；聘僱經理，探險家，工廠經理，工廠工人；農，大商店巡迴監督員，栽培或售賣花卉者，國際新聞通訊員；省主席，飯店經理，內室美術家，翻譯員，發明家，銀樓掌櫃，裁判官，勞工裁判者；實驗室技師，風景園藝家，刑事律師，法人(公司)律師；圖書館主任，人壽保險徵售員，火車頭工程師，機器工廠技師；雜誌著述家；實業製造家，輪船工程師，機械工程師；礦務監督，音樂家，音樂教師，辦公室書記；公司經理，音樂隊長，醫藥師，照像印刷家；醫生，遊戲場管理，詩人，政治家；印刷家，私人書記，火車查票員，畜牧者；地

產經售者，普通新聞記者，體育新聞記者，零售販賣者；售賣經理，教員，科學研究者，彫刻家；商會書記，間諜，航行者，工廠工頭，社會服務員，古玩販賣者，統計家，股票經售者，解剖醫生，工具製造家，旅行販賣者，打字員；理辦喪葬事務者，修理鐘錶者，批發販賣者，青年會幹事。

要知道上面這個職業名單的意義你應當照下述各步驟去做。拿一枝筆一張紙，請你把你所喜歡的每一個職業想一想寫下一二條理由。是否因為他是戶外工作？有責任？科學的？冒險的？興奮的？給你機會與人接觸？給你機會盡量表現自己？你若不知如何描寫你自己的心境，請參考下面一個心理學家的興趣分類：

有條不紊，按部就班的工作，管理——指揮人，行政——方案設計，機關管理，創作發明，表現自己的機會——需要聽衆，著述表現自己，組織事物，手腕能力（善于用手）美感傾向，對人服務（適應困難），機械能力，（修理）教書，冒險，建設，指揮命令人，仔細愛精確，科學的邏輯的思想，興奮的，由于售賣可以嚮應人，戶外工作，競爭工作，解剖技巧，對付人，計算，受人指揮的工作，獨立的工作，有地位的工作，多用嚴格思想的工作，

語言文字的興趣。

現在你再看看你所不喜歡的，問問你自己：為什麼那個職業不打動你？為什麼你不喜歡他？——他太卑賤了，沒有什麼責任，責任太重，太拘束等。

現在請你留意，是否你有一致的傾向？例如：是否有所喜歡的職業，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你或者發現凡是你所喜歡的職業，都是可以與社會接觸的，你或者發現你不喜歡孤獨的工作，沒有指揮別人機會的工作。當你選擇或改變職業的時候，請你注意這些共同的特性。

心理學家告訴我們：有能力無興趣不能有成就，有興趣無能力更不能有成就。能力小的人大半是興趣寬泛雜亂而不專一，對於自己的估價每每太高，結果一事無成；反之能力高的人每每對於自己的估價太低，興趣很少而專一，所以容易有成就。興趣保持得愈久愈專一，成就的機會愈大，反之，成就愈小了。

照現在的中國社會制度看來，擇業似乎祇有社會的標準而無心理的標準。在歐美職務專業化，職業合理化，能力是最關重要的，若是所學非所長，自然在社會上站不住腳。現在中國社會上各種職務根本離專業化時期還遠，職業合理化時期也不知還要多少年。在這種過渡時期，嚴格



的職業指導與選擇似乎很困難，但是青年若知道一點自知的反省的技術，於將來個人成就以及國家人才培養方面都是

有益的。

廿四年一月五日于清華

## 都市與農村

陶希聖

——那一個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基點？

有幾句歷史傳來的話，成了社會的常識。這種常識被社會上許多人信任，以為這就是歷史的社會的實況。殊不知事情沒有這樣簡單。

即如中國從來「以農立國」，又如中國歷代政府都「重農」，這兩句話，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細看這兩句話，裏面的問題實在不少。我們就先就歷史上看看。

從戰國到東漢這六世紀裏，立國不全以農，政府也不一定就重農。不過重農思想却正是這時期發達起來的。——這時期裏，很有些以商立國的事實，及以商富國的學說。

即如晉悼公時魏絳的和戎政策，便是一種商業的政策。越王勾踐的富強，由於商品貨幣之「行如流水」。以大都市臨菑為都城的齊國，是以免除商工業者的兵役，免除出口稅，以致富強的。秦國獎勵畜牧及礦業，也並不一味重農。西漢中葉，儒者雖重農，政府官吏都是重商的。鹽鐵論

裏明白指出政府要打匈奴，便是為了通商有利。不過，商業的發達，影響到農村，使農民無力與商業的豪富競爭，漸陷入破產的境遇。國稅減收，社會不寧，所以法家以至於儒家大抵傾向於重農。由於重農的主義，他們宣布社會上只有農民是生產者；商人是坐享財富的，工業是以技巧誘惑人的；農民以外，工商業者甚至於游食的士人都是一些蠹賊。

魏晉到唐代，黃河流域的確是以農立國的。游動生活的西北種族進到破壞的農區以後，他們只有定住下來，驅使漢人替他們耕種。每一農戶所出的田租，戶調，和勞動力，是供給政府的財用和武備的唯一資源。農戶流亡一家，就是說政府的資源破壞一份。這時期，纔是典型的以農立國的時期。但是長江流域以南，情形便不大相同了。農戶被貴族們隱占大半去了，政府只靠商稅為來源。

宋代以後，在學術思想上，儒家取得支配的地位。但

是國却不全以農立。鹽稅關稅的收入，占政府收入的大部。而政府當前的最大問題是如何增加貨幣收入，如何防止貨幣出口。貨幣是國富的最重要的形式。兵制趨于雇兵，官僚趨於銀兩。與外國通商又需要大量的貨幣。爲了貨幣的外流，有時禁止商人下海，有時限制下海的商人攜帶金銀，有時在沿邊使用鐵錢，讓金銀銅幣不致出口。有時爲了貨幣的外流，不恤耗國力出於一戰。

儒家雖重農，並不十分輕商。孟子以下至漢儒的兩大經濟政策是「田野什一」及「關市幾而不征」。只有周禮對商業是限制的，但是西漢末及北宋中，兩次推行，兩次受一般儒家的攻擊。主張井田制度的道學家們，那一位不痛恨王安石的方田法？主張農爲邦本的道學家們，那一位不痛罵王安石的青苗法？主張寓兵于農的道學家們，那一位不知擊王安石的保甲保馬？王安石以後，再沒有一個儒家想實行周禮的制度了。

以上所說的歷史趨勢是爲什麼呢？歷史發達的趨勢，必定是鄉村倚賴都市。生產的技術越高，都市的重要性越大，農村對於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地位便越趨于次要了。並且，都市發達了，纔有改革農村的實力，纔談得到改革農村。但這並不是說現在中國的都市已經發達到有力改

造農村的程度，雖然農村倚賴都市的大勢已成。

現在中國多數的都市還只是商業的都市。在這種都市裏，主要的事業是農村出產物與外來的商品的交換。這種都市，在農業繁榮的時候，固然繁榮；但是他們的繁榮，並不一定使農村富庶。他們的繁榮並不促進生產的進步。最顯著的是外國商品深入內地之後，社會的生產是吃虧了，但是商業都市反大爲繁盛起來。不過，等到鄉村血乾髓竭，這種都市也就衰落下去了。

這種都市的衰落，當然影響到一般經濟以及財政。於是大家便感到農村凋敝的問題的嚴重。以農立國的常識話便一天一天有力了。而重農思想便再抬起頭來。這個決不是沒有理由的。

不過因此便以爲只要把農村繁榮起來，中國的問題便解決了，那便不大十分正確。第一要問：都市沒有發達，用什麼力量改造並繁榮農村？第二要問：在前述的狀況之下，農村復興起來，還是要衰落下去的；因爲，農村生產縱令發達，止不住外貨內流，也就受不住外貨壓迫；農村那裏能夠發達呢？

由歷史，由現狀，我們都看得出農村的衰落雖然可以影響社會的生存及國家的生命，但是問題的關鍵並不在農

村。

## 不復興農村中國也可以工業化嗎？

姚溥蓀

近來在獨立評論上，獲讀了吳景超先生的『我們沒有歧路，和賀嶽僧先生的『解決中國經濟問題應走的路』，

並不擁護誰的理論，而祇述自己的主張。

兩篇大文；兩位先生不約而同地主張，要挽救中國的危亡，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無疑的祇有將中國工業化起來，才有辦法；否則，任你說得如何天花亂墜，都是改良的，或是自趨於『貧窮』，『愚笨』，『短命』的。並且兩位

3. 在生產過程中，作者並不反對採用新的生產技術，以增加生產，改善人民生活；換言之，並不反對工業化，不過祇是認為在目前是不可能吧了。

先生相信中國工業化了之後，除衣，食，住，行，可以得到解決之外，農村教育，娛樂，交際，衛生，旅行等方面，也可以享受一點現在所沒有享到的快樂。當然，兩位先生的意見，非常正確，切合時代；非我們所可訾議。但作者不敏，始終對於這個問題有些懷疑——難道中國不復興

4. 作者的主張是屬於吳景超先生所謂第四種畏難退縮派的人；所以在這篇短文中，與作者主張無關的都不加論及。

農村，也可以工業化嗎？不過，作者在未敘述自己的意見以前，尚有幾點須得聲明者：

如果能夠瞭解上述各點，則請略述鄙見如下：  
(一) 中國在目前是不是有工業化的可能？我們要了解中國是不是有工業化的可能，我們就要懂得現代社會構造的重心，人們從事企業的原動力。人們從事企業的原動力是什麼？則不用說，誰都知道是在求得利潤。正如賀嶽僧先生所說；『我們要使生產圓滑地進行，要想使多數人自動地從事於某種生產，則務必使那種生產事業是有利可圖，務必使那種生產物在競爭市場中不立於

1. 作者雖是一個從事農村合作下層工作的人，但是並不是為飯碗問題而說話；也不是祇知道『賣糖的說糖甜』；却是很希望對於這個問題得個正確的概念。

事業是有利可圖，務必使那種生產物在競爭市場中不立於

必然失敗的地位……折耗成本的企業，是誰也不願意經營的。『機器生產力之大，出品之良，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所以他在市場上戰勝一切手工業的生產品，就成爲必然的結果；獲得相當的利潤，也就成爲自然的公例。於是有些人說，資本主義猶如傳染病一樣，他所侵入的地方，也立即資本主義化起來。但是中國與外洋通商在八十年以前：提倡『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亦不止三四十年之歷史；爲什麼中國到現在尙沒有資本主義化？尙沒有工業化？尙保留在十八世紀以前的手工業生產狀態？

當歐戰時，帝國主義者的列強疲於爭鬥，無暇東顧；一時中國輕工業部門中的紗布工業就如『雨後春筍』，大有『一日千重』進展之勢，當時誰不抱樂觀，謂中國的工商業有發展之可能。但會幾何時，歐戰一停，列強轉頭東向，就正如吳景超先生所說：『新興的工業，沒有不受老工業國的壓迫的』，都一家家由勝利變成虧蝕，或宣告破產了。所以中國被資本主義侵入八九十年還沒有資本主義化的原因，完全是因爲帝國主義者欲保留這塊沃土爲他的原料取給地，和貨物銷售場。我們不看，德意志之強，不是得利於李斯特的保護關稅政策的理論嗎！而中國於最早的南京條約中即喪失了關稅的自主權；鑄就了協定稅則的大

錯。因此，幼稚的中國工商業，失却了關稅的保護，敵不過技術熟練，工具精良的先進國家的進攻，而被犧牲了！

雖然，事在人爲，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亦係工商業落後的國家；經濟界亦受制於列強帝國主義；一日發奮自強，努力工業化的企圖卒成富國。但我們須知，當時日本政權統一，朝野一致，故有可爲。同樣，合衆國之強，不在獨立之先；德意志之勝，必在鐵血宰相的普奧聯邦成立之後。所以政權的統一，在一國工業化的企圖上實關重要。尤以在今日世界經濟恐慌之狂瀾中，列強都以實行統制經濟相號召，更非有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不可。然而環顧國內，則仍屬四分五裂，中央與省區各自爲政。試問在這種情況之下，和不能施行保護關稅政策條件之下，抱『有爲者亦若是』之決心，努力實現工業化的企圖，其有成功之可能否？

(二)復興農村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沒有相當的地位嗎？

人們之從事企業，既在求得利潤。但利潤之來，不是單在生產過程中即可產生，必須經過一次交換手續方能實現。換言之，有優良的生產工具，廉價的，技術熟練的勞動工人，能夠製造出價廉物美商品；若是沒有消費者的受主，則資本家的貨物仍爲貨物，利潤仍無法實現。西歐

差不多十年一度的週期經濟恐慌，銀行倒閉，工廠關門，無不是因為貨物堆積如山，無法銷售，以致資金週轉不靈而來。所以賀嶽僧先生說：『技術優良，則所需要的原料加多，所出產的貨物加速。需要增多，本土不能供給，貨物加速，國內不能消納；在此種情況之下，乃不得不以侵略的方式，向海外覓殖民地，達到攫取原料，發展市場的目的。』於是帝國主義者為避免恐慌，圖自身生存計，

在他的整個政策中，對於商場之獲得，殖民地的奪取，都非常之注意；軍備之擴充，戰爭之慘酷，也不惜全力以赴之。尤以在今日資本外國日漸縮小之時，世界上有隙可乘之處，早已變成了帝國主義鐵蹄馳騁之場。中國若欲企圖工業化，在國際間富無能力與人競爭，獲得市場；則產品之唯一之主顧當為國內之民衆。但中國為農業國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住居鄉村；農村沒落，經濟滯澀，其購買力當亦必隨之低落。試問工業之產品既失却農村最大之主顧尚有暢銷之可能否？加以農業國家之財政源泉，無不來自農村；一切稅捐皆直接或轉嫁於農民。故農村破產，財源短絀，政府安有能力致力於工業化！且執政者為維持政權，常不惜採取飲鴆止渴之財政政策；如本年七月間開始施行的海關新稅則，使國內唯一獨有之紗布工業更

受帝國主義先進國家之威迫，而莫可如何，即其明証。故欲圖國家財政之安定，使執政者有施行建國計劃之機會，使國家有早日實現工業化的機會，似尤非先復興農村不可。

(二) 中國農村衰落，是產業革命期中的當然現象，而不需救濟麼？

賀嶽僧先生在他的大文中說，中國經濟之所以衰落，是產業革命期中當然的現象；是受『優勝劣敗，適者生存』自然律支配的結果。換言之，這是一時的現象，工業化成功之後就會沒有的。不錯，機器工業生產力大，農業生產力小；機器工業的利潤率大，農業的利潤薄，為世人所不能否認的事實；於是投資於工業生產部門者多，而投資於商業者少，遂為必然的結果；農村經濟的窘澀，農村的沒落，亦成為必然的公例。在英國十八世紀產業革命時代，曾聽到有『羊吃人』之諺。良以當時毛組工業盛行，羊毛價值頗高；地主以土地荒蕪為牧場，較之種蠶五穀更為有利；尤以廢除穀物條例之後，農產物價格大落時為更甚；於是一班佃農均從肥沃的田畝中驅逐出來，農村頓成不景氣象。但是英國却終因此而使工商業發達更速，因為一方面穀物價格下落，人民生活費用可以減低；於是企業家

可以獲得較廉的勞動工人；減低商品的成本費用。而另一方面則農人之失業，不得不離鄉背井，集中都市，充當勞動後備軍；使企業家有獲得多量勞動之機會。然而中國在目前既無發展工商業，實現工業化企圖之可能；則農村之破產，農人之失業，亦自無充當勞動後備軍之機會；故其唯一之出路，厥為『匪』，『兵』兩途。中國近年來共匪之猖獗，附和者，盲從者之多，雖竭中央財政，軍事之全力，費三四年之時光，尙不能將其完全消滅者，未始不非由於農村破產之一原因。所以若將中國農村破產，也視同十八世紀英國的情形一樣，認為發展工商業之先兆，則誠恐未免太過於樂觀。

中國農村的沒落，既不足以激進工商業之發展；而消弭匪患，安定生活，澄平政治，又都爲一班人民迫切之要

求；故爲救民族於危亡，又似非有急急復興農村不可。

#### (四)尾聲

總之，我們極力反對開倒車，同時我們亦須顧慮到環境。依作者的淺見，中國終久是有走上工業化這條道路的；但在目前因缺乏強有力的統一中央政權，似有不可能。而復興農村則不獨可以提高農村的購買力，幫助工業化；且還可以消弭匪患，澄平政治；似爲治本之要圖。並且復興農村的工作在政府指導下可以做，在學術團體倡導下可以做，在研究機關領導下亦復可以做；無需乎統一的中央政權。其成效雖然很慢，祇要腳踏實地，努力做去，總不會完全無結果的。所以我們私心的主張，與其高唱中國工業化，盍若稍盡棉薄致力於鄉村建設。——但是，是否有當，作者材識譾陋，尙乞讀者諸君有以教之！

## 我們可走第三條路

鄭林莊

賀嶽僧先生在獨立評論第一三一期「解決中國經濟問題應走的路」裏面，曾提到目前中國經濟建設的兩條路。

他說：「關於怎麼挽救中國經濟衰落的危急，現在有兩派不同的主張。一派是主張復興農村；一派是主張開發工業

。……代表前一派主張者，可以以梁漱溟高踐四兩先生爲代表；代表後一種主張者，則以獨立評論上所發表的意見爲最多。」又據編輯後記裏說：賀先生這篇文章是響應吳景超先生的「我們沒有歧路」的。可見吳先生就是後一

派的代言人。因此，我就把吳先生的「我們沒有歧路」和「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材」「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以及吳先生對董時進先生的「中國農民何以這樣多」的答覆幾篇文字重讀一遍。

總括吳先生的意見，他認為：農業是使人「貧窮」的，「愚笨」的和「短命」的；工業使人「富有」的，「聰明」的和「長壽」的。故此復興農村的主張乃是一條歧路，惟有發展都市纔是正軌。所以他主張中國應該趕緊地工業化起來，早日脫離了「農業的畸形發展」。

對於吳先生的意見，我深為贊許。我也覺得，中國既然被捲進了世界潮流的漩渦裏去，就是我們不去自動地工業化，終久也會被動地受人給工業化了。那麼與其讓人家來工業化，不如自己現在就工業化起來，免受更大的損失。不過對於吳先生，我有一點，便是我們今日該立刻建起都市的工業一點，未能完全同意。我以為，在中國今日所處的局面下，我們不易立刻從一個相傳了幾千年的農業經濟階段跳入一嶄新的工業經濟的階段裏去。我們祇能從這個落伍的農業社會逐漸地步人，而不能一步地跨入，那個進步的工業社會裏去。在由農業社會進於工業社會的期間，應該有個過渡的時期來做引渡的工作。換言之，我認為

我們所企望的那個工業經濟，應該由現有的這個農業經濟蜕化出來，而不能另自產生。因此，我們現在所應急圖者，不是吳先生所主張的如何在農業之外另辦都市的工業，而是怎樣在農村裏面辦起工業來，以作都市工業發生的基礎。

我要持此異議的原因，是爲了顧及今日中國在經濟發展上所處的客觀環境。

都市的大規模工業是要具備了以下三個條件，纔可以得到長足的發展的：（一）一個能夠自主的國民經濟；（二）一片可做工業化必然產生的過剩生產的銷售之尾閘的土地；（三）一羣真實的科學家和具有科學意識的民衆。今日中國是不是能具備這三個條件呢？這無庸我們來指破，就可以知道的。且從後面先說起吧。在中國不用說沒有像恩斯坦那樣一位理論科學家，或艾迪生那樣一位實踐科學家，就是退而求其次流的能助國家工業化的科學家也沒有幾個。至於講到民衆的科學意識就更不必提了。其次，在這國際市場已爲先進工業國分割完盡，各國關稅壘壁森嚴的今日，一個後起的國家實無插足之地。最後，中國也絕對不是一個經濟可以自主的國家。我們是個受帝國主義的壓迫，經濟權在帝國主義掌握與支配的國家。「帝國主義」這個「

「魔鬼」固然不該怕，可是牠的魔力也着實高。日本和蘇聯因能免除了牠的纏擾，即使在比較的不利的情况下（指與先進工業國比較而言），也可以建起工業的制度；可是我們中國因被牠附了身，即雖高唱了七十餘年的工業政策，也不能產出一個工業的經濟出來。由此可見，中國今日實不易有建立一個都市工業的機會。不過正如吳先生所說的，我們却亦不能因此而「畏難退縮」，何況工業之優於農業已甚顯然。

然而，我們將如何去達到建立工業經濟的目的呢，據我看，我們應該在農業上想工業化的辦法，應該在農村裏建設工業的基礎。換句話說，因為受了客觀的限制，我們已不能在農業之外另建立大規模的都市工業，但我們却可以在農村裏面培植小規模的農村工業。

何以培植農村工業就可以呢？因為農村工業是分散的，是少許可以容易免除帝國主義的束縛的；是為達到自供自給的狀態的，而不是想向外奪取市場的；最後它不是需要根本的「改造」的，而是需要就現況「改良」的。

此外，在目前為中國預備一條經濟建設之路，還有一件事也是應該顧慮到的。如果我們不能顧及這些客觀的條件，而祇做些詩人哲士的夢的憧憬，那應萬般的建設祇有

失敗，而無成功。這是件什麼事呢；便是：中國國民經濟今日的危機。

我們經濟今日處境之危，無疑是目前一切改革方案發生的泉源；但可惜這些方案都是些百年大計，却少有是針對這危機的救亡圖存的方針。我們到了現在這山窮水盡指日淪亡的時日，救亡圖存的方針雖不一定比百年大計有在先性，但一定有時間的緊急性。在這個時候，我們固然不可忘記指出一條去路，但我們要工作的却是如何挽轉目前的狂瀾，不使它把我們將來的光明也給撲滅了。都市工業與農村工業相比：前者就是個百年大計，將來的目標；後者就是個救亡圖存的方針，目前應該努力的一份工作。

中國經濟危機的成因，我看是在失業和無業的問題上。吳先生雖無鮮顯的表明，似乎也有此種意見。中國現在總還是個農業國家。根據農業本身的季節性，和我國特有的人口密度的不均與農田面積的過小的形態來推測，即使沒有統計的証實，也可知農村中的失業和無業人口必定很多，恐怕比全世界的失業人口還要多。中國有了這許多的失業人口，何以失業並未顯然地成為嚴重的問題呢？這一層却不得不歸功於中國特有的「家族的共產制度」。在個人主義極強的國家裏，失業者祇好挨餓，沒人理睬；在中國



，失業者則可以回到家鄉，由大家庭來供養，故此失業總不成個嚴重的問題。但是失業雖不成問題，國民經濟的基礎却嚴重地受到牠的斷傷。中國國民的收入本來就小，再以蝕食家主之力者衆多，於是生活程度就要低落，於是國民購買力就要大減，於是經濟命脈就要不通，於是整個的經濟系統就要動搖。這本着一貫的線索追溯上去，可知挽救目前的經濟危機乃在失業與無業問題的解決——換言之，乃在爲無業者開闢工作的機會上。

都市工業雖也同樣可以增加工作，但現代的工業重在機械的利用，吸收人工究屬有限。而且即使都市工業能夠吸取一切的失業民衆，他們由於受了故土觀念和知命觀念的限制，是否肯背井離鄉到城市裏去求工作還是問題。經濟制度尙可以根本改造或重新創設，社會觀念却絕無憑空產生的可能，蘇聯即是個明例。還有都市工業的建設需

要大資本，大改造，也非中國一時所能辦到的。中國的危機已到燃眉燎原的地步了，試想遠水豈能救近火。

農村工業即不然。它是在每個農家裏，或鄉村工廠中，集家人或鄉民來共同進行的，是不需要大量的資本的，而且是注重在過剩勞力，利用的，故此與辦較易，設立也較快。如此，在農村裏面有了農業與工業相并進行，失業的問題就可以解決了，一個國家在改變制度間國民所發生的彷徨心理也可以免除了（這種心理是絕對有害的），最後，而且最重要的，都市的工業亦可由此而萌芽了。這不是個過渡時期的最簡捷的辦法嗎？

因此，總括我的意見，我認爲目前我們該努力的工作應當在如何將農村與工業介合在一處，而不是分離它們於對立的地位上；雖然吳先生所提的開發都市工業的這條路，乃是中國經濟建設應採的目標。

## 再論民治與獨裁

丁文江

去年十二月十八日我在大公報上所發表的「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那篇文章引起了許多人的批評。我所看見的有胡適之先生的「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獨立

評論一三三號），陶孟和先生的「民治與獨裁」（國聞週報第十二卷第一期）和「雙週閑談」（獨立評論一三三號），吳景超先生的「中國的政制問題」（獨立評論一三四號），

和陳訪先先生的「知識份子的兩極端」(大公報一月一日)。

胡適之與陶孟和先生所討論的大部分是民主與獨裁理論上的利弊。這個問題太複雜了。不是在兩千多字的社論上所能討論的。我那篇文章上只說明這個問題並沒有解決；第一許多不贊成獨裁的人都覺得真正的平民政治事實上不可能；第二民主憲政不是如胡適之先生講的那樣的幼稚——蘇俄與意大利都不是容易學的，但是沒有問題，英法美比蘇俄與意大利更要難學。我的結論是今日的中國，獨裁政治與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獨裁政治更大。我仔細讀胡陶兩先生的文章，並沒有舉任何理由來證明我這話的錯誤。他們只列舉民主政治在英美的成績，和民主政治理論上的好處。這並不能告訴我們這種英美式的政治如何可以實現於今日的中國。吳景超先生把民主與獨裁的選擇認為價值問題，換言之就是沒有絕對標準的。這句話我不能完全承認。不過至少可以證明民主政治的價值是沒有解決的。

蘇俄的共產黨理論上也是承認民主政治的。從馬克斯起到司他林止，都把勞動階級專政認為過渡的，是達到真正民主政治的一種手段。關於這一點，陶孟和先生的話很

可以互相發明。他說，「民主主義所以日陷殘缺，大部分要經濟的變動負責任……在經濟不平等狀況之下，一般無資財的人有何辦法？」因為如此所以共產黨要用勞動階級專政來使經濟平等。假如我相信共產主義可以實現於今日的中國，我一定加入共產黨了。可惜外患的壓迫，生產的落後決不容許我們來做共產的試驗。用吳景超先生所謂階級政治——少數人的議會政治，能使今日的中國走上經濟平等的路上去麼？

這許多話都是支節。我們當前的問題是不但政治沒有脫離革命的方式，我們的國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和空前的經濟恐慌。我們如何改革我們的政治，才始可以生存？

陶孟和先生自己說，意德諸國的獨裁政府「是一種危機時代的政府。歐洲大戰之後，各國百孔千瘡，社會，經濟，財政，產業，無不陷於不可收拾狀態之中。在一個政府硬闖，瞎撞差不多要束手待斃的時候，於是一個最能應用心理的人，因緣時會，便做了選克推多。我們應該注意，所有現在歐洲獨裁的國家，即發現危機的政府的國家，全都是民治經驗最短，民治的傳統最脆弱的國家」。這是歷史的教訓。我們民治經驗的短，民治傳統的弱，當前危機的大十倍於歐洲任何的國家。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應

該想想，那一種政治比較的容易實現，比較的可以使望使我們可以渡過空前的難關。陶先生說我是「實際主義者」，這是不錯的。請問當今之時，知識階級還不講實際，難道我們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嗎？何況實際主義者正不必如陶先生所想像，一定要「對於現狀視為當然的」呢？

國家的危機任何人都可以了解，不用我引伸的。我所要說的是我們實際的政治。胡適之先生說，「國家的生死關頭……是可以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今日提倡獨裁的危險，豈但是「教孫升木」而已，簡直是教三歲孩子放火」。胡適之先生忘記了今日中國政治的實際了。「孫」也罷，「三歲孩子」也罷，木已經升了，火已經放了，我們教不教是毫無關係的。我們的責任是使這種火少燒幾間有用的建築，多燒幾間腐朽的廟堂。尤其是如何利用這把火，使得要吞噬我們的毒蛇猛獸，一時不能近前！

胡適之先生說，「中國今日若真走上獨裁的政治，所得的決不會是新式的獨裁，而一定是那殘民以逞的舊式專制」。這話也錯了。中國今日的政治原來是「舊式專制」。胡適之先生難道忘記了他自己「論汪蔣通電所得的自由」那篇文章嗎？他所列舉的事實那一件不是可以證明「舊式專制」的存在？在這種狀況之下，單主張民主政治，反

對獨裁，能夠發生任何的影響嗎？若是國家沒有外患的逼迫，我們可以主張革命，可以主張——如吳景超先生所說的——用教育的方式和平的走上民主政治的路。現在這兩種方法都是不能實現的，都是緩不濟急的。唯一的希望是知識階級聯合起來，把變相的舊式專制改為比較的新式獨裁。

中國式的專制原來是不澈底的。所以我們飽嘗專制的痛苦，而不能得到獨裁的利益。九一八事變剛發生的時候，有一位反對國民黨的朋友對我說：「蔣介石一定和日本妥協，國民黨一定要賣國了！」我回答他道，「我希望你這話是真的，但是我恐怕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二十一年十一月胡適之先生寫了一封長信給宋子文先生主張及早和日本人交涉。我告訴他道，「我是贊成你的主張的，可是國民黨的首領就是贊成也不敢做，不能做的，因為他們的專政是假的」。這就是我們的「前車之鑑」。

我少年時曾在民主政治最發達的國家讀過書的。一年以前我又會跑到德意志蘇俄參觀過的。我離開蘇俄的時候，在火車裏我曾問我自己：「假如我能夠自由選擇，我還願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蘇俄的知識階級？」我毫不遲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問道：「我還是願意做巴

黎的白俄，或是蘇俄的地質技師？」我也毫不遲疑的答道：「蘇俄的地質技師！」在今日的中國，新式的獨裁如果能夠發生，也許我們還可以保存我們的獨立。要不然只好自殺或是做日本帝國的順民了。我寧可在獨裁政治之下做一個技師，不願意自殺。或是做日本的順民！

陳訪先生是贊成獨裁的。但是他責備我「自私」，「愛惜個人的名譽」，「不肯擁護領袖」。對於這一點我無從

## 編輯後記

編者

△我們讀了陳衡哲女士的「新中國女子的五年計畫」，大約都會與作者抱同樣的感慨。政府的命令，干涉到女子的頭髮，「真足以證明天下太平，無事可做了！」

△周先庚先生「興趣與職業」一文裏：告訴我們一個簡單的職業興趣測驗方法，對於各地的青年讀者，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陶姚鄭三先生的文章，可以合起來讀。陶先生問：「都市沒有發達，用什麼力量改造并繁榮農村？」姚先生問：「不復興農村，中國也可工業化嗎？」鄭先生站在中間，告訴「我們可走第三條路。」

答覆，因為這全是良心問題。我的態度是否由于「自私」，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自問居心無愧，不怕人家責備的。我所要告訴陳先生的是目前中國的領袖不怕沒有人「擁護」，而怕沒有人好意的批評。政治上地位稍為穩固一點的人，連一句不願意聽的話，都傳不到耳裏。這正是中國國民黨與蘇俄共產黨不同的地方。真正愛護國民黨的人，應該覺悟。

（一月二十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陶先生的文章，是在清華大學的教員休息室中寫的，他手邊沒有參考書，但文中歷舉史事，如數家珍，可見他對於此道，用力之深。陶先生現編食貨半月刊，是專攻中國社會史的刊物，已出到第四期。

△姚先生自己已在文中介紹過，他是一個從事農村合作下層工作的人。鄭先生曾執教于金陵女子大學經濟學系，現在中央農業實驗所農村工業系中工作。

△我們在上期已預告過了，本期出版之後，我們要告兩期的假。第一三八號在二月十七日繼續出版。（我們每年只出五十期。）

# 獨立評論合訂本

第一冊(第一至第二五號) 第二冊(第二六至五十五號)  
 第三冊(第五一至七五號) 第四冊(第七六至一百號)

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掛號照加)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學園」、「藤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新、聞、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朝鮮台灣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二元三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新加坡)每月二元九角(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二十四年

## 外交月報

要目

### 新年特大號——預告

本報定於明年一月號(第六卷第一期)出刊「新年特大號」，內容特別注重一九三五年各種國際問題。如：(一)海縮會議(二)沙爾問題(三)日本退盟(四)南洋委任統治。篇幅約增加一倍，凡關心國際問題者，當以先觀為快也！

價目

零售：每册大洋四角 國外八角  
 預定：半年六期全年十二期 國內貳元肆角 國外肆元柒角  
 社址：北平西城府右街外交月報社

## 社會經濟月報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第一卷 第二期

要目

白銀問題對策之檢討  
 金融恐慌與幣制之危機  
 最近二年各省之糧食貿易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月棉業之回顧  
 江西農村匪患視察記

社址：上海北京路二五五號  
 定價：每册三角  
 零售：每册三角  
 半年：一元六角  
 全年：三元

## 鄉村建設

第四卷 第二十五期

要目

鄉本青年的訓練問題  
 中國五個實驗縣的比較  
 寫給準備入鄉工作的同學  
 三種人生態度  
 鄉村學態說  
 丹麥之教育制度  
 鄉村建設的意義  
 荷蘭實驗縣寶鎮鄉農學校  
 研究「鄉村建設」的途徑  
 鄒平實驗學校小學部  
 調查戶口須知

梁漱溟、楊效春、梅思平、章乃器、姚慶三、蔣迪先、李述初、彭學沛  
 全三十期一元半  
 十年五期五角五分  
 零售每四期  
 發行所：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出版

# 商務印書館二十三年初版新書之概況

本館自二十一年八月復業，迄於二十二年年底，凡十有七月之中，共出初版新書約二千冊，其概況曾於二十三年一月公佈。近因生產設備漸復舊觀，而事務管理益趨於科學化，合上海新設三廠及北平香港二廠之生產能力，較二二年前增加一倍有半。故於二十三年一年之中，共出初版新書在二千八百冊以上，居本館歷年出版新書數量之首位。其概況仍分三方面述之：

## (一) 一般讀物

自二十三年一月一日起，每日出版新書較前更有增加多則二三種，少亦一種，從未間斷。一年之中，共出七百五十二種，八百三十四冊，分類統計於次：

【類別】	【種數】	【冊數】
總類	9	12
哲學	38	42
宗教	13	14
社會科學	232	55
語文學	20	21
自然科學	52	58
應用技術	125	132
美術	45	45
文學	110	113
史地	108	142
	752	834

## (二) 大部書籍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四部叢刊續編、各省通志及幼童文庫，均於本年開始出版；百納本二十四史續出第四期；小學生文庫第一集繼續出版。合計共出一千

本年初版一般讀物仍照二十三年原狀，每日至少出版一種，多則二三種不等。此外，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百納本二十四史、幼童文庫第一集及大學叢書等，本年仍當繼續出版；萬有文庫第二集亦開始出版；宛委別藏、四部叢刊續編第二期書等，俟部署停妥，即當分別發售預約。此一併預告。前希 公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二十四年一月一日

## 七百五十七冊，分列於次：

-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第一期書 五九種 四二六冊
-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第二期書 五四種 四五五冊
- 四部叢刊續編 第一期書 七四種 五〇〇冊
- 四部叢刊續編 第二期書 七四種 五〇〇冊
- 各省通志 第一期書 九六冊
- 各省通志 第二期書 三〇冊
- 小學生文庫第一集 第一期書 一五〇冊
- 小學生文庫第一集 第二期書 一五〇冊
- 幼童文庫第一集 第一期書 五〇〇冊
- 幼童文庫第一集 第二期書 五〇〇冊

## (三) 教科書

依照新課程標準編輯之小學及初中用復興教科書，多已於二十二年內出齊。本年續出小學春季始業用書及高中用書，加以師範、職業各書之續出者，計凡二百十冊，分列於次：

- 小學用書 一一〇冊
- 中學用書 三四冊
- 師範及職業學校用書 二六冊
- 大學叢書 四〇冊

## 創製中小自然科學設備用品概況

二十三年四月、七月，教育部陸續頒行中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設備標準，本館首先遵照創製中小學自然科學設備用品全套，計小學應用者七類十二組，初中應用者十三類二十六組，高中應用者十二類二十四組。除小學用品已準備齊全，隨時訂購隨時交貨外，中學用品亦自本年一月起，開始交貨。

如此外交！

公醫與醫學教育

歐游隨筆（八）出蘇俄境

第三條路走得通嗎？

讀經與新文化運動

編輯後記

徵塵

陳志潛

蔣廷黻

張培剛

李子魁

編者

# 獨立評論

第一三三號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

##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br>樂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br>育中書社 晨光書社<br>增華書社 平和書店<br>知行書社 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br>福華書社 華盛書社 華<br>益書社 侯記書社 米市<br>大街—文心書樂社 廠甸<br>—現代書局 星雲堂 沙<br>雞—北大—院 景山書社<br>海運倉—朝野書店 朝大<br>消夏社 | 天津 | 清華消費社成府號進分社<br>天津書局(代定) 南洋書局<br>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br>聚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br>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定<br>處) 生活書店 亞東圖<br>書館 光華書局 新中國<br>書店 | 上海 |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br>花牌樓書店(代定) 鍾山<br>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br>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br>鎮江 廣江書店<br>徐州 廣州書店(代定)<br>徐州廣告社<br>南通 三友書店<br>常州 振華書局<br>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br>大眾書局 生活書店 | 南京 | 武昌 | 新生圖書公司<br>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br>興源和處 新光書局<br>南昌 南昌書店 拔提書店<br>廣州 現代書局(代定) 國書消<br>費社 | 汕頭 | 大東書局<br>興寧書店 新民書店<br>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 | 梅縣 | 海商書局 | 梧州 | 文淵書局 | 桂林 | 永昌公司 | 濟南 | 東方書社(代定) 震東書局<br>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 青島 | 中華書局 | 威海 | 世界書局 | 安慶 | 世界書局 | 蕪湖 | 世界書局 | 蘇州 | 匯豐書局 | 無錫 | 小書報社(代定) 中華書局<br>小書報社(代定)<br>華新報社(代定)<br>四方書報社 統一派報所<br>公興派報社 世界派報社 | 開封 | 華新報社 | 鄭州 | 張錫吾派報社<br>西安派報社<br>甘肅派報社<br>西安派報社<br>大公報分館<br>開明書店 | 保定 | 文友書局 | 蘭州 | 現代文化社 開明書店 | 成都 | 文友書局 | 萬縣 | 新川書局 | 重慶 | 新友書店<br>東方書店<br>新友書店<br>文化書店 | 雲南 | 新友書店 | 貴陽 | 新友書店 | 杭州 | 萬有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br>開明書店 | 福州 | 金城圖書公司 | 廈門 | 金城圖書公司 | 長沙 | 衡州派報社 | 衡州 | 衡州派報社 |
|----|---|----|---|----|--|----|----|--|----|---------------------------------|----|------|----|------|----|------|----|----------------------------|----|------|----|------|----|------|----|------|----|------|----|---|----|------|----|--|----|------|----|------------|----|------|----|------|----|------------------------------|----|------|----|------|----|---------------------|----|--------|----|--------|----|-------|----|-------|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  
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  
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  
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 如此外交！

微塵

最近我們駐外的使節，紛紛請假回國；駐比公使在比京所開的笑話；遍載各報；我國在運動連任國聯理事會會員失敗的前幾天，我們的代表尙打電報到南京，異常樂觀。我們的外交，誠如傅孟真先生所言，長期在「睡覺」的狀態之中。此項消息使我回想到幾年前個人一點點的經驗，和由它所得的一些感想，情不自禁，把它們寫了出來。我的經驗是在國難嚴重期中，在駐美使館得到的，故本文將限於那一方面。

不健忘的國人一定記得，在九一八國難爆發的時候，我國在重要的國家裏，除英國的施肇基公使外，完全沒有正式的使節。那時駐在各國的，都是些「代辦駐……使事」。這種情形，很明顯的有兩種弊病：第一，「代辦」都是些職位較低的人員，既不能積極負責，也不敢積極負責，他們的職務只是應付公使新舊交替期間的例行事務；第二，「代辦」一方面爲當地政府所看不起，一方面也使當地政府感覺到派使節的國家輕視兩國間的邦交。外交既有一部份是屬於感情的，這層當然有很值得注意的惡影響，

宋子文氏到美後所受的熱烈歡迎便是明証。加之，我國的外交部對於這些「代辦」也并不重視。在二三等國家做過「代辦」的人，回到部裏，往往只當科員或副科長；在一等國家裏做過「代辦」的調部之後，也不過是秘書或參事。有這種情形，無怪外國政府當局看不起「代辦」，更無怪「代辦」也看不起自己，遇事搪塞，希圖混過而已。

在瀋陽事變發生的時候，國人一方面固然把視綫轉移到了日內瓦去，一方面則留心華盛頓的政策。然而在美國國慶舉足輕重之時，我國駐美的代表却是一位七十六歲，五十多年未曾回過祖國的「代辦」！我們或許會想像，聽到九一八的惡消息之後，這位年臻耄耋的「代辦」一定急得手足無措，其實他却坦然無事，不明白當地的中國學生爲什麼那樣的驚惶，想在使館裏找一本地圖來看看也找不到。

幸而政府不久便發表了老成持重的顏惠慶氏使美，我們那時在美國的，聽到這項消息，真如苦旱後的甘霖，以爲從此日本人在美國再不能信口雌黃了。果然顏氏到美之



後，一連發表了許多演說及談話，真能把日本人的謬論駁倒，給予美國人以正確的觀念。

不幸顏氏到任不久，又被調到日內瓦去代表中國出席國聯。顏氏在那方面的功績是我們所不能否認的，但是不幸的駐美使館却又陷入「代辦」的狀態之中。那時的「代辦」是一位頗富經驗的人，然而他當時却有兩個很重要的缺點：第一，他當時正患着很嚴重的病症，簡直不能視事，第二，他對於中美的外交也很缺乏明確的認識，他的身體又不容許他努力去研究。同時他對於下屬又非常嚴峻，下屬都有怨聲，乘着這個機會便與他為難作梗，完全不肯合作。

這位「代辦」的病到了危急的時期，遂又不得不請病假，駐美使事遂由一等秘書某人做「代辦」的「代辦」。同時，顏惠慶氏又被任為駐俄大使，把先前他帶到美國的人一齊調到俄國去，駐美使館益形空虛，只賸下了那位「代辦」的「代辦」的一等秘書，一位只會辦例行中文公事的助理，一位只會辦收發的學習員，和一位在使館裏做了十五年打字生的美國老太婆而已。幸而不久政府發表了一位做過外交次長的做「顧問」，然而他雖是老於此道的人，無奈他對於中國事情的了解，完全靠英文的書籍供給，

并且他只是「顧問」，不是負責的官員，除了請客以外，從來不到使館裏來。那時使館裏每星期平均收到六十多封函件，其中一大部份固然都是帶投機性的（如來信想買軍用器具給中國的，或因失業想來中國打仗，開飛機，當刺探，作宣傳，製炸彈，造兵艦，等等不一而足），或是詢問中國情形的，但也有一部份很關重要，如同請人去演講，同日本人辯論等等。這堆積如山的信件，忙死了那個管收發的學習員，但是仍然沒有人去答覆，更沒有人去演講辯論。加之，外交部的情報司，因為中國在美沒有通訊社，日日都打來長篇的宣傳材料。這些電報，一來因為事關機密，一來因為省報費，都是用密碼打的，收到後都要費許多時間翻成原文，是中文的還要譯成英文，才能發表出去。上述兩項都是非常公事，還有那些很重要的事務，如對於美國政府的聯絡交往，和對於各領事館的指揮督責，都在在需要處理。那位「代辦」的「代辦」因此着了大急，連忙找了兩位留美學生去幫忙。我們看那時的駐美使館裏，除了那位「代辦」的「代辦」外，完全沒有政府正式的官吏！然而國難嚴重期的外交，淞滬之戰到熱河失陷的中美外交，就是這樣馬馬虎虎辦的！如果我們覺得美國那時所宣佈的「史汀生不承認原則」，還算是外交上「

些收穫，我敢肯定地說，那是美國政府自動的幫我們忙，我們的駐美使節，沒有一點點的功勞可領！

上文提到外交部情報司的宣傳電報，它們的內容也不妨講講。從南京打到華盛頓的電報，照官家的價目，是美金四角四分錢一個字。以中文的來說，用密碼來打，每個字（即十個英文字母，因密碼都是用英文字母的）等於中文兩個半字（每四個字母一個字）。以這樣高的代價打出的宣傳電報講些什麼呢？二十三年元旦日本人攻取榆關，一部份日本兵士想用梯子爬上城去，被守城的兵士打了下來。這件事守城的將領會有長約二百字的電報報告他的長官，長官照抄轉給外交部，外交部照抄轉給各使館。一月六日（事件發生六日之後），駐美使館才收到此項電報，由密碼翻出以後，譯成英文，油印出來分送美外交部，各通訊社，各報館，各領事館（仍用中文，駐美使館所管轄的領事館包含在遠東的菲利濱，駐英使館則包含在北美的加拿大各領館！）。單就此事來講，外交部傳達這項明日黃花的消息，以五元華幣折合成一金元計算，費了一百七十五元華幣，而十二月三十一日（美國時間比中國慢，故後一日的消息，在美前一日已知道）美國各報都已登了出來！駐美使館所發出的消息當然沒有重登的機會。如果我

們加上外交部打到其它各重要國家的電報費，全數當在七八百元左右；花這筆款來報告這種明日黃花的消息，簡直等於擲入海中！

當日本兵進侵熱河的時候，湯玉麟也常常打電報到外交部去，這些電報外交部情報司也照例加上些「電開」，「等因」，等等的字樣，過了六七日轉到各使館去。看了這些電報真是令人痛心疾首！「十九日日機三架飛來承德，繞天一週，向東飛去」；「二十日日機在……擲彈三枚，其一未爆，其二落城東廂，炸斃小販一名，馬九匹，牛六頭，毀屋三間，其三……」；「二十一日日軍乘我空虛，來襲我東翼，幸將士用命，……團長奮勇當先，……團長急調後援，沉着應戰，斃敵無算！俘虜三人，獲礮一尊，步槍十枝；但卒因寡不敵衆，我軍放棄……退守……堅築壁壘，防敵再犯……」。這些便是費幾百元打出去的宣傳電報內容的一瞥！

忽而一日外交部打到美國使館一封長約一千餘字的英文電報，費了二十餘點鐘由密碼譯出以後，原來是一篇反駁英國泰晤士報社評的洋洋大文。美國要五天才看得到英國的報紙，英國的報紙又不是代表美國輿論的機關，普通美國人也絕不看英國的報紙，花幾千元打這個電報做什麼

？

日本無論公私團體或個人，凡發表關於中日問題的議論，都受有本國政府的訓令，因此異口同聲，講一律的話，效果自然很大。我國的外交當局，除很瑣碎的事，絕沒有什麼政策上的訓令。在這種情形之下，稍爲大膽些，肯負責任的，地位較高的使節，固然能夠說話，懦弱的，怕負責任的「代辦」的「代辦」則只有守口如瓶，默不敢言。因此美國的團體請中日的代表去演說，日本人則敢去，中國人則不敢；即使偶然敢去，也只能把美國報紙上所登的中國國聯代表演辭，重讀一遍，能不能針對日本人的演說，能不能迎合美國聽衆的心理，則完全不能顧到。因此中日外交最重時期的宣傳工作，稍差強人意的，還是些毫無忌憚的留學生。不過日本人因爲宣傳，特地在哥倫比亞大學捐了一個日本史的講座，派了一位帶些學者氣味的人去作實地宣傳的工作，四處出去演講。可憐和他抵抗的只是

些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兩者對於聽衆所產生的印象，自然洞若觀火。日本的紐約總商會會請了許多美國人和日本人四處出去宣傳，發出通知，說凡有人願意請人演講，他們都可供給，無論遠近，不取分文。凡到過美國的大約都知道美國人最喜歡請人演講，日本人這種組織當然有它的效果。而我們中國人，既沒有錢拿出來去貼補旅行費用，道遠的則一概謝絕，公使館的演講也非例外。雖然我們知道這些請演講的地方大半都是一班老太婆，閒着沒有事開會玩玩消遣，或是扶輪會等等一類的組織，但也有它的用處，至少不應該把我們的「不抵抗主義」移植到美國人的心理之中。

以上種種，都是作者個人目視的事實，拉雜寫了出來，描寫國難嚴重期中的中美外交的一頁，想爲「獨立」的讀者所樂聞。

二十四，一，十七。

## 公醫與醫學教育

陳志潛

去年傅孟真先生在獨立評論(第一一五號)發表兩篇文章，提倡科學醫學，不遺餘力。智識界領袖對於應用科學

以改良生活，有如此深切的認識，是一件最可慶幸的事。據我想：傅先生所推崇的醫學是世界各國專門學者幾

百年努力的結晶品，絕對不是今日中國社會上所流行的「西醫」。科學醫由傳教士輸入中國，歷史已逾百年。政府開辦醫學校，傳授科學醫學，亦已三十餘年。而至今日，國內所謂科學醫的代表，不外下列四大類：

一、教會醫院的醫事人員——基督教無論新舊，皆有醫事。對於治療疾病減除痛苦為傳教途徑一項，尤為注意。今日無拘通都大邑，窮鄉僻壤，皆可發見各教會的醫藥機關。其主持人員大多受過相當訓練，一切設施亦比較適合科學原則，於是與大多數民衆接近的科學醫事人員，到今日可以說還是這一般受過醫學訓練的傳教士。這般人素來不受政府的管理，而大多都是中華醫學會的會員，無形中受了一些限制。因為有這些限制，他們大致不愧為真正科學醫術的代表。

二、各醫學校的教員——無論就那種職業說，三十年來留學生的一條出路，就是當教員。目下國內醫學校不下十所，皆在各國留學生手中。這些醫學教授們所受的基礎訓練大多還過得去，但以實地經驗缺乏，只能宣傳科學醫，而不能傳授科學醫學。同時許多在外國不能當助教的人們，回國後都當了教授。當教授即是做老爺。做老爺就該使奴喚婢，閉門享福。久而久之，他們的思想落後，技術落

後，進取精神亦隨之而消失。於是各省內絕對應該代表科學醫的人物往往腐化至於不堪言狀，比諸傳教士的精神與行為，反為落後。

三、大都市營業的醫師——因為金錢集中於都市，一般營業的醫師當然也集中於都市。都市醫界的份子極為龐雜。其行醫的方法亦無奇不有。除掉極少數的領袖外，十之八九都靠純粹營業方術，以取奪金錢。打一針鹽水索洋十元，通一分鐘電流取費五元者，比比皆是。診斷治療無不以適合病人心理為前提。懾恐天下人不病，惟恐天下病者不愈。堂堂皇皇的科學醫學在一般人手上，就成了欺騙民衆的手段。加以衛生當局因種種關係不便管理，或不敢管理，使新聞報紙上常有全篇只登「韓奇逢」三個字，半頁都是「袁掃梅」，不受任何方面的干涉與限制。民間輿論因此無形中失掉了判斷是非的力量。於是科學醫在今日都市裏一般營業醫師手上，可說是掃地無遺。

四、內地縣鎮上醫院的主持人——中國三萬萬以上民衆住在鄉村裏。鄉村的經濟中心是成千成百的縣城與市鎮。我們在任何縣城或市鎮裏，常看見的商業招牌就是某某醫院。這種「醫院」主持人十有八九都是普通醫學校的畢業生，與退伍的醫兵或軍醫官。他們的訓練當然極不合適

。醫院裏的設備當然簡陋不堪，且往往是從軍隊裏私運出來的。他們行醫的方法除打鹽水針賣成葯外，還時常代銷白麵與金丹紅丸。一般鄉間無知老農求救於此種醫生，等於自送上門請敲竹槓，其結果的悲哀可想而知。因此一般民衆每提到「西醫」就頭疼，就想起過去如何如何上當，這就是真正中國民衆裏的「西醫」！

以上四類醫學代表中，除極少數中國人在外國機關復務者外，可說是都靠中國民衆的血汗而生活。因此可以斷言，凡屬中國民衆血汗所養活的「西醫」生，大半是真正「科學醫」的仇敵。一般所謂的「西醫」真是如此！這樣的「西醫」，實在沒有提倡的價值，更沒有受傅孟真先生推崇的可能。

科學醫學在歐西各國，一百年來，減少死亡的人數，延長人民的壽命，增進民衆的健康，成績昭著。然而來到中國就腐化墮落，無所不至，其故安在？

據我想，最大的原因有二：（一）醫學實施的方式不合中國經濟社會的情形。（二）醫學教育不良。可分別討論如次：

（1）醫學實施方式問題——歐美各國以及維新後的本國，都以工業立國。工業社會最大的特徵就是金融流通，

普通人的生活費只有一部份是用在衣食住上。在醫藥方面，可有比較多量金錢的消耗。醫師靠私人經營者，只須有少數民衆的照顧，就能夠維持正當的生活。加以社會事業發達，交通便利，教育普及。任何營業，皆比較便利，輿論裁制亦比較有力。而在中國則不然。第一中國是個農業國家，金融非常滯澀。第二國內的交通，人民的教育進步極為遲緩。第三國內存有幾千年舊醫的信仰，對於新的設施，不易容納。一般人對於科學醫，信仰既不一致，又不堅強，日常用費又十分八九以上皆用於衣食，對於醫葯的消耗，能減則減，只求價廉，不計優劣。此種情形下，私人經營醫業，求其不流於欺騙一途，實不可能。都市醫生以銷成葯為慣技，縣鎮醫生以賣白麵為出路，皆當然之理。甚至教會醫學事業，近年因經濟恐慌，亦已有放棄科學標準採取私人營業方法的傾向！

科學醫私人營業方式，在中國絕對是一條死路。在中國推行科學醫學唯一無二有希望的方式，就是公醫。國家對於人民有保護生命財產的責任，為何沒有保護健康的責任？政府可以辦學校，辦警察，修鐵路，為何不能辦保健事業？事實上，國內民衆平均每人每年醫葯用費不過大洋三角。就四十萬人的縣份而言，每人每年納稅二角（為會

日用費三分之一），每年可得八萬元，可以有計劃的有組織的舉辦真正近代保健科學的設施，與僱用受過充分訓練的科學人才。保持近代科學醫的標準一層，當然不成問題。定縣保健制度本於此意，試驗時間雖短，而成效果已顯著，若用私人營業辦法來代替，絕對是不可能的。

幾十年來，不問國家的社會經濟狀況，盲從歐美行醫的方式，其結果已如上述。從今日起，若能猛省前非，在所謂的「西醫」生只有六七千人的時候，就改革醫學行施的方式。五十年後，也許傅孟真先生所推崇的科學醫在中國有實現的可能。否則傅先生的希望，終久是一種泡影。

(2) 醫學教育問題——今日醫學代表人物是近幾十年醫學校產生的結果。科學醫不昌明，當然與醫學學校情形有密切關係。就國內經濟情形論，今日醫學校的數目不能說不多，每年動用的款項亦不能算少。但大多數的畢業生都不能代表近代的科學醫學。最大的原因，就是(一)醫學教育無固定的目標。(二)醫學校的課程大多不合民衆的需要。(三)醫學教育不顧及畢業生的正當出路。

中國社會問題需要應用科學智識以謀解決。醫學是科學智識的一部。我們放棄舊醫，採取科學醫，其目的在解決社會上一部份的問題。例如裁制人口以調濟生活問題，

防止傳染病以減少物力消耗問題，普及醫藥以解除痛苦增加財力問題，在中國民族復興與前提上，皆有重大的意義，皆有借用科學醫學的必要。解決這些問題，就應該是最近五十年內一般醫學教育的共同目標。達到這一段目標過後，民衆對於科學有了信仰，然後才說得上進一步為世界學術最高的貢獻。今日的醫學教育完全不顧及此，既說不上為世界學術求貢獻，又不顧人民需要以求生活的改進。一切教育方針內容，皆純粹聽其自然。以為歐美日本醫學教育的目標，就是中國醫學教育的目標，這真是錯誤極了！

因為缺乏固定的目標，課程與教法也就難於有所根據。醫學院院長若是美國留學生，就充分採用美國醫學校的課程標準。醫學院院長若是德國留學生，就整個採納德國醫學校的課程標準。結果畢業生對於答覆美國德國社會問題的方法，比對於本國的知道得還多些。例如中國婦嬰衛生問題，有一大部份是在節制生育，而今日國內醫學的學生在畢業前，沒有一個對於節制生育的方法，有比較透澈的了解。中國最流行的傳染病是痧眼天花痢疾傷寒霍亂等。而我親自見過四年級醫學生不知道如何診斷痧眼，接種牛痘，更沒有改良環境衛生狀況的醫學智識。醫學教育

這樣辦法，產生的人才如何能使民衆信仰！如何能使民衆進一步幫助科學醫學的發展！這種缺乏目標的醫學教育課程，實有從速糾正的必要。否則科學醫學教育的價值在中國將愈趨愈下。

辦學校是留學生生活的出路，前面業已提過。學生的出路是甚麼？則似乎無人過問。今日政府一方面辦醫學教育，一方面推進醫學設施。理論上，國家醫學校的畢業生應該就是推進醫學設施的先鋒。而事實上兩者並無多大關係。醫事行政最高機關所用的人員大多不是國家醫學校所產生的人才。同時明知國家醫學校的課程不合適用，却也無人想點具體的補救方法，真是非常矛盾滑稽，達於極點！目下許多國立或省立醫學校的畢業生生活沒有辦法，只好混入軍隊，或流落城鄉，做近代科學醫學的障礙。傅孟真先生若是看見這般國家教育機關所培植的人才的行爲，他一定要在他的文章裏特別聲明，科學醫絕對不是國內流行的「西醫」！

所以今日醫學教育「權威」與醫事行政的長官，應當快快醒覺，把舊的那一套暫時放開，先研究醫學教育在最近五十年內是要幹什麼，再試驗中國醫學校訓練內容應該怎樣，最近必須確定國家推進科學醫學的辦法。要這樣，在

今日國家民力凋疲情形下，才有繼續動用國幣，辦理醫學教育的理由。否則我主張關閉幾個醫學校，實在於國無損。

爲改正過去的錯誤，與開闢將來的新路，吾人只得：

一、認定科學醫學在中國只有公辦，才能走得通。  
二、在公醫方式下，醫生與教師工程師處同等地位，必須能夠答覆社會的需要。

三、採取科學醫學研究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方法，以作訓練人才的根據，而不可整個抄襲東西洋醫學校的課程。

四、全國醫士人員訓練必須有統一的標準。

最後一點，似有申述的必要。今日國內醫學校不惟課程未能劃一，即教授功課的媒介物，至今猶各行其所好。中國人講學，用中國話，本來不成問題。但實際上，國立的廣東中山與上海同濟，大部份用德語。國立的上海醫學院用英語。湖南省政府資助的長沙醫學校也用英語。其他各校亦往往以說日語或德語爲榮。結果各校畢業生因學習時所用語言的不同，隨着各校教授所用語言的不同，而分門別派。到今日，中華醫學會開會時，還聽見許多政府醫學校的中國教授用外國語表示意見，其影響惡劣，實在不堪設想。故第一應當統一的，就是各醫學校講學的言語。

全國必須一致用中國語。

經費方面，國立醫學院如上海醫學院每年經費在五十萬左右，教授的薪金每人由三百元至六七百元，不合教育部法定的標準。同時各省醫學院每年經費不過十萬，教授薪金亦高低不一，少者少到百五六十元。假如這些學校都是私人辦的，各有各的辦法，固無不可。假如國家沒有充足的經費與人才來辦理醫學校，就應當關掉幾個好了。事實上既不如此，我們就當趕快劃定經費與薪金的標準。否則同一政府下所辦的醫學校，經費多寡懸殊，薪金高低太差，彼此歧視，彼此嫉妬，只有繼續造成科學醫學在中國分黨派的醜態。教育部在最近的將來，似乎有劃一各醫學校的經費與各醫校教授薪俸的必要。

以上兩種有了初步的辦法，醫學教育同人們放棄商業思想，在共同實現公醫解決社會問題目標下，才有合作的可能。然後才談得上課程的劃一。劃一課程，需要實驗。實驗需特殊技能的人才以認識問題與解決問題，需要固定的經費使不受政潮變動的牽制。最好各庚款機關能負起經濟上的責任，為科學醫學教育研究出一套適合中國社會民情的教學方法出來。事實上若有極大的困難，我們可請求外人慈善機關，如羅氏基金會所辦的北平協和醫學院代辦

。北平協和醫學院成立的目標在改進中國醫學教育，與增進中國民衆的健康。創辦該校的諸君，久已將此點註明於該校基金遺囑上。吾人以政府地位，向該校請求參加中國公醫運動，以該校經費之一小部份，整理一個省立醫學校，以實驗各種醫學教育方法。加以中央政府之輔導，常時對其他醫學校交換意見，提出建議。二十年後，全國醫學校可有劃一的希望。畢業生既無英美德日之分，彼此可以合作。語言既劃一，交換思想亦無困難。那時政府解決社會醫藥問題之唯一辦法——公醫——可以推行，協和對於中國的貢獻亦較今日為大。

除此以外，關於醫學師資問題。吾人亦可借用北平協和醫學院。該校經費充裕，設備美滿，可作為一般醫校師資訓練中心場所。聞羅氏基金會最初亦有此意，惜該校現況與此旨不合。但希其最近期內改變方針，適合中國醫校師資的訓練與國家特殊保健問題的研究，則每年二三百萬的經費，可以真正達到羅氏建立該校的初意。中國政府在國窮民困下，提倡科學醫學，改良醫學教育，也可得到外人的真正幫助。

中國今日國家社會的問題千端萬緒，不知從何做起。在醫學範圍內，也有同樣的情形。科學醫界同人應該認定



社會的需要，與工作的途徑，趕快放棄黨派的觀念，表現服務的精神。先將公醫的目標擬定，再借用國內所有的力量，無論中西，予以充分利用。醫學教育因此得以改良。

## 歐游隨筆

蔣廷黻

### (八)出蘇俄境

十一月十號夜間，搭國際通車赴瓦薩。原來我在莫斯科沒有一個熟人；十星期內，不知不覺的，交結了許多的好朋友。在站上與他們握別的時候，我的感覺如同在前門車站與多年的老朋友告別一樣。

車上同房間的是位俄國青年工程師，到美國去練習製造汽車的。他說的滿口美國話。我說一句，他總以「O. K.」應之。沒有事作，於是讀戈公振先生送我的一部新小說。著者邵羅哥夫 (Sholokhov) 是俄國當代青年作家之一。這書描寫近幾年的鄉村革命，把分耕改作集耕。說牠是宣傳品也可以，因為著者當然是個十二分忠實而且熱心的黨員。他相信共產主義是人類的天經地義，無辯論的可能，亦無辯論的必要。惟其如此，他倒不故意的作宣傳。他只看見鄉村的地主，愈小反愈愛私產。一頭牛，幾隻雞

三十年後，吾敢斷言科學醫學在中國民衆生活上能有顯明的貢獻。傅孟真先生那時再發議論，比較更爲有力。

簡直就是他們的性命。到這些鄉民之中，少數黨員奉命去執行集耕。他們不但要打倒農民的私產觀念；此外還有農民的迷信。因為共產黨不許祈雨，幾乎鬧出群衆的暴動。這可算得一種不能抵抗的力量遇着了一種不能移動的障礙物。

十一日正午我們入波蘭境。過境的時候，旅客們忽然感覺歐洲國際空氣的緊張。蘇波雙方均在邊境上佈有鉄絲網；雙方均設有望遠臺；雙方均駐兵。「現在的國家都是武裝的營盤」。我到此地然後知道這句話一點兒不差。

一般旅客們出了蘇俄境如同出了監牢一樣。「現在我們又回到文化之境了。」「現在我們能自由的呼吸了。」「我告訴你，在第一站裏有個好飯廳。車子在那裏要等一兩個鐘頭。我們去飽吃一頓如何？」這是我在波蘭境內最初五分鐘所聽見的話。英美人，波蘭人，日本人，連同兩個

從日本來的印度人都這麼說。我簡直莫明其妙。在蘇俄境內他們都說很好，蘇俄前途無限。怎樣出了境就這樣的痛罵呢？在波蘭境內第一站檢查了行李以後，這羣人都擠進那個「好飯廳」。「伙計，你有啤酒嗎？我盼望你的不是蘇維埃啤酒？」「這三個禮拜夠受了。我是再也不來了。」

「三個禮拜！我連五天就夠了。」這是我在飯廳裏所聽見的議論。那頓飯，我也吃了。論口味，我在蘇聯吃過更好的。論價錢，那頓飯比蘇聯的要便宜三分之一。這是旅客不滿意蘇聯最要緊的原故。蘇聯「外客旅行社」幾乎把吸收外國貨幣爲其惟一職責。旅客都須用外國錢，不能用俄國錢。那末，盧布有兩種行市：一種是官定的，每個盧布約當中國錢二元五毛；一種是事實的，每個約合五分強。兩種行市相差竟到四十五倍！如旅客能用俄國錢，生活費用比中國還要低；因爲必須用外幣，照官定行市折算，費用比美國還要高百分之三十。我在蘇俄住了十星期費了五百元美金。大部份的時候，我每天只吃兩頓飯，並且每星期我在使館裏及朋友們那裏還要吃三四頓。

旅客們的不滿意還有一個理由。我從中國去的覺得蘇聯的物質設備不差；他們從西方去的就覺得太不舒服，太不方便了。拿莫斯科來比柏林好像拿中國內地的城市來比

通商口岸。從人民方面講，德國現在雖經濟十分困難，柏林失業工人的衣食住行不在莫斯科有業的工人之下。從市政方面講，簡直不可比。蘇俄不但物質落伍，人民的知識和習慣也落伍。尤其在不好潔淨方面。

此外旅客們對共產主義的仇視也是他們不滿意的一個原故。他們大多數沒有讀過俄國歷史，不知道帝俄時代的退步。他們不知道在帝俄末年俄國工業的幼稚，更不知道彼時俄國農民的愚蠢幾是全歐洲之冠。所以他們不能原諒絲毫。革命時代的破壞；近年建設之注重重工業；革命之難，尤其是培養共產主義的公民道德之費時；這些事情都是一般旅客所顧不到的。就是他們不仇視共產主義，他們也不能了解蘇俄。何況他們的仇視之深有非我們中國人所能想像的？我們所受的共產運動的痛苦遠在其他國家之上，然而我想在中國沒有一個人要破壞蘇聯的試驗，或希望蘇聯失敗。我們可說是以德報怨。西歐及美洲人則痛恨共產黨，把共產黨簡直作爲人類的罪人看待。就是資本家和蘇聯作買賣的，賺了俄國人的錢還要在背後痛罵俄國人。

我在車站飯廳剛吃完飯，預備上車的時候，波蘭檢查護照的人來找我，說我所得的波蘭簽證已過期，不能入境。原來那個簽證是哈爾濱中東鐵路旅館替我辦的。我告訴

館員我要在俄國有兩三個月的逗留，所以入波蘭境總在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初間。簽證是波蘭文的，我就沒有看。怎麼辦呢？同行的人都替我向檢查員講理講情。檢查員不肯通融，硬要我回蘇俄境內，到波蘭領事館去找新簽證。

他告訴我最近的領事館是在門斯克（Minsk），離波境只二小時的火車。他並且說火車快開了，不要多說了。不過我也沒有再入蘇俄的簽證。倘蘇俄因此不許我入境，我豈不是陷在蘇波兩國鐵絲網之間？一面這麼想着，一面上車。不到五分鐘，車果然開了。蘇俄驗票的人還認識我，因為這輛車就是我坐進波蘭的車。他們當然問我怎麼又回頭。我只好把我兩個多月內所學的俄文都拿出來，一五一十的講給他們聽。他們居然很對我表同情：「波蘭人，波蘭人，他們那肯講理！」這時我很樂意的承認這幾個俄國人是「波蘭通」。

從波蘭邊境到門斯克，若開快車，原不要兩個鐘頭；但我坐的車是照慢車開的，不但在小站停，甚至在無站無人的曠野之中也停。我的愁悶簡直達了極點。到了這種時候只好自慰。俄國人沒有問我要看護照；這是第一點可以自慰的。他們說門斯克也有外客旅行社所開的飯店，名叫「歐羅巴」。那末，門斯克地方一定不小，看來晚上還可以

舒服睡過去；這是第二點可以自慰的。我在俄國除了兩個都城以外，別的地方都沒有去。現在因為護照的原故，我倒有機會參觀一個比較偏僻的地方。這豈不是不幸中之幸事？這樣，我的興趣慢慢的高起來了。

六點多鐘車始到門斯克。天已黑了。下車以後，因為要繞個圈子才能進站，走了不少的路，鞋子都濕了，泥了。到了站上，問警察外客旅行社在那裏。他領我進站上的飯廳。這裏有個棹子是外客旅行社定的。我想這裏既然有旅行社，甚麼事都好辦了。遇着一個穿制服的人，我就向他打探旅行社的所在。他說了許多的話，我只聽出「打電話」及「等着」兩個字。我就等着他打電話。不久，他回來了，說十分鐘以後就有汽車來接我。我放心了，並且很感激俄國人這樣的幫助我。

飯廳的佈置像俄國所有的車站飯廳一樣。廳內有幾盤大葉的，像赤道來的長年青。在一個角上有個臨時加添的音樂台。地板不甚乾淨。門總是關不好。往來的人很雜：兵，工人，官吏都有。衣服不整齊。頭髮不梳的多。食物的好壞我不知道。我只喝了一杯咖啡；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作的。杯子好像多年沒有洗過。一般的情形比莫司科及列寧格那差的很遠。

飯廳的隔壁是候車室。那裏擠滿了人，出入都感困難。俄國人搭車的習慣很像我們中國人。他們也好先一點點鐘就到車站去等，惟恐趕不上車，或趕上車而又找不着座位。他們也好背包袱，帶被氈。我不知道俄國是車輛太少，還是旅行的人太多。總之，頭二等都是無空位，三等的擁擠有點像我們的兵車。

我知道俄國人不大守時刻。飯廳裏的人雖告訴我只要等十分鐘，我準備等二十分鐘。確是等了半個鐘頭還沒有旅行社汽車的影子。於是再得想法子。我仔細把四週的人看了一遍，找一個想可靠而且有耐心的人來幫助我。未等我開口，兩位喝茶的女客向我搖手，意思要我過去。我看她們的服裝不像不正經的女人，就過去了。她們知道了我的俄文不能達意，有一位就同我講德文。在談話之中，那位能說德文的告訴我她曾在美國住過三年。從這時起，我們就講起英文來了。以後她們兩位陪我坐電車至歐羅巴旅館去。

那位到過美國去的在電車上告訴我她原是德國人。在美國的時候，她的生活很好。因為想念她的男兒子，所以她回到德國。但是在德國找不着工作，而且有別的困難——她不願說，我想她是猶太人，或共產黨，或兩者兼是——她

於是到俄國。她說她在俄國的景况很好，想教他兒子也來，但是不知道他能不能出來。我還沒有進德國，這位就先給我嘗了一點德意志滋味。

「歐羅巴旅館」很像我們中國的旅館。深夜裏還有人開留聲機。莫斯科的旅館生火已個多月了；此地房間裏還沒有火。傢俱並不差，但侍役不知道怎樣照顧。廁所的不乾淨有非文字所能形容的。最可笑的，廁所所有守門的。客人要進去須先請他開門；一出來，他就把門鎖上。我不知道他防守什麼。如裏面那幾件破爛東西須人守着，那蘇聯人民的道德和經濟不堪設想。如守門者的職責是禁止雜人出入，那樣的廁所還有外人來使用嗎？

次晨，到波蘭領事館去找簽證的時候，來回有個機會看看街市的情形。道路不甚好，亦不甚壞。商店則表現十分蕭條。不但貨物很少，管理者似乎毫不在乎。擺在外面給人看的貨物雖被塵土蓋沒了也沒有人過問。每個店就像中國的一個小衙門，不生不死的。

門斯克是「白俄」的邦會；是蘇俄西北部的政治中心。○（這地所謂「白俄」(White Russia)是蘇俄聯邦之一)○。表面看來，城市並不小。牠那一般不景氣的樣子真令人不解。物質情形不好，人民的精神也十分散漫。他們都是

過一天算一天。莫斯科的物質情形雖有不完善之處，但旅客可以看得出有個大有力的發動機在那裏繼續不斷的發動。到了門斯克，那個機器的力量就看不見了。好像我們的

新生活運動，離南昌遠了，簡直就運而不動了。

十二月十六書於柏林

## 第三條路走得通嗎？

張培剛

關於中國的經濟建設，在獨立評論第一三一期曾有賀嶽僧先生論到兩條路：一條是主張復興農村，一條是主張開發工業。最近在同雜誌第一三七期，又有鄭林莊先生提出了第三條路，即主張以開辦農村工業為中國經濟的出路。筆者本文，不在論述前二條路，也不在論述中國經濟建設前途應走那條路，而是在對於鄭先生主張的第三條路，觀察一下，看看是否走得通。

環境之需要。以上是鄭先生文中之大意。

我們承認中國經濟建設，應走上工業化的路徑，同時也承認由農業社會的階段不能一蹴而達到工業社會的階段。但是農村工業是否能作為二者間的一架橋梁，在目前的中國，究竟能否使國民經濟的基礎樹立起來，我們却有幾點意見。茲先就鄭先生所舉諸點，檢討一下，再就個人的意見，論述一番。

鄭先生覺得「我們不易立刻從一個相傳了幾千年的農業經濟階段跳入一嶄新的工業經濟的階段裏去」，因之主張「在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的期間，應該有個過渡的時期來做引渡的工作。」這個過渡時期裏的引渡工作，便是農村工業，即在農村裏面辦起工業來，以作都市工業發展的基礎，而達到建立工業經濟的目的。原文作者所以如此主張的，為的是由於今日中國在經濟發展上所處的客觀的

第一，鄭先生認為：發展都市的第一個先決條件，是國民經濟的自主；中國因受帝國主義經濟壓迫的結果，致都市工業不能發達，工業的經濟不能產生出來；但是工業的經濟又為最後的目標，以是為達此目的，雖不能用建立大規模的都市工業這種方法，却可走培植小規模的農村工業這條路徑，理由是因為農村工業是分散的，是至少可以容易免除帝國主義的束縛的。我們現在要問：在帝國主義

經濟侵略之下，農村工業果能免去束縛和壓迫而樹立起來嗎？無疑的，假使我們認為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之下，都市工業不容易建立，農村工業也就同樣的難以培植。這道理說來很簡單。如果我們把全國民經濟看作整個的一團，則農村與都市同是要受到外來經濟壓力的影響；在農村舉辦工業，和在都市建立工業，對於須受帝國主義經濟壓迫這一點，是無甚區別的。我們既不能實行關門主義，帝國主義的貨物傾銷，仍可以伸張到農村來。以肉體與機器相競爭，結果只有失敗。不看許多鄉村裏，一般農人寧可購買洋布，而不穿用鄉村工業的出產品土布嗎？許多縣裏，（如高陽，濰縣）比較有點根基的小工業，尙且不堪壓迫而日趨衰落，還談什麼呢？（見益世報農村周刊四一期，王子建，農業與工業）誠如原文作者所說，農村工業是分散的，但經濟的壓力是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說農村工業易免去飛機的轟炸則可，說能免去帝國主義經濟的束縛與壓迫，就未免太不認清事實了。所以我們覺得：在帝國主義經濟的壓力不能免除之時，發展都市工業固然不容易，建立農村工業也是一樣的困難。則工業經濟之不能藉之以達到，自無庸深論。

第二，鄭先生以為都市工業發展的第二个條件是要有

「一片可做工業化必然產生的過剩生產的銷售之尾閘的土地。」但是在目前，因為國際市場已為先進工業國分割完盡，後起的國家，幾無插足的餘地，所以都市工業的發展，變為不可能。至於農村工業是為達到自供自給的狀態的，而不是想向外奪起市場的，因之可用作達到工業經濟的引渡辦法。我們現在姑將都市工業的發展是否必需的以奪起國外市場為目的這一點，置諸不論，我們要問：農村工業果能達到自供自給的狀態嗎？大家都知道，中國的農業經營，一向是認為自供自給的，可是現在怎樣？因為洋米，洋麥，洋棉競爭的結果，致農產品價格憐跌；若遇荒歉之年，則農民將受量值兩方面減縮的損失。每年輸入糧食與棉花的數值，殊足驚人。我們閉眼一想，農村工業的前途也必要呈顯此種現象。那就是說：因為洋貨傾銷的結果，不但使農村工業不能做到自供自給，且併其本身亦將因此種競爭而不得不衰亡。要知道現在國際的情形，已不容許我們關門來作任何一件事了。

第三，鄭先生又覺得要發展都市工業，必要有一羣真實的科學家和有科學意識的民衆。中國現在還未做到這一點，所以都市工業的發展還談不上。至於農村工業是不需要根本的「改造」的，而只是需要就現況「改良」的，因

之在目前可因陋就簡的用來以作爲走上工業經濟的過渡辦法。這種用意，固然出於不得已，但是我們却不敢贊同。中國的一切，無庸諱言，都是較歐美先進諸國落後。因爲學術上發展的路線不同，使得中國到現在還沒有一個真實的科學家；又因爲教育之不普及，使得中國沒有具備科學意識的民衆。可是我們却不可因噎廢食。一方面真實的科學家和科學意識的民衆要設法造就，他方面都市的工業也是要企圖發展的。因爲任何事件或現象，其內中的因子多半是互爲因果的，不能劃分得太剝切，何況是經濟社會的演進呢？我們看歐美工業的發達，和科學的發明，都是互爲因果，與日俱進的，我們就知道不一定要把二者劃做兩個顯然的階段了。即令退一步言，在現狀之下，因科學人才的缺乏，不能建立都市工業；但我們要問：農村工業就不要真實的科學家嗎？就不要有科學意識的民衆嗎？我們看看我國的農業，爲何因技術落後不能與國外競爭而日趨衰落呢？可見農村工業也不能在現狀之下，因陋就簡的培植起來。更退一步言，即令一時勉強可做到這一着，可是世界爭奪的劇烈，不等你起來就打倒了你，這又令人怎麼辦？

由上所述，我們知道即就今日中國在經濟上的發展所

獨立評論 第一三八號 第三條路走得通嗎？

處的客觀環境來說，農村工業實不見得可以成功。則原作者把牠當爲救亡圖存的方針，固然評價過高；同時又把牠用作解決失業和無業問題的方法，也未免不切實際了。

但是，對於提倡農村工業，我們並不反對，儘管牠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我們只是覺得：中國經濟建設前途，是走不通農村工業這條路的；換言之，農村工業這條路，不能達到都市工業的發展，因而不能達到工業經濟的建立。其理由除上述者外，還有以下諸點：

1. 就國際現勢說，不容許我們如此。我們知道經濟內部組織的變更，和生產方法的改進，都具有國際性；這因爲國際經濟的關係日趨密切，儘管各國現在都有自足經濟的企圖。二十世紀的現代，不但是機器代替了人工，從而一切經濟上的組織也都日益標準化與合理化。在這時候，去提倡農村工業，想以肉體和機器競爭，不說在理論上近乎開倒車，事實上也終歸失敗，何況中國又有許多不利的客觀的環境呢？因之，我們要想迎頭趕上人家，就非順着大勢，增加演進的速度不可。我們雖不能馬上像蘇俄那樣，五年之內便把全國工業化了，但是我們要學着那樣做，要把全國經濟統制起來，走上工業化的大路。

2. 就農村工業本身說，不能達到引發都市工業的目的

。都市工業的發展，照鄭先生的意見，必須具備三個條件，這在上面已分別答覆了。但是，即令承認這三個條件是發展大規模的都市工業所必需的，然農村工業樹立之後，這三個條件是否就可繼而具備呢？第一，在帝國主義經濟的壓力未除去時，一個自主的國民經濟能夠成立嗎？第二，在世界市場爭奪愈演愈劇的趨勢中，我們何日才能到一片銷售過剩生產品之尾閘的土地呢？第三，一羣真實的科學家和有科學意識的民衆，果然就因農村工業之引發而產生了嗎？假使這幾個條件，不能因農村工業之樹立而具備，而仍待國人作他種努力時，則農村工業已失去牠引發都市工業的重要性了，從而當作達到工業經濟的引渡辦法這種資格，也自然喪失了。

3. 就經濟演進的自然趨勢說，不應開倒車。我們看看世界先進國家，不論其經濟制度是資本主義抑是社會主義，而由農業經濟達於工業經濟，乃是一般的趨勢。即令以農立國的國家，他們的農業也工業化了。因為工業化一語

，含義甚廣，我們要做到工業化，不但要建設工業化的都市，同時也要建設工業化的農村。總之，產業革命的結果，是使得機器代替了人工，是使得工廠制度代替了手工業制度，是使得工廠生產代替了家庭生產，工業化是一種必然的趨勢。在這個時候，提倡農村工業，尤其是把農村工業當作走上工業經濟的過渡方法，自然是倒行逆施。因為這樣做來，不但是農村不能走上工業化之路，而工業本身倒反回到產業革命以前的那種工業制度去了。都市工業的發展和工業經濟的建立，除非是從天上掉下來，否則仍舊不能達到。

最後，我們歸結：把農村工業當爲中國經濟建設的路徑，不但在理論上近乎開倒車，在事實上也是行不通的；退一步言，萬一其本身是樹立了，但也不能引發都市工業，從而不能脫化出工業經濟來。因此我們可以說：對於中國的經濟建設，農村工業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 讀經與新文化運動

李子魁

在胡適之先生未南下講學以前，北平的報紙就大登特

登，謂胡適南下講學，我私意想到，一個新文化運動的領



袖，居然被歡迎到兩粵讀經空氣最濃厚的區域去講學，而不發生阻碍，真是令人高興萬分，那曉得所謂粵方教育當局，公然非難，真有孔聖人「乘桴浮海」之歎。現在我們來看看讀經與新文化運動，究竟怎樣。

自從「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以來，我國文化前途，才有一線曙光，雖有少數腐化份子，時常作梗，終不能抵抗怒潮。披讀一月十日和十一日北平各報紙所載，謂胡適在港講學，題目是反對讀經，竟遭粵方教育當局拒絕，作者因有所感，略抒已見，就正海內外人士：

提到中國文化兩字，真是可憐，根本上中國就不配談文化，還有什麼新舊之爭。一般持舊觀念者，以為孔孟學說和一切典籍，簡直沒有人過問都快淪亡了，整天的在屋子裏發愁，敲起「木魚」來，南無阿彌陀佛，豆腐燒蘿蔔，越老越糊塗。於是提倡讀經算孔運動，恢復舊式的吃人禮教，把人們的活潑潑的思想都束縛起來，弄得烏煙瘴氣。平心說來，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化思潮，此種思潮的魔力，決非任何有權威者所能擋得住的。我國八世紀有一位詩人杜甫說：「怒潮不可握，萬事皆天籟」。我不曉得在二十世紀，還有人想以六經治天下，真是笑話！他們提倡讀經尊孔的連環套的理由，我想是，他們以為儒家學說

最高的理想是「天下大同」。你看他們把禮運篇抄下來！作孔子紀念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不閉，是謂大同。」這種理想在中國的歷史上，從未實行過，人民在衣不暖；食不飽；居不安；行不通的時候，你教他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沒有人來作賊，豈可得乎？更坦白的說，儒教的學說，是摧殘民權替君王拍馬屁的學說，你看什麼「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並且是極端的瞧不起女人的，「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如果教我們的燕京女同學來讀經，讀到這一節，真要氣死。這種學說，還值得我們朝夕來口誦心維。我曾記得初來燕大，聽顧頡剛先生講上古史課程，他說不但「大禹無其人，就是孔孟，也未必靠得住」。立即引起了我的疑念，我想漢代是一個造偽書的時代，是一個托古改制的時代，你看西漢末年，竟有一部周禮出來。（詳見柯金著岑紀譯中國古代社會附錄）並且漢武帝是窮兵黷武，好大喜功的君

王，一般無聊的文人，失意的政客，不引導他走上正路，都來捧場，阿諛逢迎，求得一官半職，以苟全生命。替武帝歌功頌德，假設些人名，瞎想些地名來說謊，誰的謊說得圓些，就可以得博士學位可以做大官。這種卑鄙的行爲，自欺欺人，如何能叫我們當着金科玉律，天經地義。我就是飽嘗這種痛苦中出來的一個。不妨將我的痛苦經驗寫出來，讓我的青年朋友們，不要蹈我的覆轍，我年方五歲的時候，就所謂束髮受書。整天的在經書裏面打鬼，什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成，康之道。」什麼「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有子姓有名若；曾子姓曾名參；子夏姓卜名商；子禽姓陳名亢；孟子姓孟名軻」等等。行止坐臥，不離這個。一直到年方十三歲才把十三經和續選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東萊博議等書讀完。並且要我橫流倒背。記得最後脫離私塾那一年，是在我鄉村甘家橋楊晉卿先生家裏念書，他出一道作文題是：「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策。（孟子滕文公）我除把朱熹的四書集註，和四書味根錄，備旨照抄外，簡直什麼不能發揮，所念的國粹不可謂不多，思想總是不開展，不能運用，怎麼會能作外交策的論文。後來我跑到省城的考進了中學，受了新思潮的洗禮，學了一點新科學知識，

就快活多了，才知道讀書的樂趣，知道以前的時光是白費了。拉雜的說了一大套，我們再來看看新文化運動成績，在當時有幾位健將以二十四生的大砲，摧枯拉朽的精神！把陳腐的空氣，打得落花流水，舉國精神頓時蓬勃起來了，聲振全球，在我國文化史上放一異彩，這不能不說是他們的功勞。近來好像沉悶下去了，怎麼會不令人們失望。所以中國目前正是青黃不接，正在鬧學術上的饑饉，成了混沌局面，盲人瞎馬，不知走那條路好。我敢大膽的說算孔讀經復古政策是一條死路，一定要失敗的，沒有旁的理由，時代不需要這一套。中國目前要作的事，而急於要實現的多得很！如農業上的改良，手工業的改進，教育的普及，河道的疏濬，森林的培植，邊疆的開墾，移民，牧畜，交通，以及政治上的刷新，國防的設施等等，真是百廢待興的中國，偏偏舍正路而不由，專門幹些不相干的把戲，哀哉！如果讀經尊孔能使中國富強，不受帝國主義的壓迫，那麼滿清政府時代，讀經的工夫不可謂不深，結果人家打來了，「木魚」敲得再响些，經書讀得再熟些，把孔子骨頭挖起來去敬貢，也是沒有辦法。至於鄒魯之流，根本上就不配辦教育，懂得什麼？身為國立大學校長，糊裏糊塗的也來拊和讀經尊孔真令人髮指！假使我是胡適之屬

先到中山大學去講學、說南方的文化在廣州惟一最高學府  
中山大學，讀經尊孔能使中國富強，可以收回東四省，我  
想他對我不但要厚其待遇，至少他要聘我作名譽教授。這

我們不能不說胡先生經書讀得不熟，忘了「入竟而問禁，  
入國而問俗」的風俗學。

二四，一，十九于燕大。

## 編輯後記

編者

△現在有好些人在歎息，說是我們的外交，放棄了歐  
美路線，未免可惜。微塵先生這篇文章，根據他自己的經  
驗，證明我國的外交，從來就沒有好好的走過歐美路線。  
假如他所描寫的情形，現在還沒有改進，那麼中國外交的  
失敗，怪不得別人，只怪自己太不努力。

△在上期的「獨立」裏，我們登了一篇鄭林莊先生的  
「我們可走第三條路」，現在我們又登一篇張培剛先生的  
文章，他的意思，是說第三條路走不通的，可與上期鄭先  
生的文章參觀。張先生是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中的  
一位研究員。

△微塵先生是專攻政治學的，他現在一個國立大學裏  
當教授。

△在目前這種讀經空氣甚為濃厚的時期中，我們接到  
了不少青年的反響文字，現在登出李先生的一篇，以示青  
年態度的一斑。李先生是在燕京大學快要畢業的學生。

△陳志潛先生在定縣的事業，是凡到定縣參觀過的人  
都贊賞的。他在「公醫與醫學教育」這篇文章中，提出一  
個關係我國民族前途的大問題，希望讀者注意。

△胡適之先生近患流行性感胃，他的文章，大約還要  
等一兩個星期，才可與本刊的讀者見面。

## 獨立評論合訂本

第一冊(第一至第二五號) 第二冊(第二六至五十號)

第三冊(第五一至七五號) 第四冊(第七六至一百號)

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掛號照加)

# 商務印書館

上海發行所及各分館

## 紀念總廠被燬三周年

# 對折六折預約辦法

### 廿四年度日出初版新書

### 無時間與地域之限制 得廉價選購新書之便利

謹啓者：敝館遭逢國難，至今已屆三週，區區學術救國之忱，正復與時俱進。差幸復業以來，生產設備既已全復舊觀，事務管理又復益趨合理，因之出版能力，較一二年前已增至一倍有餘。單就去年一年而論，初版新書一項已達二千八百餘冊之多。（包括日出新書及大部書籍教科書等）舉凡各科專著，大部叢書，凡有裨於吾國人士之讀物，無不盡量印行，藉供需要。

敝館前為紀念總廠被燬起見，每屆週年，上海發行所必舉行新書廉價一次，冀於紀念之中，稍寓學術救國之意。惟因此種辦法，期限既不能過長，地域又有限制，好讀者仍不免有向隅之歎。茲為便利全國人士購讀新書起見，自一月二十八日起至四月底止，特訂二十四年度日出初版新書預約辦法。上海發行所及各地分館一律舉辦，俾全國讀者及圖書館，先付少數定洋，得就全年內日出新書自由選購，兼獲對折或六折廉價之利益。至年終結算，定洋如有餘存，仍可照數收回，可謂一舉數得。茲謹將預約辦法摘要列下，敬希公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 預約辦法摘要

- 一、本館在廿四年度內，除星期日及放假日外，規定每日至少出版新書一種，多則二三種。預計全年約出新書五百種，總定價約計四百元。
- 一、凡在廿四年度四月底以前，按左列各項預付定洋者，無論選購前條何種新書，均享有左列優待之權利：
  - 甲、圖書館一次預付定洋一百元 選購新書按定價對折計算
  - 乙、圖書館一次預付定洋五十元 選購新書按定價六折計算
  - 丙、個人一次預付定洋三十元 選購新書按定價六折計算
  - 丁、學生（經肄業學校證明）一次付定洋十五元 選購新書按定價六折計算

\* 索備「章簡約預書新」印另法辦細詳 \*



## 建設問題與東西文化

吳景超

前年胡適之先生從美國講學歸來，在獨立評論第一次發表的文章，便是「建國問題引論」。(獨立第七七號)他在結尾的時候說：

所以我們提議：大家應該用全副心思才力來想想我們當前的根本問題，就是怎樣建立起一個可以生存于世間的國家的問題。這問題不全是師法外國的問題，因為我們一面參考外國制度的方法，一面也許可以從我們自己的幾千年歷史裏得着一點有用的教訓。

在建設的過程中，胡先生對於東西文化的保存與採用，採取一種折衷的態度，于此可見。最近看到十教授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他們對於東西文化的態度，與胡先生的一樣。他們說：

徒然贊美古代的中國制度思想，是無用的；徒然詛咒古代的中國制度思想，也一樣無用；必需把過去的一切，加以檢討，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其可贊美的良好制度偉大思想，當竭力為之發揚光大，以貢獻于全世界；而可詛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

想，則當淘汰務盡，無所吝惜。

吸收歐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應該的，但須吸收其所當吸收，而不應以全盤承受的態度，連渣滓都吸收過來，吸收的標準，當決定于現代中國的需要。(文化建設一卷四期)

這種折衷的態度，我個人是很贊同的。不過對於東西文化的態度，除却折衷這一派以外，至少還有兩派，是站在兩個極端的：一派主張全盤接受西方文化，一派主張復返中國固有文化。在這兩派之中，第二派沒有討論之價值，因為我們至今還沒有看到這一派能提出一種在理論上站得住腳的主張。而且這一派的勢力，在青年中可謂薄弱已極，不久自歸淘汰，我們也不必枉費時間來與他們辯駁。主張全盤接受西洋文化的人，不但有鮮明的主張，而且有理論作他的根據。現在我願意把這一派的理論檢討一下，然後再說折衷派此後應有的工作。

在主張全盤接受西洋文化的人中，又可分為兩派，一派是以文化社會學為根據的，另一派是以經濟史觀為根據

的。前派可以陳序經先生爲代表，後派的代表頗多，不必細舉。

在文化社會學中，派別是很多的。美國現在流行的一派，注重于文化的分析。在他們分析文化時，有一個基本的概念，便是文化單位。每一種文化單位，有其特殊的歷史，有傳播性，但最要緊的一點，就是這些單位不能獨立存在，每與別種文化單位，混合而成爲文化集團。（關於文化社會學的理论，可參觀孫本文先生的社會的文化基礎，他是介紹文化社會學于中國最有成績的一人，但他的主張，却與陳序經先生不同。）陳序經先生在美國時，大約受過這派學說的影響，所以數年前他在社會學刊二卷三期中，發表了「東西文化觀」一篇文章，便提倡全盤接受西洋文化。他的理論是：

文化本身上是分開不得，所以他所表現出的各方面都有連帶及密切的關係。設使因了內部或外來的勢力衝動或變更任何一方面，則他方面也受其影響，他并不像一間屋子，屋頂壞了，可以購買新瓦來補好。……所以我們要格外努力去採納西洋的文化，誠心誠意的全盤接受他，因爲他自己本身上一種系統，而他的趨勢，是全部的，而非部分的。

因爲「文化本身上是分開不得」，西洋文化是「一種系統」，「各方面都有連帶及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們在一方面如採納西洋文化，別方面也非採納西洋文化不可。假如這種理論是對的，那麼全盤接受說便可成立，可是「文化本身上是分開不得」的說法，只含有一部分的真理。我們可以承認火車頭與軌道兩種文化單位是分不開的，男女同學與社交公開兩種文化單位是分不開的。我們決不能一方面採納西洋的火車頭，一方面還保存中國的土路；也不能一方面採納西洋的男女同學，而一方面還保存中國的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教。但是整個文化的各部，是否都像上面所說的那樣「分不開」呢？我們採納了西洋電燈，是否便非採納西洋的跳舞不可呢？採納了西洋的科學，是否便非採納西洋的基督教不可呢？我們的答案，恐怕不會是肯定的。文化的各部分，有的是分不開，有的是分得開。別國的文化，有的我們很易採納，有的是無從採納。關於這一點，現在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主任麥其維說得最透切。程天放先生，曾受業于麥其維教授之門，我們可以引程先生最近發表的幾句話，來代表麥氏的理論。程先生說：

吾人可將文化分成兩部份，即一部份爲含有世界性

者，一部份爲含有國別性者，例如自然科學，以及交通，工業，醫藥等；即爲含有世界性之文化。……

…至若政治制度，教育設施，交際禮儀，生活習慣等，則各國有各國之歷史背景，無法強同，亦不必強同，此即所謂含有國別性之文化。（本年二月十五日天津益世報）

麥氏在其著作中，稱程先生所謂「含有世界性之文化」爲「文明」(Civilization)，而稱程先生所謂「含有國別性之文化」爲「文化」(Culture) 此說與德國社會學者亞富勒魏伯之意，不謀而合。前幾個月我寫了一篇文章，介紹德國的社會學，其中有一段，提到亞富勒魏伯的文化觀

文化與文明的分別，便是文明是「發明」出來的，而文化是「創造」出來的。發明的東西，可以傳授，可以從一個民族傳播到另一民族，而不失其特性；可以從這一代傳到那一代，而依然保存其用途。凡自然科學及物質的工具等等，都可以目爲文明。文化既然是創造的，所以他是一個地方一個時代民族性的表現，只有在一定的時間與空間內，能保存其原有的意義。別個地方的人，如抄襲過去，總會

把原意失去的。凡宗教，哲學，藝術等，都是屬於文化一類的。（清華學報十卷一期）

我們可以舉一個具體的例，來證明上述二人的理論。譬如美國發明的電燈，便是「文明」的一種，自從電燈發明之後，現已傳播全球，無論那一國的電燈，其形式與作用，都是一致的。但美國所「創造」的教育系統，只有在美國的環境中，可以發生作用，可以維持下去，別國的教育系統，也許有一二點仿效美國的地方，但整個的看來，沒有一國的教育系統，可以說是與美國的完全一致。由此可見別國的人學美國，有的可學得到，而有的却學不到，全盤西化的理論，在這種觀點之下，大約是不能成立的。

還有，在「西方文化」這個名詞之下，包含許多互相衝突，互不兩立的文化集團。獨裁制度是西化，民主政治也是西化；資本主義是西化，共產主義也是西化；個人主義是西化，集團主義也是西化；自由貿易是西化，保護政策也是西化。這一類的例子，舉不勝舉。所謂全盤西化，是化入獨裁制度呢，還是化入民主政治？是化入資本主義呢，還是化入共產主義？西方文化本身的種種矛盾，是主張全盤西化者的致命傷。

我們現在再討論第二派，便是基于經濟史觀的全盤西



化論。

經濟史觀的要點，以爲社會生活中最基本的勢力，可以左右一切的，便是生產力。在某種生產力之下，便發生某種生產關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和，即是社會的經濟基礎。這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如政治，法律，思想等等的性質。照這種理論推衍下去，我們如不欲採納西方的「生產力」（或生產技術，生產方法）則已，如果採納西方的生產力，那麼其餘的一切，也將不可避免的西方化，因爲上層建築，是受下層基礎的支配，牽一髮而動全身。我們在生產方法方面，既已西方化，那麼其餘的東西，即使我們不要他西方化，也是不可能的。

我們在批評這種見解之先，有一點要聲明的，就是請讀者不要把經濟史觀與社會主義混爲一談。經濟史觀所討論的對象，在社會科學的範圍之內；而社會主義所企圖的，却在社會哲學的範圍之內。社會主義自有他的哲理根據，所以即使經濟史觀不能成立，社會主義的能成立與否，并不因此而受影響。

關於經濟史觀，第一點我們要批評的，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并無必然的聯繫，如經濟史觀者所想像的。美國與俄國，所採用的生產力，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但

生產關係却大有分別。又如馬氏所說的從奴隸經濟轉變到封建經濟，也只是生產關係的改變，而不是生產力的改變。所以生產力不變時，生產關係也會變動，生產關係并不完全受生產力的支配。此外還有生產力雖變而生產關係不變的事實。如一八四八年馬恩二氏的宣言中所提到的資本主義，在第一期是手工生產，而第二期却是機器生產。生產力變了，而勞資的契約關係，或剝削關係，却始終未變。所以經濟基礎中的兩種原素，并無必然的聯繫，已有事實可以證明。

第二點我們要說的，就是「經濟基礎」，與其餘的「上層建築」，也無不可分離的關係。空喊經濟基礎決定一切，是無用的，假如（一）同樣的生產方式，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內，與不同的制度及思想并存；（二）假如文化中別的部分，有變動的情形，而在變動之先，找不到生產方式，有什麼變動；（三）假如在不同的生產方式之下，我們找到相同的制度及思想。這三個「假如」，并不是臆測，每一個都可找到許多事實來證明他。所以「經濟基礎」決定一切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們即使採納了西方的生產方式，而別的部分，并非採納西方的文化不可。換句話說，經濟史觀，并不能作全盤西化的護符。

我們既已否定全盤西化說，同時又以爲關起門來，談復興中國文化，也是做不到的事，那麼餘下來的唯一途徑，便是折衷的態度了。折衷派的人，遇到目前這樣嚴重的建設問題，對於東西文化，並不是表示一個態度便夠的，也不是說幾句取人之長，捨己之短等老生常談便算完事。

我們第一要「具體」的指出，在中國固有的文化中，那一部分還有適應環境的活力，因此應當保存。我很注意上面這句話裏面的「具體」二字，因爲抽象的談保存中國固有的優美文化，是無濟于事的，即爲近人所提倡的，恢復固有的禮義廉恥等道德之說，我們都覺其近于抽象。假如中國的禮是要保存的，那麼古代的聖人已經說過，「男女授受不親，禮也」，這種禮我們是否也要保存？我們只舉這一個例，便可表示抽象的談保存中國固有的優美文化，對於建設，絲毫無補，反而可以使人思想混亂，無所適從。我們應該繼續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從新估定舊文化各部分的價值，要具體的研究與討論，不要抽象的空談，這是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我們要做的，便是指出在西洋文化中，那

部分應當採納，能夠採納。所謂「應當」，是指價值而言；所謂「能夠」，是指我們的能力而言。我們的責任，便是經過研究之後，指出西洋文化中，那些部分，對於我們建設新中國時，有用，有貢獻，適合于我們歷史的背景，地理的環境，人民的能力，採納過來，便可發生美滿的結果。

第三，我們在建設的過程中，不但是要保存中國的優美文化，及採納西洋的優美文化，有時還要創造一種新的文化，來適應新的環境，或滿足新的要求。自然我們要知道創造，並不是憑空弄出一點簇新的花樣來，只是從舊的文化中，不管他是東方的，還是西化的，選擇出一些可用的文化單位出來，給他一個新的安排而已。但以這個新的安排，新的花樣，來解決新的問題，會比應用任何舊的文化爲有效力。所以我們一方面談保存，談採納，另一方面還要注意創造。

以上三種工作，我認爲是折衷派今日的急務，希望國內有志之士，對於這三點能有不斷的貢獻。

二月，十七日。

# 大學教育與中國前途

顧毓琇

在本刊第一三四號裏，我會討論過「學術與救國」的問題。我的意思是：學術不一定要負救國的責任；如若學者願意利用學術來救國，那是他們的好意，而是國家和社會所極願接受的。

大學是研究學術的最高機關。學術與救國的關係既然而如前所述，那麼我們亦可以說：

大學不一定要負救國的責任；如若大學願意擔任救國的工作，那是大學的好意，而是今日中國的國家和社會所最希望的。

在挽救國難復興民族的情緒裏，社會和國家對於我們現有的大學抱有極大的希望，這是誰都承認的。但是，公平的說，大學雖然可以接受大家的督策，來擔負救國的一部分工作，但亦儘可以從超然的研究學術的立場，正正經經地拒絕這種社會的要求的。

以上是從大學本身的觀點而論。他要研究學術的自由，所以他，既不願接受外界的激刺，亦不願擔負任何學術以外的責任。

但是，有些負大學教育責任的人，或者願意以菲希脫自居，而以大學教育為復興民族的中心的。再往上推，教育的當局以至政府的最高當局，或者亦希望國內的大學不祇在學術上做工作，而且對於國家的問題要有確切的研究和解決。那麼，中國國難期間大學教育的使命便不是單層的，而是雙層的了。

現在的大學是否願意擔負起這雙層的責任呢？這自然是先決問題。

如若一個大學願意擔負起這雙層的責任，我們願作下列的建議：

(一) 大學校長對於國家目前的問題，應有確切的通盤的認識。校長應把這些問題分配於各專科的教授，負責研究和解決。

(二) 大學應接受政府所委托研究之問題。大學校長應時常與政府當局會商，以明瞭各問題的實在性。

(三) 各大學教授應就其專門學識切實研究有關於國家和社會的問題。凡政府當局或學校當局所委托之問

題，尤應負責研究及解決。研究結果應按期報告校長。

於政府最高當局。

(四)校長應將各教授研究實際問題的結果，按期彙報政府當局或公之社會。

有人要問：以上的建議，如若一個大學的校長和教授

從大學的立場說，每個大學最好自己決定他的使命，他的計畫。從教授的立場說，每個教授最好亦自己決定他自己的工作。就從教育當局的立場說，每個教育部長，自然亦各有他自己的大政方針。

都願意這樣做，其中使沒有困難麼？

但是，我們從國家的立場看，或者從一個老百姓的立場看，我們願意中國得救，我們願意民族復興。我們要求

我的答覆是：有困難——困難在於政府是否合作？

其實大學為政府做義務的研究工作，政府難道反而不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我們更希望救國中心的學術研究。

合作麼？不過，無論如何，在我們的中國，這自然是一個問題——而這亦是我們討論本題的一個先決問題。

我們願意政府的最高當局督促教育當局，切實擔負起「教育救國」的責任來，我們亦願意教育當局督促各大學，切實擔負起「學術救國」的責任來。

假如開明的政府不再徒然歎息教育經費的可惜，而猛

最後我們希望：

然想到要別開生面，利用我這些公私立的大學，那麼我們願對教育當局作下列的建議：

(一)教育最高當局對於國家目前的問題，應有確切的

(一)由政府召集高等教育會議，確定國難期間大學教育的兩層使命。

通盤的認識。教育當局應從這些問題中加以選擇，

(二)由政府誠意地將國家目前之各項重要問題交各大學負責研究。

分配於各大學，負責研究和解決。

(二)教育當局應負責介紹政府各部主管人員與研究各

(三)由各大學各教授分工合作地認定國家目前之各項

部專題之教授會談，並由政府各部供給參攷資料。

重要問題，加以研究和解決。

(三)教育當局應責成各大學校長按期報告各大學各教授對於各問題之研究結果，並負責將各項結果貢獻

假使以上的希望可以達到，我們便可有下列的結果：  
(一)國家的問題有全國的許多專家義務研究，而政府

不必另籌經費，羅致專家。

(二)全國的學者都能確切了解國家的問題，且肯負責貢獻其意見。這些確知國情的教授們教出來的學生，自然對於國家更有用處。

(三)全國的大學生，既感於大學教授對於國事的努力

，又得以間接了解國家的實際問題，則因憂鬱煩悶而消極頹廢或思想過激的，必可以大大地減少，而對於以後國家的安定，亦可以有很大的幫助。

二十四年，二月六日

## 居里夫婦合傳譯本介紹語

衡 哲

這本居里夫人寫的居里先生傳和她自己的自述，是我在兩年前讀過的。那時居里夫人還不會死，故我讀完這本佳作後的第一個感想，是希望將來有機會去瞻拜瞻拜這位女界偉人；第二個感想，便是想把這本精美的小書譯成中文。隔了一年，居里夫人死了，我的第一個希望便從此成爲夢幻泡影。而因爲人事的牽掣，及文債的堆積，第二個希望也就至今未能實現。不久以前，忽然有一位朋友告訴我，說這本合傳已被一位青年科學家譯成中文了。他問我不能不爲牠寫幾句介紹語。我聽到這個消息十分高興，便立刻答應了；雖然這位譯者我至今還不曾會過面。

我所以希望這本小傳能譯爲中文的理由，擇要的說來，至少有下面的三個。其一，是牠對於居里夫婦的偉大人

格的反映；其二，是牠所暗示的教育的真正意義；其三，是牠所暗示的女子機會平等與文化前途的關係。至于關於居里夫婦對於科學及人類的另一個大貢獻——鐳質的發明——則另有許多專家專書的詳細記載與研究；此書于此雖有許多有價值的報告，但當然不能十分詳盡，並且也不是一個非科學家像我者所特別注意之點，故且擱開不論。

說到傳記文學，我常有一個愚見，以爲我國的傳記固然失之太簡單，太抽象；但西方的傳記文章有時也不免太冗長，太蕪雜。這本小小的夫婦合傳恰正合了我的口味；牠寫得是那樣的具體，却又有嚴厲的選擇。雖然全書只有寥寥六萬餘字，却是把這夫婦兩人的天才與人格，學問與

見解，很忠實，很藝術的顯示在我們的眼前了。依我看來

，這才是傳記文學的上乘。但是，沒有那內畜的精華，外表的光采也是不能有的。這本小小的合傳，若不是靠了牠那一雙主人翁的偉大美麗的人格，牠又那能這樣光彩四射，像一顆完美的明珠呢？

我對於制度化的教育——尤其是以制度為中心的教育——向來便甚懷疑；以為牠雖是一種普及教育的不得已的辦法，但牠對於天才的影響，恐怕還是在負的方面為多。這一個小小的僻見，不意就在這本合傳中得到了兩個有力的證明。其一，是居里夫人在居里先生傳中說的，他在幼小的時候，他的父母怎樣的了解他不是一個能吸收指定式的教育的人，而不強迫他去受正式教育的一段記載。其二，是居里夫人在自述中所說的，關於他夫婦兩人教育他們的兩個女兒的意見；以及居里夫人怎樣的聯合了朋友們，自己去辦一個適宜於發展天才的學校，并且她還親自去授課的一段記載。假使我們承認居里先生是一位成功的天才，假使我們也承認他們的女兒也是兩位成功的科學家；那麼，我們對於制度化教育的懷疑，不也值得現在國內教育大家的虛心的注意與研究嗎？

雖然從生物學的立場看來，男女是天生不平等的；但生物學能包括一個人的整個生命嗎？一個男的或是女的，

除了做一個性動物之外，難道便沒有一個更高大更偉美的使命在人間？在男女之間，除了那個不平等的性人格之外，難道沒有一個更為重要更能超出動物區域的一個平等的個性？爲了這個男女平等的個性，我們便不得不要求一個女子發展個性的平等機會，一個在教育上，環境上，以及職業上的平等機會。

居里夫人在科學上的貢獻。却正給了我們這個要求一個最好的理由。假使居里夫人因爲生爲女性的緣故，得不到一個研究科學的機會，假使那時波蘭，或是法蘭西的政府，已經走到現在德意志或意大利所走到的地方，而對她說，「回到你的廚房去，回到你的育兒室去，那是你的唯一的世界！」請問，在這樣情形之下，這位女科學家那還有成功的機會？我們又那能得到這個文化上的大成績？不如此，居里夫人的天才雖然得到了充分的發展，但她却也不會因此放棄了她的兒女與家務。她的和美的家庭，她與居里先生合作的成功，以及她的兩個女兒教育的優良成績，都是足以證明一個女子的生命是可以得到多方面的發展的，她的女性和個性不但可以不衝突，并且還可以互相受惠的。但是，假使缺少了那個機會平等的重要條件，這個美滿的情形還能產生嗎？

故我們相信，居里夫婦的偉大，是遠超于他們在科學上的貢獻的；雖然靠了這個貢獻的本身，他們兩人已足夠不朽。他們在人格方面，給了我們一個美麗的模範；在生活方面，指示了我們一個夫婦結合的最高意義；在教育方面，證明了制度化教育的不適宜于天才；在婦女問題方面，更是有力的駁倒了女子只有性人格的一個愚妄與男子自私的觀念。

爲這種原因，我十分高興能爲這本合傳的譯者，黃人傑先生，寫這一篇介紹語。我希望靠了譯者的忠實的譯

## 弱國是否無外交？

張忠絨

『弱國無外交』，這句話在現時已成爲一般國人對於中國外交的結論。然而我以為這句話是錯誤的。強國固然需要外交，弱國尤其需要外交。一個弱國被強國壓迫，受強國的宰割，而欲專靠他本國的力量，企圖打倒敵人——這在科學昌明的今日，幾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我們可以用歷史上的事實來證明，弱國不是沒有外交的。

維也納會議的意大利，北部兩省被維也納會議劃給奧國，中部南部也在奧國的勢力範圍之下。但是薩地尼亞

筆，這本精美的，合文藝與人生爲一的，居里夫婦合傳，能在中國讀者們的心田上，下一粒美麗的人格種子，一粒真而善的人生觀的種子；使牠將來能發芽抽條，爲我們這個衰萎的民族，開出一簇美麗的花朵來！

按居里夫婦合傳原名爲 *Pierre Curie* 附居里夫人自述。法文原作者，居里夫人。英文譯者，美國科學家克洛格君及夫人 (*Vernon and Charlotte Kellogg*)，一九三二年在紐約的 *Macmillan* 公司出版。

(Sardinia) 的政治家加富耳 (*Cavour*) 認定，欲復興意大利，必須打倒奧國，於是運用外交，先設法獲得英法兩國的同情，然後於一八五九年與法皇拿破崙第三締結同盟，共同對奧宣戰。一八五九年的戰爭，雖因拿破崙第三單獨退出，加富耳的目的沒有達到，但是薩地尼亞已因是直接自奧國獲得郎巴狄 (*Lombardy*) 一省，而間接獲得塔斯卡尼 (*Tuscany*) 馬迭那 (*Modena*)，巴瑪 (*Parma*)，羅馬加那 (*Romagna*) 等地，奠定了統一一意大利的基礎。

八六〇年加富耳復乘鼓鼓利 (Sicily) 國內發生內亂的機會，利用英法兩國的同情，出兵佔據了耐潑耳 (Naples) 王國及恩布里亞 (Umbria)，馬撒斯 (The Marches) 兩地，改薩地尼亞爲意大利。其後因普奧戰爭而併有威尼沙 (Venetia) 因普法戰爭而進佔羅馬，卒完成意大利的統一。

普法戰爭後的法國，將阿爾薩斯，洛倫 (Alsace—Lorraine) 兩省割與德國，并賠款五千兆佛郎。然而法國的政治家認定，欲復興法國，必須打倒德國。於是運用外交，於一八九一年與俄國締結同盟，一九〇四年與英國締結協定，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二年與意大利成立種種諒解，因而德奧陷於孤立，畢士馬克孤立法國之政策，反成爲「作法自斃」。大戰以後，法國仍得恢復其歐洲盟主的地位。

上面所舉的歷史上的兩件事實，已足以證明「弱國無外交」這句話是錯誤的。意大利直至奧國勢力完全被驅出於意大利境外的時候，意大利始終不是奧國的對手。法國直至歐戰開始的時候，法國始終無力單獨與德國抗衡。意法兩國的成功，不是意大利的實力戰勝了奧國，或者法國的實力戰勝了德國，而是他們的外交戰勝了他們的敵人。

。這是歷史上的事實，我們怎麼可以說弱國沒有外交？

再看歐戰前的塞爾維亞：塞爾維亞以撮爾小邦，於一九〇八年與奧國強併波赫兩省後，認定奧國是他的敵人，於是運用外交，與俄國深相結納。及塞拉甲窪 (Sarajevo) 事件發生，終賴俄國援助，而引起世界大戰，塞爾維亞得於戰後擴大而成南斯拉夫國。這又是弱國利用外交成功的例證。

上面的敘述，只在證明「弱國無外交」的這句話是錯誤的。愈是弱國，外交愈是重要。強國——尤其是地勢優越的強國，他的外交稍有疏忽，尙不致對於他的前途發生重大的影響。弱國的外交稍有不慎，即可招致亡國滅種的慘禍。我并不是說弱國應當專靠外力以求生存，外交與內政本是相輔而行的，內政不修實力不充的國家，在外交上勢必要遇到種種困難。外交與作買賣的性質相似，沒有實力的國家，與人爭論，因爲沒有武力的後盾，固難獲得勝利，即與人妥協，除完全屈服外，亦難獲得美滿的結果，甚至與人締結同盟，亦不能拿出交換的條件。但是專注意內政，不注意外交，此種辦法也不是盡善盡美的，對於弱國，尤其是如此。因爲弱國在既弱之後，要想專靠修明內政，趕上強國，在現時的國際狀況下，幾幾乎是不可能的。



，何況他的敵方強國尙未必肯予他以修明內政，充實實力的機會！

歷史上的事實，在在均足以證明，被強敵壓迫的弱國的唯一出路，只有運用外交，以求得修明內政充實實力的

## 中東路出售以後

吳其玉

據最近報紙的記載，中東路出售問題，已經於一月二十一日在東京，由俄方代表加查洛夫斯基氏，及日本代表東鄉氏成立妥協六條了。這種協定雖然現在還在起草中，還沒有簽字，不過他的成立，和中東路的出售，大概是不成問題的了。絕不會如僞方二十二日所說的，會有什麼「困難發生」的。這件事，在日俄方面講，是他們兩年來最大的，并且是危險的問題。所以他的解決，對於日俄的關係自然會有很大的影響，并且祇會有好的影響。但是對於我們，則無疑的是一種權利的侵犯——侵犯了中東路合同第十二款自路成開車之日起，以八十年為限……八十年限滿之日，所有鐵路，及鐵路一切產業合歸中國政府，毋庸給假；又自開車之日起，三十六年後中國政府有權可給價贖回，及中俄協定第九條第五項，兩締約國政府承認對

的機會，同時善用此種機會，以增加本國的實力，充實外交的後盾。外交與內政運用得法，相輔而進，然後才可以打通一條出路，爭得己國生存的權利。質諸讀者，以為如何？

於中東路之前途，祇能由中俄兩國取決，不許第三者干涉的規定。所以我們的政府聽了這消息，就表示如果此項非法買賣成立，我方將發表嚴正之聲明，保持主權，宣示態度，這樣的宣佈，在法律的手續方面講，自然是應該的，但是他不會發生任何實際的影響，却也是非常明瞭。所以以為單是靠聲明來補救這個情勢，是絕不行的，必須靠其他的方法。并且我的意思，我們所要設法的，也并不是阻止中東路的出售，因為無論如何他是要出賣的，而我們所要補救却是中東路出售以後的情勢。換句話講，就是：我們所要補救的是將來，前幾天報紙會登載顏大使要回任去，這事我不知道與中俄外交的前途有否關係，更不知他的回任會否受中東路出售的影響。但我却很愿意借這個機會，把個人關於中俄外交的愚見說出來。

說起中東路的出賣，一般的理由自然是：（一）俄國

方面暫時的採取和平的外交政策，不欲多事以阻止他國內政治基礎的奠定，和經濟計劃的進行；（二）日本在東四省現在正積極造路，不久他的路網計劃就可以成功，若使蘇聯保守中東路，不特日本要常常和他們搗亂，并且不久恐怕該路就要成爲無用了，所以倒不如賣出去，換一筆款和

一批貨，來發展他的經濟計劃。而在日本方面的理由，自然是想把俄國推出東北去，好讓他來侵略或獨佔東北一切政治，及經濟的利益。但是我們還要注意的是這次售路交涉的成功，似乎還受了最近國際政治的影響，就是海軍縮軍談判，及今年海軍會議的影響。在表面上講，中東路的交涉似乎是日僞方面外交的勝利，而俄國方面完全是退讓。不過我們若使稍稍注意這事的交涉，就可以知道雖然自一九三三年五月間，售路交涉開始後。日僞方面的態度非常強硬，并且曾於一九三三年九月用武力逮捕該路蘇籍職員多人，結果使雙方的關係非常緊張，但是自去年下半年以來，日方的態度確是和緩的多，如路價之增加，及最近之允許担保路價之償付，都可以表示日本方面也是有相當讓步的，是有誠意與俄方妥協的，所以這中東路之交涉，纔能急轉直下。這種退讓的緣故，在日本方面，我以為

多少是受海軍會議，或日本對英美的外交所影響。就是：日本眼前的外交問題，似乎是海軍問題，所以必須用全力來應付海軍會議，或英美方面外交的陣線。而對於俄國必須暫時和緩一下，以免兼顧不暇。所以不惜遷就俄國的意思，把日俄間最易惹起糾紛的中東路問題先行解決了。

若使以上的揣度，離事實不遠的話。那麼日俄關係的發展似乎還有更進一步，而締結互不侵犯條約，或成立種一諒解的可能。這事初聽起來似很無理，但并不是絕無可能的。第一自東北事變後，俄國已經向日本提出締結不侵犯條約。這其中表面的理由，自然是近年來締結不侵犯條約，或睦鄰主義已經變成蘇聯外交最大的原則了。而實際的原因，還是因爲蘇俄在眼前是絕對不能與別國開戰的。我們若使稍稍注意蘇聯最近國內之政治情形，經濟及軍事狀況，就可以明瞭這一點。簡單的講，蘇聯的内部還是不安定，而他的軍事及經濟的預備還未充實，所以單就俄國講，成立此種諒解可以說是毫不成問題。第二就日本方面講，最近日本之感到外交孤立，是無可諱言的。若使英美，特別是美國對於軍縮的態度不變更，那麼我以為無論日本退讓與否，皆在在東亞找到一個朋友的需要，而這位朋友在眼前講似乎還是蘇聯最有資格。所以就日本方面講日俄的

諒解也是可能的。自然照理講，日本一日不退出亞洲大陸，日俄對峙的局面是絕不會被取消的，從而日俄衝突的可能性也永遠存在着。但是國際情形的變遷，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外的。日俄關係，最惡劣的時間，自然是日俄戰後了。但是不久因爲英美提倡門戶開放主義，和滿洲鐵路中立等等計劃，而日俄便又聯合起來對付英美了，眼前的情勢自然和日俄戰後，至歐戰期間的東北的情勢絕不一樣。因爲俄國在東北已經毫無勢力了，用不着和日本勾結起來，去抵抗第三國。但若使日本誠意對俄轉化，日俄間相當的諒解，並不是不可能的，而這種日俄的諒解對於中國不會有利，祇會有害，自然也是明瞭的。所以這一層似乎頗值得我們的注意。

此外，最近日本對華的政策，似乎也受了海縮的影響，本來自去年通車，通郵各問題解決後，中日間的關係已經漸漸好轉了。但是新年以來，我們所得的消息，却是與這個趨勢相背馳的。例如最近外務省宣佈要取啄木鳥外交，大連會議，及近數日來之察東事件，及廣田對華外交政策之演說裏，所提倡的日華政治協定都足表示日本對華的外交又要積極了。這其中的作用，我們雖不敢推測，但他的目的是要於海會前，把中日的問題解決，把日本所造成

的局面得到法律的承認，以造成一個事實的局面，來對付海會使海會無法，或至少難於討論政治問題，却是很可能的。所以這一點也是值得我們的注意。

根據以上的推測，那麼我們的結論便是：在一九三五年海軍會議前，日俄的外交與中日的外交，都有變更的可能，而這種變動若使實現，對於我們都是有害的。自然在今日的情形下，這一種的變動，我國絕沒有能力來制止，但是無論如何我以為在最近的將來，下列一事，我們必須努力，促其實現。就是：與蘇俄成立相當的諒解，或增進友好關係，千萬不可因他出賣中東路，而即行仇視。我這句話並不是說我們要與俄國同盟，或藉他的力量，來抵抗日本，或叫他不與日本和好，或不與他成立不侵犯條約等。我的意思是：若使我們可以和俄國成立一種更深的友誼，無論如何對於我們是有益的。近來國內有一種論調，以爲中國不應靠外交做奧援，祇可自己振作，若靠外交便是自殺，所以一切的外交都不過問。這種言論，我覺得幼稚得可笑，其實以往日本對於我們的侵略，自甲午之戰，經二十一條約迄九一八事件，那一件不是等我們外交孤立無援的時候，和他國無暇兼顧遠東的時候來下手呢？所以外交的奧援，縱然不能幫助我們，也絕不會叫我們吃虧的。

而對外交好的關係，更是在必求之列。因此我以為眼前對俄的友好，是絕不至有害於我們的。而這事的成功，和可能性自然是要看我外交的運用，和國際的情形而定。這是實際的問題，而不是應該不應該的問題。最後我還希望我們在最近將來，對於一般的外交關係，可以有相當的改良，和進步。我們近六七年來的外交，可以說是喊口號的外交，而喊得最響的便是打倒帝國主義，這口號是蘇俄傳授的，然而結果我們並沒有打倒帝國主義，不過徒然的得罪

## 論別字

前年作過一篇文，說到高中畢業生寫的別字之多。這一年多又看了多少高中畢業生大學一年生的國文卷子及作文本子，還是覺得如此。前年十月十一月申報自由談裏「論語」裏有過一回別字的討論，有人說青年人寫別字讀別字應當寬恕，有人却主張提倡——因為漢字實在太難，這麼着可以給簡筆字之類開一條門路。去年「太白」創刊號裏也有胡愈之先生「怎羊打到方塊字？」一文，提倡寫別字，詞類連書，準備拉丁化。那是更進一步了。

別字的界說並不容易定；說是以約定俗成爲標準，就

了好些在眼前不應該得罪的國家，徒然爲日本造些國際的同情，這不能不說是我們外交上最大的失策。現在蘇聯早已經放棄世界的目標，放棄革命時代的外交口號，而採取陸鄰的外交原則了，然而我們的中國似乎還脫不了那個他所傳授的外交口號，想起來真是慚愧得很。所以我的意思我們今日必須認清國際的局面，採取一種比較和睦的外交態度，替我們多造些國際的同情，國際的友誼，這於我們也是不無少補的。

佩 弦

是以通用爲標準，固然不錯，可是通用的標準也很難嚴格說明。譬如「無」字固然通用，「无」字也不僻；「考」字固然通用，「攷」字也不僻。我們可以說「攷」字用得少些；但「无」字情形就不同，普通讀書人多用「無」字，而俗刻書裏却多用「无」字。從前說「約定俗成」，大概只以普通讀書人爲限，俗刻書是不算的。按這個標準，「无」「攷」兩字算是「古字」，而非通用字。——「古字」的名字有語病，實在就是「現在罕用字」的意思。所以舊時寫別字固然爲人所笑，爲功令所斥，寫「古字」也

算是好奇之過，不討好。至於讀別字，說來也夠複雜的。書音和語音不同，如「車水馬龍」與「來輛車」的兩個「車」字；方音有時不同，如「草振」的「草」，北平人讀「談」，湘西人讀「琴」；字調（四聲）的變化無方，更不用說了。但向來說讀別字，只按普通讀書人的書音為標準，那却簡單得多。還有本來是別字或別音，因為一般人也都當作正字正音用，似乎有漸漸變成正字正音的樣子，原有的正字正音倒反要成為「古字」「古音」了。如「竭力」現在通寫作「極力」，「滑稽」（骨稽）現在通讀作「華稽」（註一）都是顯例。這算是新的「約定俗成」，我們無須也怕不能深閉固拒。

新教育施行以來，直到近年，寫「古字」的差不多很少了，寫別字讀別字的却增多。這自然因為學習識字寫字的時間減少之故；有人說漢字繁雜也是主因，不然別國文字教育，時間也差不多，怎麼會成功呢？這樣說的人一定忘記了西洋文字教育裏拼法錯誤一個大問題；那其實就是中國的寫別字，他們也是至今還未解決的。讀別字的問題，在西洋也許少些，但如倫敦俗音，不讀h的聲音（如三讀爲三）之類，也頗為受教育的人所詬病。再說漢字雖然繁複，可是據周先庚先生研究，也有它們的完形性，

易於辨識，或為拼音文字所不及。（詳見周先生美人判斷漢字位置之分析，中國測驗學會研究報告之八）周先生的意思，漢字教學方法若改良，學起來也未必特別難。這個意思雖還是個假設，要等逐步實驗才可下斷語，可是說漢字繁雜是別字的主因，却暫難相信了。

關於教學法改良，在前年那文中已說到應注重訓練一層，特別在小學與初中裏。具體的辦法，該等專家去研究；但默寫與字表考試似乎都可施行。字表可分年級制定，與教材連絡，這個自然也得靠專家。數筆順在小學裏也是基本；但像前幾年所見那樣，教小學生們執筆書空，似乎不如讓他們用筆寫在練習簿上。——不知這話外行否？關於寫字，大約也需要心理技術，聽說定縣現在有人正在研究。除了教學法之外，簡體字的施行，也可使漢字更容易寫，即使不更容易識。有人怕簡體字施行以後，一面要識簡體字，一面還要識尋常漢字，如既要識「變字」，又要識「變字」，豈不更難。但主張簡體字的人覺得如定好了一套簡體字，由教育部公布，像公布注音符號一樣，簡體字便很容易通行，不久當能取尋常漢字而代之。雜誌報紙不用說，便是古書，如有必要，也可用簡體字翻印。（也有主張簡體繁體並用的，過渡時期事實上富不免如此

。但不必主張，我們盼望那些繁體將來都變成「古字」。我們得注意，現在「論語」「人間世」已採用簡體字，「太白」等四種雜誌也將採用，更重要的，教育部已請錢玄同先生編製簡體字表，不久就可公布；這個運動已經離開了純粹討論的時期了。簡體字通行，教學法改良，文字教育易於進步，別字必然減少。至於胡愈之先生的提議，我不以為然。一則拼音文字在中國施行的可能性太小，此層多有論者。二則胡先生故意滿紙別字，雖和方塊字開了大頭笑，却讓讀者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我猜那樣滿紙寫別字，也必定比平常作文多費一兩倍工夫。他的提議大概不會有實際影響。

## 歐游隨筆

### (九) 俄德的異同

從斯塔林的俄國到希特那的德國好像從北極到南極。這是我初到柏林的感想，也是一般人的觀察。然而仔細一看，相異之處固多且大，相同之處亦不少，並且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絕不是三言兩句所能總結的。讀者請注意：我所講的是異同，不是優劣。論優劣，這問題更加複雜了。

至於現在人寫別字讀別字，應加寬恕，不必嘲笑，那是不錯的。但該分別而論。在學校裏的學生還該由教師隨時矯正；不過標準可以放寬些，寫的方面，可以准寫簡體字；讀的方面，方音和國音可以准其並用。固然，因為上下文關係，寫別字讀別字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妨害，但是不寫別字不讀別字，像穿乾淨衣服一樣，豈不更好。愛好之心，人皆有之，我想沒有人是愛寫別字愛讀別字的，只是不由自主罷了。至於社會一般人，有機會也可給他們矯正，多一半却只能聽其自然。

(註一) 滑稽舊說也可讀「華稽」，但向來通讀「骨稽」，近年改讀，原是讀別，不是遵古。

蔣廷黻

。因為政治制度的優劣，除了客觀的成績可以作判斷的標準以外，還有主觀的條件。在俄國，我常聽見共產黨徒這樣說：「縱使我的物質景况比美國人的差十倍，我還願作蘇聯的國民，不願作北美合眾國的國民。」可是美國人也說：「就是列寧所夢想的天堂臨世，我不願進那個天堂。我還是要作個老實的美國人，享受一個平常的美國人

所能享受的權利。」所以政制的優劣絕非僅憑客觀的成績所能定的。

何況這客觀的成績是不容易測量的。

俄德兩國相同最大之點是兩國皆一黨專政。兩國皆絕對否認自由主義及國會議制。否認之理由雖不同，否認之澈底是完全一樣的。共產黨與國社黨均不容黨外有黨：這是我們都知道的。這一點，兩黨現在完全作到了。現在牠們所怕的不是黨外的黨，是黨內的派。兩黨對付離「正道」的派別均用極高壓的手段。德國六月三十日的案件就是派別的爭執；結果，據政府發表的統計，反嫡系的人士被殺者七十餘人，據謠傳則遠過此數。最近因啓洛夫（Kirov）在列寧格那被刺，斯塔林認此案是金羅維業夫（Zinoviev）派的反動的表現，於是這「反動派」的人員未經法庭審判而被處死刑者已過百人。一星期前，英國勞工黨還向倫敦蘇聯使館提出所謂「人道的抗議」。今天莫索里尼的機關報尚說莫斯科的「赤帝」（Red Tsars）的殘暴已超過了歷史上最殘暴的「白帝」。（前不久，我在「國家檔案保管處」（Reichsarchiv）讀了一篇一八六一年年的報告，批評威靈頓十一年兩太后令肅慎自盡，說那是亞洲人的野蠻（Asiatic barbarity）。看來我們的「野蠻」比歐洲人的「文明

「還文明多了。」）在兩國，黨的「正道」均是領袖定的。俄國人怎樣崇拜斯塔林，我已經報告過。德國人的崇拜希特勒那完全相同。在兩國，黨的領袖發表的政見就是全黨全國的天經地義，其權威遠在我們「專制」時代的「聖旨」之上。看了這兩國的情形之後，我以為我們舊日的政治不應該稱「專制」。

兩國在制度上雖同是一黨專政，實際上人民的自由程度很有差別。在俄國，除黨報官報以外，絕無別的報。這裏黨報雖不少，民報仍佔多數，不過都受檢查。德國現在正排斥猶太人，但是猶太人仍繼續公開的辦報，來與國社黨的機關報辯論。在莫斯科，我能買的外國報紙僅巴黎人類報——法國共產黨的機關報。這裏賣報的小攤兼賣外國的報紙，共產主義的除外。我每天除德國報外，要買一份倫敦泰晤士報及巴黎時報。這兩個報對國社黨絕無好感，但自我到德國以來，這兩報僅各被德國政府扣留了一天。俄國有個很嚴密的，操人民生死權的秘探部；這裏似乎沒有，或有不不及俄國的那樣利害。俄國的革命是大流血的，大恐怖的革命。事情雖在十餘年以前，至今俄國人還沒有脫離恐怖的心理和空氣。其主要原故之一就是這個秘探部的存在。國社黨的革命可以說是個未流血的革命；牠得歐

權的經過始終維持法統，至少在手續上牠可說牠受權於民。所以在德國無須用恐怖來維持政權。

俄德兩國相異最大之點是在專制的目標。俄國共產黨的專政是為勞動階級專政；目的是要建設無階級的社會。共產黨員讀歷史只看見階級壓迫；別的都是這個壓迫的附產。所謂國家，民族就是這種附產之一。在蘇聯之內，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民族的自大是黨的紀律與道德所不容的。國社黨的理論正與共產黨的針鋒相對。在德國，階級的奮鬥就是大逆不道，民族平等的學說是猶太人的玩意兒。國社黨人讀歷史只看見亞理安人 (Aryan)，尤其是亞理安人之中的德意志人的創造；他們以為世界的劣族專與德意志優秀民族為難。優秀的象徵是勇敢，義氣，人格的尊崇，及創造的能力。德意志人的職責就是團結起來為民族奮鬥。

德國為什麼現在大講族國主義呢？國社黨的背景是什麼？我們倘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就不能了解現在的德國。因為希特那的運動也是應時而生的，是有根源的。在理論上，這種主義並不是新的。歐戰以前，西洋各國都有這種趨勢，不過在德國最發達。那時候，張伯倫 (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及尼采 (Nietzsche) 的學說已風行德國。

(現在這兩人的著作在德國的銷路很好。國社黨的理論家 Alfred Rosenberg 極端推崇他們兩人。) 所以在歐戰的時候，協約國的宣傳，尤其是威爾遜的宣傳，就把這種主義作為德國的罪名。英美法各國均說：他們所要打倒的不是德意志人民，是普魯斯主義，軍國主義；如德國人能自動的放棄這種主義，打倒這主義的代表人物及制度，協約國願與德國訂平等的條約，共立國際聯盟，以圖建設一個更光明的世界。一九一九年的回莫爾憲法 (Weimar Constitution) 果然把普魯斯主義掃蕩了，把世界上最進步的平等自由的學說都攔進去了。維爾塞條約是否因此而減輕條件呢？一點也沒有。德國人的失望可想而知。

我到柏林以後不久，看見國社黨不近人情的提倡族國主義，就發生疑問。所以我遇見德國知識階級的人就談這個問題。最好的答覆是個柏林大學的學生給我的。他說：我是個窮苦學生。對於貧富的不均我何嘗不氣呢？不過我們國內若有階級革命，國力必因此減少，外人必乘機更加欺壓我們。不差，那時他們不會指着我們的什麼軍國主義，或普魯斯主義；他們會指着我們的共產主義，更覺得師出有名了。法國就會把萊因河左岸全佔了。佔了以後，法國還要說她是為西方文化奮鬥



。那時我們靠什麼？靠誰？靠民氣嗎？靠革命的精神嗎？我們知道現在的戰爭不比百年以前的拿破侖戰爭。現在任何氣或精神抵不住飛機大炮。靠世界的無產階級來營救我們嗎？自從我們戰爭失敗以後，近十五年所受的痛苦也就夠了。我們沒有看見英國或法國的勞工設法制裁他們的政府。德國政府割土地，德國的勞工就須多出力，少賺錢，德國政府還賠款，德國的勞工，連同德國其他階級，就須少吃些，少喝些。我們儘管說我們工人只知有階級，不知有國家，這個世界不容我們不與國家同休戚。除了培養國力以外，我們是沒有出路的。

這是國社黨的族國主義所以受歡迎的根本理由。

共產黨只知有階級，國社黨只知有族國：這不是北極與南極之相對嗎？然而仔細攷察一下，異中有相同的。在德國方面，國社黨有牠的社會政策；在俄國方面，共產黨實際亦不忘國家。結果兩面相差並不如表面上看的那末遠。我可以稍微加以解釋。

國社黨的原名是：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族國社會主義的德意志勞工黨」。這個名詞包括社會主義及勞工。希特那常說：如族國不要勞工

有階級覺悟，族國必須消滅階級。國社黨革命以前，共產主義能在德國得一部份的勢力，希特那以為其過應由資產階級與猶太人共負。國社黨的大使命固在提高德意志人的族國自覺，但其主要方法是在使勞工愛國。自畢士麥以來，德國歷代政府所立的勞工保障法，國社黨當然保存。此外對於失業工人的救濟，國社黨不遺餘力。政府以政府的財力大興土木。荒地能墾殖的竭力移城市失業工人去墾殖。物價由政府平衡，平民必須品定價低，富民用品則定價高。到了冬天，政府負冬賑的責任，舉行各種捐款。最有趣味的是工役服務 (Arbeitsdienst)。各階級的青年必須替國家作六個月的苦工。這個運動的作用甚多：其中之一就是要非勞工界的青年能了解及欣賞勞工的人生觀。此外還有所謂「由樂而強」(Kraft durch Freude) 的運動。黨部替勞工造種種娛樂的機會，如演戲，奏樂，組織球類比賽，旅行。國社黨最重國內的旅行。牠的理由是：知祖國而後能愛祖國。

俄國的政治理論雖專重勞工利益，一般俄國人的生活遠不及一般德國人的。其理由與主義或制度沒有多大的關係。俄國人民，在西歐人的眼光裏，是個落伍的民族。你如果拿俄國人來比德國人，德國人必認為是侮慢他們。這

不是說，俄國沒有大政治家，軍事家，科學家，工程師，文人，美術家，可以與西歐的大人物相比的。俄國的上級社會早已西歐化，達到西歐的水平線；他們對於西洋文化也有不少的貢獻。這是西歐所承認的，也是俄國在近代史上所以能成大強之一的主要原故。我這裏所講的是一般人民的知識，道德，技術的水平線，各種事業的中級及下級人員。在這方面，俄德相差很遠。這是俄國建設的大困難。添聘外國工程師，收買外國的機器，而以政治專制的力量及國家經濟的計劃來推動，固能使俄國在三五年內建設一定數目的工廠，發電廠，集耕莊等。但是機器有了，駕駛機器的人，在數與質的兩方面都不夠，結果不外效率低，機器毀壞的多，材料浪費的多。並且共產主義的實行須要最高的責任心及公德。俄國工人應該每天作七小時的工，這算優待了，但是實際他們只作五到六小時。這些困難，德國都沒有。德國人的知識和技術水平線之高恐怕是全

世界之第一。他們的責任心及紀律之好尤其令人佩服。德國在戰後各種艱難之中能維持較高的生活，主要原故就在這裏。

同時俄國人雖講大同，蘇聯政府之提倡愛國並不在他國政府之下。不差，共產黨所提倡的是愛社會主義的祖國，國社黨所提倡的是德意志民族的國家，但是實際上我看不出什麼分別來。蘇聯努力軍備亦不在他國之下。蘇聯的外交，與別國一樣，全以蘇聯的利益為前提。用的方法也是遠交近攻。蘇聯想避免戰爭；依我看來，德國也想避免戰爭。德國現在在軍備上及外交上均不能作戰。為德國計，維持和平是上策。至於一般德國人之渴望和平更不用說了。使人心不安的是國社黨的理論認戰爭是人類進步的工具。這是德國人的傻氣，也是德國人的老實。

十二月二十七日書於柏林

## 編輯後記

編者

△我們這一期有兩篇討論教育的文章。顧毓琇先生提出一種辦法，使大學教育與救國大計發生一種更密切的關

係，很值得教育當局及大學校長的注意。陳衡哲女士最近寫成一篇居理夫婦合傳譯本的序言，承她先送給獨立發表

，我們甚為感激。在這篇文章中，她對於現在的教育制度，有一個很重要的批評。

△這一期又有兩篇討論外交問題的文章。我們讀了上

期微塵先生的「如此外交」，再來讀張忠絨先生的「弱國

是否無外交」一文，對於中國今日的外交局面，有幾個人

是不着急的？吳其玉先生對於中國的外交政策，在「中東

路出售以後」的文章裏，有一個具體的提議，希望讀者加

以思索與討論。

△朱佩絃先生，是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的任主，他在「論別字」中提到的另一篇文章，曾在獨立第六十五期發

表。

△蔣廷黻先生的俄國遊記，已曾告一段落。在這一

期的隨筆裏，他說從俄國到德國，好像從北極到南極。他在

全篇中，發表他比較的觀察，非常有味。

△我們很高興的報告，胡適之先生的健康已經完全復

原了。下期的獨立，他一定有文章與讀者相見。

# 本前 三號 目

## 第一三六號

日本學者在中國東北的科學工作  
民主與獨裁的討論  
民主與獨裁的爭論  
大學研究院與學術獨立  
再論大學研究所與留學政策  
再論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  
編輯後記

## 第一三七號

薩爾歸還德國  
翁文灝新中國女子的五年計畫  
陳之邁與興趣與職業  
陶希聖都市與農村  
姚徵元不復與農村中國也可以工業化嗎？  
叔永我們可走第三條路  
吳景超再論民治與獨裁  
編者編輯後記

## 第一三八號

吳景超如此外交  
衡哲公醫與醫學教育  
周先庚歐游隨筆(八)出蘇俄境  
陶希聖第三條路走得通嗎？  
姚溥蓀讀經與新文化運動  
鄭林莊  
丁文江  
編者編輯後記

# 獨立評論合訂本

第一冊(第一至第二五號) 第二冊(第二六至五十號)

第三冊(第五一至七五號) 第四冊(第七六至一百號)

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掛號照加)

# 第二卷 社會經濟 第一號

## 目 要

上海米市調查	編者
農業經營之報酬	李濤譯
美國之土地政策	彭子明譯
中國農產品輸出貿易指數(民國廿三年)	編者
上海農產品壟售物價指數(民國廿三年)	編者

定價本埠三元 外埠連郵費三元四角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四十四號 社會經濟調查所

# 第二卷 經濟評論 第一號

## 目 要

評論二則	王維新
賠款償還與中國經濟之危機	余醒民
中國之保護關稅問題	閻鴻聲
目前中國挽救入超的根本對策	編者
漢口貿易之研究	陳志遠
羅斯福經濟政策之解剖	王遠平
資本主義的新機構	胡以平
湖北建設與資本主義	張菊生
戰爭與資本主義	湯源怡
會計學基本概念之研究	江公邦
上海財閥之鳥瞰	張化邦
美國在華經濟的地位	湯源怡
政府與世界經濟情勢	湯源怡

發行：漢口金城里 五九號 零售：兩角

# 第五卷 學風 第一期

## 目 要

談學風	陳東原
安徽文獻述略	吳景賢
歷史學與科學	李則綱
漢初之教育	張汝舟
四國之抗清運動	吳景賢
金一閣考略	編者
天要	烏以風
中國音韻沿革攷緒言	吳耕莘
舊聞隨筆	姚永樸
安徽才媛紀略初稿	姚永樸
評杜威分類法	喻友信
金氏近樓書目解題	喻友信
安徽文化消息十七則	編者

發行處：安慶、安慶、安徽、省、圖書館 定價：每冊二角 全年十元

# 行政院農復會 農會會員會報

## 第二卷 第八號

庚款機關聯席會議第三次會議紀錄	編者
丹麥農業合作狀況	編者
科學方法經營農田時收益增加之可能性及其估計土地在農業生產中的地位	編者
蘇聯的旱災與灌溉	編者
廣東順德蠶絲改良實施區之組織及其過去與最近計劃	編者
關於復興農村之消息(八則)	編者

發行處：行政院本院秘書處 定價：每冊三角

『中日親善』？？！

孟真

『民治與獨裁』的爭論與調解

葉叔衡

美國金條文判詞的意義

張茲闡

在東北的三年

顧敦吉

編輯後記

編者

# 獨立評論

##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  
 業所 君中書社 嘉德書社  
 增華書社 和平書店  
 知行書社 東安市場 佩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  
 福華書社 華盛書社 華益書社 侯記書社 廣甸  
 現代書局 景雲堂 沙灘 北大一院 景山書社  
 海運倉 朝野書店 朝大 滄費社  
 天津 清華洋行 成府競進分社  
 天津書局(代定) 南洋書店  
 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上海 紫房子電報部 萬古書局  
 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定處) 生活書店 亞東圖書館 光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南京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鐘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鎮江 鎮江書店  
 徐州 徐州廣告社  
 三友書店(代定)  
 徐州書局  
 常州 振華書局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漢口 大眾書局 生活書店

武昌 新生圖書公司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  
 南昌 南昌書店 拔提書店  
 廣州 現代書局(代定) 圖書消費社  
 汕頭 大東書局  
 興寧 興寧書店 新民書店  
 梅縣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  
 漳州 海濱書局  
 文瀾書局  
 桂林 永昌公司  
 濟南 東方書社(代定) 震東書局  
 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威海 吉昇書局  
 濟南 世界書局  
 蘇州 匯豐書局  
 蕪湖 新報社(代定) 中華書局  
 宣化 小量書社  
 開封 覺民書報社(代定)  
 華安報社 統一派報所  
 四方書報社 世界派報社  
 鄭州 張錫音派報社  
 保定 平安派報社  
 甘肅 甘肅書報社  
 西安 甘肅書報社 開明書店  
 成都 甘肅書報社 開明書店  
 萬縣 甘肅書報社 開明書店  
 合川 新川書局  
 重慶 北方書局  
 雲南 新友書社  
 貴州 新友書社  
 杭州 現代書局  
 福州 萬有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廈門 開明書店  
 長沙 金城圖書公司  
 衡州 衡州派報社

第一四〇號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三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 「中日親善」？！

孟 真

最近兩個月真是「中日親善」論最走運的時代。也許這個理論與行爲在將來更時髦，更成國是，更不得了，本未可知，不過在現在走運到這個田地，已夠使人憂心如剪的了。彷彿這番熱鬧恰是爲紀念一二八的第三週年！這真是歷史上的最慘酷的幽默。

蔣委員長的兩次對記者談話，第一次之末了一筆及第二次之全篇都還使人滿意，却還不忘國民黨之革命立場。不過這些話或嫌空洞些，或者這也有不得已處，然而對外國人是不可虛與委蛇的，是要把明白的話說在頭裏的。中日國交之失常全在日本，全不在中國，欲更改正局面，須得日本一反其自九一八以來之行動。在日本易如反掌，在中國無從爲力，排日並無此事實，東北必須還中國。

汪精衛先生在中政會的演說詞誠是一篇花團錦簇的文字，非善於辭令如汪先生者莫辦。至於其含義呢？則大公报有一段雋永的評語，以爲此是中日通商以來數十年間最親善的論調！並且假設汪先生若發此言于九一八以前，不愧爲特識獨見，而今言之恨晚！（原文不在手邊，姑憑記

憶）外交官說空話，在相當範圍內本亦無不可，與廣田作竹枝詞式之唱和，也未嘗不可，不過汪先生在這段文章裏有兩個漏洞。第一，廣田的空腔中有實件，汪先生的誠心上皆空談。廣田說些好聽話，而歸本于要求中國取消排日（這在今日本是見鬼的話，未免太重中國人了）汪先生何不也說些好聽話，而歸本于要求日本退還東北？如此乃是虛對虛，實對實。今也徒作一篇頌聖論，只是爲人鼓氣爾。第二，中國的外交立場，應該建設在列邦平等，東西同仁的原則上，絕不容許偏親日本。因爲偏親一個弱鄰，固有不和之嫌，而偏親一個強鄰，尤有望風歸順之弊。而且遠東又不止中日兩國，美俄英有同樣的利害關係，中國與英與俄也都是壤地相連的，與美國也只一水之隔，現在水是通道不是隔人的。自九一八以來，日本對世界之妄暴理論，皆以自居東亞主人翁爲出發點，而要求其在東亞有特殊立地，對中國有特殊威權。這是中國的絕不當承認一絲毫的，中國只能承認大家一樣。今汪先生之議論，謂讚揚中國與日本之特別親密關係，似乎已漸誇到日本理論之道路

上。我不免害怕！汪先生之又聰又明，且親且和之態度，誠是其不可及處，亦是其政治上有力量之一因，不過，國際間的情景與國內不同，說話還是自己防衛一下子才好。無須乎過量的客客氣氣。

至於王寵惠博士之東渡攀親善，誠不免令人齒冷。最妙的是昨天日本電通社的消息，他在看了些瀋陽事變的罪魁禍首之後，重光葵餞別他，請的陪客是「滿洲帝國駐日大使丁士源」！丁士源與王寵惠，同是英國老留學生，同服官歷家的北京政府，直到張作霖時代的，想來總有相當熟識。今日同席于重光之堂，論此時東向懷「德」之情景，並非申包胥伍子胥之異趨而走秦吳，想當年北庭作宦之往跡，或有諸葛瑾諸葛亮之同氣而別吳蜀。豈非東庭服遠之佳話歟？若有書獃子以為這是王公自己跑去取辱，乃真是淺人不足以語深！夫王公之生平，大公報「巧宦」之評可以不待蓋棺便足論定。據中國傳統的訓誥學，宦者買賣也，巧宦者，善運虛無於買賣也。在當年王公能一面列位北庭，一面猶不失為國民黨人，又何怪乎此日逢閑回國，第一着是說學，第二着是和戎。登隴首而左右望，此日行情，蓋無過於此兩市者也。如此看去，此人此事正與中日關係不相干，且不去論此罷了。

言歸正傳。在高談中日關係之前，有幾件不可忽略的事實。

第一·除非日本人改變其對東北之態度，中日親善絕不可能。按偽國之作用是使中日兩國萬萬不能「爾無詐，我無虞」的，偽逆的組織存在一日，則中國受暴之創痕日新，又日新，中國人既不應忘情於三千萬亡國之同胞，尤不能放心此個醜極的危險分子。

第二·中國此時並無可注意的排日之事實，所以日本人之借口適足以顯其不可測之心肝。此日中國之全國萎靡，是中外共見的。在此情景之下，有志氣的中國人，正當恨我們之不長進，具耳目之日本人，豈不見到這個普遍的事實。然而猶以此為言者，還不是明明坐人以罪，這算有誠意嗎？在這種氣餒態度之下，能有公平的來往麼？水滸上記林冲被獄吏拷打，林冲問他自己犯了什麼罪，獄吏說，你坐着也是罪，站着也是罪，醒着也是罪，睡着也是罪，一灣腰一擠眼都是罪。這豈不是此日現狀的描寫？偽國的事件姑不論，且看福建與河北非武裝區的情景，治安之不易維持，社會之大成紊亂，誰實為之？誰令致之？此皆現實，乃舍而不談，反說中國排日。難道中國政府能虛造幾件排日的案件而懲辦之，以應日本之要求嗎？

第三，「中日經濟提携」一路乃是中國滅亡之速路。凡是兩國的經濟提携，必須在實際上互惠，在原則上平等然後可，否則只是大併小，本邦對殖民地的關係。日本是一個近代化的工業國家，中國是一個生產落後，農村破產的國家。若中國不給日本以特惠，當然無所謂提携，若給以特惠，無非是使日本的工藝品進口得容易，使中國的原料品出口得便宜。關稅已自主了，乃又反到受束縛的境地。這乃真使日本工業不致蕭條，中國工業無從起手，不久之後，日本將多量吸收中國資本，將為「東亞之工場」，中國將見都市隨農利以俱破，永為萬世一系之苦力國民。這真不待征服，先已滅亡了。而且抽象之談還不親切，目下正有具體榜樣在那裏。所謂「日滿經濟合作」，是怎樣一回事，則「日華經濟提携」也就可想而見了。所以中日經濟提携之口號，只是要求中國做第二個「滿洲國」。軍部既建功于白山黑水間，以炫其國人，文官見獵心喜，更思不戰而克人之朝廷也。

第四，廣田非幣原之比，論其背景殺是可疑。幣原之背景為財閥與立憲政治，其政治思想又較近英美式，故西

向兼併如東北事變之行爲，在彼以爲非事其國家之正道，乃有與中國和善之誠心。當時之外交部長王正廷君昏然無知，致使機會錯過。至于廣田，本屬于玄洋社一派，玄洋社之行動，及其對中國之存心，是留心日本事情的人所知道的。（參看劉叔雅先生之「日本侵略中國之發動機」，載獨立評論第十九第二十兩號，這是一篇值得國人永久注意的好文章）中國若干革命志士被這一派人愚弄得不在少數了，即如頭山滿翁，他誠然幫助中國的革命黨，然而最終目的總是爲日本建業，爲明治求歸服者。此中故事我也聽了不少，此地來不及說。總之，上當不是一次，不便再上大當了。去年春間，日本外務省官宣言，西洋各國不得問中國事，助中國政府，儼然封中國爲日本保護國。于是惹起全世界的責難，日外務省只得取消。這樣宣言，固是廣田任內的事，而此番日議會開會，廣田回答質問，固明明聲稱日本對華方針仍不改變那個宣言的道路。然則廣田的空話儘管好聽，廣田所要求于中國者之實際條件，若拿出來，或者不免駭世界了。

（未完）



# 「民治與獨裁」的爭論與調解

葉叔衡

胡適之先生同丁在君先生到鞋舖裏去替一個小寶貝買鞋子，那個鞋舖只有兩種大人穿的鞋子，一種是鬆軟的棉鞋，一種是堅硬的皮靴。胡先生要買棉鞋，丁先生要買皮靴，兩人爭論不決。陶孟和先生趕來一看，也說還是棉鞋好。可憐那個小寶貝踮著一雙前穿腳指頭後露腳後跟的破爛鞋子，正在等新鞋子穿哩。等到他們三位辯論終止，彼此同意了，買了那雙棉鞋或皮靴來；或者彼此不能同意而胡先生陶先生把那雙棉鞋買來了，丁先生又把那雙皮靴買來了，那也得等小寶貝長大了，纔能穿呀。

對不起，我不是喜歡瞎說八道，來對三位老朋友開玩笑。我不過是說個譬喻罷了。我讀了他們三位對於「民治與獨裁」的爭論，覺得這個譬喻狠可以點醒他們。這場筆墨官司聽說已經打了一年了，裏邊說話的人也不止他們三位。但我病得差不多死了一年，有許多好文章沒有能讀到，現在祇好專將三位老朋友最近的爭論來批評批評，調解調解。我先得請讀者不要厭重複，將他們三位所說的要點都引敘在下面。我並非要借此來充實篇幅，是要借此來顯

示出他們各人的理由與其困難，然後來想個調解的方案。

胡適之先生在他的「中國無獨裁之必要與可能」裏（獨立評論一三〇號）以為「在今日這個新時代，『獨裁政治』決不是統一政權的方法。」他又以為獨裁是不可能的，因為（一）中國今日沒有能獨裁的人，或黨，或階級；（二）中國今日沒有一個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使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之下，贊成一個新式獨裁的局面；（三）中國民族今日的智識經驗够不上幹那需要高等智識與技術的現代獨裁政治。他以為「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而現代式的政治可以說是研究院的政治。」所以「英美都是民主政治的發祥地，而專家的政治（「智囊團」的政治）却直到最近期才發生。」他相信「民主憲政是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不過胡先生又說「最好的訓練是逐漸推廣政權的民主憲政。」

丁在君先生在他的「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裏（獨立評論一三三號）說：「若是所謂民主政治是相對的，是逐

漸推廣的，則當然有討論之餘地了」。但他以為「民主憲政不是如胡適之先生所說的那樣幼稚的」。「如果國家是現代式的」，「凡胡適之先生所舉的獨裁政治的困難和需要，都是實行民主政治所不可避免的困難和需要，而且程度加大」。「要四萬萬個阿斗自己領導自己，新的國家是永久建設不起來的。」對於胡先生所說獨裁不是必要的，丁先生的答覆是：「民主政治根本還談不到，獨裁政治當然是不可避免的」。「豈但我們的政治沒有脫離革命的方式，我們的國家正遇著空前的外患——不久或者要遇著空前的經濟恐慌。在沒有消滅這雙重國難以前，要講民主政治，是不切事實的」。對於胡先生所說今日沒有一個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丁先生的答覆以為要利用目前的國難來號召。至於真正的平民政治，丁先生以為近年來連不贊成獨裁的威爾士與羅素都以為「事實上不可能」。「多數人對於政治，根本沒有興趣。他們識了字，看體育新聞，讀偵探小說。政治上的問題除非是與他們直接有利害關係的，他們絕不願意過問。……實際的政權旁落在出黨費，開報館，辦無線電廣播的人手裏。」

但是丁先生却先說過：「平心而論，中國今日沒有獨裁的可能，是大家應該承認的。」他又以為連汪蔣兩先

生都「承認中國今日沒有能獨裁的人或是黨」。他雖然說「事實上國民政府何嘗不是變相的獨裁」，却不認為「理想的獨裁」。在結論上，他提出四個新式獨裁的條件，又說「目前的中國這種獨裁還是不可能的」。不過「我們大家應該努力使牠於最短期內變為可能」。而「放棄民主政治的主張，就是這種努力的第一個步驟。」

胡先生答覆丁先生說：「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獨立評論一三三號）「英美國家知道絕大多數的阿斗是不配干預政治，也不愛干預政治的，所以充分容許他們去看棒球，看賽馬，看 Cricket，看電影，只要他們「逢時逢節」來畫個諾，投張票，做個臨時諸葛亮就行了。這正是幼稚園的政治，這種政治經驗是不難學得的」。「獨裁政治之難學，不光是獨裁的首領難得，也不單是專門人才難得，還有那二百萬或四百萬的「專政阿斗」最不易得。……中國今日若真走上獨裁的政治，所得的決不會是新式的獨裁而一定是殘民以逞的舊式專制。」

陶孟和先生在他的「民治與獨裁」裏，（國聞週報第十二卷第一號）以為政論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承認現狀；第二種馬上要將現狀改變；第三種以為他們所努力的目標「是要從現狀做起，經過相當的時間，纔可以達到的」。他

以爲了先生屬於第一種，他自己屬於第二種。他以爲「民治有破綻是一事，因爲他有破綻，便不得不採用獨裁，又是一事。當中還有許多問題；但了先生未免跳得太快了。」他又說「歐西的民治理想……是工業革命前產物。……民治主義所以日陷殘缺，大部份要讓經濟的變動負責任。」但他「所以相信民治制度，正因爲他比一切其他的制度缺點較少，並且有健全的主義的基礎。如果民治制度發生破綻，那是時間上，環境上問題，我們應該設法補救。」他以爲意德式的獨裁政府是一種「危機時代的政府」。

「所有現在歐洲獨裁的國家即發現危機的政府的國家，全都是民政經驗最短，民治的傳統最脆弱的國家。」最後他說：「中國當此危急存亡的時候，當然以救亡圖存爲我們當前的急務……但是我們要知道發展民族，鞏固國家並沒有捷徑可尋」。

以上所引他們三位的理由，都有狠精到之處，其彼此答辯多足以以互相糾正補充，我們不必再贅一辭了。但他們却又各有其困難，我試爲指點出來。胡先生只要大多數的阿斗「逢時逢節」「來做個臨時諸葛亮」。但是這個「時節」如果是了先生所說「雙重國難」的時節，不知道這個「幼稚園」的辦法，他以爲足以應付否？胡先生也沒有告訴

我們到底有什麼法術可以叫諸葛亮的靈魂，在必要的臨時，真的附到阿斗的身上去。況且我們大多數的阿斗連假扮一回諸葛亮的玩意兒，都絕對的不愛幹，那又將如何？陶孟和先生以爲民治制度是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前的產物，并且是「日陷殘缺」，應該「設法補救」的。但是現在二十世紀已到了工業合理化與計劃經濟的時代，距工業革命前的時間與環境相去更遠了。所以連英美都要發生「專家的政治」或「智囊團」，而美國還有了「技術政治」的主張。如將民治制度按照現代的需要來「設法補救」了，那張「日陷殘缺」的老面孔，經過摩登美容術改造了以後，不知舊相識見了還容易認得否？況且現在正應以「救亡圖存」「爲當前的急務」，而我們的國家又是「民治經驗」都沒有的，我們能夠以民治政府來替代「危機時代的政府」嗎？了先生因爲民治不易實現，又不足以應付「雙重國難」，所以要「新式獨裁」；因爲目前不可能，所以要使牠在「最短期內變爲可能」。但他沒有告訴我們如何「變」法。他祇說了「放棄民主政治的主張」的一步，又還祇是負面的的一步。他要「理想的獨裁」，當然不以現在「變相的獨裁」爲滿足。他以爲連汪蔣兩先生都是「承認中國今日沒有能獨裁的人或黨」，然則他一定要另外去尋找能獨

裁的人或黨了，或者將現在人或黨來改造。這種特出的首領與組織本來不是隨時隨處可以遇見的；在中國天然的與社會的環境裏，更不容易遇見。將現成的材料來改造往往更爲困難。萬一尋不著，當著「雙重國難」的時候，我們要不要拱手以待呢？如或急不及待，隨便來一個，如何可以蹈陶孟和先生所說的南美諸國家的殷鑒呢？試看四川的人民差不多每月要納一年的田賦，有完納到民國六七十年的；又聽說當去年底四川某部勦共軍隊後退的時候，還有用機關鎗向逃難的羣衆殺開一條血路以便快跑的。可見得「殷鑒」不必到南美去找，南美或者還趕不上呢。

一個國家的狀況是很複雜的，不是一個單方可以醫治的。但是每到病狀嚴重，尤其是試過了幾個方子而無效的時候，往往有人提出個單方來，以爲祇有這一條活路了，其他一切可以不顧了。現在國內頗多這種偏向的主張。就國際關係說，九一八以前，不以日本問題爲重要，九一八事起，也祇盼望國聯的救援。等到國聯決議，日本退出以後，又以爲從此祇有對付日本之一法，國聯與英美等各國都是無用的，可以不必重視了。實則像日本如此一個強隣，當然隨時都得重視，而國聯之不能替我們打仗，早應該知道了。但國聯所做到的並非沒有用處；這個東北的糾

紛如何解決，雖然不能預言，而終久還是要與國聯及俄英意法等各國有關係的，東亞的情形亦是與歐洲的局面有關聯的。以前還有些人，專盼國際的救援，現在又有些人以爲我們祇能靠自力生存，不必空談國際關係了。其實自己不努力，他人固然無從幫助；而處此世界，尤其是今日的中國，若說專顧自己，不必聯絡他國，便可以解決一個國際大糾紛，那又未免太自大了。再就國防說，有人以爲應該以全國的財力施於國防，一切建設應該純以國防爲目的，另一方面就有人說現在祇要說經濟，不必談國防。實則經濟衰敗至此的中國，固不能專說國防而不顧經濟；而以海岸之毫無防禦，如祇將經濟建設集中於上海等地方，而內地交通運輸較差的地方一無準備，則敵人動手之時，便是將我全國經濟力一網打盡之日了。更就經濟說，有人以爲中國以工業化爲最重要，而另有人則謂惟農村運動可以救國。但無論中國的煤鐵儲藏量及其分布情形是否可使中國高度的工業化，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的國家當然應以農業政策爲較重要。而以農業經濟的幼稚，農民知識的低下，若要專從農村去尋找救國的途徑而不重視都市與工業，那又未免太迂遠了。要之，專門從事於一事業或研究一個問題的人，因其專心之故，對於其所從事者特別重視以

至偏重，那是人之常情，毫無足怪的。但如爲國家統籌全局，是須要兼籌並顧，不應該有所偏向的。民政與獨裁各有其長短，對於今日之中國各有其適宜與否之處。胡陶丁三位先生要專就現成的兩雙大棉鞋與大皮靴揀擇一雙，所以發生困難了。

寫到這裏，我想也許有人要說道：「你是要叫小寶貝一隻腳穿大棉鞋，一隻腳穿大皮靴罷！」則將答謂「不然，不然。」我以爲出外穿皮靴好，尤其是暴雨時候，在家裏却是穿棉鞋好。或者可以定做一雙皮底棉韌的鞋子，而鞋頭亦是皮的，但這雙鞋子總得照小寶貝的小尺寸去做去。

言歸正傳，本來胡先生曾說「最好的訓練是逐漸推廣政權的民主憲政。」他雖沒有說如何「漸」法，但在「漸」起來的時候，所施行的總還不夠說是民治罷。陶先生也是要「從現狀做起，」「經過相當的時候，纔可以達到」他的目標的。那末，初「做起」的總也還不是民治罷。他還要照時間及環境來補救，恐怕與向來的所謂民治更有些不同了。丁先生要於「最短期內」使新式獨裁變爲可能。他這個「最短期」當然不是物理的最短期而是事勢上可能的最短期。那末，這個「最短期」恐怕要長了。在這

個時期沒有到的時候，火急的國難早已經到了眉頭，他總得另外先想個辦法，這個辦法總也還不是新式的獨裁罷。他不曾說過相對的，逐漸推廣的民治「當然有討論之餘地」嗎？然則說到歸根結底，他們三位老朋友大可以相視而笑，握一握手，來共同想個現在可行的制度了。

民治的長處在人民權利之可有保障，獨裁的長處在行政的整齊簡捷而有較高的效率。兩者又各有其短處與其在今日中國不可能之處，上面已經說過，不必再提。但保障民權與統制行政在現在是絕對的必要而又可能的，至少其可能的程度是頗高的。我們試照這個目標來提幾條具體的辦法如下。

(一)丁先生說得好，多數人對於政治上的問題「除非是與他們有直接利害關係的，他們絕不願意過問。」所以對於他們有直接利害關係的事情，如捐稅的輕重，胥吏的良惡，秩序的安危等等，他們並不糊塗而是應該叫他們過問的。對於這知基本民權的保護是必要的——尤其是在現在各省情形之下。各省應各設一參議會，其職權爲監視廢除苛雜，通過加征捐稅，與發行省公債等案以及向當局傳達民間疾苦。參議會每年開會一次，必要時得開臨時會。議員除領開會期內的旅費外，概不支薪給。議員由每縣選

舉有法定資格者一人。此種議員大都應可為各縣較有聲望的人，又各有其鄉士的關係，應可以代表各縣的民情。至於省政府的行政應該向中央政府負責。

(二)重大的政治問題如選舉元首，宣戰媾和，締結條約，以及預算決算，發行公債，制定與人民的生命財產及權利有直接關係的法律，應該由一個代表民意的機關來通過的。中國大多數的人民對於這些政治問題雖然不注意也不能了解，而他們的代表的人物，在今日這個時代裏，確是能關心這些國事的。如丁先生所說，要召號全國有參與政治資格的人的情緒與理智使他們站在一個旗幟之下，那更得叫他們有與開重大政治問題的機會了。不過普選的可能固尚甚遠，即從前有限制的選舉，大都亦是些高等游民所玩的把戲。我以為應由各種職業團體如商會農會工會教育會各大學等以及各省參議會推舉代表來組織這個機關。現在職業團體或亦未能令人滿意，但究竟是由同行組織，對於其會員較有切近的關係，其所推舉之代表，比擬稱代表一般人民之議員，總較有代表的性質。各省參議會所推舉的代表大都亦應為其比較特出之人物。此項民意機關一定比從前的國會要好的多。其職權除上列各項外，應該還可以通達民隱及提出建議。其常會應每年一次。議員除領開

會期間充足的旅費外，不支薪給。其人數最好不過百餘。照我們中國人的習慣，人多口雜是沒有辦法的。至於中央最高行政機關應向元首負責。

(三)中央行政權力應該集中於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裏祇設內政，外交，財政，國防，經濟，交通六部，教育歸併於內政，鐵道歸併於交通。六部的部長承行政院院長的命令，各負其本部行政的責任。行政院院長與六部部長共七個人的行政會議足以決定行政大計。行政院更應聘用各項專家（其中有可由各部專才兼充者）組織一個專門機關，並於必要時會同各部專家，以設計全部建設與改革計畫，由行政會議通過後交各部照辦。各部專門的重要行政事務應脫離政治的變遷而在該管各部之下，設半獨立性質的機關以專管之。如教育，衛生，鐵道，郵電，航空，稅務，幣制，水利，農林，兵工，軍需等等都用專門人才設署掌管以專責成。此項機關對於照例執行的事務，可以行文發令，彷彿如現在的國務署鹽務署統稅署或再加大其權限。

(四)全國國防軍完全由中央最高軍事機關（軍事委員會）統率整理，汰弱留強。軍隊額數於一定期限內減少至

一規定之限制，不得擅增。駐屯地點爲各處國防上之要鎮與勦匪區域，不按省份分配。餉領軍械由軍事委員會直接支配發放。軍隊經積極整理以後，始可以充實軍備，建設國防。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應互相爲用，其計畫均應經過行政院與軍事委員會之會商。

(五)政治的腐敗與敷衍不外於兩個原因，(一)是公款可以非法的支用，(二)是私人可以安插吃飯。總之，都是錢的問題。整理行政必須從切實的監督財政做起。在我國積弊之下，尤須絕對嚴格的辦理，使一切國庫收支完全納入固定的軌道，方可以言行政，方可以談建設。中央政府一切出納，不論鉅細，概認編入預算，歸財政部專管，由最高財政監督機關(主計處)監督之。主計處的權力應加大。對於國庫之支付，概由主計處按照預算，事前核准，事後審查，不僅以事後報銷爲敷衍之計。財政之監督應爲非政治的而技術的專門事務。監察院爲非技術的而政治的機關，應將審計院改隸於主計處。主計處之統計局非監督財政之性質，應作爲專門行政事務之半獨立機關，直接隸屬於行政院。

(六)中央各機關的事務官應有規定的額數，不得由各機關自行增加。除各部秘書全數裏的數人外，事務官非經

正式懲戒委員會通過，不得免職。各機關職員錄應隨時登記懲獎升降的事實，作爲正式檔案。職員的任用，甄別，賞罰，黜陟概須經過最高銓敘機關(考試院)按照條列辦理或審查通過。文官考試須按各機關所缺少而補充的員數以定考取的名額，不需要增補的時候，不舉行考試。官吏退職年齡與養老年金亦訂定實行。

照以上所擬的(一)(二)兩項，民權又有相當的保障，國內有參與政治資格的人可以有與聞國家大事發表意見的機會。如要逐漸推行民治，現時可能的範圍亦不過如此。按照(三)項，行政可以整齊簡捷，效率可以提高。按照(五)(六)兩項，行政可入軌道，積弊可以漸清。如此方可成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現在盼望獨裁者或亦可以較爲滿意。按照(四)項，國防的力量使以漸漸養成。現在如有一個獨裁政府，對於國防軍事亦不過做到這個地步。這些事項之必要與可能，是沒有多少疑問的。就必要說，這些多數是早經常識認可，早應實行而尙未實行的。就可能說，這些事項，這些制度裏並沒有包含什麼物理的或社會的不可超越的困難。當然，不論何種改革，何種建設，實行的時候總有要費力的地方。現在還要專做容易的事情嗎，努力還有問題嗎？如因爲有人的問題，無論其爲個人或黨派

，而徇瞻顧忌，不敢努力，那是情面重於國難了，還講什麼「救亡圖存」？

我不敢說以上所擬的各種制度已是完備了，但這些事情已經很夠現在的政府去做了。我以為以這六項為中心的制度即可為現在適宜的政制。若問這個政治是什麼主義，我却說不出來，除非或者是合理化主義，或者是救亡主義？我以為從一個什麼主義演繹出一個制度來，終究免不了

## 美國金條文判詞的意義

張茲園

哄動一時的美國金條文訟案，業經最高法院於本月十八日宣判。這樁事件以前的經過，和這次判詞的大旨，都已備載各報。自然這次判決是與政府派有利的，而且從經濟的立場看來，也是維持現在已成的局面，比較順理成章，以免再度引起紛擾。倫敦「金融時報」論此次判決所生影響，為保證社會上之安定。這種主張，并不因傾向於澎漲派或緊縮派論調的人，而有所分別。

這件訟案判決有很大的影響，是不容否認的。因為附有償金條文的債券數額，在美國為最多，無論何國都比不上。在美國金融史上，自從一八七一年最高法院判決「法

做八股的意味。若將事實上所需要的各種制度，按照現狀，綜合為一種政制，那是較為切實可行的。至於這個政制戴一頂什麼帽子，那不是最重要的問題。這個政制將來演進為民治或獨裁或別種，也可等將來再看。我現在即將這樣一個政制作為「民治與獨裁」的爭論的調解方案，以就正於參加這個爭論者。

「債幣案」為合憲法以來，沒有比這次金條文案的判決再為有聲色了。再以美國這次的判詞，和英國上議院一年以前同案件的判詞來比較，雖然在法律精神上尚保持多少同樣的理由，但在實質上，其判決的結果，是正正相反。因為英國上議院的判決，是維持償金條文的有效，而這次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則償金條文是絕對沒有執行的可能。這兩國判決不同的緣故，不全是由於法律上觀點的互異；恐怕一部分是由於兩國的環境，也是各有不同；如果在英國附有償金條文的債券為數很多，那麼，上議院判決的趨向，是否也和美國最高法院相同，實在是一個很有趣味的



問題。

有許多人對於這問題的真相，還不是十分明瞭。最奇怪的是一般外匯市場的投機家，錯認這是美金元減價是否有效的問題，以為最高法院的判決如果是維持償金條文為有效，則美金元就要恢復舊平價。關於這一層，大公報曾譯登倫敦『經濟論者』一段短評，闡闢這種謬解。然而外匯市場却因此有一番的波動了。

關於美國最高法院各法官的主張，也是很可注意的。美國最高法院共有九位法官，根據他們平日主張的傾向，大致可分為保守派和寬大派，各有四位法官，而首席法官休士 (Charles Evans Hughes) 時時左右其間。此次的判決是寬大派的主張，加入休士成了大多數。在十八日宣判的時候，少數派的異議，也由法官麥雷納慈 (James Clark McReynolds) 宣讀了。這在外國，雖是常事，然而在中國法院并無此例。一向寬大派法官被認為傾向於政府派的主張，但是羅斯福就職後的措施，也曾屢屢被判為不合憲法，并不受政治力量的支配。

☆

☆

☆

☆

☆

☆

金條文案判詞，雖實質上勝利歸於政府，但在法律精

神上則仍維持所謂『契約神聖』(Sanctity of Contract) 的論調。同時又認為憲法已賦於國會以處置貨幣制度的權力；現時貨幣制度已經改變，故一切契約之金條文，不能執行，因此，債券持券人不能照從前金元平價收回債款。這種的理由，施於私人間契約，尚可自圓其說；但是施於政府的債務，不免使政府有『沒收性質』(Confiscatory) 舉動的嫌疑了。所以不得不分別判決，認為政府債務不得以貶值美金元償付，而必須以黃金或原額黃金價值相等之款額償還。這就是說：政府債務的償金條文在原則上是有效的。惟私人不得對政府起訴索償，這種理由，不外認國家有統治權 (Sovereignty)，故人民無從對他起訴。我們細釋其用意，如果不將政府債務除外，連類與私人契約適用同樣理由而維持政府的舉措為合憲法，那麼，不啻是替政府開了一個方便之門，將來會有很大的危險。作者對法律原則是外行，只好從經濟的立場，略為討論，至於法理上理由是否充足，很希望法學家指示我們。

## 在東北的三年

顧敦吉

我寫這篇文章。有兩種意義：

去年八月底從東北取道青島，回返北平。輪船靠了岸，碼頭上黑壓壓擠滿了上下的人，盛暑中午的太陽更使人汗流浹背，熱得喘不過氣來。但是我下了船，腳踏實地後，頓時覺得神清氣爽，好像服了一貼清涼劑似的，我噓了一口氣，對我的同伴說：「謝天謝地，畢竟我恢復了自由！」三年流浪的生活，在下船一剎那間作了個結束；因為東北喪失而被剝奪的個人思想自由，言語自由，和行動自由，從此也一概恢復。那時我充滿了無限感想，好像出了監獄的囚犯，重新進了新天地一般的快樂。

到了北平，我常想起在北滿旅行途中一位美國女記者休士 (Mrs. Alice Hughes) 的話，那時中東路天天劫車，我們同經患難，遇了四次翻車之後，達到綏芬河。她因為某種「嫌疑」，在日人監視之下，換搭去海參崴的火車轉赴漢堡，臨走時偷偷交給我一封信，說：「我對你有極深的同情，希望你所計劃的初步——回返北平——能够平安達到！」現在這一步果然已經達到了，但是以後的計劃呢

到青島是我過去三年流浪生活的結束，到北平是我以後生活的開始。白山黑水，和巒坡起伏，一望無際的內蒙原野，是我心神嚮往，永不能忘的。但是這次回返關內後，舊地重遊，再去東北的機會，恐怕事實上和我國恢復失地一樣的渺茫！過去三年的生活，也許竟成爲不可復追的陳蹟！不能再有的生活和不能再去的舊地，是多麼值得留戀！何況千載一時的國恥大辱，也使發生在其時其地，把一些事實和感想寫出來，算是一個可紀念的回憶，這是本文第一個意義。

從三年半前離開學校，邁赴東北，直到去年回返故土，我始終沒有抱爲覓噉飯之所而奔波的心理。我去東北是爲要明瞭當地情形和得到充分的經驗。簡括說起來，我對我自己的人生抱兩種觀念——在未正式進社會的時候是一個實驗；進了社會以後是一個「賭博」。我對於自己和社会的認識，希望，前途等等，要從實驗裏得來；從實驗裏得了信仰，希望，然後認清目標，看準了門路，像「賭博」

似的作孤注一擲。在現在情形之下的國勢內患，正是滿途荆棘，一個人沒有孤注一擲的決心和精神，總免不了要爲惡潮流所屈伏的。在未去東北之前，我在學校裏是首屈一指的懶惰，貪安逸，高傲，虛榮的人。那時我自己便起了疑惑。大學快到畢業時期了，疑惑却一天一天底增加。前途？信仰？成功？失敗？我既不能測量自己的能力，更無從知道自己對社會有什麼價值。這種徬徨的心理，在青年是很普遍的。

於是我決定把自己先做個實驗，從最初步作起點，觀察「社會和我」。內地是人多如鯽，不是去處，因此我決定了東北。那時並沒有帶什麼介紹信，也沒有許多銀錢，還立定志意，非到不得已時不願說明自己來歷或身世。社會上三百六十行，都豫備試試。以前懶惰，安逸，虛榮，高傲等脾氣，或者吃些苦折磨折磨，竟能除去。我決定把自己實驗一下，如果成功，那麼至少我確實知道生存着的價值；如果餓死了呢，中國現在實在不需要那樣一個人活着！

於是我便拿東北做了實驗室，三年以後，居然活着回到平津來了。我不敢說「實驗」有什麼成績。瀋陽事變爆發，好像實驗室着了火，或是實驗的玻璃管炸裂。現在火

燒到「燃眉」之際，不容我不離開。所以寫過去三年的記載，我並不認作個人的自述，却抱着寫科學實驗報告的態度來寫本文。這是第二個意義。

同時我希望讀者對於本文，切勿有「探險記」或「浪漫史」一類的觀念存在。我既不追求冒險，更未故作浪漫。去東北是由於忠實的作「人生實驗」的動機，本文祇是個忠實的「實驗報告」。

在三年半以前，東北在我腦裏的印象極淺。我常聽見些無系統的東北事情，看見些關於東北的記載，但和東北直接發生關係，不過在五六年前隨着學校什麼球隊到瀋陽參加華北運動會的一次。那次旅行，並沒有給我深刻的印象。我對東北感到興趣，却是由於受了另一種的刺激。那時學校有幾個外國特別生，還有五六個日本學生，大都是由日本外務省或滿洲遣派的。有一天我們在一起談天，忽然內中一個問我：「你知道關東租借地以何爲界？」在日本人看來這是一種常識問題，但我當時却瞠目不知所對。另一個日本學生說：「嚇！你們還談什麼收回東三省喪失的主權？連關東租借地的界限還沒弄明白呢！」

從那次以後，我漸漸注意到東北問題；離校後所以遠赴東北，間接也是由於這個教訓。

東北三年的逗遛，給我許多好處，同時也給我些壞處。我不但認識了自己，並且從事實方面了解了中國在國際間所處的地位，從經驗上覺察到列強侵略我國的內幕和手腕，因而確實知道了一個國民——現在中國的國民——對於國家的責任。從在社會裏人和人的接觸，給我許多解析英美俄日諸民族心理的機會；遠征旅行，更使我和東北民衆接近，明瞭我國人民所處的地位。但在另一方面，因為無拘無束，生活有時不免趨於放浪；而東北文化落後，缺少學術上的訓練，也是深感痛苦的。

是一九三一年的六月，我從天津出發去東北。隨身不過帶了兩個皮包，因為我原來計劃在一地做些工作，得了報酬，再往前走的。到大連的時候，記得還有一二百塊錢了。但是那時日金很高，差不多國幣三元抵日金一元，我住的旅館，每天就是日金三元，此外一切費用，都用日幣計算，幾天的逗遛，花去了我「資本」的大半。大連給我的印象太壞了，處處是痛心的刺激，處處可以見到三個月後——九一八——大變動的暗示。隨便拿起一份報紙，都是頭號大字討論所謂「滿蒙問題」充滿了露骨的激烈論調。有天在海邊閑步，剛巧一大批關內移民達到碼頭，男女老幼，有好幾百人，全是鳩形垢面，鶉衣百結，經過了長途

跋涉，希望在東北覓一安身之所。從他們的外表上和談話中，可以得悉關內人民的痛苦是怎樣底深刻；他們雖然移殖，可是對未來的希望，甚至於目的地，都茫然一無所知！於此可見當年移民東北，在官廳方面，始終未有整個系統的籌劃。在飽經困苦，知識低落的移民，雖然並不因此而覺得更加不方便，但在移民的效力和實惠上，無形中便減少了。他們被日本巡警圍成一圈，蜷縮着靜候出發的命令。那時我對這些移民的精神和境況，感到無限同情。他們連自己都不知道在無意中爲生存需要而造成的環境，却成了殖邊的先驅者。我當時想我的地位和志願，不是同他們一樣麼？

事變以前我國移民情形是如此。偽國造成了以後，我又見了無數的日本移民團。未到之先，車站上或是碼頭上，早就有各種居留僑民團體在那裏等候，歡迎；到達時又是一番熱烈的慰勞，人人準備犧牲自己去幫助移民的需要。有這種精神，日本在東北移民縱然有許多人說氣候或是生活程度的差別，不能和中國移民相抗衡，（如 Dorfman）但是全盤失敗是決不致於的。我們試拿中國移民和日本移民所受的待遇和設備相比較，便可想像到東北大部分。農民的地位了。

我從大連經過了開原，瀋陽，長春，而抵哈爾濱。在長春大連之間，曾經在很多小站停留一天或半天。南滿路沿綫的日本色彩，使我不願意滯留。去哈途中和我同車廂的是瀋陽一個基督教大學的教務主任 J. Mr. David Davidson，他是暑假返英國去的。我們從中日問題談到蘇聯早年的小偷，從王文顯先生談到牛津劍橋，十分投機。到哈爾濱的時候，我還有銀元六枝在口袋裏！

Mr. Davidson 對我的志願很表同情，我們第一天同住在 Grand Hotel。他出房錢，我出加舖，第二天他就去歐洲了，剩下我一個人在那哈爾濱最奢華的旅館內！

這是我過去三年生活的緊要關頭：在北滿是舉目無親，並且我並打算沾親戚故舊的光，求一差二職。錢是快完了，人却還在大旅館內。在那種情形之下，衣食倒是在次，住的問題不能不先解決。Davidson 臨走前給我留三封信，介紹我給丹麥，英國，美國三個國籍不同的牧師。我不大喜歡和傳教師來往，當時並沒有去看他們，直到很久以後，才見了丹麥和美國籍的兩位。他們對我的鼓勵，和時時借書報給我，是值得感謝的。

第三天哈爾濱東西南北的街道上便發現了我的踪跡。住的問題不能不先解決，那天旅館簡直使我趨趨不前，如

坐氈針！傍晚我到了一條叫花園街上的街道，兩邊種着密密的樹，夕陽返照着愈顯出幽靜，這道街全是中東路職員的「官房」，我那時怎能知道呢？我心裏想這道街才是我理想中要住的地方，不顧前後的從東頭一直敲門到西頭，詢問可有空房出租。碰了好多釘子之後，終於遇到了一位姑娘，她先問我是否是旅行的學生，然後說她家有空房，可是遠一點。我們約定了時候，她引導我搬了去，住的問題總算解決了。

我一個大都沒了。房子是每月連早午茶好像二十五元。管牠呢！住下再說吧！

從那時起到進中東路，是我過去生活的黃金時代。物質上雖然困苦到萬分，精神上却是最覺愉快，樂觀。我體格本來很結實，吃一點苦實在不覺得怎樣。一切不如意的或困難的遭遇，我總祇覺其新鮮有味，從不會當作痛苦。在這時期裏，曾經做旅館的侍者，曾經在電影院打掃地板，東奔西走，尋些短工。早晨在家喝了早茶，走十幾里地到「道裏」碰碰運氣；中午在苦力會食的山東館來幾斤老餅，一碟黃豆，兩盃稀飯，運氣碰着了，還添一「角」燒酒。起先吃飯總是臉紅紅的不好意思，久而久之也便習慣了。（記得有幾次還賒了賬呢！）

但是做短工祇能維持老餅錢，我有二十五元的房租擔負，因此不能不設法謀一固定職務。房東是一母二女的上等社會家庭，她們起先以為我是富家子弟，過後明白了真相，也很表同情，從來沒有催促過一次房租。中東路，特區教育廳等，我都曾投過自薦信；大人先生之門，也曾「拜謁請教」；大洋行大公司，也曾效毛遂自薦；可是結果如石沉大海，音訊全無。那時有人以為我是神經病的，有的說我是脫離家庭逃出關外的，種種揣測，不一而足。中東路有一位姓裘的處長很懇切的對我說：「我手裏有一千多人等「差使」(!?)，你我好像還關些親戚，但是一時想不起來。東北不比外洋，我勸你還是回去，給你張免費車票吧！」他的好意，至今感激，但是從那次見面以後，我始終沒有去找過他。

那時無意中遇見了兩位同學，一位是有了事才去的，一位也是到東北求自立的。我們雖然不常聚首，見面時總互相鼓勵着。到暑假後學校開學的時候，我又見了一位先後同學許君，新任哈爾濱第一中學的教務長。他知道了我的情形，極力帮忙，設法在第一中學担任些功課，這是我的生活漸趨固定的第一步。

我担任的是些地理國文政治等雜碎功課。東北中學生

程度的惡劣和習氣的囂張，至今引以為憾！到自己做了老師，才知道老師的苦處。想當年和教員搗亂，我也是個能手，可是到我做了教員時方始深悔富年的孟浪！我的性格不合教書，學生搗亂時不屑以武力對付，所以不久視上課教書比囚犯進監獄還怕！

就在這時間內，發生了萬寶山案，接着又是內地的水災。東北人民當時對於萬寶山案的激昂，是值得稱讚的；不過辦理該案的濱江交涉使鍾毓，並非外交人才。當地的外交大員不能善為折衝，鞭長莫及的中央外交部自然更難應付。日本政策是專以地方交涉為目的，中國雖然主張中央政府交涉，但是中央地方的外交機能連絡不靈，適足造成雙方互相推諉責任的不良結果。鍾毓是一個舊官僚日式本留學的政客，他辦外交當然不出在日本壓迫範圍內求敷衍的一途。偽國成立後第二年，我經人介紹在公餘教他兒子英文，東西席常常見面。有一次我問他關於經辦萬寶山案的始末，他說：「咳，老弟！東北對日本有外交麼？還不是雙方求個敷衍民衆，而子上講得過去的方式而已，中央不知道地方的困難，地方不明白中央的意旨，我們辦外交還不是按照歷來先例，斟酌着盲人瞎馬似的辦一起算數了嗎？」我問他那麼激昂的民氣怎樣對付呢？他說：「民

氣嗎？東北的民衆是容易管轄的；關內嗎？這得看中央怎樣對付了！」萬寶山案件是如何重要的外交問題，但是當時折衝樽俎的却是鍾毓這流人物！聽說他現在官運亨通，任了偽國黑龍江省民政廳長了！

內地水災，東北民衆也很踴躍的謀救濟，學校機關到處大規模的募捐，民氣的確日進月升。正在這當兒，千載一時的奇恥大辱九一八事變便發生了。

我得到事變消息是在九月十九日，幾個朋友正在許君家裏談話。那時有位巴黎大學的學生林君——林文忠公的孫子——特地由法國趕回中國，搜集東北史料作論文的。（他的論文現已出版，叫 *La Position Economique et le droit du 1933. Japon en Mandchourie, Paris*）他氣噓噓的跑來說：

「你們知道昨晚日人佔了瀋陽麼？」我們面面相覷，還認作第二濟南事變的事件呢。我們趕到車站，站裏陰氣森然不見一個人影。長春的車開了，大家圍着旅客問長問短，可是除了長春被佔消息以外，一些也摸不着頭緒。

事變消息不過給予一部分人的緊張。北滿官廳方面是「靜觀自得」，社會上大部分人是「司空見慣，不以為奇」，有智識階級雖然感到危機臨頭，但是赤手空拳能抵抗得了嗎？何況禍還沒有到目前呢！

當時民衆在「激昂」之中反而趨於鎮定，因為軍政各界遠騎在牆上，觀風察色呢！事變剛起之時，北滿最活動的人物，恐怕要推駐哈日本總領事大橋忠一。北滿軍政當局的所以騎牆觀望，多是由彼控制。當時北滿一般心理，好像解決瀋陽事變的責任，全在長城以內的當局。長春以北，已是俎上之肉，待人宰割罷了。也有一二個激烈的軍人，反對張景惠妥協政策。所以北滿空氣，忽而緊張，忽而平穩，結果雖有丁超李杜的獨立，而馬占山蘇炳文却按兵不動；丁李敗後，馬氏倡義，而蘇炳文又按兵不動；蘇氏失敗，便成了後起無人！這種現象的造成，內容極為複雜。從心理上說，各將領不能連成一條戰線，是誤於各人先要講求保持各人力量，和迷信舊兵法——孫子吳子等，沒有現代軍事觀念，因此日人能夠派少數敢死說客，促其「反省」。從事實而論，張景惠早與日本妥協，當局內部意見，早不一致，日人和漢奸，便得乘機而動了。

北滿除了嫩江之役，丁李獨立，馬蘇事變這幾次，稍為受些震動外，簡直鎮靜得出乎意料之外。幾次事變，也是一處吃緊，他處若無其事的畸形發展。人民縱到了熱血噴騰的地位，也為環境所限，一籌莫展。照例共和國家的環境，應該是人民支配的；但在中國却是環境支配人民，

而支配環境的，乃是少數所謂當局者。所以當局者有了變化，人民便跟着環境轉移。東北事變在這方面，已經給予我國充分的教訓：人民非但不能支配環境，並且沒有轉移環境的訓練和勇氣，到政府束手無策，希望人民作最後掙扎的時候，人民也便一盤散沙，無能爲力了！少數當局支配環境，已經是夠危險的；若使不訓練人民有轉移環境的力量，那麼「樹倒猢猻散」的現象，豈止限於東北一隅？

就我個人在過去三年，親歷其境對於東北事變的觀察做根據，我相信非使人民趨於組織化，訓練化，國土是不容易保持的。組織化不一定限於「抗」「仇」等字眼工作，至少要使人民習於共同生活；訓練化也不限於「救國軍」之類，却應該以「進退與共」爲準則。丟土地不足慮，丟人民則堪憂！東北陷落，可說連人民一起淪喪，因爲現在除非真正民衆揭竿而起，不與人民息息相關的軍隊或「義勇軍」是不生效力的。人民趨於組織化和訓練化，並不能等事到臨頭才舉辦，也不是在急不及待的當兒容易合之衆，作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東北風起一時的義勇軍，可爲前車之鑒。

日軍在一九三二年二月，方才佔據哈爾濱。在九一八

到那時期，哈爾濱表面上是絕無變化。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東路一位要人，受了我在莫斯科參加中蘇會議的表兄的請托，把我自動的請去給了一個位置。我正感到教書的乏味，和事變引起的失望，並且認爲可以借此機緣探聽俄人態度，所以便接受了。

中東路可稱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奇特組織。日軍到達哈爾濱以前，該路的實權統在俄人手中。中俄雖稱平均用人，但是華人多委些行尸走肉，權利那能不旁落呢？在行政上應該互相協助進行的，却成了中俄互相掣制的局面。東路華人方面也有幾個熟悉內情，實事求是的人，像前工務處長劉本義，前監核局長劉紹周，但是獨木不能支大廈，東路怎能不糟呢？

東路現在還以俄文爲標準文字，但是有許多目不識字的華人，居然處長局長。記得去年發生了很有趣的一件案子：據日軍偵查，中東路偷偷把醫藥品（東路財產）運赴俄境，運單上有醫務處長李某的簽字。拘押審問的結果，李某說他不認識俄文，所以沒有看明白那件文稿，便簽了字。諸如此類的事，不一而足。俄方的把持和華方的用人不當，雙方民族間的意氣用事，都使東路管理的效率低落。離哈爾濱不遠從呼蘭到海倫的呼海鐵路，是純中國



管理的路綫，事變前在中國鐵路中首屈一指；但中俄合辦的中東路，反不若呼海路的效率高。

中東鐵路局是個舊中國官廳的雛形，我個人經歷的一件事最足證明。我任了中東路職務後，那位介紹我的要人爲特別表示好感起見，對我說：「這裏你不必常來，偶爾來轉一轉就夠了。你還教你的書，豈不是兩邊拿錢了麼？」可惜我畢竟是個傻瓜，沒有聽他的忠告。

自從日本勢力達到哈爾濱，拉哈鐵路築成後，東路收買問題，極被重視。據專家的觀察，東路出賣是不成問題。日本出價，深知東路實情的人說，已不算低；俄國在形勢上，軍事上，利害上，國策上，都以出賣爲合算。日俄交涉所以忽斷忽續，全受國際形勢的轉移；譬如蘇聯被選爲國聯常任理事後，日本忽然增價，因爲國聯常任理事的蘇聯出賣東路，承認僞國，那可值錢多了！俄國所以忽然又扭妮作態，是因爲對日英美間的海軍談判作觀望，日本外交如果孤立，俄國或許可以變轉方針；但就現在形勢而論，如果英美沒有明白向日本壓迫的表示，俄國決然要出賣東路的。

日本在未收買以前對控制東路的辦法，是借在職華人做傀儡。售路會議未開以前，東路督辦還能用俄人搪塞日

人，用日人恐嚇俄人，從中取巧。日本至今尙不能委派日人插足東路，不過儘量利用親日華人作工具，還委派大批取得俄籍或華籍的高麗人握東路路政。督辦公署按條約是純中國的機關，僞交通部派有日人駐在，動不動便把副局長叫去，提取案件，所以除了全在俄人掌握中的文件，也瞞不了日人。

按照東路章程，凡一案件必須經過中俄雙方簽字方始有效。我在東路服務的時候，差不多每天都有各外站關於日軍佔用路產，毀壞路基等報告，但是僞方督辦總批「待查」或者「交某某查覆」等空文，歸擋作爲懸案罷了。

我任職東路不久，嫩江戰事爆發，馬占山退到海倫。那時東路青年職員路工，有好多棄職投軍的。我雖然不一定有喋血沙場之想，可是馬氏的人格頗給我一時的衝動，也便在零下四十度的天氣，單身渡過冰天雪地的松花江向海倫進發。馬占山的軍力佈置，是由克山海倫沿呼海路直達呼蘭至松花江北岸的馬船口。我到了馬船口，經過馬氏部隊憲兵的檢查，他們看我「長得不像中國人」，施以種種口問，結果誤了那天的火車。隔了一天他們才信了我！容我出發。

呼海路是大豆糧食出產的地帶。海倫雖然人口不多，

却是松花江黑龍江二流域間的一個重鎮。那時馬氏司令部設立在某火磨內（麵粉廠），他本人的辦公室是一間很簡單的房屋，外間便是叅謀處，用布簾隔的那一間算是秘書處。

馬氏軍隊在當時的精神，確乎值得稱讚；但是「閉門造車」一般的軍事知識，我却不敢恭維。他說：「你們文人要打仗？沒有那麼容易的事！」他忘却了軍隊在打仗以外，還有其他作用。那晚我睡在他們一房兩坑的「營」裏

## 編輯後記

編者

孟真先生的文章，久不見於本刊了。目下外交問題似乎正在發展之際，他這篇文章值得我們注意。

我嘗覺得近來討論民治與獨裁的文字，大概偏於從理想方面着想，雖然說的五花八門，但終不免「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罷了。譬如有人要造房子，并不先打一個圖樣看看，而儘管爭論中式或西式的適宜與否，我們能望有一個滿意的判斷嗎？葉叔衡先生這篇「調解」的文章，不但「調解」了民治與獨裁的爭論，并且給了我們一個所

，每張坑上睡三四個人，有叅謀長，團長，秘書等等，精神倒是很好。對面坑上有一個自稱團長的，據說是鬍匪首領去投靠馬占山的。他整晚耍着兩支手槍，罵不絕口。牽了大約十來天，還沒委任呢！

我覺得馬占山在海倫也沒有長久準備之計，留着是白廢時間，第二天清早便回哈爾濱，朔風怒號的塞外氣候，更增加我的失望和悵惘！

（未完）

要政制的圖案，我們希望能因此引到實際問題的討論。

顧敦吉先生的「在東北的三年」，是一篇一萬五千字的記實文字。本期先登出一半，下期可以登完。

上期的編輯後記，已經報告胡適之先生本期有文章與讀者相見了。不幸胡先生病愈復發，以致上期的預告未能實現。這也許是俗語說的「鍋蓋揭早了煮不熟飯」。我們現在不再作預言，但祝胡先生早復健康！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証：警字六六二號，中字八二一號

『中日親善』？？？（續）

孟真

在東北的三年（續）

顧敦吉

南遊雜憶（一）香港

胡適

從民主與獨裁的討論裏求得一個共同

政治信仰

胡適

對於中國問題的一個看法

柯桑

編輯後記

適之

# 獨立評論

寄售及代定處

- 北平：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業所、君中書社、嘉陵書社、育中書社、晨光書社、增華書社、平和書店、知行書社、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景華書社、福華書社、華盛書社、華益書社、侯記書社、廠甸、現代書局、星雲堂、沙灘！北大！院、景山書社、海運倉！朝野書店、朝大消費社
- 天津：清華消費社成府競進分社、天津書局（代定）、南洋書店、大生書局、文元書局、萊房子、博古書局、志恆書店、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定處）、生活書店、亞東圖書館、光華書局、新中國書店
- 上海：新中華書店、南新書社、花牌樓書店（代定）、鍾山書局、正中書局、中央書局、大中書局、天一書店、鎮江書店、徐州廣告社、徐州書店（代定）、振華書局、開明書店、現代書局代定、大眾書局、生活書店
- 南京：真茹、新中華書店、南新書社、花牌樓書店（代定）、鍾山書局、正中書局、中央書局、大中書局、天一書店、鎮江書店、徐州廣告社、徐州書店（代定）、振華書局、開明書店、現代書局代定、大眾書局、生活書店
- 鎮江：鎮江書店、徐州廣告社、徐州書店（代定）、振華書局、開明書店、現代書局代定、大眾書局、生活書店
- 蘇州：蘇州書店、徐州廣告社、徐州書店（代定）、振華書局、開明書店、現代書局代定、大眾書局、生活書店
- 常州：常州書店、徐州廣告社、徐州書店（代定）、振華書局、開明書店、現代書局代定、大眾書局、生活書店
- 南通：南通書店、徐州廣告社、徐州書店（代定）、振華書局、開明書店、現代書局代定、大眾書局、生活書店
- 漢口：漢口書店、徐州廣告社、徐州書店（代定）、振華書局、開明書店、現代書局代定、大眾書局、生活書店
- 武昌：新生圖書公司、新生命書局（代定）、胡正、興派報處、新光書局、南昌書局（代定）、拔提書店、現代書局（代定）、圖書消
- 廣州：大東書局、興寧書局、新民書店、新時代書局、黃勝和堂、梅縣、文淵書局、永昌公司、桂林、三管書局、南寧、東方書社（代定）、震東書局、濟南、中華書局、春記報社、青島、吉昇昌書局、威海、世界書局、安慶、新報社（代定）、中華書局、宣化、小書報社、太原、華新書社（代定）、開封、新報社、統一派報所、鄭州、四方書報社、世界派報社、保定、張錫晉派報社、西安、甘肅書報社、大公報分館、蘭州、現代文化社、開明書局、成都、文友書社、萬縣、新川書局、合川、北新書局、重慶、新友書社、雲南、現代書店、貴州、萬有圖書公司、新民書局、杭州、開明書店、福州、金城圖書公司、廈門、衡州派報社、長沙、衡州派報社

第一四一號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 「中日親善」？！

(續上期)

孟 真

第五，我們的政府不要忘我們此日不立即爲日本人吞滅者，既不是由於自己的努力，也不由於日本人的「仁慈」，乃是由于中國之國際均勢，雖動搖却並未掃地，雖在變化中却並未壽終正寢。果真在中國的國際均勢掃地以盡，日本人會立刻來大規模的殺戮我們同胞，滅亡我們國家的。所有一切「共存共榮」「東亞同種共濟」欺人之談，真是一套至無聊的口頭禪，其行爲早已證明此等口頭禪全是其用心之反面。中國在國際均勢之下生存了如此多年，華盛頓會議更給中國一個安息，果使我們善於利用那形勢，不是沒有圖強的機會。不幸我們只是勇於內戰，昏然無知，屢次的警告不注意，直到「九一八」日本人攻陷瀋陽，然後此華盛頓之一章轉入另一章。不過，日本雖以暴力摧殘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終不敢一舉而全部否認之，列國亦始終未曾承認其舉動爲合法。所以佔了瀋陽長春之後，不敢立即用兵北滿，用兵北滿之後，不敢立即侵擾關內，侵擾關內之後不敢立即入北京城。日軍之頓兵於通州以外，豈是黃郛的塘沽協定所能停止的？日本人

到底還是怕西洋人，所以才不長驅直入，黃郛的塘沽協定只是爲日本人作個最榮譽的場面罷了。若是日本人無所畏懼于西洋各國，他定要立即請中國的駐外使節下旗回國，若是那們真的自覺着有力量抵抗英美，便沒有廣田的這一套把戲，若是那們真的自信再進擾華北仍不起世界的波瀾，他們當然早就上下一心的把華北僞國組織成了。英美的接近越可能，廣田的外交花樣越翻新，美國的海軍越增加，日本的和美議論越向上。果真日本真是敢于對世界作戰的，內田的焦土外交何以不即成爲國是，而易以廣田之曲線外交？然則中國今日仍是存在于均勢之下，只是此時之均勢大不穩當，故此時中國之生存大感搖動耳。若以爲均勢真的已經全破了，乃真是荒謬糊塗之見。日本誠然向破壞此均勢之道路上走，如其向中國之高談親善，便是他們這個工作之一，然而英美也正向維持此均勢之道路上走，如其強化海軍，謀互相接近，便是他們工作之二。

第六，「一失足成千古恨」，正是此日中國外交路徑之警告，當國之高賢與外交之當局都不便以十年來對付國

內情事之態度應之臨之。國內的事情，儘管今天翻雨，明日覆雲，反共有先後，不抵抗有早遲，國家誠爲此等無定河邊之立場斷喪無量元氣。究竟君子猶可豹變，看戲的國人本不計較的。然而在國際的事件上，全不能容許這樣的隨隨便便，一言則鐵案如山，回頭則魔鬼在後。果真今日我國爲日本所提携，提之于股上，携之於胯下，以後只有照此一路步步入地獄，想轉身是再也不能的。所以隨便應付的態度，敷衍客氣的姿態，忘其所以之心理，應機則變的希望，在此處是用不着的，一用則貽國家以莫大之害。

第七，沒有一個國家能夠不出代價便存在的，也沒有一個民族能夠不奮鬥不犧牲便得自由的，設若我們的當局所努力只在政權之不移，那就不必談下去了，如此用心，自然少一事好過多一事。設若他們未嘗但爲自己保全祿位計，而真的信他們自己之祿位不祿位正和國家之休戚爲一事，也就不必談下去了，如此設想，自然睽即國家。設若猶且覺得國家之存亡不即等于自身之升降——我深信今之當局在這一事上必能想得開的——則逢此生死關頭，不必但作安閑的清夢，定要籌備爬山割股的工作。夫日本人之所以劫持我國者，豈不曰，「你若不從我，我便更鬧，華北華南都可鬧」。若駭于此語，怕有此事，不得不應承之，

則其結果不做息夫人不止。看穿這一點，我們並不怕他鬧，因爲我們本是預備犧牲的，我們尤其歡迎他鬧，因爲他越多鬧，世界上天明得越早些，則他不是技窮，便是自亡耳。若中國絕不準備犧牲，只有走朝鮮一條路，提携只是合邦之前一幕。若中國準備犧牲，看破他這一套，便得走比利時的一條路，生路是在死裏出來的。

根據上列的認識，我希望政府當局在折衝此事上要取下列的立場：

一．絕不與日本說客氣話，作敷衍態，劈頭告訴日本說：欲中日關係上常軌，必須先解決東北問題，其解決之法，便是中國最大限度所能承認的國聯調查團建議，過此以往是不能辦的。

二．日本必須立即停止其干涉「排日」之要求，因爲中國此時並無排日之事實，而此口號大含干涉內政之嫌疑。

三．中國只能「一視同仁」對列邦取一樣之態度，絕不能加入任何地域關係的或經濟的集團，這是獨立國的尊嚴，也即是弱國的性命。

四．中國不要日本的任何幫助。若要外助時，當訴之于全世界。

至於秉政者之存心與行事，希望他們看破自己的隆殺

與進退，而努力于下列兩路：

- 一·準備各種的變局，兩國間的及世界的。
- 二·充實外交之機能，不便坐看駐甲國的使節不在任

## 在東北的三年 (續)

顧敦吉

一九三二年三月偽國建立以前，先有所謂「建國宣傳委員會」作宣傳工作；當時情形，事實上各機關領袖，地方「紳士」，多已「順了潮流」，民衆方面是不用顧忌的了。反對空氣，雖較事變時沉默了許多，但比一年後還激昂得多。有一天晚上我在大街上走，幾個巡警敲着一家商舖的門分派偽國國旗，預備建「國」那天懸掛。那家商舖緊閉着門不理會，儘說「我不要買那玩意兒」。「這是上頭的命令，」巡警直嚷，「你不要，小心你的腦袋！」

接着偽國的建立，便是國聯調查團的到臨。我那時正和一個朋友進行剪報的工作，按照時期把北滿時事的變化作有統系的整理，譯成英文，預備送給調查團參攷。一面我和三個認識的總領事接洽，請予援助。調查團到哈的時候，日人防範得嚴密極了，誰和關係人點一點頭，都要捉去坐牢。但是事有湊巧，第二天我剛爲另一件事去見某領

事，他沒有容我說話，便道：「你要見某委員嗎？他正在這裏。過些時便有人找他，可就忙了！」我在匆忙之間，也顧不得衣冠不整，由領事的引導登樓相見。

我們談了約有十五分鐘。我告訴他我所要說的大約他全知道，所以不辭重申其辭者，爲的是表示我東北的民衆。

我還問他如果日人不用鐵甲車壓道和幾百個特別出動的特務偵探包圍着Hotel Moderne，調查團人員的生命有無危險？他笑着否認，然後正容告訴我，說他有我的地址，需要我的幫助時候，一定通知我，千萬別冒什麼險。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溫文爾雅的紳士。

調查團有兩位專家也承熟識的外國新聞記者撮引而會見。內中一位告訴我「現在東北的人民，據在各地旅行的觀察，是在絕少希望中作不願生死的掙扎」！調查團到遼前後時期，東北人民的心理確實是如此。李頓報告書中對

(完)

於當時民意的觀察，說是「絕對多數人民對新政權的厭惡和痛苦，使他們的態度成爲消極的敵對。」（李頓報告書原文第一〇九頁）這是極準確的記載。東北民氣，因熱河陷落而大受打擊。不過在一九三三年夏天我和許多英美人會見時，他們還認爲「東北人民在作消極的抵抗」（如New York Times 的 A. T. Steel）。等到蘇炳文失敗，東北的民氣陡然一變，局勢和環境逼得他們祇能消極而不能抵抗。長此以往，恐怕還有從「消極的抵抗」逐漸變成「消極的不抵抗」的危險呢！

我和國聯調查團會見，是過去三年生活中劃期的事件。在沒有會見以前，我總自認在生活實驗中，所以雖然在中東路任職，進益雖然不算不豐，却始終沒有看作終身大業的起點。我那時需要的是經驗，得了相當經驗之後，還要在學術上再求深造，然後正式開始我的事業。不料瀋陽事變發生，在許多方面我的計劃不能不受影響；並且由事變而造成的惡劣局面，凡是有血氣的終不能無動於中。和調查團會見以後，我確實知道日本在東北推進侵略政策，不過剛在起步，要講求抵抗必定先要知道侵略的內幕和手腕。從此時起，我的人生觀念，遂從實驗而趨於「賭博」，留心時機，希望能夠混進偽國政府去。

獨立評論 第一四一號 在東北的三年

不久哈爾濱的「外交特派員公署」，招考什麼練習人員，我也去應考了。在口試的當兒，有認識我的人便問：「你不是中東路局的某某人嗎？」主考的問起履歷時，怎麼也不能明白爲甚麼拿好幾百塊錢薪水的路員，要去投考幾十塊錢的練習生。他們沒有錄用，我也祇得重返中東路的原職。

「皇天不負苦心人」，機會終於來了。一九三二年的秋天，我在假期裏到長春去旅行；目的是專在觀察所謂「國都」是怎樣的，順便還想到山明水秀，馳名東北的「塞外姑蘇」吉林去遊覽。到了長春以後，在無意中有一天遇到了一個紳士式的日本人和他的美籍夫人。我們先談起東方文化和藝術來，因爲這位日本人對於此道是深有研究，並且在美國，加拿大各主要都市遊歷演講了好多年東洋文化。最後他才告訴我他是由關東軍特別從日本請到東北來擔任國聯調查團的翻譯，現在任僞國外交部的宣化司長。我們又見了幾次面，談起我在中東路的情形。他問我工作有無興趣？我說：中東路的待遇很高，只是職務太輕，儘坐着吃茶看報的人也是有的。我告訴他，中東路的工作與我不合，我既不是鐵路人材，又因爲俄文程度太差，做事效率不高，何況年輕人有了些錢，生活便太放浪了。

五

過後他聽說我是學國際公法的，便對我表示正要搜羅「滿洲國」人，佐理部務。我雖不曾即時答覆他，却留下了哈爾濱的通信處，離開長春。

這是出人意料的奇遇，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雖然萍水相逢，未必一定有成功的希望，可是我總覺得不是全無把握的。但轉念想到如果要進了偽國政府，在我本人固然自信別有目的，不過旁人未必能原諒。東北當時的局面，雖然大多數人對在偽國做事已經不認為恥辱罪惡，但我自己能不能也當自己作「隨波逐浪」的人呢？我內心衝突，猶疑不決。最後認為既經在這空前絕後國恥的當兒，到了事變現場，應該看清了形勢，和命運賭一下，也許將來所得，能償所失；祇要主意打定，有目標做去，總會有些成績。何況認識日本侵略內幕和手腕這件事，是應該做而沒有人敢做的，有了機會自然嘗試一下，旁人對我的了解如何，祇能置之度外了。

那次回返哈爾濱以後，在一個月內日本憲兵到我住所深夜來檢查過兩次，結果一無所獲。朋友都替我捏一把汗，不知是受了什麼嫌疑，可是我却很坦然處之，預料到和在長春那件事有關係的。果然一個多月後，接了那位日人的一封信，叫我趕緊到長春去。

這次見面時那日人的態度可不同了。他擺足了長官的神氣，問長問短，要我即刻向中東路辭職，還要留部試用一兩個月，這些我都答應了。起先在偽外部的工作，不過是中英文的翻譯，剪報，和整理無關緊要的文件等事。機密的文稿和案卷，都歸日人保存，偽籍官吏是看不到的；往來文電，重要的當然全是日文，就使看了也不大明白。我本來打定主意要念日文，可是內心對他們的仇恨和每天的接觸，神經上再不容我有研究日文的耐心。久後聽得多了，他們的談話也能明白幾分。

要實行有目標的計劃，第一要得着他們的信任。在進偽外部初期，我謹慎小心，工作成績大約很得他們滿意，所以不久便派我擔任翻譯的職務，引導歐美和其他到東北考察局勢或研究情形的外人會見偽方官吏的工作。這些歐美人去東北調查的，數目很多，平均一天總有兩三個，職業和地位的差別，正像他們國籍的不同。有的是外國政府官吏，用私人名義遊歷的；有的是某項事業的權威，特地不遠千里而來考察的；有的是社會上知名之士，在某一方面有潛勢力的；有的是大學教授，金融巨子，新聞訪員……還有的是冒險成性，要做「命運的驕子」，想到東北去發橫財的；另有一小部分是乘着日本和各國在外交舞台



上勾心鬥角的當兒，自願去充當日本密探的；有幾個是利  
用日本利用外國人做探子的心理，到東北去騙一筆錢溜之  
大吉的；有幾個是搨着一支禿筆，走馬燈似的到東北轉一  
轉，回到東京由日本政府供給在海邊住上一二個月，寫本  
遊記雜感，把版權賣給日本，腰包充實，買棹而返的。總  
之，自從東北事變一起，世界震動，外國的九流三教，沒  
有不重視東北，沒有不想借個機會，到東北親歷其境的。

在日本方面，外人到偽國正可以借此廣事宣傳，用種種方  
法使他們誤解實在情形，把這種誤解帶回去作宣傳。偽國  
沒有外交，偽國現在却竭其全力想緩和和世界空氣，改變世  
界輿論。我明知我所居地位是多麼重要——由我自己的目  
的着想。偽外交部所以用我，一是因為沒有相當人物，二  
是由於這些出頭幌子，不能不用中國人充任。在一年半的  
期限裏，我至少遇見三四百個職業不同，地位不同，思想  
不同，目的不同，國籍不同的外國人。內中除了幾個因為  
特別原因，露骨的親日之外，其餘對於我暗中供給偽國的  
黑暗慘酷實況，使他們免墮入日人彀中，都表示欣慰。

日人爲這些外國遊客，真是煞費苦心。招待的殷勤固  
是不用說了；爲要吸引外人觀光，並且防止到東北的外人  
去關內遊歷，他們把日本和偽國間計劃了一出一進的門戶

——由海道到大連，然後由吉長路吉會路經朝鮮返日本；  
或是由朝鮮進偽國，由大連海道返日本。他們對外人給予  
種種便利，如免費旅行，飛機觀察，訪問要人，供給資料  
等等；同時極力防範和亂雜人等接近，及進關內遊歷。日  
人對由關內去東北和經蘇聯到東北的外人，防範猜疑得最  
嚴。派暗探尾隨，或是乘本人不在的時候翻箱倒篋檢查一  
下，是司空見慣的事，連外人都不能不爲奇了。

外人到東北，都是偽外交部和「大使館」同時照料的  
。在會見日本當局之外，引導訪問幾個比較相貌端整，口  
齒伶俐的「大臣」（張燕卿或是丁鑑修，偽外長謝介石反  
沒有接見外人的機會）。鄭孝胥因爲「年高德重」，正是  
西洋人理想中的中國人，所以也常給予機會和外人見面。  
薄儀做了「皇帝」，架子大了，曾經下道「諭旨」，說不  
穿禮服的不見。記得 London Times 的特派員 Mr. 穿了  
短袴預備去「覲見」，結果還得換了再去！

外人和偽方「大臣」「總理」「皇上」們的談話，我都  
有記錄，可惜回返平津時因爲恐被檢查，沒有能帶回來；  
他們各別的思想的目的，大概都能記憶，不過因爲允諾他  
們不作私人發表，所以不能公布。

我在偽外交部，足足一年有半。中間也曾經過險惡風波；尤其在離偽前六個月時候，空氣緊張到極點，幾乎自信和命運的「賭博」竟到無可翻本的地步了。外人中以新聞記者爲多，他們的記載通信，日人是刻刻考查的。有時外報登載許多外人無從得悉的消息，或是通信裏暗示由某人得的情報，偽當局總能疑心到我。幸而我有幾個把柄可以防範：第一，我是我的頂頭上司自己保薦的，出了岔子他也牽連，「折了的胳膊望袖裏藏」，所以雖然憲兵隊等暗中報告，但是當局却總是含糊了事；第二，我因爲求做事嚴密，不願和任何人或黨派同謀，並且爲求保護計，來往的朋友全是日本人。我的脾氣是很驕直的，什麼事都像很公開，因此暗中有人視察我，却也就是他們爲我剖解誤會。憲兵們起先以爲我是蘇聯間諜，後來認定是中國偵探，不過因爲我既無同謀，又無同黨，抓不着把柄。那時我和外人有密切的關係，一發生事情，消息便可以傳出去，這或許也是一個理由。

在這時期內經過許多有價值有興味的事情，有些似乎還不到發表的時候，祇能留着了。一九三三年冬天，有個東北秘密反日團體曾經派人要挾我做一樁極危險而在我可能範圍以内的事，但我衡量輕重，畢竟拒絕了。我決不自

認懦弱，只是徒恃血氣之勇，未必對當時東北局面有轉機  
的實利。

整個一年半的時間，我做了「雙重人格」的人。外表不能和內心一致，是多麼痛苦的事！何況還要處處小心，步步提防！從去年二月起，以前所獲得的日人信仰也因爲我的態度曖昧而逐漸消失，偽籍高官大吏因日人信用我而給我的親善，也慢慢低落了；這時又爲私人商務關係，常常往來哈爾濱長春間，更易招人疑竇。去年三月溥儀即「位」，到東北的外人約有五六百人，內中很有幾個知名之士；那時因爲找不着適當的人，經過了許多遲疑還是派我參加照料。「這是最後的一次讓你和外人來往，」他們一定這樣想；「這是最後的一個機會，」我也如此想！

本來預備借「大典」機會不惜費多量金錢作對外宣傳的計劃，過後連日本人自己也承認失敗。世界輿論對於溥儀「登極」，本來視爲「沐猴而冠」；那次日人對在東北觀禮的外報記者等，非但沒有博得些微同情，并且生了嚴重的反感。過後「大使館」痛罵偽外交部，說「外交部辦不好，我們要出面幹了」！於是設法強留了一小部份外人，想從他們求亡羊補牢之計，可是結果也是枉然，外人皆「悻悻然而去之！」

「大典」過後，我自己知道空氣惡劣，行動上不免有露馬脚的地方；一年半的「雙重人格」生活，再不能忍受了。我計劃離開東北的步驟。

去年六月中，借神經衰弱為名，在哈爾濱請了個最有名的大夫證明，起始到北滿旅行。我深知以後回返東北的可能性是極少的，所以東北的情形，祇有在離開以前實地觀察，否則便沒有機會了。我告假是說去哈爾濱轉地療養，但在一個半月的時間，足跡却走遍北滿內蒙一帶。

旅行的第一部分是由松花江折進阿漠爾河到大黑河，是坐江輪走的。第二部分是東鐵西部，先到滿洲里看中俄國境（蘇炳文事變後，俄國國境推進不少，現在成俄僞懸案之一），回到海拉爾，往北到白俄聚族的「三河」地方；往南經禮蘭諾爾而抵汗珠（Hundshur）；由龍江經克山海倫而回哈爾濱。第三部是東鐵的東綫，到綏芬河往返。旅程中除了第三部外，都沒有遇什麼危險或是困難，因為所經地方，已經沒有多大軍事性質，不過人民的受異族壓迫景况，是更顯著。第三部旅程，全是山谷崎嶇之所，日本統治權還沒有穩固建立的地帶，一去就碰了四次翻車，或前或後，都是軍用車（客車是比較保險的）。二十幾小時的路程，却延誤了三天！和我同車廂的是兩位美國女記

者，在火車停着等修理路軌的時候，我們出了小站到鄉村找莊稼人談天，她們都明瞭了最窮苦無知的農民所受東北事變給予的痛苦和對僞國的憤恨敵視。半路上這兩位女記者受了日人注意，到綏芬河幾乎出了意外。她們上了烏蘇里火車後，我被當地憲兵隊盤問了足足兩點鐘，幸而他們誤認我是由僞外交部特派護送的，所以也就無事。

可是在歸哈途中，幾乎出了亂子。車到穆陵站，這是北滿煤礦中心，現在東綫日軍的司令部所在地，約停四十五分鐘之久。在站台散步一會上車，車守告訴我說有朋友找我。「朋友？」我驚愕地問他，「我這裏沒有朋友！」於是我和車守站在車門口望着站台，交車時候的旅客上下像潮水一般。他忽然指着一個掛佩刀的日本憲兵軍官和兩個穿便服像翻譯的人，告訴我就是他們。三人上車了便問：「來了麼？」車守回說「來了」。我那時和車守並排站着，急急用手打了一下。好機警的車守，他不慌不忙領他們到我車廂，門是鎖着，「啊，又出去了」，他回答他們。

我那時反而很鎮定，跟在他們後頭。我要他們知道我並沒有離開，所以特意讓他們瞧見；同時我決不願在邊境僻縣橫被扣留，非但受慘無人道的待遇，並且誤了一趟車

便得等三四天。我沒有什麼不可告人之隱，也不明白查問我是爲什麼事，最奇怪的他們知道我何時去綏，何人同行，在幾等車，當了面却不認識我。車離了站，他們咕咕呱呱同幾個同車的日籍官吏說了一大堆話，也就下車。我捏了一把冷汗，到哈爾濱才放心。（此事我至今不明主何凶吉，那時我留了小鬍，穿了馬袴長靴，活像個日本人！）

這次長途旅行，確實給予我無限量的新知識（想另外專寫一篇）。回到長春，便正式提出辭職請求。我不是要角，打開天窗說亮話是最妥的辦法，躲躲掩掩，畏首藏尾，反惹下禍來了。那位日人司長，到底是個老實人（不老實不能容我這許久。）還勸我別走，答應把我調到日本的偽國公使館去，他想總有一天可以拿錢買我的！其餘的日本人，因爲我打去年起，行動太露骨，認爲去了一個不穩份子，也是幸事。第二天我遞了辭呈，到哈爾濱去。我一定要如此按步的做去，否則恐怕很難平安離開東北。在長春動身的前一天晚上，我的房東一位俄國籍的猶太人（我住在離長春約十里的寬城子站），對我說「You Win! You Win!」我不明白什麼意思，過後他從皮夾裏掏出五六張名片，都是憲兵隊和關東軍外事課的官佐。原來我的行動，房東受了他們的威脅，不得不刻刻報告，否則治他

的罪！

哈爾濱！這裏是文化低落的區域，縱有儘量的享受也不能使你有智慧方面的滿足；這裏邊是我和社會接觸的起點：有時我厭惡牠，有時却又耐人尋味！有人說「人生若夢，爲歡幾何！」可是我的經驗告訴我人生是像多角的金鋼鑽一般堅硬的「事實」，你不折磨牠使隨你的意，牠把你折磨得隨牠的意。在我的生活裏沒有什麼叫「讓步」，笑罵由他笑罵，我不能讓數千年社會折磨了無數青年 Originality, Personality, 的束縛來折磨我！

東北的生活快到一個結束了，我一壁準備離開，計劃將來，一壁却又覺得有些蒼茫之感。也許就爲這個原因，三年裏沒有做過的錯失，竟在最後幾天造成。我明知道回去第一目的是受學術的訓練，補這幾年智慧方面的缺陷；我也知道以後還要求自立，要經過許多意想中的困難；但是愛情是使人盲目的，缺乏理智的，我和一個英籍的女子訂了婚。

我現在還是愛她，雖然事實上爲了一些不如意的事而分散了。明白我過去歷史的祇有她，同情我未來計劃的也是她。放棄了負着保管家產的責任毅然跟我離開東北，是她物質上的犧牲；在北平分手的時候她告我別戀着一個女

子而忘了國民的責任，是她精神上的犧牲。這是我的錯失——一個不願意告人底細的錯失。

婚約變成錯失，是到了北平後的事：至少我們離開東北的時候，還抱着無限希望的。車站上來了幾個相知的朋友送行，我們互相說誰將來不像「人」的不必再見。鐘點到了，火車蠕蠕開出站台。我注視着一寸一寸往後飛奔的土地，想到或許此後永遠不能再有重新踏到的機會！

## 南遊雜憶（一）香港

我這一次因為接受香港大學的名譽學位，作第一次的南遊，在香港住了五天，在廣州住了兩天半，在廣西住了十四天。這些地方都是我多年想去而始終沒有去成的，這回得有暢遊的機會，使我很快慰。可惜南方的朋友待我太好了，叫我天天用嘴吃喝，天天用嘴說話，嘴太忙了，所以用眼睛耳朵的機會就太少了。前後二十多天之中，我竟沒有工夫日記。後來在大公報和國聞週報上讀了胡政之先生的兩種兩粵遊記，我很感覺慚愧。他遊兩粵，恰在我之後，走的路線也恰和我走的大致一樣；但他是一

她在微笑中含着眼淚！我說：

「Sonia，你捨不得離開嗎？」

「不是，我高興你流浪的生活終於結束了！你和命運賭博似的勾當總算成過去了！」

我低着頭想——生命還長着呢！我和命運的賭博就此終止了麼？

（完）

胡適

個有訓練的名記者，勤於記載每天的觀察，所以他的遊記很可供讀者的參攷。我因為當時沒有日記，回家後又兩次患流行感冒，前後在牀上睡了十天，事隔日久，追憶起來更模糊了。但因為許多朋友的催逼，所以我決定寫出一些追憶的印象和事實；做我第一次南遊的報告。

### （一）香港

我在元旦上午坐哈里生總統船南下，一月四日早晨到

香港，住在香港大學副校長韓耐兒 (Sir William Hornell) 的家裏。我在香港的日程，先已托香港大學文學院長佛斯脫先生 (Dr L. Forster) 代為排定。西洋人是能體諒人的。所以每天上午都留給我自由支配，一切宴會講演都從下午一點開始。所以我在港五天，比較很從容，玩了不少地方。

船到香港時，天還未明，我在船面上眺望，看那輕霧中的滿山燈光，真像一天繁星。韓校長的家在半山，港大也在半山，在山上望見海灣，望見遠近的島嶼，氣象比青島大連更壯麗。香港的山雖不算很高，但幾面都靠海，山和海水的接近，是這裏風景的特色。有一天佛斯脫先生夫婦邀我去遊覽香港市的背面的山水，遍覽淺水灣，深水灣，香港仔，赤柱各地。陽曆的一月正是香港最好的天氣。滿山都是綠葉，到處可以看見很濃艷的鮮花；我們久居北方的人，到這裏真有「趕上春了」的快樂。我們在山路上觀看海景，到聖士梯反學校小坐喝茶，看海上的斜陽，風景特別清麗。晚上到佛斯脫先生家去吃飯，坐電車上山，走上山頂 (The Peak)，天已黑了，山頂上有輕霧，遠望下去，看那全市的燈火，氣象比紐約和舊金山的夜色還更壯麗。有個朋友走遍世界的，曾說，香港的夜景，只有南

美洲巴西首都里阿德耶內羅 (Rio de Janeiro) 和澳洲的西德內 (Sydney) 兩處可以相比。過了一天，有朋友邀我去遊九龍，因時間太晚，走的不遠，但大埔和水塘一帶的風景的美麗已夠使我們驚異了。

有一天，我在扶輪社午餐後演說，提到香港的風景之美，我說：香港應該產生詩人和畫家，用他們的藝術來贊頌這裏的海光山色。有些人聽了頗感覺詫異。他們看慣了，住膩了，終日只把這地方看作一個吃飯做買賣的商場，所以不能欣賞那山水的美景了。但二十天之後，我從廣西回到香港時，有人對我說，香港商會現在決定要編印一部小冊子，描寫香港的風景，他們準備印兩萬本，來宣傳香港的山水之美！

香港大學最有成績的是醫科與工科，這是外間人士所知道的。這裏的文科比較最弱，文科的教育可以說是完全和中國大陸的學術思想不發生關係。這是因為此地英國人士向來對於中國文史太隔膜了，此地的中國人士又太不注意港大文科的中文教學，所以中國文字的教授全在幾個舊式科第文人的手裏，大陸上的中文教學早已經過了很大的變動，而港大還完全在那變動大潮流之外。近年副校長韓君與文學院長佛君都很注意這個問題，他們兩人去年都會

到北方訪問考查；去年夏天港大會請廣東學者陳受頤先生和容肇祖先生到這裏來研究港大的中文教學問題，請他們自由批評並指示改革的途徑。這種虛心的態度是很可以佩服的。我在香港時，很感覺港大當局確有改革文科中國文字教學的誠意，本地紳士如周壽臣羅旭和諸先生也都熱心贊助這件改革事業。但他們希望一個能主持這種改革計畫的人，這個人必須兼有四種資格：（一）須是一位高明的人國學家，（二）須能通曉英文，能在大學會議席上為本系辯護，（三）須是一位有管理才幹的人，（四）最好須是一位廣東籍的學者。因為這樣的人才一時不易得，所以這件改革事業至今還不會進行。

香港大學創始於愛里鶚爵士 (Sir Charles Eliot)，此君是一位博學的學者，精通梵文和巴利 (Pali) 文，著有『印度教與佛教』三鉅冊；晚年曾任駐日本大使，退休後即寄居奈良，專研究日本的佛教，想著一部專書。書稿未成，他因重病回國，死在印度洋的船上。一九二七年五月，我從美國回來，過日本奈良，曾在奈良旅館裏見着他。那一天同餐的，有法國的勒衛先生 (Sylvan Levi)，瑞士 (現改法國籍) 的戴彌微先生 (Demieville)，日本的高楠順次郎先生和法隆寺的佐伯方丈，五國的研究佛教的學人聚

在一堂，可稱盛會。于今不過八年，那幾個人都雲散了，而當日餐會的主人已葬在海底了！

愛里鶚校長是最初推薦彌和泰先生 (Baron Szeel-Ho-Lang) 給北京大學的人。彌先生從此留在北京，研究佛敎，教授梵文和藏文，至今十五六年了。香港大學對中國學術上的貢獻，大概要算這件事為最大。可惜愛里鶚以後，這樣的學術上的交通就不會繼續了。

香港的教育問題，不僅是港大的中文教學問題。我在香港會和巢坤霖先生羅仁伯先生細談，才知道中小學的文敎學問題更是一個急待救濟的問題。香港的人口，當然絕大多數是中國人。他們的兒童入學，處處感覺困難。最大的困難是那絕大多數的華文學校和那少數的英文中學不能相銜接，華文學校是依中國新學制的六六制辦的，小學六年，中學也六年。英文中學却有八年。依年齡的分配，在理論上，一個兒童讀了四年小學，應該可以接上英文中學的最低級（第八級）。事實上却不然，華人子弟往往要等到初中二三年（即第八九年）方才能考英文中學。其間除了英文之外，其餘的他種學科都是學過了還須重習的。這樣的不相銜接，往往使兒童枉費去三年至五年的光陰。所以這是一個最嚴重的問題。香港與九龍的華文學校約

有八百所，其中六百校是完全私立的，二百校是稍有政府津貼的。英文中學校之中，私立的約有一百校，其餘最好的三十校又分三種：一種是官立的，一種是政府補助的，一種是英國教會辦的。因為全港受英國統治與商業的支配，故學生的升學當然大家傾向那三十所設備最好的英文中學。無力升學的學生，也因為工商業都需要英文與英語，也都有輕視其他學科的傾向。還有一些人家，因為香港生活程度太高，學費太貴，往往把子弟送往內地去求學；近年中國學校不能收未立案的學校學生，所以香港兒童如想在內地升學，必須早入中國的立案學校。所以香港的中小學的教學問題最複雜。家長大都希望子弟能早學英文，又都希望他們能多學一點中國文字，同時廣東人的守舊風氣又使他們迷戀中國古文，不肯澈底改用國語課本。結果是在絕大多數的中文學校裏，文言課本還是很佔勢力，師資既不易得，教學的成績自然不會好了。

羅仁伯先生是香港中文學校的視學員，他是很虛心考慮這個中文教學問題的，他也不反對白話文。但他所慮的是：白話不是廣東人的口語，廣東兒童學白話未必比學文言更容易，也未必比學文言更有用。這不僅是他一個人的顧慮。廣東朋友往往有這種見解。其實這種意思是錯

的。第一，今日的「國語」本是一種活的方言，因為流行最廣，又已有文學作品做材料，所以最容易教學，學了也最有用。廣東話也是一種活的方言，但流行比較不遠，又產生的文學材料太少，所以不適宜用作教學工具。廣東人雖不說國語，但他們看白話小說，看新體白話文字，究竟比讀古文書容易的多了。第二，「廣東話」決不能解決華南一帶的語言教學問題，因為華南的語言太複雜了，廣州話之外，還有客話，潮州話，等等。因為華南的語言太複雜了，所以用國語作統一的語言實在比在華北華中還更需要。第三，古文是不容易教的，越下去，越不容易得古文師資了。而國語師資比較容易培養。第四，國語實在比古文豐富的多，從國語入手，把一種活文字弄通順了，有志學古文的人將來讀古書也比較容易。第五，我想香港的小學中學若澈底改用國語課本，低級修業年限或可以縮短一二年。將來謀中文學校與英文中學的銜接與整理，這也許是很可能的一個救濟方法——所以我對於香港的教育家，很誠懇的希望他們一致的改用國語課本。

我在香港講演過五次：三次用英文，兩次用國語。在香港用國語講演，不是容易的事。一月六日下午，我在香港華僑教育會向兩百多華文學校的教員演說了半點鐘，他



們都說可以勉強聽官話，所以不用翻成廣東話。我說的很慢，自信是字字句句清楚的。因為我怕他們聽不明白，所以這篇演說裏沒有一句不是很淺近的話。第二天各華字報登出會場的筆記，我在大光報上讀了一遍，覺得大旨不錯，我很高興，因為這樣一篇有七八成正確的筆記使我相信香港的中小學教員聽國語的程度並不壞，這是最可樂觀的現象，在十年前這是決不可能的。後來廣州各報轉載的，更後來北方各報轉載的，大概都出於一個來源，都和大光報相同。其中當然有一些聽錯的地方，和記述白話語氣不完全的地方。例如我提到教育部王部長的廣播演說，筆記先生好像不知道王世杰先生，所以記作汪精衛先生了。又如我是很知道廣州人對香港的感情的，所以我很小心的說「我希望香港的教育家接受新文化，用和平手段轉移守舊勢力，使香港成爲南方的一個新文化中心」，我特別把「一個新文化中心」說的很清楚，但筆記先生好像不會做慣白話文，他輕輕的把「一個」兩字丟掉了，後來引起了廣州人士不少的醋意！又如最後筆記先生記的有這樣一句話：

現在不同了。香港最高級教育當局也想改進中國的文化。

這當然是很錯誤的記錄：我說的是香港最高教育當局現在也想改善大學裏的中國文學的教學了，所以我接着說港大最近請兩位中國學者來計畫中文系的改革的事業。凡有常識而無惡意的讀者，看了上下文，決不會在這一句上挑眼的。誰知這句子後來在中山大學鄒校長的筆下竟截去了上下文，成了一句天下馳名的名句！

那篇演說，因為各地報紙都轉載了，並且除了上述各點小誤之外，記載的大體不錯，所以我不用轉載在這裏了。我的大意是勸告香港教育家充分利用香港的治安和財富，努力早日做到普及教育；同時希望他們接受中國大陸的新潮流，在思想文化上要向前走，不要向後倒退。可是我在後半段裏提到廣東當局反對白話文，提倡中小學讀經的政策。我說的很客氣，筆記先生記的是：

現在廣東很多人反對用語體文，主張用古文；不但古文，而且還提倡讀經書。我真不懂。因為廣州是革命策源地，爲什麼別的地方已經風起雲湧了，而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尙且守舊如此。

這段筆記除了「風起雲湧」四個字和「尙且」二字是我決不會用的，此外的語氣大致不錯。我說的雖然很客氣，但讀經是陳濟棠先生的政策，並且曾經西南政務會議正式通

令西南各省，我的公開反對是陳濟棠先生不肯輕輕放過的。於是這篇最淺近的演說在一月八日廣州報紙上登出之後，就引起了很嚴重的反對。我絲毫不知道這回事，八日的晚上，我上了「泰山」輪船，一覺醒來，就到了廣州。

羅文幹先生每取笑我愛演說，說我「賣膏藥」。我不懂這句話的意思，直到那晚上上了輪船，我才明白了。我

在頭等艙裏望見一個女人在散艙裏站着演說，我走過去看，聽不懂她說的是什麼問題，只覺得她侃侃而談，滔滔不絕，很像是一位有經驗的演說大家。後來問人，才知道她是賣膏藥的，在那邊演說她手裏的膏藥的神效。我忍不住暗笑了：明天早起，我也上省賣膏藥去！

## 從民主與獨裁的討論裏求得一個共同政治信仰 胡適

出遊了五個星期，回家又得了流行感冒，在床上睡了五六天。在病榻上得着大公報催促星期論文的通告，只好把這一個多月的報紙雜誌尋出來翻看一遍，看看有什麼材料和「靈感」。一大堆舊報裏，最使感覺興趣的是一班朋友在三四十天裏發表的討論「民主與獨裁」的許多文章。其中我讀到的有吳景超先生的「中國的政制問題」（十二月三十日大公報星期論文，獨立評論一三四號轉載）。張

日大公報星期論文，獨立評論一三七號轉載）。我現在把我讀了這些文字以後的幾點感想寫出來，雖然是舊事重提，但在我個人看來，這個討論了一年多的老題目，這回經過了這幾位學者的分析，——尤其是吳景超陳之邁兩先生的清楚明銳的分析，——已可算是得着了一點新的意義了。

熙若先生的「獨裁與國難」（一月十三日大公報星期論文）。陶孟和先生的「民治與獨裁」（國聞週報新年號）；陳之邁先生和陶希聖先生的兩篇「民主與獨裁」（獨立評論一三六號）；丁文江先生的「再論民治與獨裁」（一月二十

吳景超先生把這個問題分成三方面：（一）中國現在行的是什麼政制？這是一個事實問題。（二）我們願意要有一種什麼政制？這是一個價值問題。（三）怎樣可以做我們願望的政制？這是一個技術問題。他的結論是：在事實上，「中國現在的政治是一黨獨裁的政治，而在這一

黨獨裁的政治中，少數的領袖佔有很大的勢力」。在價值問題上，「中國的智識階級多數是偏向民主政治的，就是國民黨在理論上，也是贊成民主政治的」。在技術問題上，他以為實行民主政治的條件還未完備，但「大部份是可以教育的方式完成的。」

陳之邁先生的六千多字的長文，他的主要論點是：「被治者有和平的方法來產生及推倒（更換）統治者，這是民主政治的神髓，抓住了這層便有了民主政治」。所以他指出汪蔣感電說的「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不取決於武力」正是民主政治的根本。所以他的結論是：

我個人則以為中國目前的現狀，理論上，實際上都應該把「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而不取決於武力」，因此絕對沒有瞎着眼睛去學人家獨裁的道理。……同時我們對於民主政治，不可陳義太高，太重理想，而着眼於把它的根本一把抓住；對於現存的帶民主色彩的制度，如目前的國民黨全代會，能代表一部份應有選權的人民，並能產生稍為類似內閣制的政府，應認為是一種進步。對……憲草裏規定的國民大會，則應努力使它成功。

我對於陳之邁先生的主張，可以說是完全同意。他頗

嫌我把民主政治看的太容易，太幼稚。其實我的本意正是和他一樣，要人「對於民主政治不可陳義太高，太重理想」，所以我說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許多太崇高民主政治的人，只因為把民主憲政看作太高不可攀的「理智的政治」了，所以不承認我們能試行民治，所以主張必須有一個過渡的時期，或是訓政，或是開明專制，或是獨裁，這真是王荊公的詩說的「擾擾墮輪迴，只緣疑這個」了！

陳之邁先生勸我們對於現有的一切稍帶民主色彩的制度應該認為一種進步，都應該努力使它成功。這個意見最可以補充吳景超先生所謂「技術問題」一項。民主政治的好處正在於教人人都進幼稚園，從幼稚園裏淘練到進中學大學。陳之邁先生雖然不贊成我的民治幼稚觀，他的勸告却正是勸人進幼稚園的辦法。這個看法是富有歷史眼光的，是很正確的歷史看法。陶希聖先生也說：「現行的黨治，在黨外的人已經看着是獨裁，在黨內還有人以為算不得獨裁。」陳之邁先生從歷史演變的立場去看，老實承認國民黨的現行制度還是一種「帶民主色彩的制度」；固然（如陶希聖先生說的）「即令按照建國大綱召開國民大會，那個誓行三民主義的縣民代表會議也與多黨議會不同」，

雖然如此，陳之邁先生也願意承認這是一種進步，一種收穫，我們應該努力使它成功，爲什麼呢？因爲這都是走民主政治的路線：這都是「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而不取決於武力」的途徑。

陶希聖先生說：「胡適之先生主張的民主政治，很顯然是議會政治。」關於這一點，我在這裏要聲明：我所主張的議會是很有伸縮的餘地的：從民元的臨時參議院，到將來普選產生的國會，——凡是代表全國的各個區域，象徵一個統一國家，做全國的各個部分與中央政府的合法維繫，而有權可以用和平的方法來轉移政權的，都不違反我想像中的議會。我們有歷史眼光的人，當然不妄想「把在英美實行而有成效的民主政治硬搬到中國來」，但是我們當然也不輕視一切逐漸走向民主政治的嘗試與練習。

陶希聖先生又說：「如果以議會政治論和國民黨相爭，國民黨內沒有人能夠同意。」我們現在也可以很明白的告訴陶先生和國民黨的朋友：我們現在並不願意「以議會政治論和國民黨相爭」，因爲依我們的看法，國民黨的「法源」，建國大綱的第十四條和二十四條都是一種議會政治論。所以新憲草規定的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省參議會，縣議會等，都是議會政治的幾種方式。國民黨

如果不推翻孫中山先生的遺教，遲早總得走上民主憲政的路。而在這樣走上民主憲政的過程上，國民黨是可以得着黨外關心國事的人的好意的贊助的。

反過來說，我們恐怕，今日有許多求治過急的人的夢想領袖獨裁，是不但不能得着黨外的同情，還可以引起黨內的破裂與內訌的。憲政有中山先生的遺教作根據，是無法隱諱的；獨裁的政制如果實現，將來必有人抬出中山遺教來做「護法」「救黨」的運動。求統一而反致分裂，求救國難而反增加國家的危機，古人說的「欲速則不達」的名言是不可不使我們三思熟慮的。

所以我們爲國家民族的前途計，無論黨內或黨外的人，都應該平心靜氣考慮一條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大略如陳之邁先生指出的路線，即是汪蔣兩先生感電提出的「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而不取決於武力」的坦坦大路。黨內的人應該尊重孫中山先生的遺教，尊重黨內重要領袖的公開宣言，大家努力促進憲政的成功；黨外的人也應該明白中山先生手創的政黨是以民主憲政爲最高理想的，大家都應該承認眼前一切「帶民主色彩的制度」（如新憲法草案之類，）都是實現民主憲政的歷史步驟，都是一種進步的努力，都值得我們的誠意的贊助使它早日實現的。

我們深信，只有這樣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可以號召全國人民的感情與理智，使這個飄搖的國家散漫的民

族聯合起來做一致向上的努力！

（轉載二月十七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 對於中國問題的一個看法

柯 桑

不消說，中國現在正是多事之秋，社會情形十分擾攘和紛亂，社會秩序是不固定而動蕩着，人民生活於黯淡而無生氣的境况之中，痛苦壓迫，多數人都喘不過氣來！在這樣局面之下的中國，其當前問題之多，也自在意料間了。一年半載之中，有好幾個問題特別引起注意。有些問題並非過去一年半載中始發生的如國粹論及全盤吸收西方文化論等問題；有些問題却是最近提出來的，如救濟農村以及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等問題。其中比較重要的，除上面所提的兩個問題外，還有一個頂吸引人注意的是獨裁和民主的問題。這個問題的重要，是因為它和士大夫階級最生密切的關係，其關鍵在可以決定士大夫的活動。此外，人口問題婦女問題也似乎是在忽隱忽現之中。對於這種種問題，或多或少地，都有人發表過他們的主張和意見。尊孔的成功是國粹論者勝利的一着，在中部鬧得很洪大的新生活運動，多少也與此有關係。全盤西化的問題從前有

吳稚暉胡適之諸位先生的鼓吹，近來又似乎添了一員新將陳序經先生。救濟農村在短短的時期內，早已成爲濫調，而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還是由吳景超先生唱出的新戲。獨裁與民主的問題，凡是讀獨立評論的人都能知道。從人口方面立論的，陳長蘅和陳達兩位先生頂爲著名。陳達先生在北平推行節制生育的方法，可以闡明他的見解。從種族或生物的立場來看一個人口的出路，有潘光旦先生在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第十八號所做的一篇「民族復興的一個先決問題」，真要推爲晨星了！婦女問題因爲一條刑法好像又引起一點注意來，但在這方面的意見，並未見如何紛歧！這以上所列舉的各種主張和所主張的人的論調，自然各有各的看法，不過他們的看法都是局於一角，沒有脫離他們各自的立場！本來，一個專家之所以爲專家，在於他說本行以內的話，但爲我們讀者計，有一個總的看法，於瞭解問題的性質上，恐怕也不無幫忙的！

這就使我想到我的一個總看法。我的這個總看法，若抽象一點用理論講起來，就是：我們問題的核心，是在獲得一個社會的動的平衡 (Dynamic Equilibrium)。凡是向這方面做法的主張，都是對的，反是都屬有害無利或害大於利。從社會歷程的眼光看去，社會上總是同時存在兩種歷程，這兩種正是相反進行，一方面是向心，一方面是離心；一方面向右轉，一方面向左轉。衝突與調和，競爭與修誼，結合與孤離，失調和位育都同時表現着。一個社會決不能單有離心力而無向心力的，一個社會乃是生活於各種反對勢力的動的平衡之中。就長期的眼光看，人類歷史或許就是平衡之前是不平衡，平衡之後又是不平衡，人類社會永遠努力，永遠生活於這種動的平衡之中。動的平衡這個觀念是斯賓塞說出來的。美國社會學家烏格朋 (Ogburn) 講到許多社會問題實是文化失調的問題，他所謂失調，就是不平衡的意思。動的平衡為一個社會健康的要件，這在比較簡單的人種裏面，特別容易看出。最熟悉於通古斯族的人類學家清華大學教授史祿國 (E. M. Shikoro-roff) 在他關於通古斯族的記載裏面，特別着重這一點。據他說，在以畎獵為生的通古斯人，他們每年畎獵的禽獸有一個限定的數目，這個數目正足夠維持生活所必需的糧

食，逾此便相約不准再捉。有些地方這個平衡的局面後來被俄國人和中國人破壞了，因為在俄國人或中國人的腦筋中，向來沒有這種直接的平衡經驗，他們另一方面又挾有利器，所以他們總是盡量的搜索，第一年過後，禽獸的數目還可以維持。但第二第三年之後，全境不見一禽一獸了！這樣的結果，那地方的人口除非另覓一塊新土，勢必完全滅亡了！人口和食糧間的平衡，是頂清楚的，但其他事件上的平衡，也一樣可以證明得清清楚楚。

這些事件之中，我要特別提出來的，就是現在所認為國家富強的，大概有一個工業和農業生產間的適當比例，這個比例即是平衡的比例。吳景超先生從前曾指出過（獨立評論第七十五期）並說明蘇俄現在的努力即在維持這個平衡。由此可見，社會上有各種勢力，而各種勢力之間都要維持動的平衡。我覺得雖然有不少的問題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但其核心則一，如何有一個動的平衡？為說得詳細一點，不妨分開來談談：

從這個平衡的觀點上來看，國粹論及全盤西化論者都犯同一錯誤。全盤西化論者沒有看到歷史的綿續性和地理的限制性，國粹論者忘記了自身所處的地位。在文化問題上，至少我們可以有一種不異視外來文化的態度。當代哲

學家馮友蘭先生今年回國後，說是祇有古今並無中外，這種主張，我們實在難能同意！如果我們能關起大門來，不和西方文化接觸，那末提倡國粹亦足使內部得到平衡，國粹論者的主張，原無不可；也如果使西方文化能全部吸收而使中國和西方變成一體，那末全局西化的主張，也一樣是可以的。但無奈這兩事都不容易做到！所以最多是說：吸收西方文化以與民族原來的文化經驗相參合這種主張雖舊，却是極有意義的。

救濟農村專埋頭於鄉村建設，而不鼓吹發展都市，這也是違反平衡的原理的！不救濟農村，都市固無由發展，但不發展都市，農村究竟會發達到什麼一個程度呢？我在上面引過吳景超先生的說法，以為一個國家的強盛，工農業的通常比例是需要的，就是供給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的一個好理由。

在平衡這個原則上，也可以說說民主和獨裁的問題。

「民主乎？獨裁乎？」我的問題是那一種制度合於這個平衡原理，不但是平衡而且是動的平衡！談論民主及獨裁的人往往不顧時間空間，撫拾西洋人的說法，這是最大的錯誤！要知道幾千年來，中國雖為帝王所治的國家，但按之實際，帝王的勢力竟不如士大夫階級的勢力！中國的士大

夫階級並不固定，科舉制度使它永遠有最大的流動性(Mobility)，許多平民的子弟不絕地從社會下層利用科舉梯子爬到社會上層。在一個鄉村裏，秀才先生的潛勢力常常很大，大家對他另有一付眼光。這就是發生動的平衡一個機制(Mechanism)。現在科舉雖然廢了，但教育的普及，交通的發展，知識的傳佈，仍有選擇淘汰的力量，社會上有能力與飯桶分子的升降，早已有這種要求。這種要求能在新式的獨裁制度下面答應嗎？民主制度不必全抄襲歐美的，能改變點，不比獨裁為更好嗎？這樣的理論若証之於此次婦女界的爭求自由，乃是婦女教育擴展之結果，是自然而必然的要求，和民主政治一樣，決不能拂逆的！拂逆的結果，一時或無最壞的表現，最終將釀造成最壞的局面，好比一個冬天，沒有人不想暖有一點，但有人因為怕冷，把窗戶都閉得嚴嚴緊緊，結果他就窒息而死，這是獨裁論者應該知道的例子。

中國應有一個人口政策，應該鼓吹一個時中的人口。節制生育便是達到這個政策的絕好方法。社會一到安定的地位，醫學的設備周到，衛生的智識普遍，經濟情形改善，中國人口的增加一定可驚。反面看來，中國能再移民嗎？中國物質狀況能大規模工業化嗎？所以為要維持人口與

糧食之間的平衡，節制生育是一種最好的方法！

上面我把幾個重要問題談過了，我自己覺得有一個總的看法，是需要而妥當的事。以我現狀的力量，我祇能說

這樣一個大概。並且，別人可以有更好的看法，我在這裏不過提供看法的一個而已！

一月六日清華園

# 編輯後記

適之

△不消說得，我的第一句話是謝謝吳景超先生替我編了好幾期的獨立。我剛從吳先生的手裏把獨立接過來，又因病把編輯的事托給任叔永先生。我要借這個機會報告：獨立在他們編輯的時期，增加了好幾百份的銷路。

作。孟真說的「準備各種的變局，兩國間的及世界的」，這是最扼要的忠告！  
△顧敦吉先生記述他在偽國作官的故事，我想讀過的人沒有不受感動的。

△在這個全國人和全世界注目到中日問題的轉變的時候，我們極誠懇的盼望政府領袖諸公留意孟真先生的「中日親善」一文字。這兩天日本通信社的電報說廣田外相不久要親自到南京來。他若真來，必定是準備了方案來的。我們切盼我們的外交當局也得要做一番最努力的準備工

法」是他肯用心思把中國許多問題細細想過來得來的結論。  
△我把我的一篇大公報星期論文轉載在這裏，因為這篇文字和獨立裏的許多文字都有關係。我盼望這個民主與獨裁的爭論，現在可以暫時告一個結束。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及「教育界」計新聞體，並開「學園」、「藝圃」、「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體，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體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朝鮮台灣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二元三角(香港)每月二元九角(新加坡)每月二元九角(暹羅)每月二元九角(南洋)每月四元一角



關於全盤西化答吳景超先生

陳序經

『父母之命』與自由結婚

衡哲

菲島之行 (一)

夢麟

南遊雜憶 (二) 廣州

胡適

編輯後記

適之

# 獨立評論

##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br>業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br>增華書社 平和書局<br>知行書社 東安市場<br>文藝(代定) 景華書社<br>福華書社 華盛書社<br>華書社 侯記書社 廠甸<br>現代書局 景雲堂<br>灘 北大一院 景山書社<br>海運倉 朝野書店 朝大<br>平教社 | 天津 | 清華書社成府競進分社<br>天津書局(代定) 萬洋書店<br>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br>房子 博古書局 志恆書店<br>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定) | 上海 | 生活書店 亞東書局<br>光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br>新華書社 南新書社<br>花牌樓書店(代定) 鐘山書局<br>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br>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br>鎮江 鎮江書店<br>徐州 徐州廣告社<br>南通 三友書店(代定)<br>常熟 振華書局<br>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br>大眾書局 生活書店 | 真茹 | 南京 | 廣西 | 梧州 梧州書店<br>柳州 柳州書店<br>貴州 | 重慶 | 新川書局 民衆書報社<br>東方書社 文化書店<br>現代書店<br>萬有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br>開明書店<br>金城圖書公司<br>衡州 衡州派報社 | 長沙 | 廈門 | 汕頭 | 大東書局 新民書店<br>興寧書局 黃勝和堂<br>梅縣 新時代書局<br>梧州 永昌公司<br>桂林 三管書局<br>南寧 東方書社(代定) 震東書局<br>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br>威海 吉昇昌書局<br>安慶 世界書局<br>蕪湖 新報社(代定) 中華書局<br>宜化 小書報社<br>開封 華新報社(代定)<br>太原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br>公報派報社 世界派報社<br>張錫香派報社<br>西安 西安派報社 大公報分館<br>蘭州 甘肅書報社<br>成都 現代文化社 開明書店<br>萬縣 文寶書局<br>合川 新川書局<br>雲南 | 福州 | 杭州 | 貴州 | 重慶 | 貴州 | 衡州 | 衡州 |
|----|---|----|--|----|--|----|----|----|--------------------------|----|--|----|----|----|---|----|----|----|----|----|----|----|

第一四二號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 關於全盤西化答吳景超先生

陳序經

最近吳景超先生在獨立評論第一三九號發表一篇「建設問題與東西文化」。裏面說明在東西文化的態度上，他是主張折衷辦法的。因此，他對於我所主張的全盤西化說，特別加以批評。我閱了他這篇文之後，忍不住的要請獨立評論的編者，給我一些篇幅，使我有個機會，一方面略為指出吳先生的錯誤，一方面稍事解釋我個人的立場。

吳先生同我一樣的分關於中國文化的出路的态度，為三派：一是全盤西化派，一是折衷派，一是復古派。關於復古派，我同意於吳先生所說「沒有討論之價值」，雖則現在還有不少的人們提倡復古。

吳先生劈頭便把胡適之先生來和最近的十教授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當做同為折衷派，而相提並論。照我個人的意見，胡先生的整個思想，雖不能列為全盤西化派而乃折衷派中之一支流，可是若以為胡先生的主張，是與彷彿回到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十教授的宣言一樣，好像未免有點冤枉。這一點，我希望胡先生來給我們一個解答。

全盤西化說吳先生又分為兩派：一是以文化社會學為根據的，一是以經濟史觀為根據的。我以為近年以來，國人之相信經濟史觀者，固然很多，但是我並沒有聽見他們之中，有主張過全盤西化者。經濟不過是文化很多方面的一方面，經濟史觀又不過是經濟思想的一派，吳先生好像明白這一點，所以他說：「經濟史觀不能作全盤西化的護符」。其實據我所知的，經濟史觀的擁護者，大都是折衷派，所以前年我在中山大學講演全盤西化說後，去年一年中，繼續不斷的在廣州民國日報及他種刊物所發表關於這個問題的好多文章中，及對全盤西化的名稱與理論最力的，是相信經濟史觀的人們。吳先生把相信經濟史觀的人們來列入全盤西化派，不但我個人覺得很不妥當，就是他們自己，也未必願意罷。

吳先生以為文化的各方面都有連帶及密切的關係而分開不得的理論，只含有一部分的真理。所以他說：「文化的各部分，有的是分不開，有的是分得開」。他的證據是

採納了西洋電燈，可以不必採納西洋的跳舞；採納了西洋的科學，可以不必採納西洋的基督教。

吳先生好像忘記了西洋跳舞的發生，是先於電燈的發明；西洋基督教的發展，是先於科學的發達。同時，他又好像忘記了電燈發明以後，對於現代的跳舞不無多少的影響；科學發達以後，對於現代的基督教也不無相當的影響。又吳先生既然明白我們「不能一方面採納西洋的男女同學，而一方面還保存中國的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教」，為什麼吳先生又忘記了要是我們能夠打破了中國的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教，我們也可以——而且有時免不得要採納西洋的跳舞。從現代的禮儀上看去，比方我們的外交官及其太太們，應當學學跳舞；從現代的教育上看去，跳舞是西洋的動的教育的一種表示，所以在我們的西化教育的幼稚園，小學，以至女子中學，還且設科或公開教授跳舞。我想我們既能教幼稚小學以至女子中學的學生去跳舞，試問男子中學或大學生，若要跳舞起來，我們又有什麼理由來反對呢？何況照今日的社會及有些學校的實況來看，跳舞不但是一種事實，而且我們已沒有法子去阻止其發展，嚴禁其發生。若說跳舞是壞的，那麼吹鴉片，打麻雀，豈不是更壞嗎？至於宗教，照常人來看，雖與科學好像處於對抗的

地位，然而我們不要忘記：西洋的好多科學家，都是基督教徒。而且西洋科學的早年輸入中國，反正是基督教的功勞。一個西洋人或西化的人固然不必是基督教徒，可是他的日常生活如禮拜休息等之受基督教的影響，是不能否認的。

事實上，我們三百餘年來對於基督教的排斥，和十餘年對於跳舞的指摘，不可謂為不力，然而為人們與政府所反對的基督教與跳舞，和為一般人所歡迎的科學與電燈之在中國的發展，恰成了正比例。這一點，是反對文化各方面都有連帶關係而分開不得，而主張取人之長去人之短的折衷派的人，所要特別注意的。這些事實，不外是證明文化的一方面若受了影響，他方面也必受其波動的道理罷。

而且當我們討論東西文化時，我們不能不把中國文化的各方面，來和西洋文化的各方面，比較比較，看看那一種的文化，是較為優美，或合於時勢。但是所謂比較，應當以同種的東西為標準。譬如中國的娛樂，應與西洋的娛樂相比較，中國的宗教，應與西洋的宗教相比較。我個人至今雖不會跳舞，不是基督教徒，然我始終覺得與其吹鴉片，打麻雀，不如跳舞；與其崇拜道教佛教，不如信仰基督教。如此類推，凡是平心靜氣的人，總不能不承認中國

文化，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比不上西洋文化。於是可知全盤西化的理論，並非憑空造出來的。

因為吳先生相信文化本身是可分開的，所以他表同情於程天放先生，而分文化為兩部分：一是含有世界性的，如自然科學，以及交通，工業，醫藥等；一是含有國別性的，如政治制度，教育設施，交際禮儀，生活習慣等。這種分類，照我個人的意見，簡直是和六十年前的薛福成所謂「器的文化與道的文化」，和二十年來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等分類，名稱上雖是不同，事實上沒有大異。以這種分類而區別東西文化的錯誤，我在別處已經指摘，胡適之先生八年前所發表的「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也曾做過多少批評，不必再事討論。我在這裏所要辯正的，是吳先生所提出的具體的例的錯誤，吳先生說：

美國所「創造」的教育系統，只有在美國的環境中可  
以發生作用，可以維持下去；別國的教育系統，也  
許有一二點彷彿美國的地方，但整個的看來，沒有  
一國的教育系統，可以說是與美國的完全一致，由  
此可見別國的人學美國，有的可學得到，有的却學  
不到，全盤西化的理論，在這種觀念之下，大約是

不能成立的。

我的觀察，却正和吳先生這種意見，恰恰相反。美國的教育系統，在枝節上，或和吳先生所說有一二點，也許和歐洲各國的教育系統，沒有一致，然根本上却是相同。這不但是因為美國的教育系統，本來就是歐洲的教育系統，而且因為美國現代的教育系統，無論從那一方面來看，都沒有大異於歐洲各國的教育系統。使吳先生而不相信這話，我願意吳先生能夠具體的提出證據來說明。而且在教育的系統上，美國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創造；就是有了，也不見得他國就不能學得到。又所謂創造，也無外是西洋教育系統的伸張，我們東方人所以能把美國與歐洲各國的教育而名之曰西洋教育，就是這個原故。至於中國教育在東西教育尚未接觸之前，固可以說是自成一種系統，然近年以來，除了一些苟延生命的少數私塾以外，試問我們的教育系統，在那一方面不是朝向西化的路途呢？沒有受過西洋的影響呢？至少清華大學與南開大學的教育系統，在根本上，在大致上，甚至在枝節上，是採納西洋，而特別是美國的教育系統呵！

梁啟超先生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裏曾說過：

國故之學，曷為直至今日乃漸活耶？蓋由我儕受外

來學術之影響，採彼都治學方法，以理我故物；於是乎昔人絕未注意之資料，映吾眼而忽瑩；昔人認為不可理之系統，經我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語句，旋我腦而忽暢。質言之，則吾儕所持之利器，實「洋貨」也。

死的國故，且要西洋方法來注射，始能復活，試問中國還有什麼東西，是不要西化而始能復活呢？

至於吳先生說「別國的文化……有的無從採納」，和「別國人學美國……有的却學不到」，我更不能表以同情。我想神妙如飛天，中國人都能學習，打破中國文化基礎的家庭的基督教，中國人都願意採納。試問還有那一種文化是我們無從採納，而學不到的呢？文化是人類的創造品，除非我們承認我們是生來沒有西洋人那樣聰明，那樣靈敏，那麼我們無從相信西洋人所能達得到的文化，我們沒有法子做得到。

吳先生又說：

在「西方文化」這個名詞之下，包含好多相衝突，互不兩立的文化集團，獨裁制度是西化，民主政治也是西化。……所謂全盤西化，是化入獨裁制度呢？還是化入民主政治？……西方文化本身的種

種矛盾，是主張全盤西化者的致命傷。

吳先生在這裏，又是陷於枝節問題的討論，而忽於根本原則的所在。舉一個例罷：凡是提起「國學」這兩個字起來，國人不假思索而知其為所謂中國「固有」的學問。這種「固有」的學問，是自成一種系統，而別於西洋的學問。這是一個根本的原則。然而國學之中，有所謂古學，漢學，宋學，清學，種種的分別，與不少的衝突。可是這種的分別和衝突，從整個國學或從西學看起來，只是枝節的問題。同樣在「西方文化」這個名詞之下，分析起來，固然是五光十色，斑駁陸離，可是總而觀之，他們却有共同的基礎，共同的階段，共同的性質，共同的要點。所以在西方文化裏，所謂極右與極左的政治主張與運動，不但是這個時代環境中的變態，而且事實上，他們並不推翻與離開民主中心的政治。所以西洋人，雖然有的有皇帝，有的有總統，有的有獨裁；可是他們的獨裁，不但是暫時和局部的現象，而且能夠顧及民意，獎勵民治。他們的總統，既未必像我們的總統，還要一做皇帝；他們的皇帝的權力，也不像我們所想像的大過總統。皇帝也好，總統也好，甚至獨裁也好，不但在趨勢上，是朝向較為民主化的途道，而且事實上，目下西洋人民之享受政治的權力，無論

在數量上，或在範圍上，比之歐戰以前，只有增加沒有減少。

這個道理，吳先生當能明白。比方近來關於民主獨裁政治的討論，吳先生在獨立評論第八十四號所發表的「革命與建國」一文，是被人認為擁護獨裁政治的言論。可是讀過吳先生的「中國的政制問題」（大公報十二月三十日星期論文）的人，免不得又要以為吳先生是一位民主政治的辯護者。胡適之先生最近在大公報星期論文，（二月十七日）說明大家——主張獨裁者及主張民主者——都有一個共同的信仰，可以說是去了我所謂的枝節的問題，而注重於根本的原則一個具體的例。所謂全盤西化，就是從這根本的原則上着想。何況無論獨裁也好，民主也好，甚至蔣廷黻先生所提倡的專制也好，還是不折不扣的西洋文化呢？

上面是批評吳先生對於全盤西化論的批評，我現在且來批評他站在折衷派的立場，而提出三種辦法。

吳先生的第一種辦法是：

我們要指出在中國固有的文化中，那一部分還有適應環境的活力，因此應當保存。

我以為吳先生在這裏完全忽略了兩種文化接觸後的趨

勢。我的意見是，兩種文化接觸以後，從其發展與趨勢來看，所謂保存固有文化這句話和這件事，是絕對沒有存在的可能。這一點我在拙著「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書裏，已經詳細論及（頁三四——四一）不必再述。

總而言之，從東西文化接觸的趨勢來看，接觸以後，東方固不能存其固有，西方也不能存其固有；因為前者正在其趨於消滅的途程，而後者正趨於為共有的道路。從東西文化的程度來看，我們無論在文化那一方面，都沒有人家那樣的進步。從文化本身的各方面的連帶關係來看，我們不能隨意的取長去短。從東西文化的內容來看，我們所有的東西，人家通通有，可是人家所有的很多東西，我們却沒有。從文化的各方面的比較來看，我們所覺為最好的東西，遠不如人家的好，可是我們所覺為壞的東西，還壞過人家所覺為最壞的千萬倍。

不但這樣。一般自命為提倡保存固有的文化的人們，每每忘記了他們今日所提倡的固有的文化，除了為了外人所利用以壓我民衆，或為好奇心理而當做古董欣賞的文化以外，對於國家人民，沒有有過絲毫的幫助。比方從中國的「固有」的文化立場來看，優伶是低下的位置，做戲是鄙賤的職業。然而因為一方面受了西化的影響，一方面

爲欲滿足西洋人的好奇心，我國上自院長，下至平民，竟然費了不少的金錢，時間，與精神，捧起梅蘭芳與胡蝶，而位之於外交大使之列。好像使了一般守舊復古者流，也免不得要有生子不如梅郎，生女不如胡蝶之嘆！又如孔教經書是二千年來的中國人所謂爲固有的文化的精華，可是革命以後，尊孔讀經幾於絕跡。香港政府見其「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信條，是合於殖民地的高壓政策，因而特別獎勵之，保護之。故二十多年來，香港遂成爲國人尊孔讀經的唯一大本營。二十年來吾國政府與人士之因此而目香港爲帝國主義，爲愚教吾民，奴隸同胞者，比比皆是，而未聞其提倡尊孔讀經。到了東北四省喪失之後，日本人欲師香港政府之故智，而利用孔教經書，於是舉國若狂，大聲疾呼而提倡衛道。同是一樣的政府，同是一樣的人士，其行爲的矛盾，有如此者！我回憶十多年前一般革命名流之到南洋，向着我們一般十歲八歲不知孔教經書爲何物的小孩子，提倡打倒擁護專制政治的孔家店，而今又來提倡「開張駿發」，真有隔世之感了！

吳先生說：「第二件事，我們所做的便是在西洋文化中那部分應該採納，能夠採納」。採納西洋文化，是我

們所主張的。可是吳先生之所謂「應該採納能够採納」是含有條件的，吳先生說：

我們的責任，便是經過研究之後，指出西洋文化中，那些部分，對於我們歷史的背景，地理的環境，人民的能力，採納過來，便可發生美滿的結果。

照吳先生的意見，中國有中國的國情，所以採納西洋文化時，我們應當以合於我國國情的以爲標準。然而什麼是國情呢？我在獨立評論第四十三號所發表的「教育的中國化和現代化」一文裏，曾說：

國情這兩個字，雖然可以包括一切的天然，氣候，地理，物產，人種以及文化的情況。然而事實上所指明的，根本却只能說是文化方面。我們承認天然，氣候，地理，物產上的不同，固然可以影響到教育的制度，然在文化進步的社會，這些東西的影響，其實微乎其微。而且事實上，中國的天氣，氣候，地理，物產，和西洋文化先進的各國，並沒有多大的差別。此外若說中國的人種的聰明和腦力，不像西洋人那麼高超，所以說不到來模仿新教育，配不上來享受新教育，這是不論何人都會不承認的。教育固是如此，整個文化也是如此。吳先生所說的「

地理環境，人民能力」，對於全盤西化既沒有問題，吳先生所說的「歷史背景」無非就是指着我們的「固有」的文化。但是「固有」的文化，一方面既不合於現代的環境和趨勢，一方面又爲採納西洋文化的障礙物，試問我們除了掃除這種「固有」文化之外，我們還有什麼方面去採納西洋文化呢？

不但這樣。吳先生雖然告訴我們，「取人之長捨己之短」等老生常談，是無濟於事，可是他在上面所提出兩個辦法，還是老生常談。他雖然特別注意於「具體」的研究與討論，可是他所說的「具體」，還是純粹的抽象。因爲他還沒有具體的指出那部分的中國的固有文化，應當保存，能夠保存；他還沒有具體的指出那部分的西洋文化，應該採納，能夠採納。

事實上採納西洋之長來調和中國之長的折衷論調，我們至少已唱了七十年。然而七十年來，這種論調，除了一般時代的投機者，用爲採納所謂西洋文化之短來加上所謂中國文化之短的護符外，我們並不見得有過相當的成績。比方一個稱爲溝通東西文化的機關，往往成了麻雀跳舞的場所。又如坐汽車，住洋樓，而口說周孔之道的人，又何莫非是自命爲中西合璧的折衷派呢？於是可以明白折

衷派的標語，無論如何好聽，可是事實上，所生出的危險，恐怕遠在真正復古派之上呵！

我們主張全盤西化，並非以爲西洋文化之在今日，已臻完美至善的地位。我們的見解是：中國文化根本上既不若西洋文化之優美，而又不合於現代的環境與趨勢，故不得不澈底與全盤西化。全盤西化，也許免不了所謂西洋文化的短處，可是假使我們而承認西洋文化之長爲百分之六十，中國文化之長爲百分之四十，我們若能全盤西化，則我們至少有了二十分的進步。比之一般希望以西洋文化之長而調合於中國文化之長，而其結果却是取人之短，留己之短的危險，相去之遠，可以想見。何況文化本身是不能分開。何況西洋文化，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比中國的文化爲進步。

最後，吳先生說：

我們在建設的過程中，不但要保存中國的優美文化及採納西洋的優美的文化，有時還要創造新的文化，來適應新的環境，或滿足新的要求。

從一方面來看，創造別一種新文化這個問題，是超出於東西文化的討論的範圍之外。可是從別方面看起來，西洋文化在近代之所以能夠有一日千里的進步，就是因爲她



的動性較強；二千年來的中國文化之所以停滯不發展，就是因爲她的惰性較深。惰性較深，就是表示沒有創造力，動性較強，就是表示有創造。因此，有些人且叫中國的文

化爲保守的文化，西洋的文化爲創造的文化。這樣看起來，全盤西化，實爲中國創造別一種新文化的張本了。

## 『父母之命』與自由結婚

衡 哲

我先來講一個歷史上的故事。一六三七年，英王查理第一爲了他的軍費不夠，臨時向國人征收一種稅，叫做『船稅』，說是因爲這筆錢是用來整頓海軍，肅清海盜的。但是，這稅的征收却不曾預先得到議會的同意。那時有一個人，名字叫做約翰漢姆登 (John Hampden) 因爲這稅的征收與憲法的原則不符，他便拒絕了付他所應付的那二十個先令！同時，他又計劃着怎樣的離開祖國而到新大陸去找自由。英王知道了，又下令禁止他的出國。于是漢姆登逼得無路可走，便跟了他的朋友克林威爾去造反。結果是英王登了斷頭台，而英國也變爲一個共和國，雖然牠的命運也是很短促的。

假如我們有一本教科書，叫做『領袖須知』的，我以爲這個故事一定應該放在牠的第一章！所謂領袖，當然並不以政治上的人物爲限，凡是站在指導民衆，尤其是青年

，的地位的人，無論他是報館記者，大學校長，大學教授，或是大儒碩學，我們是都可以把他放在這個領袖的廣域之內，而強迫他去背誦這個故事的。爲什麼呢？因爲他可以因此明白，假如人家對他所爭的是一個合理的原則，那他还是讓一步的好；要不然，人家便要被逼到梁山泊去落草了。原來爭原則的人常常是很傻的，他們是甯願傾家蕩產去革命，而不願平平和和去付二十個先令的，假如除了革命之外再沒有旁的方法可以使他達到他所爭的目的。故我以爲一個領袖假如要想避免革命的危險——無論是政治革命也好，是社會革命也好——對於這一個心理狀況是不可不先了解的。要不然，即使他有着悲天憫人的博愛心胸，挽救狂瀾的濟世大願，也是人參醫脚痛，不但無濟于事，并且有時還有加重病症的危險。

繞了一個大圈子，且回到我們的正文吧。關於新舊婚

姻的制度問題，我們也願意提出一個原則，作為對於本問題討論的依據。那原則是，一個人對於他或她的終身伴侶，至少應該像對於他的一件衣服，一雙襪子一樣，有一點選擇的機會，有一個取舍的權利！而兩性的結合，雖然不必一定靈重于肉，但至少是不應該以肉體為牠的唯一的基礎。假如我們承認這個原則是合理的，那麼，在牠的條件之下，我們願意提出下面的幾層意思請社會注意。

第一，依據了這個原則，我們便可以明白，那不以本人的情感與意見為基本的婚姻制度是不合理的，而自由結婚却是比較合理的。這當然不是說，舊式的婚姻一定壞，新式的婚姻一定好。因為在舊式婚姻的家庭中，儘有五男二女，夫恩妻愛，過着快樂的生活的；在自由結婚的家庭中，也儘有夫暴妻妬，爭吵反目，過着痛苦的生活，或是得到離婚的下場的。但這却都不能證明自由結婚的失敗。因為婚姻原是一件最冒險的事，無論是父母之命也好，是自由結婚也好，美滿的結果原不是人人所能得到的一種幸福。原則上不錯的，有時也可以產生錯誤的結果；原則上不合理的，有時也可以有很好的收穫。這都是所謂『或然律』的現象，牠的存在是一種僥倖，不是真理的正軌，正軌是不能被僥倖推翻的。故我們正也不必因為『或然律』

的偶爾出現而放棄了對於真理的追求。

第二，即使自由結婚也有離婚的，但我們仍舊要說，牠是比舊式的婚姻為合理。因為新女子與舊女子不同，她是不以離婚為奇耻大辱的。她和她的丈夫所引以為恥的，是一個沒有愛情的同居，而不是離婚，雖然離婚也是一件不幸的事。他們甯願坦白的承認結婚的失敗，而不願『屎蟻娘戴花』似的把失敗掩藏了起來，自己叫美。那一件社會上的進步不是靠着試驗與失敗得來的？一個打了敗仗的兵士，只要傷口是在他的前面，我們是不能承認他是失敗的；我們以為失敗的，却是那一個躲在小屋中不敢上戰場的懦夫。對於婚姻的失敗與成功，對於一個制度的合理與不合理，我們願意社會上的人士也能這樣的看法。不但如此，新式女子的人生觀既與舊式女子的有那樣根本上的不同，她們的行為當然也就絕對的不能相同了。因此，不離婚的一個情形，在新式婚姻中雖然確是夫婦間愛情存在的有力證明，但在舊式婚姻中，牠便失去這種功用了。在這不同得像赤道與北極一樣的兩種行為之下，我們却想用一個同樣的準繩去估量他們婚姻的成功與失敗，那豈不是有點近于滑稽嗎？

第三，有些優生學家，或者以為『父母之命』的一個

制度，注意門當戶對，在遺傳的一方面可以有點貢獻；這自然也有一部份的理由。但青年們若能在相當條件之下，尊重和採納他們父母的意見，似乎便可以達到這個目的。我們正不必因為一個不能定有良好結果的門第選擇，而去犧牲一個最基本的人權，而去保存一個毀性傷情的腐敗制度；猶之我們不必爲了要吃烤豬肉，而去燒掉一所房子，像蘭姆的古事中所說的那個中國傻瓜一樣。

第四，我們雖然不反對靈肉一致，但我們決不能相信，那最神秘最美麗的超乎肉體的異性間的情感，是在純粹的肉體結合之下產生的。說一個男的或是女的，和一個陌生的異性同居一晚之後，便算終身的情感有了歸宿，這未免有點把一個人的靈魂看得太不值錢了吧，尤其是在我們這個以精神文明自豪的國民中間！這個情形，在三四十年前，甚至于一二十年前，是都可以原諒的；在這個制度下成爲犧牲品的男子和女子，也是值得我們的同情的。我們決不敢輕視他們，猶之我們的不敢輕視我們的纏腳母親一樣。但到了現在，却還說這個制度是應該存在的，那我們就不能答應了。當然，在這個制度之下，有時也可以產生快樂的結合，如我們學界的老前輩張伯苓先生伉儷一樣；但張先生婚姻的成功仍只能代表一個「或然律」

，仍不能打倒我們所承認的那個基本原則。

第五，有些人或者以爲自由結婚乃是現代青年種種苦悶的淵源，這也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論調。婚姻制度本是社會的一個寒暑表，一個文化的最瑩亮的鏡子。在現在的中國，社會裏是充滿了不康健的心理，文化上又是那樣的混亂糅雜，在這樣環境中間，我們能希望青年們沒有苦悶嗎？纏死了的腳是不會覺得疼的，老太太們告訴我們說，唯有纏死了之後又要把牠們放開，才覺得疼得難受。現在中國的所謂自由結婚，也不過是等于老太太的放腳罷了，那配說是天足？我們不能因為放腳是痛苦的而回去提倡纏腳，我們也不能因為青年的苦悶而回去提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總而言之，社會上領袖們對於某一件事，某一個制度的提倡，是都有嚴重的影響的；尤其是對於某一種舊勢力提倡，更是含有絕大的危險。因爲當一個制度的紙老虎已經戳穿之後，牠的魔力便喪失了。在二三十年以前，一個男子或是女子所能容忍的情形——如與不相識的異性結婚之類——及因容忍而產生的那個無可奈何的態度與一點消極的不安，到現在，經過西洋文化與制度的比較之後，便成爲一個不可能的事實了。我們只須睜開眼睛向社會看一看，

看一看青年們的逃婚與拒婚，以及因此而自殺或變為瘋狂的新聞與事實，便知道這是怎樣嚴重的一個問題了。到了這個地步，那隻「父母之命」的紙老虎也就喪失了牠的尊嚴，只剩得一口血牙，四隻毒爪，在那裏恐嚇着胆子小的人！

這個舊制度在青年心理上的摧殘，唯有對牠奮鬥過來的人方能知道牠的利害，不會對牠反抗過的人是絕對不能了解的。這少數的革命先鋒，當初若不會自殺，後來當然都達到了他們的目的——有的是得到了結婚的自由，有的是保留着獨身的清閑——但他們對於這個舊制度所持的態度，却不會因為勝利之故而改變了絲毫。他們現在的唯一恐懼，是仍舊有人要掬着那隻紙老虎來嚇人；是現在的青年們仍不免要對牠奮鬥，以致要受到像他們自身所受到的那個

## 菲島之行 (一)

我從菲律賓回來，朋友們問我菲律賓怎樣？我一個簡單的答案是：

四百年西班牙的教堂，使人民百分之九十崇奉基督教〔舊教〕。三十五年美國的學堂，使三分之二的

不可磨滅的創傷；是一個民族生活力的精華，仍不免要為這些無謂的舊制度消耗摧毀，而反不能用在重建中華民族的一件大事上。

在這復古聲浪高唱入雲的時候，我們真不能不懇求社會上的領袖們看一看我們的時代了。我們應該明白歲月不能倒流的一個簡易道理，知道把一個現時代送回到上古去是不可能的，把現時代青年的思想與希望，他們的人生觀和他們所需要的制度，一古腦兒的趕到他們老祖宗的墳墓裏去，也是不可能的。若是有人以為非這樣做不可，那麼，舊制度也就只好跟着英王查理去上斷頭台了，因為革命是不讓牠的對象壽終正寢的呀！所以我對舊制度說，「還是讓一步的聰明！」

夢 麟

學齡兒童受美國式的教育。講到島上的天氣，四季長夏，植物蒼鬱。土地膏腴，物產豐富。人民衣食住不成問題。菲律賓關了好多年的獨立運動，現已成功。美國已准其先成立自治政府〔Common

wealth)。十年後完全獨立。此後兩個重大問題爲

(一)國防問題 (二)美菲通商稅則問題。

開宗明義的話說完了。讀者如覺尙有興趣，讓我仔細說來。

我們中國大多數的國民，終年勤勞，還是食不飽，衣不暖。每逢水旱，更是民不聊生。我到了菲島以後，沒有碰見乞丐〔除了一個殘廢人在曼尼刺市上向我求乞〕。因爲菲島四季天氣，都是暖和的。冬季氣候，如北平晚夏，上海初秋的光景。夏季亦不酷暑。所以植物滋長甚速。稻子一年三熟。椰子香蕉，遍地皆是。若說一句稍過分的話，你如果餓了，只要坐在香蕉樹下，嘴張得開，香蕉就會落到你口裏來。這是通常的事：如你沒有地產，你可在人家椰子林裏，構一個茅屋，爲人家管椰子，你就能享受收成的五分之一。或爲人家收割稻子，你也能得到五分之一爲勞力的報酬。無論如何，一個菲律賓人不會成災民，更不會成餓殍。

衣服，你更不必愁。你若不願享受裸體運動的自由，椰子和香蕉葉足夠保存你的體溫了。

住呢，竹桿和椰子葉，是造房子的材料，四鄰的居民，就是工匠，大家跑攏來，幫你造一座鳥巢，足夠蔽風雨

了。

假使中國大多數的國民，衣食住能不成問題，中國的困難問題，豈不是解決了一大半麼？

北平上海何以有這樣多的洋車呢？一方面當然因爲洋車比轎子騾車便利；另一方面，因爲有許多人沒飯喫，願做牛馬，拉洋車。有一位菲島朋友告訴我們說，數年前從上海運了幾架洋車，到曼尼刺城，因爲沒人拉，沒法通行。我對他說，坐在香蕉樹下，便有香蕉落下來充饑，誰願意做牛馬呢！

菲律賓約有大小島嶼七千個，面積十一萬五千方里。人口一千三百萬。據調查結果，全島可容人口八千萬。以現有人口較與將來可能容量比較，約爲一與八之比，則人口發展之可能性尙大。

菲島得天獨厚，這可算是菲律賓人的福氣。

但是他們的文化怎樣呢？以他們的地位而論，不受印度文化便當受中國文化。我們把地圖打開來看，日本島，臺灣島，菲律賓島，自北至南，聯成一氣，好像銀河的群星似的。日本所採取的是中國文化，他的文字是借用漢文的。臺灣成了中國的一省。以常理推測，菲島如不像臺灣，應像日本。或像其他巫來由群島，接受印度文化。但是

，菲島的文化不是中國的，也不是印度的，而是歐洲的。這是什麼緣故呢？這由於西班牙的天主教。

哥倫布尋獲美洲後二十九年，麥其倫於一五二一年四月七日（明武宗正德十六年）到了菲島的西埠（Cebu）。一星期內，土人受洗禮者八百人。都接受了十字架與聖嬰。二十天後，麥其倫與土人戰，受重傷死了。他的墳墓在西埠，十字架與聖嬰主今也還保存着。

四十多年後，（一五六五年明嘉靖四十四年）力加士披（Legazpi）到了該地，建立了西班牙人最早的居留地。西班牙人自此以後，就在菲島生根了。他們的目的不單是傳教，也不單是通商，是一面通商，一面傳教。他們也與土人通婚，血統混合的子女叫米司梯索司（Mestizos）。男的叫做米司梯索。女的叫米司梯薩。到了現在，他們自己這樣稱呼以爲榮耀的。菲人和中國人的混合種，也是這樣。

西班牙人似乎把他們的文化整個搬到菲島去了。他們到一個地方，造一座西班牙式的教堂，一座市政廳，前面留一塊四方的空地，叫做拍拉薩（Plaza）。後來美國人又加上了學堂。完成了菲律賓的歐化。

菲島本有一種拼音字母，由梵文化出來的。西班牙人

用拉丁字代替了牠們，經過了數百年，把牠們送進了博物院，無人認識了。

西班牙人在菲島雖然握了政權和兵權，但是對於通商，敵不過路近人多的中國人。此事容後再說。

西班牙人用拉丁字母代替了本地字母，土人如不說西班牙語，使用拉丁字母拼土語。這也是使菲人歐化的一個關鍵。又用天主教（舊教）代替了原始多神教，使人民信仰統一，其意義非常重大。

還有跟着基督教來的歐化思想，如輕視奴隸制度，提高女子地位，反對重利盤剝等，都能使菲人文化提高。天主教士辦的醫院，孤兒院，及其他慈善事業，都能給土人一個好榜樣。

信仰統一，女權提高，這兩件事是西班牙人給菲律賓人的最大貢獻。

菲人歐化的理由，我們由此可以明白了。

中國人從福建帆船航到菲島，多則二十天，少則半個月。交通之早，遠在唐代。（七世紀）至明代則商務頗盛。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中國商人及工人在曼尼刺入籍者有四千人之多，均居住於絲商街。附近各村中國人居住者尤多。萬曆三十一年（一六〇三）曼尼刺中國人與土人衝突

突，被屠殺者計二萬五千人之多。當時中國移民之衆，可想而知。當時西班牙人記載明代中菲通商情形如下：

……每年有帆船三四十艘，於三月間由中國駛往曼尼刺。約半月或二十天可達。五月底回國，以避風雨季。所載物品爲絲織，布疋，麝香，象牙，繡花，地毯，料珠，火葯，硝磺，麵粉，乾菓，鹹肉，鷄，素菜，橘子，栗子，核桃。線，針，盒。桌，椅，牀。牛，鵝，驢，驢。籠鳥——有能言者，能歌者，能玩把戲者——寶石，胡椒，香料等等，物繁紙短，難以盡載。

中國商人祇要銀子，不要金或貨物。

西班牙總督說，中國商人是有害於菲島的。因爲他們買棉回去把織品送來，使土人布織業衰落，土人喜着中國布，自己不再織。

以上爲明萬歷年間，西班牙人記載中國在非商業情形。可見當時菲人日用品都靠中國人。萬歷三十一年中國人經屠殺後，曼尼刺食用品均缺乏，雖有錢無處購買。於是西班牙之統治者，不得不與中國人講和。

乾隆三年（一七三八）據西班牙人記載，曼尼刺附近之浜濱加（Pampanga）埠，有中國「米司梯索司」三千

獨立評論 第一四二號 菲島之行

四百八十人。（該地居民計四萬人）可見中菲混合種之多了。

但是中國人在菲島完全以農工商業爲主，對於本國文化之傳播毫無興趣，故中國文化在菲律賓無甚貢獻。惟烹飪方面頗受影響。大哥二哥之稱呼亦爲菲人所採用。

我們在菲島的時候，所遇見的政治教育寔業各界好多的領袖，他們自己對我們說是有中國血的。怡郎省的省長對我說，他們一族叫做「米司梯索司」「龍賴」，大概是中國人的後裔。我想他們的祖宗或許叫做龍黎或許是黎龍。我們到了一家菲人的大戶，那天剛是耶穌聖誕日，承他們十分招呼，請我們午餐，有整隻的燒烤豬，豬皮烤得黃焦色，香氣撲鼻。午餐後主人對我說，他的祖先是中國人。祖父將死的時候，他才十幾歲，聽得有這樣的遺囑：

我將死了，那邊是中國，是我的祖國。現在也在整頓海陸軍了。將來強盛起來，菲律賓會變中國的一省。

說完，死了。主人說到這裏，頗表示感慨之態。他老先生年紀六十多，除他所操的土語（Visayan）以外，能操西班牙語。我們談天，用英語和西班牙語，請人互譯。但是他的男女公子，都操英語了。其女公子還爲我們奏英語歌數

曲。我們握別的時候，看見一大堆小姐們在另一屋子裏打麻雀，十分熱鬧。用的牌是化學料做的，大概由美國輸入的。

我們在另一鄉間，在一個大地主家裏晚餐，他的一位小姐，貌似梅蘭芳。我們中有一位朋友，對她說了。並且解釋了一番。那位小姐樂了。她的妹妹忽然大笑起來，說是的，他們那裏有一位好看的小姐，聽說她同時也是男的。說得那位美貌的姊姊面紅耳赤，十分難爲情。後來我們說他們兩位姊妹如到中國去，和中國小姐們是分不清的。主人於是對我們說，他的祖父本來是中國人，還有族人在廈門呢。

我們在宴會或演說會中，聽到菲島領袖們說到中國人時常引用『他們的血，在我們的血管裏流』這句話。成語說，『血是比水濃厚』。果然的，我們遇見中國血在他

## 南遊雜憶

胡適

### (二) 廣州

一月九日早晨六點多，船到了廣州，因有大霧，直到七點，船才能靠碼頭。有一些新舊朋友到船上來接我，還

們血管裏流的菲律賓人，覺得格外親密些。

現在菲島華僑人數，約有十萬左右，廈門人居大多數。廣東人爲數不多。全島百分之八十的小本經營，據說在華僑手中。無論在城市或鄉間，中國人開的雜貨舖子，到處皆是。有一天晚上，我們在鄉村裏住宿，客棧是廣東人開的。喫了晚餐，在街上散步，看見有一家華人開的小飯舖，窗前掛了許多臘腸。又看見一家華人開的手造胰子的廠，把一大塊四方的胰子用手工切成一條一條的長條，其方法十分巧妙，故其條塊十分平正。一家華商雜貨舖裏販賣各國的貨物，——美國的化妝品，日本的日用品，中國的食品，在櫃頭陳列着。我們聽見中國叫菲人爲印度仔，起初覺得很奇怪，後來知道這是從西班牙人沿用下來的。

(未完)

有一些新聞記者圍住我要談話。有一位老朋友托人帶了一封信來，要我立時開看。我拆開信，中有云：「兄此次到粵，諸須謹慎。」我不很了解，但我知道這位朋友說話是



可靠的。那時和我同船從香港來的有嶺南大學教務長陳榮捷先生，到船上來歡迎的有中山大學文學院長吳康先生，教授朱謙之先生，還有地方法院院長陳達材先生，他們還都不知道廣州當局對我的態度。陳榮捷先生和吳康先生還在船上和我商量我的講演和宴會的日程。那日程確是可怕！除了原定的中山大學和嶺南大學各講演兩次之外，還有第一女子中學，青年會，歐美同學會等，四天之中差不多有十次講演。上船來的朋友還告訴我：中山大學鄒魯校長出了布告，全校學生停課兩天，使他們好去聽我的講演。又有人說：青年會昨天下午開始賣聽講券，一個下午賣出了兩千多張。

我跟着一班朋友到了新亞酒店。已是八點多鐘了。我看廣州報紙，才知道昨天下午西南政務會議開會，就有人提起胡適在香港華僑教育會演說公然反對廣東讀經政策，但報紙上都沒有明說政務會議決定如何處置我的方法。一會兒，吳康先生送了一封信來，說：

適晤鄒海濱先生云：此間黨部對先生在港言論不滿，擬勸先生今日快車離省，暫勿演講，以免發生糾紛。

鄒吳兩君的好意是可感的，但我既來了，並且是第一次來

觀光，頗不願意就走開。恰好陳達材先生問我要不要看看廣州當局，我說：林雲陔主席是舊交，我應該去看看他。達材就陪我去到省政府，見着林雲陔先生，他大談廣東省政府的「三年建設計畫」。他問我要不要見見陳總司令；我說，很好。達材去打電話，一會兒他回來說：陳總司令本來今早要出發向派出剿匪的軍隊訓話，因為他要和我談話，特別改遲出發。總司令部就在省政府隔壁，可以從樓上穿過去。我和達材走過去，在會客室裏略坐，陳濟棠先生就進來了。

陳濟棠先生的廣東官話，我差不多可以全懂。我們談了一點半鐘，大概他談了四十五分鐘，我也談了四十五分鐘。他說的話很不客氣：「讀經是我主張的，祀孔是我主張的，拜關岳也是我主張的。我有我的理由。」他這樣說下去，滔滔不絕。他說：「我民國十五年到莫斯科去研究，我是預備回來做紅軍總司令的。」但他後來覺得共產主義是錯的，所以他決心反共了。他繼續說他的兩大政綱：第一是生產建設，第二是做人。生產的政策就是那個「三年計畫」，包括那已設未設的二十幾個工廠，其中有那成立已久的水泥廠，有那前五六天才開工出糖的糖廠。他談完了他的生產建設，轉到「做人」，他的聲音更高了，好像

是怕我聽不清似的。他說：生產建設可以儘量用外國機器，外國科學，甚至於不妨用外國工程師。但「做人」必須有「本」，這個「本」必須要到本國古文化裏去尋求。這就是他主張讀經祀孔的理論。他演說這「生產」「做人」兩大股，足足說了半點多鐘。他的大旨和胡政之先生「粵桂寫影」所記的陳濟棠先生一小時半的談話相同，大概這段大議論是他時常說的。

我靜聽到他說完了，我才很客氣的答他，大意說：「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的主張和我的主張只有一點不同。我們都要那個『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生產建設須要科學，做人須要讀經祀孔，這是『二本』之學。我個人的看法是：生產要用科學知識，做人也要用科學知識，這是『一本』之學。」

他很嚴厲的睜着兩眼，大聲說：「你們都是忘本！難道我們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嗎？」

我平心靜氣的對他說：五千年的老祖宗，當然也有知道做人的。但就絕大多數的老祖宗說來，他們在許多方面實在夠不上做我們「做人」的榜樣。舉一類很淺的例子來說罷。女人裹小腳，裹到把骨頭折斷，這是全世界的野蠻民族都沒有的慘酷風俗。然而我們的老祖宗安然行了一千

多年。大聖大賢，兩位程夫子沒有抗議過，朱夫子也沒有抗議過，王陽明文文山也沒有抗議過。這難道是做人的好榜樣？

他似乎很生氣，但也不能反駁我。他只能罵現在中國的教育，說「都是亡國的教育」；他又說，現在中國人學的科學，都是皮毛，都沒有「本」，所以都學不到人家的科學精神，所以都不能創造。在這一點上，我不能不老實告訴他：他實在不知道中國這二十年中的科學工作。我告訴他：現在中國的科學家也有很能做有價值的貢獻的了，並且這些第一流的科學家又都有很高明的道德。他問，「有些什麼人？」我隨口舉了數學家的姜蔣佐，地質學家的翁文灝李四光，生物學家的秉志，——都是他不認識的。

關於讀經問題，我也很老實的對他說：我並不反對古典的研究，但我不能贊成一班不懂得古書的人們假借經典來做復古的運動。「這回我在中山大學的講演題目本來是兩天都講『儒與孔子』，這也是古經典的一種研究。昨天他們寫信到香港，要我一次講完，第二次另講一個文學的題目。我想讀經問題正是廣東人士眼前最注意的問題，所以我告訴中山大學吳院長，第二題何不就改作『怎樣讀經？』我可以同這裏的少年人談談怎樣研究古經典的方法

。」我說這話時，陳濟棠先生回過頭去望着陳達材，臉上做出一種很難看的瘁笑。我當作不見，仍舊談下去。但我現在完全明白是誰不願意我在廣州「賣膏藥」了！

以上記的，是我們那天談話的大概神情。旁聽的只有陳達材先生一位。出門的時候，達材說，陳伯南不是不能聽人忠告的，他相信我的話可以發生好影響。我是相信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的，但對達材的樂觀，我却不免懷疑。這種久握大權的人，從來沒有人敢對他們說一句逆耳之言，天天只聽得先意承志的阿諛諂媚，如何聽得進我的老實話呢？

在這裏我要更正一個很流行的傳說。在十天之後，我在廣西遇見一位從廣州去的朋友，他說，廣州人盛傳胡適之對陳伯南說：「岳武穆曾說，『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我們此時應該倒過來說，『武官不要錢，文人不怕死，天下太平矣。』」——這句話確是我在香港對胡漢民先生說的。我在廣州，朋友問我見過胡展堂沒有，我總提到這段談話。那天見陳濟棠先生時，我是否曾提到這句話，我現在記不清了。大概廣州人的一般心理，覺得這句話是我應該對陳濟棠將軍說的，所以不久外間就有了這種傳說。

☆ ☆ ☆

我們從總司令部出來，回到新亞酒店，羅鈞任先生，但怒剛先生，劉毅夫（沛泉）先生，羅努生先生，黃深微（騷）先生，陳榮捷先生，都在那裏。中山大學文學院長吳康先生又送了一封信來，說：

鄙意留省以勿演講為妙。黨部方面空氣不佳，發生糾紛，反為不妙。鄒先生云：昨為黨部高級人員包圍，渠無法解釋。故中大演講只好布告作罷。渠云，個人極推重先生，故前布告學生停課出席聽先生講演。惟事已至此，只好向先生道歉，並勸先生離省，冀免發生糾紛。

一月九日午前十一時。

鄒校長的為難，我當然能諒解。中山大學學生的兩天放假沒有成爲事實，我却可以得着四天的假期，豈不是意外的奇遇？所以我和陳榮捷先生商量，爽性把嶺南大學和其他幾處的講演都停止了，讓我痛痛快快的玩兩天。我本來買了來回船票，預備趕十六日的塔虎脫總統船北回，所以只預備在廣州四天，在梧州一天。現在我和西南航空公司劉毅夫先生商量，決定在廣州只玩兩天，又把船期改到十八日的麥荊尼總統船，前後多出四天，坐飛機又可以省出三

天，我有七天（十一——十八）可以飛遊南寧和柳州桂林了。羅鈞任先生本想遊覽桂林山水，他到了南寧，因為他的哥哥端甫先生（文莊）死了，他半途折回廣州。他和羅先生先生都願意陪我遊桂林，我先去梧州講演，鈞任等到十三日端甫開弔事完，飛到南寧會齊，同去遊柳州桂林。我們商量定了，我很高興，就同陳榮捷先生坐小汽船過河到嶺南大學鍾榮光校長家吃午飯去了。

那天下午五點，我到嶺南大學的教職員茶會。那天天氣很熱，茶會就在校中的一塊草地上，大家圍坐吃茶點談天。嶺大的學生知道了，就有許多學生來旁觀。人越來越多，就把茶會的人包圍住了。起先他們只在外圍看着，後來有一個學生走過來對我說：「胡先生肯不肯在我的小冊子上寫幾個字？」我說可以，他就摸出一本小冊來請我題字。這個端一開，外面的學生就擁進茶會的圍坐圈子裏來了。人人都拿着小冊子和自來水筆，我寫的手都酸了。天漸黑下來了，草地上蚊子多的很，我的薄襪子抵擋不住，我一面寫字，一面運動兩隻腳，想趕開蚊子。後來陳榮捷先生把我拉走，我上車時，兩隻腳背都腫了好幾塊。

晚上黃深微先生和他的夫人邀我到他們家中去住，我因為旅館裏來客太多，就搬到東山，住在他們家裏。十點

鐘以後，報館裏有人送來明天新聞的校樣，才知道中山大學鄒魯校長今天出了這樣一張布告：

國立中山大學佈告第七十九號

為佈告事。前定本星期四五兩日下午二時請胡適演講。業經佈告在案。現閱香港華字日報。胡適此次南來接受香港大學博士學位之後。在港華僑教育會所發表之言論。竟謂香港最高教育當局。也想改進中國的文化。又謂各位應該把他做成南方的文化中心。復謂廣東自古為中國的殖民地等語。此等言論。在中國國家立場言之。胡適為認人作父。在廣東人民地位言之。胡適竟以吾粵為生番蠻族。實失學者態度。應即停止其在本校演講。合行佈告。仰各學院各附校員生一體知照。屆時照常上課為要。此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九日

校長鄒魯

這個布告使我不能不佩服鄒魯先生的聰明過人。早晨的各報記載八日下午西南政務會議席上討論的胡適的罪過，明明是反對廣東的讀經政策。現在這一樁罪名完全不提起了，我的罪名變成了「認人作父」和「以吾粵為生番蠻族」

兩項！廣州的當局大概也知道「反對讀經」的罪名是不夠引起廣東人的同情的，也許多數人的同情反在我的一邊。況且讀經是武人的主張，——這是陳濟棠先生親口告訴我的——如果用「反對讀經」做我的罪名，這就成了陳濟棠反對胡適了。所以奉行武人意旨的人們必須避免這個真罪名，必須向我的華僑教育會演說裏去另尋我的罪名。恰好我的演說裏有這麼一段話：

我覺得一個地方的文化傳到牠的殖民地或邊境，本地方已經變了，而邊境或殖民地仍是保留着牠祖宗的遺物。廣東自古是中國的殖民地，中原的文化許多都變了，而在廣東尚留着。像現在的廣東音是最古的，我現在說的話才是新的。（用各報筆記，大致無大錯誤。）

假使一個無知苦力聽了這話忽然大生氣，我一定不覺得奇怪。但是一位國立大學校長，或是一位國立大學的中國文學系主任居然聽不懂這一段話，居然大生氣，說我是罵他們「爲生番蠻族」，這未免有點奇怪罷。

我自己當然很高興，因爲我的反對讀經現在居然不算是我的罪狀了，這總算是一大進步。孟子說的好，「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鄒魯先生們受了讀經的

訓練，硬要我學孔子的「做人」，要我「以微罪行」，我當然是很感謝的。

但九日的廣州各報記載是無法追改的，九日從廣州電傳到海內外各地的消息也是無法追改的。廣州諸公終不甘心讓我蒙「反對讀經」的惡名，所以一月十四日的香港英文「南華晨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上登出了中山大學教授兼廣州民國日報總主筆梁民志 (Prof. Liang Min-Chi) 的一封英文來函，說：

我盼望能借貴報轉告說英國話的公衆，胡適博士在廣州所受冷淡的待遇，並非因爲（如貴報所記）「他批評廣州政府恢復學校讀經課程」，其實完全因爲他在一個香港教員聚會席上說了一些對廣東人民很侮辱又「非中國的」(Un-Chinese) 批評。我確信任何人對於廣州政府的教育政策如提出積極的批評，廣州當局諸公總是很樂意聽受的。

我現在把梁教授這封信全譯在這裏，也許可以幫助廣州當局諸公多解除一點同樣的誤解。

☆ ☆ ☆

我的膏藥賣不成了，我就充分利用那兩天半的時間去遊覽廣州的地方。黃花崗，觀音山，魚珠砲台，石碑的中

山大學新校舍，禪宗六祖的六榕寺，六百年前的五層樓的鎮海樓，中山紀念塔，中山紀念大禮堂，都遊遍了。中山紀念塔是亡友呂彥直先生（康南爾大學同學）設計的，圖案簡單而雄渾，爲彥直生平最成功的建築，遠勝於中山陵的圖案。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有亡友饒可權先生）墓是二十年前的新建築，中西雜湊，全不諧和，墓頂中間置一個小小的自由神石像，全做紐約港的自由神大像，尤不相襯。我們看了民元的黃花崗墓，再看呂彥直設計的中山紀念塔，可以知道這二十年中國新建築學的大進步了。

我在中山紀念塔下游覽時，忽然想起學海堂和廣雅書院，想去看看這兩個有名學府的遺蹟。同遊的陳達材先生說，廣雅書院現在用作第一中學的校址，很容易去參觀。我們坐汽車到一中，門口的警察問我們要名片，達材給了他一張名片。我們走進去，路上遇着一中校長，達材給我介紹，校長就引導我們去參觀。東邊有荷花池，池後有小亭，亭上有張之洞的浮雕石像，刻的很工緻。我們正在賞玩，不知爲何被校中學生知道了，那時正是十二點一刻，食堂裏的學生紛紛跑出來看，一會兒荷花池的四圍都是學生了。我們過橋時，有個學生拿着照相機走過來問我：「胡先生可以讓我照個相嗎？」我笑着立定，讓他照了一張

相。這時候，學生從各方面圍攔來，跟着我們走。有些學生跑到前面路上去等候我們走過。校長說：「這裏有一千三百學生，他們曉得胡先生來了，都要看看你。」我很想趕快離開此地。校長說：「這裏是東齋，因爲老房屋有倒塌了的，所以全拆了重蓋新式齋舍。那邊是西齋，還保存着廣雅書院齋舍的原樣子，不可以不去看。」我只好跟他走，走到西齋，西齋的學生也知道我來了，也都跑出來看我們。七八百個少年人圍着我們，跟着我們，大家都不說話，但他們臉上的神氣都很使我感動。校牆上有石刻的廣雅書院學規，我站住讀了幾條，回頭看時，後面學生都紛紛擠上來圍着我們，我們幾乎走不開了。我們匆匆出來，許多學生跟着校長一直送我們到校門口。我們上了汽車，我對同遊的兩位朋友說：「廣州的武人政客未免太笨了。我若在廣州講演，大家也許來看熱鬧，也許來看看胡適之是個什麼樣子；我說的話，他們也許可以懂得五六成；人看見了，話聽完了，大家散了，也就完了。講演的影響不過如此。可是我的不講演，影響反大的多了。因爲廣州的少年人都不能不想想爲什麼胡適之在廣州不講演。我的最大辯才至多只能使他們想想一兩個問題，我的不講演却可以使他們想想無數的問題。陳伯南先生們真是替胡適之宣

傳他的「不言之教」了！」

我在廣州玩了兩天半，一月十一日下午，我和劉毅夫先生同坐西南航空公司的「長庚」機離開廣州了。

我走後的第二天，廣州各報登出了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古直，鍾應梅，李滄萍三位先生的兩個「真電」，全文如下：

(一)廣州分送西南政務委員會，陳總司令，林主席，省黨部，林憲兵司令，何公安局長勛鑒，昔顏介庚信，北陷虜廷，尙有鄉關之思，今胡適南履故土，反發盜憎之論，在道德爲無恥，在法律爲亂賊矣，又况指廣東爲殖民，置公等于何地、雖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誅少正卯可也，何乃令其逍遙法外，造謠惑衆，爲侵掠主義張目哉，今聞尙未出境，請即電令截回，徑付執憲，庶幾亂臣賊子，稍知警悚矣，否則老口北返，將笑廣東爲無人地，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古直教員李滄萍鍾應梅，等叩，真辰，(二)探送梧州南寧李總司令，白副總司令，黃主席，馬校長勛鑒，(前段與上電同略)今聞將入貴境，請即電令所在截留，徑付執憲，庶幾亂臣賊子，

稍知警悚矣，否則公方剿滅共匪，明耻教戰，而反容受劉豫張邦昌一流人物以自玷，天下其謂公何，

心所謂危，不敢不告，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古直教員李滄萍鍾應梅叩，真午，

電文中列名的李滄萍先生，事前並未與聞，事後曾發表談話否認列名真電。所以一月十六日中山大學日報上登出

「古直鍾應梅啓事」，其文如下：

胡適出言侮辱宗國。侮辱廣東三千萬人。中山大學布告驅之。定其罪名爲認人作父。夫認人作父。此賊子也。刑罰不加。直等以爲遺憾。真日代電。所以義形於色矣。李滄萍教授同此慷慨。是以分之以義。其實未嘗與聞。今知其爲北大出身也。則直等過矣。嗚乎道真之妬。昔人所歎。自今以往。吾猶敢高談教育救國乎。先民有言。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特此相明。不欺其心。謹啓。

古直  
鍾應梅  
啓

這三篇很有趣的文字大可以做我的廣州雜憶的尾聲了。

# 編輯後記

適之

△在陳序經先生的長文裏，他提起吳景超先生曾把我算作主張文化折衷的一個人，這一點大概是吳先生偶然的錯誤。但陳序經先生也說我「雖然不能列為全盤西化派而乃折衷派中之一支流」，這個看法也是錯誤的。我前幾年曾在上海出版的 *Christian Year—book* 裏發表過一篇 *The Cultural Conflict in China*，(手頭無此冊，記不清是那一年的年鑑了)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衷論的不可能。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但我同時指出，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例如中國人接受了基督教的，久而久之，自然和歐洲的基督徒不同；他自成一體『中國基督徒』。又如陳獨秀先生的接受共產主義，我總覺得他只是一個『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和莫斯科的共產黨不同。現在的人說『折衷』，說『中國本位』，

都是空談。此時沒有別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文明。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他成爲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新文化。若我們自命做領袖的人也空談折衷選擇，結果只有抱殘守闕而已。古人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風斯下矣。』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們不妨拚命走極端，文化的惰性自然會把我們拖向折衷調和上去的。關於這個問題，我將來也許作專文發表。此時我只借此聲明我是完全贊成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的。

△衡哲女士幼年曾經爲了婚姻問題作過奮鬥。她的一篇『父母之命與自由結婚』，是一個吃過苦的大姊姊，因爲對於一班年青弟妹的同情，特別向社會提出的忠告。

△我們很感謝蔣夢麟先生讓我們發表他的菲島遊記。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學園」、「藝圃」、「體育」、「副刊」等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佔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爲不可殫述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之。

###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  
 (國內)每月二元二角  
 (香港)每月二元九角  
 (新加坡)每月四元一角  
 (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卷認為新聞紙類

登記証：警字六六二號，中字八二一號

中日提携，答客問

胡適

論非法捕捉學生

張蔭麟

逮捕學生感言

李樹青

江西農業之現狀及應採之政策

董時進

怎樣把科學知識輸入民間

吳辰仲

文字的保守

了一

菲島之行(完)

夢麟

編輯後記

適之

# 獨立評論

第一四三號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為限）代洋，不打折扣。

##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營業所 君中書社 嘉慶書社 育中書社 長光書社 玉山書社 平和書店 知行書社 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 福華書社 華盛書社 華藝書社 侯記書社 廠甸佩文齋 沙灘—北大一院 景山書社 海運倉—朝野書店 朝大消費社 | 天津 | 清華消費社 成府競進分社 天津書局(代定) 南洋書店 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榮房子 博古書局 志恆書店 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定處) 生活書店 上海雜誌公司 中華雜誌公司 群衆雜誌公司 | 上海 |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鐘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鎮江書店 鎮江廣告社 徐州書店(代定) 三友書店(代定) 振華書局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大眾書店 生活書店 | 南京 | 真茹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鐘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鎮江書店 鎮江廣告社 徐州書店(代定) 三友書店(代定) 振華書局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大眾書店 生活書店 | 蘇州 |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大眾書店 生活書店 | 漢口 |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大眾書店 生活書店 |
|----|--|----|--|----|---|----|--|----|-----------------------|----|-----------------------|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五六

## 中日提携，答客問

胡適

日本新聞聯合社的北平訪員山上正義先生，前幾天擬了十一個問題，徵求我的答案。我把這些答案都寫出來送給他，另鈔了一份在這裏發表。問題的漢文是山上先生的原文。

一、先生信最近中日兩國關係真漸好轉歟？

(答) 我不信中日兩國關係真漸好轉。因為兩國間的友誼的根本阻礙至今尚未除去。此根本阻礙即是「滿洲國」之存在，使日本侵害中國之鐵證永永留在我們的心目中。

二、若真見好轉，請問對此之高見如何？

(答) 兩國政府間當然有恢復常態邦交的需要。但如上月日本報紙所傳某項某項條款，只是日本重新壓迫中國而已，只是使兩國邦交更惡化而已。近日報紙所記，兩國使館升為大使，日本全國舉行孫中山先生忌辰祭，在我私見看來，也還不是根本的挽救。

三、情形如此相信不久得以融和中日兩國國民之感情而恢復兩國之睦誼歟？

(答) 這事全在日本國民的根本覺悟與如何使此覺悟得

着事實上的表現。「解鈴還須繫鈴人」，此言最好。報紙上說，日本政府希望中國停止一切排日之行動。貴國人士須知，凡政治權力所能制止的排日行動，在今日已是絕無而僅有。但一個民族排日的心理，是中國政府絕對無法制止的。貴國人士至今還不能了解中國國民的心理，所以我不信兩國國民之感情容易融和。

四、認日本畢竟為軍部所支配，所謂廣田外交，事實上不能有何等作為歟？抑相信日本外交已漸恢復本來之位置歟？

(答) 我們當然希望日本的文治派能大有作為，矯正軍部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危機。但迄今為止，我們只見日本外交家對於軍部的主張未敢有根本的挽救，只是為軍部彌縫過失而已。

五、先生去年自太平洋會議歸國，當時所抱之「日本觀」與今日之「日本觀」有無變化？若有之，其差異如何？

(答) 我那時的「日本觀」，是日本已走上了「整個民族自殺」的路。我今日的「日本觀」，是日本還在這條「

整個民族自殺」的路上，並不會回頭。一年半的觀察，我很抱歉，還不能變更我的「日本觀」。

六、日本軍部對華北有出於行使武力之舉之虞乎？

(答) 上月察東事件，使我們相信日本軍人隨時可有行使武力侵略的行爲。請注意，我們中國人心目中的「華北」，當然是包括東北四省與察哈爾綏遠在內的。

七、相信日本對於打開中國之經濟的困難得爲何等協力歟？如果能之，其方法如何？

(答) 我不是經濟學者，不能作專家的觀察。但以我的私見看來，治標之法是日本貨物傾銷之制止。治本方法是中日國際關係得着真正根本的解決，使中國政府在內亂削平後不必繼續增加軍備。

八、想以外交交涉解決滿洲問題非常困難，相信依然以由外交解決爲中日和好之根本條件歟？

(答) 我深信「以外交交涉解決滿洲問題」是中日和好之根本條件。我也深信此事有「非常困難」。但偉大的政治家不應該因畏難而苟安。況此事雖難，總比「整個民族

自殺」的路容易多了，總比「與全世界爲敵」容易多了。

九、非解決滿洲問題兩國民之國民的握手爲絕對不可能歟？

(答) 我認爲絕對不可能。

十、解決滿洲問題應用何方策？願聞先生高見。

(答) 鄙見以爲李頓 (Lyttton) 調查團的報告書第九章，和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國聯通過的建議案第二章，所提出的原則與辦法，在今日尙值得日本政治家與國民的反省。

十一、就今日之狀態先生對於日本之思想家，外交家，軍部等，有否提議之處？若有之，可得而聞歟？

(答) 我對他們有一個建議：他們在今日不可不慎重考慮「他們期望日本將來成一個何等國家」？東亞的英國呢？戰後的德國呢？失敗後的西班牙呢？懸崖勒馬，此其時矣。

☆

☆

☆

☆

☆

☆

## 論非法捕捉學生

張蔭麟

今早（三月十一）北平國立清華大學又被捕去學生十人，八個男的，兩個女的。這種事，便在清華，也是司空見慣的了。約兩月前，那裏的學生宿舍纔被圍搜了一次，學生被捕去十一人，他們的命運至今尚是埋葬在黑暗裏！但這回，就手段的文明而論，比前次顯有退步。連汽車載送的恩惠也沒有，被捕的學生，用繩拴着，像豬羊一般，被牽起就道。更加上十幾個如狼似虎的兵，一個面目猙獰的眼線，這真是一齣活劇。

看了這齣活劇之後，我不免有些感想。

我們且不必談，對於最有血性和志氣的青年加以猛烈的摧殘是怎樣的不仁；我們且不必訴，在非戒嚴區的北平，隨意捉人，不宣罪證，不交法庭，不公開發審判，而加以無期的幽禁甚至刑拷，這是怎樣的違反法律，違反黨國最基本的法律；我們且不必回想，歷年來甚至數月前的通電是怎樣地甜蜜迷人。我們但睜眼看者：一方面對於劫奪我土地，殘殺我人民，以傾覆我國家為天職的惡敵，則打躬作揖，滿堆笑臉地來講親善；一方面對於天真爛漫，擊雲

捉月，從未曾給過社會以絲毫損害的少年男女，則凌以雷霆萬鈞的兇威。這種情形所表現一個國家的「政治人格」，在稍為有審美觀念的人看來，是何等醜惡！支撐着這種政治人格的人們，縱使能於華燈盛筵間，自鳴得意，其何以自解於清夜捫心時？

我知道講道德是無用的，現在只講利害。即使就當政的團體或個人的利益而言，非法濫捕學生的舉動也是絕無意識的。

假如堅持着濫捕學生的政策的人們只要倒行逆施，以快一時的意氣，那麼我們再沒有什麼話可說。假如這種政策是有目的的，那目的豈不是要防止某種危險思想的傳播？即使我們退一萬步承認某種思想現在有禁絕的必要，也有更合理的禁絕方法。現在立法的大權操在政府，它何難讓立法院馬上通過的一條像這樣法律：凡信仰或宣傳某種思想者處以死刑。那麼，至少在未經宣佈軍事戒嚴的區域，偵緝機關根據這條法律，如查有信仰或宣傳某種思想的嫌疑的學生，可以秘密通知法庭，由法庭秘密發出拘票，

然後由警察也好，便衣偵探也好，大軍也好，依照法庭的拘票去拘捕，（學生們既沒有租界洋房，也沒有存款，更不能像閩人犯法奉旨出洋，其將何所逃於天地之內）拘捕之後，在一定期限內將「犯人」送交法庭，法庭在一定期限內公開審判，以定罪案之能否成立。如此則甘願自投羅網的青年可以死得明白，而無辜的青年也可以不致因天外飛來的奇禍而無期地失却瞧見天日的自由。現在不然，不

## 逮捕學生感言

李樹青

在大學裏讀四年書，刺激我最深的事，要算北平當局的五次逮捕學生了！一次在九一八事變以後，一次在二二八戰事停止後，一次在塘沽協定以後，所謂國際反戰調查團來華以前，在最近兩三月來，連續的又逮捕了兩次。

每次逮捕差不多都是在清晨的時候執行的。在睡夢中間，突然有一個知道消息比較早的同學跑到屋裏來，「又來捕人了！」接着是這麼顫抖的淒慘的一句。於是自己隨着爬起來，慌忙地去看相熟的朋友。每個人眨着急燥的憎恨的眼睛，每個人的臉上都堆着意外的慌張和恐怖。每個被呼起來的人，在一個寒慄之後，幾乎把「我的頭還在麼

論在什麼地方以一個並非執法或並不公開的機關，爲着思想的嫌疑，只要知會軍警，便可隨意拘人，拘去之後，一關起碼就周年半載。明白無辜的人連上訴的地方也沒有！這樣的黑暗，這樣的殘酷，所爲何來？這種政策的持續只能使政府失却全國有血性，有頭腦的青年的同情。古今中外，沒有一個政府，失却全國有血性有頭腦的青年的同情而壽命能長久的。殷鑒不遠，就在清季。

「這類的話都問出來；而呼人的看到被呼人還在床上，感情幾乎使他撲向前去，一把擁抱住他，似乎怕惡魔即來攫奪一樣。這種恍如大劫將臨的人人自危的景況，和被恐怖窒塞着的末世紀的象徵，真非楮墨所能形容其萬一。直到上課的時候，人們逐漸地知道被逮捕去的是那些人以及揣測着是由於某種嫌疑的時候，大家纔敢長長地呵出一口氣來，如同逃出一道鬼門關口一樣。

說到嫌疑，大半均是由於所謂反動罷。最先兩次被捕去的人，據說因爲他們確信了一種信仰，而又爲着他們的信仰去努力過，如偷偷地散發傳單或遊行講演之類。後來

僅是因爲喜歡讀某一類的書籍或是曾經發表過應用某一類理論的文章。至於最近逮捕去的，據我們所知道，多數不但平常不會偏讀某一類的書，連一句反動的話都沒聽見說過。然而逮捕犯人的繩索，居然也就莫名其妙的套到他們的頭上了。這或許由於當局的偵查反動的眼睛特別聰明一點，可以從他們的頭上或身上某一部份，尋到生長有反革命的「反骨」，將來一定會做反革命的行動。即使如此，最妥善的辦法還是留一道錦囊妙計給別人，等他們的反狀構成時再加以制裁，庶幾更使人信服。像現在這樣無理由的濫加逮捕，結果不但使人人感覺着現制度的黑暗和殘暴與自由毫無保障外，其另一意義恰是惟恐怕青年們不反對現狀，而把一個最實際的最雄辯的可以用做反現制度的口實的例子，放到青年們的眼前去。這該不會爲聰明的統治當局所採用的罷？

年青的學生，無論左傾或右傾，要不外對於現狀的不滿，因爲學生的思想和行動，常是最純潔坦白不過的。他們沒有職業地位的牽挂，沒有金錢勢力的顧忌，有的只是一團天真爛漫的熱情和由教育上所獲得的對於民族國家的真誠的關切。因此，在國家的政治「不景氣」的時候，他們常常不能體諒執政者的含糊忍辱委曲求全的苦衷，而

激烈地立到反抗現狀的最前線上。我想統治當局本身也是做過學生的，假如不是善忘的話，這情景當猶能記憶。最好的對付方法當然是逐漸地使他們知道當局處境的艱難及應付國難的匪易，這種解釋若不是十分沒理由的話，青年們也不會不能諒解的。現在的當局似乎完全忘記了他們的過去，也並不會考究過青年的心理，只一味執拗的在青年的思想方面，去做殘酷的矯正，於是逮捕，監禁，審問，處罰；這種舍本逐末的笨拙辦法，我敢向當局保證，結果只有更壞！古人所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老子也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學生的所謂傾向，畢竟還不過是在學校內的事。有多少在做學生時，傾向十分明顯思想極端激烈的人，但一入社會，結了婚，有了職業，年歲大了點常能從反抗現社會最有利的地位，變成現社會最有用的人材，就在現在的國民黨執政者衮衮諸公之中，也不乏實際的例子。而且最不足畏的，似乎並沒有有一次共黨暴動在學校裏興起過。所以放寬來講，對青年學生的所謂激烈思想，儘可不必矯正，勿須矯正，年歲會自動的把他們矯正過來。同時我們又看到多少並沒有傾向的人，因爲無故被逮，使他們失去了家庭的信仰，荒廢了學業，由於失學的憎恨和逼迫，後來反

堅決的百折不回的加入了反政府的隊伍裏去。所以逮捕青年學生這一舉動，在前一意義上，可以謂之「庸人自擾」，後者只是製造敵人，兩者均非於執政當局有利。

一個現代青年的生活，當是多方面的。在左翼書籍會經過度時髦的流行下，青年們要不會翻閱或研究過關於社會主義的書，那表示這個青年只不過是個讀死書的書呆子。正如克里孟梭總理的話，一個青年在二十幾歲若不信仰無政府主義便是沒希望一樣。況且翻閱和研究並非即是信仰？假如因為從青年們書櫥上的某一冊書或行爲的某一

點，揣測他們似乎有傾向的嫌疑，又從這種似乎的嫌疑上，去羅織和株連同黨，那麼不被網羅到罪犯裏的人，恐怕只有統治當局們自己了！

國家當着這樣一個內訌外患交相煎逼的時候，唯一的希望在乎民氣，而民氣的寄託所在，端在目前這般青年學生們的身上。他們的言論雖有時過激，倘不越乎常軌，在保存民氣這一點上，仍是可以容忍的。執政政者可以在外面受隣人的拳打腳踢，冷嘲熱罵，難道走回家來，對子侄輩的不平的怨懟，都不能低一下頭麼？

## 江西農業生產之現狀及應採之政策

董時進

### 江西農業之現狀

一、耕地少荒地多 江西省之總面積約二九四，八五二，〇〇〇畝，耕地面積約四一，六三〇，〇〇〇畝，耕地約佔總面積百分之十四，其餘未耕之地約佔百分之八十六，此種統計數字雖未必十分可靠，然江西荒地之多，實為凡曾遊歷本省者所同感。

二、每家耕種地面甚小 全省農家共約三，二九二，〇〇〇戶，平均每戶所耕土地僅十三畝。在十三畝之地面

上，無論作物品種及栽培方法如何改良，農民經濟亦難望有顯著之舒展。

三、稻作獨尊 稻作面積，不但居首位，而且超越他種作物面積甚遠。稻作佔地三二，一九〇，〇〇〇畝，大豆及小麥各四百餘萬畝，大麥二百餘萬畝，棉花，油菜，花生各百餘萬畝，其餘作物概不及百萬畝。可見江西農業生產偏重五穀，而尤重稻作，其面積竟比居次位者多八倍。（最重要作物之面積佔作物總面積之百分比，在全國

各省中，除廣東外，以江西之稻作爲最大。(一)稻作不但佔地獨多，而且所佔之地概爲最肥美者。又農民大部分之資本勞力及肥料，亦係用於稻，故稻之生產技術，最爲進步，揆之收益漸減之原理，改進之效，比較難期。

四、畜牧園藝均不發達 江西之家畜以牛及豬爲主要，全省有牛約一百三十萬頭，每兩家所有不滿一頭，豬約四百七十萬頭，每家所有不滿兩頭，畜牛專供役使，養豬僅爲利用廢物之副業，以言畜牧，實夠不上。江西之園藝，尤爲幼稚，農家栽培果樹，不過利用田埂墻脚，聽其自然，不加管理，故品質低劣，產量微少。至若視爲主業，正式經營，則絕無僅有。

五、畸形發展 偏重五穀，獨尊稻作，畜牧園藝均不發達之農業爲畸形農業。畸形農業不利之點甚多，其主要者如(一)危險性大；一遇天災，則損失無法調劑。(二)工作分配不勻；忙時太忙，閒時太閒，(三)肥料缺乏；穀類本爲耗費地力之作物，又加以畜牧不發達，肥料來源不旺，故產量不易維持。依吾人之觀察，農民感覺肥料不足之困難，比品種不良之困難尤大，許多土地之荒廢未耕，實由於農民缺乏肥料之故。(四)農民收入不豐；穀作農業爲粗放農業，出息甚少，兼之農民每戶耕種地面不大，故收

入極微。

畸形農業存在之主要原因，一爲人民生活程度低，需要簡單，一爲交通不便，充飢之糧食，不能仰給於他處，須自己生產，值錢之物品，不便運銷於他處，只好不生產。

### 江西農業之需要

上述江西農業之現狀，可概括爲三點：即一，荒地多，二，每家所耕之地少，三，農業畸形發展。依據此等特點，吾人認爲江西農業最急切之需要，爲發展與改造，而改良尙次之。所謂發展，即擴大農業生產之範圍，利用荒廢之地面，使其生產有用之物品。就本省耕地之少荒地之多察之，吾人深信，設法使不生產之荒地生產，比之使已經生產之田地多生產，其利益更大，其收效亦更速。所謂改造，即改變現時之農業組織，易言之，即將畸形之穀作農業改爲比較平衡之農業是也。畸形農業之不利，前已言之，然在往昔尙有其存在之原因，現時交通日便，生活程度日高，需要愈趨複雜；單純之穀作農業已屬不合時宜，而有改造之必要。至尋常所謂改良者，乃係指固有作物或家畜品種及其栽培方法之改善，而非生產種類之改變，例如稻種之改良，豬種之改良，而非改種稻爲種豆，或改農田



爲果園也。依吾人之觀察，江西農業需要改良者固多，然尙不若改造之重要。人盡知中國農法爲數千年前之古法，而不知中國農業之組織亦爲數千年前之舊組織，中國土地之利用方法亦係以數千年前之社會情形爲根據之利用方法。若不加以根本改造，而徒談改良，則效果微矣。

☆ ☆ ☆

### 發展及改造江西農業之辦法

欲發展及改造江西之農業，惟有特別之提倡畜牧，園藝與森林，以調劑農業之單純，增加農民之收入，且利用廣大之荒地，爲全省增加財富。森林之利益，已盡入而能道及之，毋待贅述。園藝及畜牧不但可以利用荒地，且其出息甚厚，最能提高小農之經濟。又畜牧發達之結果，增加肥料之供給，可以使瘠土荒地變成肥田熟土，其增加生產之效力，又非尋常改進方法所可比擬也。

在各種牲畜之中，江西最應提倡者爲牛羊及馬之類，而不爲豬。江西農民養豬最多，豬似應特別提倡，然吾人則以爲惟其多，故不必特別提倡。蓋江西之豬種比較優良，又適合環境，飼養方法雖非盡善，然農民在其經濟條件許可之下，頗能盡心竭力以爲之，圖謀改進，易言難行，以言推廣，更不易辦。反不如提倡牛羊馬等，利用荒地，

大量生產，其收效之宏，比之就農家之一豬一雞以求些許之改良者，實不可同日而語。吾人提倡馬，爲供軍用及運輸，提倡羊爲生產皮肉及毛。馬羊原屬地廣人稀區域之產物，然江西荒地甚多，大可利用，正不必求之於西北也。又吾人對於牛，主張特別注重肉用及乳用牛。提倡肉牛爲利用荒地，以取得動物質產品。提倡乳牛爲抵制外貨，供給與年俱增之銷場，且乳牛之利益甚大，可以充裕農民之經濟。耕牛直接生產之牲畜，對於農民之收入，不能直接有何等之補益。且在一般農家所能給與之待遇之下，維持改良，殊屬不易。又農家耕地如此之少，耕牛之改良加大，亦無普遍的必要性。水牛體格非無大者，然小農無需乎此，故甯飼養矮小之黃牛。

上述之農業政策，係以利用荒地，發展畜牧，森林及園藝爲主體。實地從事者，須有較高之智識，特殊之技能，及較多之資本，非普通中小農家所克勝任。故必須添辦職業學校及訓練班之類，以造就實施之農業家或高等農民，使從事此項實際工作，以資創導。如此，不但農業學生獲得正當之出路，且國家確能利用此輩以發展農業，增加生產，實一舉而兩得也。

## 怎樣把科學知識輸入民間

吳辰仲

五年前我在鄉下一個小學裏做過教員，除數學和理化外，衛生一科也歸我擔任。我在中學唸書時，曾讀過「生理衛生」和「生物學」等課目；平日對於淺近的醫學常識頗喜涉獵，也頗感興趣，所以當時敢毅然把「衛生」包攬下來。自度既會讀過若干原理書，雖夠不上說是專門，用來教教一無所知的小學生，課本的內容又並不艱深，再在暇時多多準備些，固然不能「游刃有餘」，也總可勉強充數了。抱着這種信念，我居然就走上講壇，向那些天真的小學生宣示着科學的福音。

我授課時極喜學生發問，即使當時給問窘了，回家埋頭翻書索解，好在下次完滿答覆他們時，心境也很愉快。記得有一天講到「淋巴腺」，我詳盡地闡述了這種腺體的性質和功能後，一位年紀較大的學生站起來說：「先生固然講得很完善，但我們依然不明白淋巴腺究竟是什麼東西！並不是我們懷疑先生的說明，不過我們總覺得不很滿足！」當時我又說明一遍，第二次把參攷書帶到教室裏去，再說明一遍；我知道的只是書本上那一套，在鄉下自然沒

有可以利用的科學設備證明給他們看，所以儘管他們的臉上還是流露着狐疑的神氣，在我，已算「仁至義盡」，再也不能了。於是這淋巴腺也者也就這等在學生心中混沌過去。

有一個星期日，我和幾位住校的學生嘻哈地整理校園。一位姓王的建議把花台旁那些不順眼的大塊頑石清除出去，我就贊同着和他們動手抬着搬出校外。究竟書生不中用，工作尚未完成，我的右手拇指就被石塊壓傷了。過了一晚，拇指就很利害的紫腫起來。痛楚得連粉筆條也不能拿了。鄉下沒有醫院，我又是素不信任那些叫賣「狗皮膏藥」的江湖醫生的。末了還虧一位同事的指示，叫我去請鄰村一個曾在省城某醫院做過護士現在回家開設小藥舖的某君來診治。

某君來了，頗不經心地看了我那腫得怪難看的拇指後，就說：「不妨事，隔幾天保證就可治好。」我問他說：「紫腫得這等利害，恐怕裏面充滿了膿血了吧？」他笑：「沒有的事，裏面全蘊着一泡水！」這時滿屋子聚着看熱

鬧的學生們都張大了好奇的眼睛看着我那表面完整的紫拇指又看着那位護士的俏皮的嘴角。同事們也都懷疑地打着哈哈。某君就對我說：「你不相信嗎？這拇指的微血管組織給壓壞了，你知道淋巴腺是和血管一樣密佈全身的，牠有修理破壞了的組織的功能，這時就滲透到受傷的地方來發揮牠的效力了；淋巴液是無色透明的液體，所以那紫漲表皮裏面自然只蓄着一泡像水樣的質體了；」他把視線投到學生們的臉上：「你們細想想，當你們的皮膚偶爾因抓癢或磨擦而破碎時，在紫血未流出來之先，不是常有一種無色透明的液體在創口上滲出麼，那就是淋巴液，用來修補創口的；要是受傷程度不利害，這液體也就足夠力量治好這創口了。你們千萬要記得：不要把這滲出的液體揩去，這是自然的最好的藥劑呢！」他又朝着我接下去調笑地說：「虧你是衛生教員，難道不懂這個？」邊說邊打開了攜來的包袱，拿出一柄精緻潔淨的小解剖刀來，在我的拇指表面上輕輕一劃。天呀，創口上果真流出一絲清水！這一舉動，不但我頰頰荷荷，所有在場的同事都驚異的滿意，連這久未解決的淋巴腺懸案也就在諸位學生面前完善地交代過去了。你們看看我那樣認真地作了好幾點鐘的「紙上談兵」竟不及他那樣輕鬆地用小刀一劃！

從此以後，我對這位護士發生了很濃厚的興趣；我們就成了時常往來的朋友。某次我去訪問他的小藥舖時，提出下列的疑問：「這小藥舖賣的全是西藥，我們鄉下人素來聽見西藥這名詞就頭痛的；從前還有省城的洋醫生把中國病人的精血用針管吸去販到外國賣的謠言；何以現在你的小藥舖不但有人過問，而且營業很發達呢？」他說明緣故時，講了一個頗有趣味的事實。

『我這小藥舖已經經營了快滿三年了；開始幾個月雖然不至有「門可羅雀」的景況，但除了賣出些化粧品及疥瘡藥和金雞納霜之外，旁的生意簡直清淡得使人氣悶也使人冒火。我在醫院裏做了四年看護士，普通的醫學常識自然多少懂一點，初回家時，本抱着雄心打算開闢出一個科學的醫學場面，為桑梓服務。誰知道幾個月過去，竟沒有一個人會來問津；而且我尙未動手診治過一位病人，若干地方上的中醫已經造謠言攻擊我或作種種惡意的宣傳，頗有「滿城風雨」的景象了。我在失望中拼命想法拯救自己，我知道要使我的事業有成果，最重要的是在取得人們對於科學的信心。而要取得人們的信心又非藉助於宣傳工作不可。於是我就把全部精神用在講述科學的偉大和真確上，不料你雖口若懸河，他們總不相信你！你說傷寒是微菌

在作祟，代替這，他們把中醫的陰陽寒熱風濕的怪論來辯護自己！你說瘧疾也是微生物侵入人體作惡的結果，他們却用符咒治瘧的實例來反攻你！總之，你是讀書人，你不是他們那羣中的人，你說的是你自己的話，而不是他們的話！我這樣子每天向他們說幾車的話，固然不是毫無效驗

——那就是說，偶爾也有幾位隣居的青年人好奇地肯讓我免費地治療他們的外科上的小毛病——但是要他們相信我的科學理論却真比登天還難！末了，我得到一個機會，治愈了王村一位患「黃胖病」的人。我開始捉住了這個實証，搖撼了他們的迷信，說服了他們的疑心。我的事業初步成功了！事情的始末是這樣的：我有一次照常的在一家小茶館和許多熟悉的農人談天，話題偶然牽涉到「黃胖病」上去，因為湊巧有好幾位農人是患着這病或曾患這病的，另則因此種病症在南方種水田的鄉間是最惹厭而普遍的。

「我開始對他們說明「黃胖病」的病原，病狀和療法，講得很誠懇也頗動聽；但他們聽見我說這病的原因是一種「鉤蟲」寄生在十二指腸吮吸滋養料的緣故，他們都哄然地咧開嘴笑了。他們把我的話當做故事聽，而故事中最出外意表的地方自然也是最可笑的處所。」

「我正被笑窘了的時候，湊巧那位給我治愈的王村的

「黃胖病」人挑了一重担米進來喝茶。在座的農人和那位王君大半是田隣舍，平素都認得的。在他們看一個不久前尚是黃胖鬼，現在居然面紅肌壯并且挑得動百斤重担而表示驚訝的時候，我想到一個絕妙的說教法：唯有農人最爲農人所信任，我請農人說給農人聽！」

「我向王君問：『請你每天留心檢視大便，可曾照辦？』他愉快地回答：『先生真是神仙一樣的「末卜先知」！拉出的糞塊挪向亮處仔細看，裏面果然有「那東西」！果然像先生說的那樣細小的，頭上有一顆黑點的，尾巴白白的！剛喫了先生的藥那幾天內，糞塊裏那種蟲很多，很容易看出，後來就慢慢稀少了，我的惡病也就慢慢好起了。先前我還疑心先生的話：人腸子裏哪來的有許多蟲？！現在我相信了！先生真高明，洋學堂裏出身的究竟與衆不同。傅村張老先生醫道那等高明，去年我求他診治時，他只說我得病的原因是力乏時大雨天光著頭走，中了水氣的緣故。我當時也信服他的話，現在想起來，我們凡是種田人，一年裏面那一天不在野外幹得精疲力乏？那一年不碰到幾十次傾盆大雨？誰難道會在晴天白日裏帶着雨傘着帽到田場裏去？可見張先生雖通，這話却不通。你先生上次那番話才真叫人衷心信服！』

「王君這番話的影響真大得可驚，在座傾聽著的農人們的嘴巴不再咧開了，滾熱的綠茶讓他在板桌上冷去，旱煙管也不往嘴送，讓牠自然地熄却，每個人都嚴肅起來了。屋子裏靜悄悄地可以聽見水壺滾沸的低音，他們那些簡單而固執的心已完全被王君的說話佔據了。我那時感到無倫的勝利的愉快。」

「我勉強忍住笑聲問：『諸位應該相信我的話是可靠的了吧！』全場默然。我再逼上去：『諸位還沒有澈底了解？試想想除了種田人，誰聽見過讀書人，生意人和手藝人裏面有害「黃胖病」的？這是什麼道理？這是因為唯有種田人才會和糞尿接觸，才有傳染的機會！鉤蟲的幼蟲是和病人的糞塊同時附帶排洩出來，你們在施肥時都裸着手腳，鉤蟲的幼蟲就乘機鑽進皮膚。混進血管，順着血液的巡環，一步步地達到食道，進了胃臟，再到了胃囊下面的十二指腸裏面，這地方是鉤蟲生活最適宜的處所，牠們就住下來了。牠們既守住這個緊要關口，於是你們喫下的滋養料就大半被搶去了，你們素日喫的竟不能添養精神氣血，怪不得凡是「黃胖病」人沒有一個不是面黃肌瘦，混身無力了！諸位這可明白沒有？』我看看他們的臉，眉峯鎖着，嘴巴半張着，大睜着眼睛凝神注聽。

「我又逼緊着問：『諸位中有好幾個害過「黃胖病」，請問：在病狀未成之先，是否全曾被「肥癬」釘咬過？發癢得恨不把那塊皮膚抓碎了？那就是鉤蟲侵入人體的現象！請仔細回憶一下，我的話可對？』

「在座的農人們都面面相覷，驚異得吐不出一句話來。好久，那位姓王的高興的喊：『對！我清楚記得，我在前年四月裏就被「肥癬」釘過！老三也被釘過，後來真的「黃胖」了，阿土也……』於是大家七嘴八舌都來翻明王君的話；唯恐話聲使我聽不清楚，爭先高聲喊嚷着，形成人類所能發出的最高的嘈音。」

「農民們居然信仰科學，高聲為科學辯護！我勝利了，科學勝利了！」

這位護士興奮地說着，臉上揚溢着快樂的表情：「從那次茶館裏的談話成功後，接連就有許多「黃胖病」人來請我診治；慢慢地，旁的病症也有人來過問了。尤其使我高興的是我的科學講話開始得到若干熱心的聽衆；他們像聽故事般的聽得有趣味，但不再把我的話當做故事看待了。他們在暇時竟會呼朋引類自動地要求我講；這種成功我先那裏夢想得到！我那得不格外高興，格外努力！現在，你看看我的小舖子和小診所每天都有顧客，而且去年一

年中我就淨了五百元的贏餘。你知道：我們鄉下種牛豆向來沿用「吹苗法」，稍不順利，就會出毛病，現在我創用「種苗法」，已經推行了好幾個村坊。我所以能夠得到這

等好成績，用的也是和上述同樣的方法：我取得農家主婦的信仰！」

## 文字的保守

了

朱佩弦先生的論別字（登在獨立一三九號），在未發表以前，先給我看了一遍。我除了大致贊同他的議論之外，還有一些意見；所以我另做了這一篇文章。

我覺得別字的問題可以引起一個大問題，就是文字的保守問題。在歐洲各國，往往有些語言學家（Linguists），語史學家（Philologues）或文法學家努力維持原有的文法，辭彙，語音，書法等。其實該不該努力維持，還是一個疑問。關於這問題，我們可分「真理」與「實用」兩方面說。若就「真理」方面說，我們犯不着維持原有的文字；文字原是約定俗成的東西，假使全中國人都喜歡把「牛」叫做「馬」，「馬」字就可以代表那耕田的兩角獸。何況區區的別字？若就「實用」方面說，問題就不很簡單了。

讓我把別字的種類分析分析，回頭再說出我個人的主張。普通所謂寫別字，大約有三種意義。第一種是同音

異義的別字，例如「急來抱佛脚」誤作「極來抱佛脚」。

第二種是杜撰的別字，例如以「嚙」代「嘗」，以「菓」代「果」，以「荳」代「豆」，以「蒞」代「瓜」。第三種是形似的別字，例如以「已」代「己」，以「盲」代「盲」。其實嚴格地說起來，只有第一種是「別字」，第二種只能稱為「俗字」，第三種只能稱為「錯字」。

同音異義的別字，若就實用方面說，在國語未統一以前，是不便於讀者的。在這方音很複雜的中國裏，你所認為同音的字，我未必覺得是同音。譬如上述的「極來抱佛脚」一句話，廣東人看了就不懂，因為廣東的「急」字唸Kap，「極」字唸Kek，並不同音！又譬如江浙人（吳語系的）或廣東人看見北平人寫的「順手代門」或「探母代回令」，很不容易知道是「帶門」或「帶回令」的意思。這一類的情形很多，真是數不清。中國的言語雖則複雜，文字仍

勉強可稱統一。如果將來這一類的別字漸漸增多了，中國的文字也漸漸分了家。譬如「替代」，依北平話可以寫作「替帶」，依廣州話可以寫作「替大」。「幸福」，北平人可以寫作「杏伏」，上海人可以寫作「形復」。從前中國人遇着中國人，言語不通時，可用筆代口；假使胡愈之先生的主張成爲事實，連這用筆代口的法子也不用不靈了！（胡先生「怎羊打倒方塊字」一篇文章裏的別字當中就有許多是江浙人的別字，別處人看不懂。）

杜撰的別字，若就實用說，倒有相當的用處。譬如「嗜」字代替了嘗味的嘗，「嘗」字可專用於曾經的意義；「菓」字代替了水果的果，「果」字可專用於果然的意義。如果我們不先存着守舊的思想，這種別字是不必排斥的。有時候，我們當教員的人不知不覺地也杜撰了些字。例如杜甫詩裏「馳背錦模糊」的「模糊」，現在普通都寫作「糶糊」；其實字典裏沒有「糶」字。這顯然是被「糊」字同化了的，但牠却合於實用，與「嗜」「菓」等字是從同一的傾向生出來的。

形似的別字，可以細別爲兩種。第一種如「己」「巳」之類，都是常用的字，若混用了，就很不方便。第二種如「盲」字之類，既不常見，就錯了也沒有大關係。例如把「

病入膏盲」誤作「病入膏盲」，字雖錯了，寫者與讀者都不會誤解這句子的意義。「膏盲」也好，「膏盲」也好，寫者與讀者都只把這句子當做「病勢很重，活不了了」的意思；至於什麼是「膏」，什麼是「盲」，只有老學究們懂的罷了。

此外，有一種語病與別字頗有相似之處，就是寫文章的人不懂文言裏某字或某句的意義，當他用起來的時候，或誤加虛字，例如說：「汗牛之充棟」；或疊床架屋地再加些字去表達那已經表達的意義，例如說：「出乎意表之外。」這與別字可說是同一來源的，因為都是「不識字」的緣故。但是，懂文言的人漸少，這種語病也就漸多。固然，有些例子是順着白話而明知故犯的，例如上次我在「語言的變遷」一文中所舉的「認爲是」，「除非是」，「無非是」等等。有些例子却是在白話裏也不很佔勢力的，犯這毛病的人大約只是誤犯了，例如說：「未必一定」。此外還有純粹因爲不懂文言而誤成不通的，例如：「以便易於稽查」（據郵局匯條背面所載），其實「以便稽查」已經夠達意了。又如：「另當別論」「不知」「別」字就是「另」字的意思。但是，現在已經不是咬文嚼字的時代了，我們學語言的人並不希望，也不能夠把這些語病一一矯正！甚

幸全社會都不知道「別者另也」的時候，我們也不搖頭歎氣，只把這事認爲語言變遷中的一件小事實，記載下來。不過，從此以後，我們再也沒有權利嘲笑「汗牛之充棟」與「出乎意表之外」的作者了。

☆ ☆ ☆ ☆ ☆

若就別字在社會勢力而論，又可以分爲下列的三種：

第一是「婢升夫人」式的別字。有些別字，在社會上勢力之大，可以令人相信牠不是別字；而牠的本字偶然出現，倒反被人疑爲別字了。上文所舉的「模糊」與「模糊」可歸此例。又如「莫名其妙」因爲「名」字的意義難識，就被「明」字替代了。又「費話」似乎是從「辭費」變出來的，但現在普通都寫作「廢話」，亦同此理。

第二是「魚目混珠」式的別字。這一類的別字現在還不能壓倒牠們的本字，但牠們在意義上也能說得通，或似通非通，或雖失本意而仍算通，所以在社會上也佔相當的勢力。例如「訂婚」，現在已有些人寫作「定婚」；又如「鄙人」現在已有些人寫作「敝人」。這是「混」的力量頗大的，也許將來還有升夫人的資格。此外像北方人把「驅使」寫作「趨使」，「絕對」寫作「決對」，「既然」寫作「即然」，江南人把「固然」寫作「果然」，「原諒」寫作「願諒」都是「混」

的力量頗小的，但也往往可以在報紙上的比較通俗的副刊裏看到。我不知道那些編輯先生是有意提倡別字呢，還是不認識別字呢？

第三是「曇花一現」式的別字。這一類的別字在社會上完全沒有勢力；學生們偶然寫了，也未必會再犯。例如某人第一次把「至少」寫作「只少」第二次也許另變一個形式而寫作「致少」，第三次也許再變而爲「止少」這一類的字，隨便換一個人看了，馬上知道是別字；也許本人再看一遍的時候，還覺得是一時的疏忽呢。牠們沒有被登在報紙上的資格。而我們也不大注意牠們。

☆ ☆ ☆ ☆ ☆

現在要說到我個人的主張了。我以爲「婢升夫人」式與「曇花一現」式的別字都不成爲問題。既然升了夫人，我們就索性承認了罷。甚至「定婚」與「敝人」，就普通人看來，意義比「訂婚」與「鄙人」也許更明顯些，我們也不必極力排斥。若要完全不寫別字，必須令中小學也習「小學」，因爲大部份的別字乃是因本字的意義難識而產生的。試問這是可能的嗎？報紙的勢力最大；連報紙上也往往有這一類的別字，中小學生當然會效尤，我們有何法子挽狂瀾於既倒？而且在我們看來，「定婚」與「敝人」也算不得「



狂瀾。」

「曇花一現」式的別字是無所憑藉的，我們不必就心，牠們永遠不會爲禍。譬如上文所舉的「替帶」，「替大」，「杏伏」，「行復」，都是勉強找出來的別字，也像胡愈之先生一般，這類別字之不容易佔勢力，也等於被貶了本字不容易恢復勢力。我想胡愈之先生的本意也只在乎叫人不必避別字，並不是叫別人像他那樣去找別字。

由此看來，只有「魚目混珠」式的別字成爲問題了。就實用而論，我們應該維持「族語的統一性」。譬如「驅使」一詞，如果全國人都贊成改爲「趨使」，我們也就不必反對。所惜者，小學生們在這一份報紙上看見一個「驅使」在那一份報紙上又看見一個「趨使」，令他們無所適從。再者，吳語粵語裏「驅」「趨」既不同音，有時候就連

意義也看不懂。反過來說，吳語系的人把「固然」寫作「果然」，不也累北方人思索半天嗎？所以關於「音非全國相同而義又迥別」的別字，我們仍舊該盡一點人事去補救。至於全國讀音相同的別字，已經可以原諒幾分；而意義可用的字，如「定婚」，「敵人」之類，縱使全國讀音不盡相同，也不必干涉了。

爲了要維持族語的統一性，我們固然不提倡別字，同時也不提倡「古本字」或「古通用字」因爲二者都是破壞族語的統一性的。例如學生偶然把「水晶」誤作「水精」，我們犯不着把後漢書西域傳搬出來做他的護符。又如「部份」本當作「部分」，但我們不該強迫學生把「部份」改作「部分」。這種保守的態度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廿四年三月十五日

## 菲島之行 (二)

夢麟

關於華僑狀況，我們向教育部報告中有下列的一段：

菲地華僑約有十萬左右，以閩省人居大多數，粵籍人次之。其歷史悠久，遠在明季西班牙蒞菲之前。經營商業如食糧雜貨等類，在當地頗佔優勢。對祖

國貿易輸出計菲洋一，六〇〇，〇〇〇元。輸入計菲洋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近來華僑中有識之士，更多注重子弟教育問題，頗思培植商業專門人才，提高商業常識，以保持華僑在菲三四百年商業

上優越地位。惟因受世界經濟不景氣影響，未免財力稍困，是在因勢利導，力謀團結。

關於菲律賓全島之貿易，我們有下列的報告：

全島貿易以糖及椰子油爲大宗。全國人民從事糖業者，計七十二萬八。每歲產量合菲洋四八三，〇二五，〇六九元。從事椰子油者一百十四萬七千人。每歲產量合菲洋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對外貿易一九二九年出超額合菲洋六二三，二一四，二三四元。一九三三年雖以世界經濟不景氣，出超額仍能保持合菲洋三四九，四六六，三三一元。故其經濟基礎，尙爲鞏固。

我們這次赴菲，是去參加菲島高等教育會議的。同去的有滬江大學劉漢恩先生。於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由上海動身。抵香港後，加入了嶺南大學陳榮捷先生。會議日期爲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出席者除我國代表外，有日本代表二人。菲代表百餘人。

菲島教育頗爲發達，全國計有國立大學一所，學生六千餘人。私立大學六七所，學生萬餘人。公立中學一百二十所，學生五萬八千人（外尙有私立中學學生二萬九千人）。小學一千五百五十五所，學生一百二十二萬一千〇二十八人

。中學教員一千五百四十一人。小學教員兩萬四千〇七十六人。以人口一千三百萬計，每五百三十九居民中有小學教員一人。每八千五百六十五居民中有中學教員一人。現制小學七年，中學四年，大學四年。其教學方法，頗能適應學生個人與社會需要。尤注重義務教育。每一村落至少有學校一所，設備建築，係照政府規定，完全一律。三分之二學齡兒童，已入學校。故其教育頗爲普及。至其經費，中央政府以百分之四十充教育費。省以百分之四十至六十充教育費。地方則以中央與省之教育費全數中之三分之一補充之。因其教費優裕，故其教育設施，得以積極發展。

美國得了菲律賓以後，從美國招了一千位小學教師，送到菲島，從事組織小學校。一面創立師範學校，從事訓練本地教師。過了若干年後，就把美國教師逐年減少，本地教師逐年增加。現在小學教員，全數爲本地人了。

小學教員的薪水大概從四十元到八十元。不論城市鄉村，待遇的標準是一致的。所以教員不以鄉村爲畏途。而學校平均的程度因之提高。美國人對我說，菲律賓小學教育的一般標準，比美國的爲高。這話我很相信的。美國各地的小學，最好的和最壞的比較起來，相去實在很遠。菲律賓因爲教育計劃及行政集中於中央，所以優劣相差，不

能太遠。

教師的任用，也是全國統一的。甲地方的人，往往派到乙地方的學校去教學，不使他在本地服務，這是打破地域主義的最好方法。

學校裏教學，自小學至大學，都以英語爲國語，一切課程，均用英文。所以你無論到什麼窮鄉僻邑，終能碰到講英語的人。

有一天我們在碧瑤 (Baguio)，菲島的廬山，避暑的中心。離海面有六千多尺高。上有平地，所以飛機可以到山上。因爲天氣涼快，所以植物滋生，就不容易，香蕉椰子，不能自然生長。人民要努力耕種，才有飯喫。居民是一種叫做「伊格羅脫」的 (Igorots)。也是一種原始民族。

粵僑叫他們爲「伊格羅」鬼。我們碰見了一個伊格羅孩子，守住了一大堆馬糞，在那裏哭。我們操英語問，「你爲什麼哭？」旁一孩子代答，「他費了好多時間，聚了這堆馬糞，那面有一個孩子要搶他」。我們打抱不平，把那個孩子勸走了，他也就不哭了。我們問他入過學校沒有，他很恭敬的答到，「Yes, Sir」。問幾年級？答三年級。你們兩人是同一學校的麼？他們同聲應道，「Yes, Sir」。小學裏對於禮貌的訓練是很注意的，所以學童都彬彬有禮。

菲律賓只要沒有外力來摧殘，可以成就一個快樂，和平的獨立國。但誰能保障她不爲外力所摧殘呢！國防麼？談何容易。第一是經濟問題，現在菲島中央能以百分之四十，地方百分之四十至六十的收入充教育費，因爲鉅大海軍費完全由美國傻子擔負的。第二是時間問題，恐怕自己還未預備完竣，人家的兵已臨城下了。國際承認爲永遠中立地麼？這也是沒辦法中的一個辦法。但條約成爲一撮廢紙時，誰肯用武力來維持人家的獨立呢？菲島的一位極有權勢的政治領袖對我們說，他們的國防當採取瑞士制，使敵人覺得要取菲律賓是很費時的，他們就會謹慎一點。這當然是一個辦法，但比於經濟問題亦有重要關係的。

至於美菲通商稅則問題，尤爲目前菲島經濟生活的一個嚴重問題。現在菲島農產品輸入美國，是不用納稅的。每年價值約計菲金一萬四千萬元。若一旦須納稅，則菲產輸出便會減少。這是最不得了的事。現在已派要人到美國去商量，不知道結果怎樣呢。

☆ ☆ ☆

關於菲島的正文，已經完了。讓我拉雜寫點見聞錄罷。舞蹈——我在菲島看見了三種跳舞。一是原始跳舞。二是受西班牙影響的菲島跳舞。三是美國式的「福特肥爾」

跳舞。

原始跳舞，我們在盤黑利士附近的甘蔗園裏看見的。表現的主角們是一種叫做「尼格利多」人種，黑而且矮的。他們的皮色和非洲土人「尼格魯」一樣，但是矮小的可憐。大概最高的不過三英尺半。小孩呢，好像黑炭捏成的一個洋娃娃，卷曲的頭髮，雪一般的眼白，中心嵌了一夥黑珠，圓滾滾的從黑頭顱裏顯映出來。因為熱帶裏不容易分冬夏，所以他們不知歲月，問他年歲是不知道的。他們用弓和毒矢作獵具和戰具（他們的弓長過於身長）。他們的跳舞，當然是十分簡單。他們的音節是分三步——達，得，得，——達，得，得，——速而有勁。當然還是裸體舞，在所謂文明社會裏當然在被禁之例。

菲律賓風俗舞，我們在菲律賓大學裏看見的。每次在晚上開大會後，大學校長因為佳賓娛樂，請男女學生十餘對，成排的表演跳舞。音樂是溫柔輕飄，充滿了熱帶人民無憂無慮的精神，似乎說，「讓我們大家快樂罷，明天呢，管他幹什麼！」跳舞時，男女各携椰子壳一個，男子手中的和女子手中的相擊，成撲撲之聲，頗似西班牙舞擊鼓的聲調。男女都裸了腿和足，在所謂禮教社會裏大概也會被禁止罷！我們同坐觀舞的是菲大校長和教授們，他們

很高興的指示我們，這是他的女兒，那是他的兒子。

美國式「福特肥爾」舞，我們在小戲院裏看見的，完全模仿美國，倒還像樣。

☆ ☆ ☆ ☆

鬪雞——可說是菲島的民族遊戲。每個市鎮裏，有一個鬪雞場。圓形，座位高低傾成斜坡。中心為鬪雞處。每逢星期日舉國若狂的去鬪雞。聽說天主教士很不贊成。耶穌聖誕節我們在怡郎（Iloilo）讀若伊羅伊羅，華人譯怡郎），那天是例假，人民舉行鬪雞。我們就進去看看，每張票化了五毛錢。

會場裏擠滿了男女老少一千幾百人。好多人的座旁邊了雄糾糾的大公雞，在那邊不斷的啼。在中心的鬪場裏，有兩個人，每人拿了一隻大公雞，向觀眾循環表示。於是觀客的賭性動起來了。全場的人聲，也嘈雜起來了。你賭這隻，他賭那隻，全憑自己的眼光。有時也靠運氣，強壯的未必贏，因為力之外還有巧，雞的技術和人一樣，也有巧拙之分。人們先為金錢而鬪，數目比例的大小講定了，全場的人聲停止了。於是要讓雞鬪了。

要雞鬪也不是很容易的一樁事。雞似乎也知道，他們倆既素昧生平，又無不解之仇，為什麼要廝殺起來呢！倒

是人聰明啦，他會用挑撥的伎倆。他會用種種方法使雞彼此誤會起來。把這雞的頭捉住了，強迫那雞啄牠，使被啄的無反抗機會，這雞當然惱怒了。這樣的交互行了幾次，彼此都怒了。都中了人的計，大戰就開始了。

雞鬪的時候，往往飛起來的。彼此用嘴啄，拔去了羽毛，出了血，不是致命傷。但是飛起來的時候，彼此以爪互抓。爪上縛了一把鐮刀式的小刀，刀上有毒劑，被割着的就中毒而倒。

我們看了三對雞鬥，第一對彼此鬥的十分兇猛，落羽流血，煞是驚心動魄。後來一隻因受傷而不大活潑了。那一隻飛在牠背上連砍了幾刀，登時一命嗚呼了。

第二對戰了不久，勝負似已分明了。那勝者已掩旗息鼓，不再前進。但那負者還怒髮衝冠的蹲着，擺着十足抵

抗的架子。於是勝者就寬步緩腳的跑過去，很從容的鬥了一二陣，好拿手的把牠的敵人砍死了。

第三對戰了不久，那負者便轉過頭來逃了。那勝者逼了幾步，看牠的敵人已逃了遠遠的，就停止追擊。觀客也哄堂大笑。

鬥雞時縛在爪上的小刀是上了毒劑的，我已於前面說過。這毒劑方子是秘密的。有人專門製造有毒的鬥雞刀。他不肯把藥方告人的。據說只傳媳婦，不傳女兒。有一位美國醫生告訴我，前幾個月有一個造雞刀的，偶一不慎，割了自己，中了毒，到醫院裏來求治。這位醫生要他的秘方來看，知道了毒的成分，或許有方法可以救他。但是他終不肯說。救治無效，終以身殉。(完)

## 編輯後記

適之

△前幾天紐約羅氏基金附設的中國醫事基金董事會代表福司狄克 (Raymond B. Fosdick) 先生看見報紙上清華學生被捕的事件，他問我：「中國有沒有人身保障法 (Bill of Habeas Corpus)？」我告訴他：「中華民國訓政時期

約法的第八條規定的是人身保障法。」他很奇怪的問道：「那麼，這些年輕小孩子被捉去了，怎麼他們的家庭不用這條憲法去請求法院提人呢？」他是美國的第一流大律師，我實在想不出話來回答他，只好紅着臉請同座的林行

規大律師去陪他談，我就托故走開了。

△最奇怪的是三月五日政府剛下保障自由的令，墨還

未乾，各地就有大批拘捕學生的事。難道真如日本有吉公

使的報告，保障自由令只是爲了保障販賣日貨的商人的嗎

？

△這一期有兩篇論清華學生被捕的事，一篇的作者張

蔭麟先生是清華大學歷史系的教授，一篇的作者李樹青先

生是清華大學的學生。

△吳辰仲先生是北平交通大學研究所的一個職員。

△獨立的老友董時進先生現在江西辦農村復興的事業

。他來信說：「久不爲獨立作文，文思大退了。」果然，

他這回寫的是文言文！

△王了一先生（力）是清華大學文學院的專任講師，

他這篇討論「別字」的文章，應該和朱佩弦先生的「論別

字」一篇（一三九號）參看。

△這一期稿件太多，我的「南遊雜憶」告假一期。

# 獨立評論合訂本

第一冊（第一至第二五號） 第二冊（第二六至五十號）

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掛號照加）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爲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尙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朝鮮台灣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二元三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新加坡）每月二元九角（南洋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 半月評論

第一卷 第四期

### 錄目

借勢與外交……錢端升  
中日經濟提携運動與遠東大勢……師迎舫  
日本思想界之轉變……楊君勳  
冤獄賠償運動的意義……陳耀東  
三月來歐洲國際政治之檢討……李景泌  
經濟侵略的秘密偵查機關……至誠譯

總發行處 半月評論社  
南京 門東水佐營康樂里一號  
定價 每冊 大洋四分 半年大洋四角 全年九角六分

大家應該努力的要事：提倡國貨

翁文灝

塘沽協定以來的外交

張熙若

現在中國的中年與青年

丁文江

求生的協力

壽生

香港青年升學內地問題 (通信)

余廣德

編輯後記

編者

# 獨立評論

第一四四號

民國廿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  
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  
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  
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br>樂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br>育中書社 長光書社<br>玉山書社 平和書店<br>知行書社 東安市場—佩<br>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br>福華書社 華盛書社 華<br>金書社 侯記書社 廠甸<br>佩文齋 沙灘—北大—一院<br>景山書社海運倉—朝野<br>書店 朝大消費社 | 天津 | 清華消費社 成府競進分社<br>天津書局(代定) 南洋書店<br>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榮<br>房子 博古書局 志恆書店<br>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定<br>處) 生活書局 上海雜<br>誌公司 中華雜誌公司<br>群衆雜誌公司 開明書店<br>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br>花牌樓書店(代定) 鍾山<br>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br>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 上海 | 南京   | 蘇州 | 鎮江  | 徐州 | 徐州廣告社<br>三友書店(代定)<br>振華書局<br>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br>大眾書局 生活書店                 | 漢口 | 常熱  |    |   |    |   |    |   |    |   |    |   |
| 武昌 | 新生圖書公司<br>奧派報處 新光書局<br>南昌書店(代定) 拔提書店<br>現代書局(代定) 圖書消<br>費社   | 廣州 | 大東書局<br>興寧書店 新民書店<br>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br>文淵書局<br>永昌公司<br>三管書局<br>東方書社(代定) 廣東書局<br>荒島書局 春記報社<br>吉昇昌書局<br>世界書局  | 濟南 | 新報社(代定) 中華書局<br>小小書報社<br>覺民書報社(代定)<br>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br>四方書報社 世界派報社<br>公報派報社<br>張錫吾派報社<br>西安派報社<br>甘肅派報社<br>現代文化社 開明書店<br>文實書局 | 成都 | 新報社<br>新川書局<br>東方書社<br>新友書店<br>現代書局<br>萬有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br>開明書店<br>金城圖書公司<br>衡州派報社 | 重慶 | 新報社<br>東方書社<br>新友書店<br>現代書局<br>萬有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br>開明書店<br>金城圖書公司<br>衡州派報社 | 雲南 | 新報社<br>東方書社<br>新友書店<br>現代書局<br>萬有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br>開明書店<br>金城圖書公司<br>衡州派報社 | 貴州 | 新報社<br>東方書社<br>新友書店<br>現代書局<br>萬有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br>開明書店<br>金城圖書公司<br>衡州派報社 | 福州 | 新報社<br>東方書社<br>新友書店<br>現代書局<br>萬有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br>開明書店<br>金城圖書公司<br>衡州派報社 | 廈門 | 新報社<br>東方書社<br>新友書店<br>現代書局<br>萬有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br>開明書店<br>金城圖書公司<br>衡州派報社 | 長沙 | 新報社<br>東方書社<br>新友書店<br>現代書局<br>萬有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br>開明書店<br>金城圖書公司<br>衡州派報社 | 衡州 | 新報社<br>東方書社<br>新友書店<br>現代書局<br>萬有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br>開明書店<br>金城圖書公司<br>衡州派報社 |

## 大家應該努力的要事：提倡國貨

翁文灝

近時我往山西一游，看見山西省建設交通，提倡土貨，覺得甚為佩服。自從民國二十二年開始籌辦同蒲鐵路，到現在，太原省城至霍縣二百四十公里已通火車，再向南路軌已鋪到臨汾，到今年十二月底便可鋪到風陵渡，距太原約五百公里，一過黃河便是潼關，從太原往河南陝西都極便利了。從太原往北路軌已鋪到忻縣以北，雖然寧武朔縣一段工程較難，進行不免略緩，但滹沱河上流與汾河流域之間不久可有火車交通是很可靠的。對於實業方面，西北實業公司是一個重要機關，他們已辦了皮革製造廠每月能出羊皮三千張，牛皮三百張，火柴廠每月能出五百大箱，毛織廠每月能出嗶嘰毛呢一萬餘噸。此外還正在籌備紙張，洋灰以及鋼鐵製造。此種工業的規模在近代眼光看來當然是很小而不甚稀奇的，但以山西並不甚富的省份，以省政府一方面的力量，能於很短時間，辦成這許多事業，真是很難得的。所以娘子關外的新潮流固是很好，但是娘子關內舊精神也真可敬！

其實，這樣一部份少數人的提倡，還是很不夠的。我

們須要全國國民大家都起來提倡國貨。不但比外貨更好的國貨，或是與外貨同等好的國貨，我們必須儘量利用。即使國貨品質比同類外貨略有不及的，我以為我們也應該儘先利用。新近我有一個朋友從歐洲游歷回來，他說各國如意大利，德意志等，大多數國民情願吸國產不好的紙煙，而不吸他國較好的紙煙。可見近年國際經濟競爭的結果，實已使各國國民非盡力提倡國貨不可，何況中國是世界最窮的國家，如何還能不不小心。近時因為上海各埠存銀減少，中國經濟界已大起恐慌，其實中國存銀減少，美國吸收現銀不過是最淺的近因，此外還有一個更大更深且最可怕的原因，便是歷年國際貿易總是輸入大大的超過輸出。近數年來，每一年外貨輸入的價值比國貨輸出的總要超過五萬萬元乃至九萬萬元。這許多價值至少要有一部份銀幣拿出去交換。在這種狀況之下，中國存銀如何能不減少？對於入超的現狀，經濟學者往往以為雖大國——例如英國——時或不免，其實中國如何能比這種大國？他們因為在他國投資多了，往往可以收回很大的利益，以補償入超的



損失，從前在外國的華僑誰也能有若干款項匯歸中國，足以抵補入超的一部份損失，但這種抵補近時每年減少，實在相差太多，每每補不過來了。所以要挽救中國經濟危機，實非抵制入超不可。抵制方法，積極的自應獎勵輸出，但消極的減少有害的或非必要的輸入，也是非常重要。大多數國民大家努力提倡國貨，便是達到此目的所必需的方法。

我們提倡國貨並不是一定為抵制某一國的外貨。試舉一個實例，日本人在中國東北作軍事行動時，中國許多團體決定出版物不用東洋紙而專用西洋紙印，義憤耿耿，自甚可嘉，但專用西洋紙，不是價值更貴，使我們銀幣輸出更多麼？所以這種臨時的義憤，也還不是經常的愛國。經常愛國是要一切儘先利用國貨，對於非必要的外貨，不問來自東洋或來自西洋，一律不用，或極力減少。試再舉幾個實例，中國市上的紙煙中國工廠製的很不少，為什麼有許多入定買外國進來的呢？中國工廠自製的呢產額漸增，即使外商資本在中國開設工廠，究竟也化許多錢給中國貧苦同胞，但為什麼許多人做西裝衣服定要用從外國進來的疋頭呢？在許多地方中國人所開的旅館並不甚壞，價也不貴，但為什麼總有許多人定要出高價住外國飯店呢？諸如

此類，說不勝說，我們都應該自問良心，子細想想，而且這種事也只靠大家自問良心自去實行，決不是單靠壁上貼標語，所能成功的。也許有人以為這樣迂謹自守，過於審隘，有失大國民的態度，其實這是全世界的環境逼到我們如此的，如果我們存銀流出淨盡，一切財產破壞，弄到國破家亡的日子，我們還有大國民的態度麼？而且我們這種日子已並不很遠，豈能更有閒情，講究態度？國家興亡的責任，並不專在把握政權的少數當局，至少提倡國貨的責任實在我們全體國民。

當然，我說的是提倡國貨，並不只是提倡一地或一省的土貨。從這上頭看，可得幾種事實上的結論。例如有一時曾有若干人極力提倡穿布衣，而不許人穿絲製的材料。我以為這個政策是大錯悞的。中國是世界最古的絲國，在國際貿易上，絲貨出口向極有名，近來始漸被他國打倒，如果本國人都不要用本國的絲貨，豈不更使絲綢業完全破產，本國經濟大受損失？又如南方各省煤礦甚少，而北方各省則特別豐富，所以江蘇浙江人應購買山東河北河南山西的煤炭是一種應盡的義務，如果山西人因無絲而不穿浙江之綢，浙江人因路遠而不用華北之煤，那末南北兩省吃虧，而全國經濟更為危險了。所以提倡國貨，必須注意

國家，惟整個的國纔是我們的經濟單位，必須各省合力同心，共相維持，方能真正達到振興國產抵制入超的目的，萬不可自分畛域，在本來統一的經濟內反生出許多有害無益的疆界來，這一點關係甚大，希望主持各省經濟政策的人們特別注意！

末了，我有一個很具體的提議。近幾年來外國米麥進口的數量增加迅速得太可怕了！例如民國二十二年進口的米共值一萬四千六百萬，小麥共值八千九百萬，兩共二萬三千五百萬元。中國向來自稱以農立國，但近來進口最多的東西便是糧食。外國糧食價格外便宜，所以不但廣東等省必須進口，近來連向來出米最多如安徽江西等省都有洋米進口了。如此一來，則中國糧價愈低，農民千辛萬苦的得到的收穫很不易競爭得勝，所以農村破產，有許多人除非當土匪便要填溝壑，因為社會上有這種苦現象，所以各省土匪此剿彼起，永無寧日。這種苦現象的原因既在於外糧太多，市價太賤，所以政府無論設立何種委員會，無論發表何種大文章，但對於復興農村終是南轅北轍！當然急則治標，還是要的，但治本之法豈可不講？如何治

本呢？我想只有極力加重外國米糧的進口稅，將市價抬高，使農民有利。糧價高了，像我們每月拿薪水的人當然略為吃虧，但這些小虧我們是很能吃的，在農民方面，則同量出產而收入增加，他們便大得便宜，農民便宜了，則土匪自然減少；農為邦本，本固邦寧，全國人民生活安定是於一切事業皆大有利益的。在政府方面，如此辦法則進口稅收入增加，更容易將出口稅及轉口稅取消或極力減低，對於抵制入超，皆大有利益。這一件事，實在是利益顯然，非辦不可的，希望中央當局提起精神決然來做，而且這正是當局的責任，決不能推委於他人的。

據最近報載，今年二月份江海關洋米進口（大多數為安南米）共值一千另五十一萬餘元，比去年同月增加一千餘萬元之多，反之，土米輸出則只有六千元，比去年同期幾減十倍，而且繼續而來的洋米正尙方興未艾，這真是中國最危險的情形，不但是農民吃苦，一切事業皆當大受影響，對於這種最短時間內可以亡國的危險，為什麼還不急圖補救？

# 塘沽協定以來的外交

張熙若

假如我們採取所謂「日本通」一流人的態度，塘沽協定以來的外交當然是盡美盡善，無可非議。豈但無可非議，它簡直可以說是代表理智的戰勝，情感的退讓。倘若中日關係能長由斯道以改進，國難必將由和緩而漸趨于消滅。自這些人的眼光看起來，現時甚囂塵上的「中日親善」自然是此種政策最後應有的，而且久在期望的勝利。「蒼天不負苦心人」，自然值得彈冠相慶！

不過一個人若非「得天獨厚」，是不會，也不敢，有這種看法的。因為照這種趨勢做下去，結果真將不堪設想。照邏輯講，親善是沒有止境的。越親越要親，既善還要善，不弄到如膠似漆不可分離的境界不止。青年人講戀愛，有時想把兩個人變作一個人；弱國與強國講親善，若不合格外小心，是會弄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的地步的。何況「皇道」的旗幟上本來寫着「大同」，「大一統」，種種招降的口號咧！中國維新數十年均以學步英美為方針。近年來忽然有人發現英美太高無從學起，不是想改學意大利，德意志，就是效法土耳其。現在看起來，意德固然

是不必說，土耳其似乎也是無從效法；若真死心塌地的照現時「親善」「提携」這樣辦法做下去，恐怕到頭只配給箕子的封國做徒弟。歷史上的醜事本已夠多，何苦再添一個！

外交本來不是容易辦的。積數十年之經驗，我們已經發現，至少在理論上，僅僅會說洋話（不管它是西洋話東洋話），會講交際，是不成的，但是我們似乎還未發現光拿應付內政上各種問題的手腕，那就是說，沒有一定政策，全靠臨時對付，只顧目前，不管將來的辦法，也是不成的。辦外交，尤其是辦今日中國的外交，應有以下數種資格。第一，應明了世界大勢，應明了人我強弱虛實之點，應明了在現時及將來的國際情勢下國家最有希望的生路在那裏。這些道理，若僅抽象的講，自然似乎都是些老生常談，淺近常識，沒有甚麼新奇的道理和難懂的奧秘。但若具體的說起來我們立刻就會發現塘沽協定以來的外交根本就犯了沒有這些淺近常識的毛病。第二，應具有處大難臨大節的胆量。沒有識見固然不行，光有識見沒有胆量，也

是不行。識見只能輔助我們決定一種政策，要執行這種政策，還須有堅強的毅力和無畏的精神。愚人固然不能有所成就，懦夫也難托以重任。第三，讓步應有限度，過此限度，就須有犧牲的決心。天下很少無代價的東西。一個東西越寶貴，它的代價也就越高。救國是何等大事，豈能偷巧，豈能避免犧牲。越想避免，結果恐怕犧牲越大。救國不比做交易，很難空中取利的。

我們若拿以上三種條件來評衡塘沽協定以來的外交，我們自然會發現它的失敗的原因在那裏。當然，「日本通」一流的人根本不承認它是失敗，他們以為它是最大的成功！幸而懷抱此種特別見解的人在今日的中國，除過一部分的外交界外，是並不十分多；不然，國事恐更不堪想像了。

提起兩年以來的外交，真是令人對於國家前途無時不感覺一種極度的不安。不客氣的說，塘沽協定以來的外交是全盤皆錯，無一是處。若是有人嫌這話過于籠統，也不妨藉此機會分析的說說。

(一) 塘沽協定的本身就是愚昧和怯懦的結晶。我並不是說塘沽協定根本不必有，那是另一問題，此處不必討論。就是我們承認這個協定是無法避免，它的內容還是大

有批評的餘地的。這個內容的荒謬絕不能以「城下之盟」四字去作辯護，因為前年五月二十二日急于要停戰的是敵人，不是我們。我們既然窺破此點，就應該力爭協定的條文，至少溧東和所謂戰區內的匪軍是應該由我們于簽字後名正言順的行使主權立刻消滅的。日人何愛于匪軍，我若提出力爭，一定不難辦到。當時計不及此，遂令流毒至今，無法收拾。這不能不算是塘沽協定中一種不必有的屈辱和後患。至于保護日本飛機光臨我們上空的規定更是毫無需要的滅自己的志氣，長他人的威風。而且一般國際協定多半訂明它的有效期限；塘沽協定無此規定，是否預備永受束縛？這個協定的簽訂經過和它的內容很足以證明我上文所說的沒有知己知彼的識見和處大難臨大節的胆量不能辦外交的話。倘若知道日本因顧忌國際視聽不敢直佔北平，那我們對於協定條文自可提出對抗的要求而力爭之，何至弄到條條俱非完全接受不可的地步。

(二) 去年所吵鬧的通車通郵問題更是無識見無胆量的特殊表現。我至今不懂，恐怕千秋萬世後也無人能懂，我們為甚麼非承認日本通車的要求不可。通車于我們究竟有甚麼好處？不通車究竟又有甚麼了不得的害處？當時有一種傳說，說通車是塘沽協定時我方曾經承認的一點。若

然，那就更是荒謬絕倫了。不過我想這個傳說大概不確，因為我們的行政院長汪先生常時會對國民有一負責的聲明說除過已經公佈的條文之外並無所謂秘密條文。若說通車是大連會議時我方代表承認的，那麼，上級長官儘有駁斥之權，何竟非一錯到底不可？後來通車時還要求承認日本在關內段的隨車警察，這更是怯懦的非常表現。難道不承認隨車警察，日本就要立刻佔據北平或砲轟南京嗎？中國人乘北寧通車而受此等隨車警察之侮辱者，只就我知，已不在少。爲國受辱，有時或者是不得已，不過通車和日本隨車警察，難道也能算是不得已一類的事嗎？

(三) 年來日貨傾銷真是駭人聽聞而不聞政府籌有效抵制之法，如此下去，尙有何國貨之可言，尙有何工業之可言？更改新稅則還嫌不夠，現在還要保護奸商販賣日貨的自由！世間自由誠多，這種却屬創見。照此趨勢演進下去，恐怕終有強迫人民完全使用日貨的一天！不然，豈不要得親善無誠意提攜不澈底的罪名！

(四) 在九一八以前講親善，講提攜，或者還勉強可說。在九一八以後，在一二八以後，在長城抗戰以後，在天羽聲明以後，在日貨大量傾銷，國貨行將掃地以盡的時

候，忽然大講親善，高談提攜，此中妙用，不但阿斗莫測高深，恐怕就是諸葛亮也不敢認爲是神策妙算罷？所謂親善，所謂提攜，顧名思義，均應以互利爲目的。我不知今日的親善與提攜于我們究竟有甚麼利益？辦外交不比玩內政，應該時時認定目標，站穩脚跟；不然，立刻就有無限上當的危險，而上當之後又是容易挽回的。

總之，塘沽協定以來的外交的最大病根，一方面是怕犧牲，一方面是希望人家不爲己甚。因爲怕犧牲，所以只得希望人家不爲己甚。又因人家施行傳統的「國策」不能不爲己甚，所以犧牲終極還是免不了，不同的就是人家窺破了你不願犧牲不敢抵抗的畏縮的心理，要求越來越多，壓力越來越大，使你應接不暇，疲于奔命，結果把原來用小犧牲可以解決的問題弄得經過大犧牲還是無法解決。今日「親善」的論調和「提攜」的呼聲自然並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是年來親日政策應有的發展。不過回顧已往這是一種政策的自然歸宿，瞻念將來這又是另一幕悲劇的發端。這個悲劇的劫運是否有法挽回，那就要看我們扮演此劇的角色有無回頭是岸的覺悟。若不改弦更張，在奮鬥犧牲中找出路，國難只有日深一日，不至滅頂不止。

## 現在中國的中年與青年

丁文江

現在中國有一件很可憐而又很可笑的事實：就是中年的人與青年的人互相輕視，互相埋怨。九一八以前學生的鬧風潮，趕教員，甚至於打校長，不用說都是青年人對於

中年人不信任的表示。近幾年來學潮似乎平靖了許多，但是這並不是說中年人已經恢復了他們的信用。凡是留心青年的行爲和言論的人都知道青年的不平和煩悶並沒有根本的減少。同時中年人似乎也取了「反攻」的態度：我們常常聽見同輩的人說，「教育破產」，青年「不道德」，「墮落」，要「整頓學風」。

假如這種籠統的批評是不錯的——假如多數的青年真正是墮落，教育真正是破產——那麼，中國的前途是真正沒有希望的了。因為要在短期時間裏，補救破產的教育，改革墮落的青年，談何容易？幸虧我們很容易證明這種批評是完全不確的！

凡是善惡都是比較的。我們要批評現在的青年，只好拿過去的青年來做比較的標準。我們常常聽見中年的人說：「我們青年的時候不是這個樣子的！」意思就是說，「我

們青年的時候比現在的青年高明的多！」我們試把現在青年的體格，知識，能力和道德與二三十年前的青年來比一比看。

先講青年的體格。三十年前受教育的青年都是在舊式私塾裏讀書的。不特一切的新式運動完全沒有夢見，而且受了「規行矩步」的影響，終年不肯勞力，因此「書生」變爲全國最「文弱」的階級。三十年來的學校教育把這種惡習慣完全打破了。我十六歲以前沒有步行到三里以上，學地質的時候纔努力學了走路。等到二十年前我回國來教書，學生走路的能力已經比我幼年高得許多，但是每次地質旅行，許多學生免不了畏縮；上山下坡都得教員走在前頭。四年前我從新教書，學生常常要求增加旅行的次數和日期，走路往往走在教員前頭去了。人種測量的結果使我們知道大學學生發育的程度，在一般人之上——體高大約比一班人要高一寸半以上。這豈是三十年前所能夢見的！體格的發育與智能道德都有關係的。墮落的學生體格豈能好麼？體格好就是沒有墮落的證據。

體格如此，知識能力何嘗不是如此。三十年前的青年，做的是八股試帖。普通科學不用說了，就是歷史地理國文，都遠不如現在的青年。我第一次看見中國地圖是在日本。

教我書的先生是一位名貢生，但是他寫封普通信札，還不如現在高中畢業生寫得流暢。以前國文真正通順的人是極少數。拿這種少數人來做標準當然是不公道的。三十年來我們眼看見大學學生從翻譯授課變為直接用外國語聽講，三十年前的留學生能夠考入外國大學就可以補官費，現在要有著作，能入研究院，方始有出洋的希望。青年知識能力的改進不僅限於書本子的。三十年前的青年只知道讀死書，不知道觀察實物。中了這種教育的毒，對於科學就根本學不會的。我第一次在日本學幾何的時候，只覺得教員講的一個點，一根線，是一種毫無意識的舉動。凡是近年來在大學教過書的人都知道這種毒漸漸的消滅掉了。現在的青年能夠觀察實物，與社會接觸，所以應世接物的能力也增加了許多。三年前我在南京看見一羣十五六歲的童子軍，一天裏捐到了二千多套棉衣去救濟災民。回想到我自己從前見着生人就紅臉的情形，使得我又高興，又慚愧！

我這單就男青年而言。要談到女子，則更不成問題的

了。別的不講，單講纏足。縱然新式教育一無好處，單單打倒了纏足文化，免除了一萬萬多女子受殘廢的刑罰，也就是很值得的了。

最後我們要講到道德問題了。目前舊道德觀念已經失了牠的權威，這是毫無疑問的。在新道德標準沒有完全成立以前，許多青年免不了要進退失據，是當然的。但是不能因為道德的標準變更或是在演化中，就說現在的青年「不道德」。不肯「敬宗睦族」，「畏天祀祖」的人，未必不肯為社會而犧牲自己。正如孝子賢孫有時候是社會的蠹賊。就我個人的經驗講起來，現在的青年家族的道德觀念比較過去的青年淡薄，但是對於社會和事業的責任心則只有增加，沒有減少。我可以隨便舉幾個例。民國十八年我到貴州去。約好同行的一個是趙亞曾。原定他從徐州，我從重慶出發。臨時我聽說由四川到雲南的路上不太平，打電報叫他到重慶同走。他回道：「西南太平的地方很少。我們一點工作沒有做，就改變路程，將來一定要一步不能出門，所以我決定仍舊冒險前進。」不幸不上一個月他就到昭通被匪打死了！三十年冬天地質調查所派了一位王恆升在黑龍江北部調查。他無意中走到中俄界線沒有劃清的地方，被蘇俄的邊防軍逮捕去了。他帶得有軍用地圖，

測量與照相器具。蘇俄疑惑他是偵探，幾次要把他槍斃了。他於極冷的時候在西比利亞監獄裏，吃了十八天的酸黑麵包，方纔被放了出來。他到了滿洲里，打電報給我說，

「再有二星期工作可畢！」他畢竟把預定的計畫完成了方始回來。我不是說這種精神是現在多數的青年所皆有的——這種精神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只能望之於少數人的。我是說現在青年裏有這種人存在，足見得青年沒有墮落；在真正墮落了的社會裏，這種精神是不能存在的。

我要希望中年人注意：第一責備青年不道德，是否因為他們的道德標準和中年人不一樣。共產黨的道德也許不能實行於中國，但是真正相信共產主義而實行共產道德的青年不是不道德。第二不要把舊日的肺癆症認為現在的傳染病；責備青年好講戀愛，不要忘記支配舊式社會的花鼓淫詞，才子佳人傳奇，和金瓶梅，肉蒲團的一類小說；責備青年好鬧風潮，不要忘記科學時代的鬧考，書院高材生的侮辱學使。第三不要把自己下意識的嫉妬心認為救世挽俗的責任心；攻擊青年不會做事，是否因為下意識怕青年來搶我的飯碗，預先以攻為守；責任青年色狂，是否因為下意識怕家裏的姨太太被青年誘惑去。心理的分析是真假道德的試金石。最後中年人要時時刻刻的自省：青年輕視

我們，是否我們的人格行為有可以被輕視的理由？假如青年真正是墮落了，教育是真正破產了，這種責任是青年人的，還是中年人的？

許多人要堅我們民族的自信心，主張「宣揚國粹」，把高帽子給我們老祖宗戴上。我以為這是大可不必的。這三十年來青年的進步是我個人民族自信心的最大的根據。

青年對於中年也要有相當的了解。三十年以來，青年是進步了，中年又豈能沒有進步！憤世的人有時要說，「滿清時代握軍政教育權的人比現在還好點！」這種話絕對不是事實。我只須舉一個例。當前清光緒末年考留學生的時候，以人情得着官費的大概在一半以上。當時規定私費學生能够考進外國大學的可以遞補官費。我考進了大學，而且幾次考得第一。但是始終沒有得着官費。同時有屢次入學試驗不及格而補得兩個官費的人！我看着現在清華和英庚款考試留學的嚴密公道，不能不歌頌現代的清明！

當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候，中年不能領導青年，青年不肯受中年的領導，是國家一個很大的弱點。中年與青年都有消滅這個弱點的責任。

現在的青年比以前是進步了。這不是說我們可以自滿，不必努力。現在的軍隊會得用機關槍，迫擊砲，比以前



是進步了，但是依然不夠保衛國家。不過要增加我們自衛的能力，不是講國術，練大刀隊所能發生效力的。凡是說

教育破產要提倡讀經祀孔的人都是講國術練大刀隊一路的朋友！（轉載三月二十四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 求生的協力

壽生

三團軍隊的大圍剿，把這橫行滯風十餘年的悍匪沈上彬，逼得走頭無路了。前後接火數十次，一千多徒衆，現在身邊只賸得四十幾個死黨。任他們往深山叢林中逃竄，因為有鄉人作眼線，軍隊總能緊跟着尋得，慣打行營的悍匪，這時也不能不另覓途徑了。

萬澗，是由南而北的一枝大山脈在此突然中斷，一條大河從那里衝出去。在北面的山頭上，有一個大洞，下面是河，上面是巖，只東邊有線可以一人攀登的小路。洞口如人的嘴樣，上唇縮短，下唇略伸出。當地一家姓張的殷實戶，（註一）就在下唇上修一點能遮對面山上的射擊的石牆，作為躲匪的地方。要有匪警，白天不用說，晚上只要一面鑼，一枝槍，一個人坐夜，就可保萬全。

匪打洞打寨，是很費時日的，圖的不過是錢財。現在沈上彬被軍隊圍剿了兩個多月，命都難逃，那里還說得上這個。所以處處的洞寨，都沒有戒備。

在一個吹大風，（註二）沒有月亮的黑夜裏，沈上彬

被圍在一個山頂上已三天了，他帶着「弟兄們」在二更的時候，就趁此偷下山來，一出軍隊的防禦線，放出他們慣奔夜路越山嶺的本領，一股勁跑五十幾里，到達萬澗時，雞才叫初次。他們先讓五個逢手，（註三）帶一枝川造手提機關槍，四枝手槍，偷上洞去。洞上沒人守夜，由他們慢慢爬上去，開了洞門，用機關槍指定洞裏了，這些酣睡的人，還不知道。下面的匪，得了上面的暗號「得手了」才一個個爬上去。經這幾十個人走動的響聲震蕩，這些白天工作得十分疲乏的農人才有了醒意；在這時，匪攜帶的洒上硫黃末的油鞭，已經燃上了。他們睜眼看明白時，已經有四十幾個槍口對着他們了。「不准動一動，——動！開槍。」沈上彬是本地人，他們是認得的，那周身黑緞子緊身，頭上包着幾丈長的大絲帕，站在正中的大漢，他們一眼就看出是他了，他們的命運也就明白了，那里還敢動。

在一聲不響中，老老少少二十餘口全細上了，只有一個快滿一歲的小孩，在床上忽然受冷，找不到母親的胸懷，「岸很，岸很」的哭叫，短手胖腳的掙動。匪把他們團在一角，用兩個人守住，其餘的就去翻箱倒籠的找財喜。亂一陣，大家把找得的東西聚攏來一看：鴉片烟大約還不到三挑，洋錢還不上一百塊，銅元不到二百吊。這，把匪些惹氣了，拉過幾個年紀大點的人來，就是一陣的刀背槍頭，才問：「東西藏在那里了，快說。」「先生，我們就是這點東西，請開恩吧！在這洞裏，還藏着做那樣呢？你們若不信，找出一點東西來了，把我門全家人殺掉」。沈上彬說：「有一天一夜沒有餒腦袋了，快造粉子吧（註四）。把他們拉開」。

在沈上彬們吃飯時，天早亮了。張大哥以為吃了飯，匪該要走了，但他們不特沒有走的樣子，還在分配看哨，守人等等，他只得要求沈上彬說：「沈司令官，你們要在這里，讓我們下去行不行呢？」沈上彬笑起來了，說：「我忘記對你說了，我並不是想來佔你這個桃園，（註五）打你這點財喜。你知道灰保（註六）跟我們的線子跟得太緊了，我是來借你這地方伏幾天，等事情冷一點了，我們就走。你想下去走風給灰保嗎？哈哈！還是陪我們幾天吧

。大家本地人，我絕不為難你們，我姓沈的說話是算話的。」真的，昨晚上演的那一套全武行，是憑他們的習慣幹的，他們本來的意思，只望走這洞裏來躲幾天，說真切點就是逃命，毫沒有來搶財喜的打算，他們現有的東西還難保呢，只是他們一得手時心裏一緊張，殺人奪物的習性就高熾了。現在沈上彬是回復過來了，他說的確是真的。「司令官」並且叫把細着的人都放了。

天剛要黑的時候，牆上看哨的喊：「大哥，快出來，水漲了！」（註七）沈上彬聽說嘆了口氣，自言自語的說：「還是着跟上了。打坐營總比行營好。」他們到牆上一看，對面山上同河岸上軍隊佈滿了。聽得對面山頭上有人在喊：「張大哥，張大哥，出來。有話和你說。」沈上彬就叫張大哥上牆上去回話問：「那樣事？」「我是馮區長，這些是追勦沈上彬的軍隊，我們已經探聽清楚沈上彬昨夜跑到你洞裏來了，你現在快把他交出來，若不，就把你作窩匪辦，你快把他交出，不有你的事。」沈上彬教他說：「沈上彬不在這里。」「那麼我們自己上來看看。」沈上彬逼他說：「不能，我這洞是不隨便讓人來的。」「我是本地區長，這些是正式軍隊，怎麼來不得？顯見得沈上彬在你洞裏，還不交出來，就把你當匪辦！」……沈上彬說

：「張大哥，你進去。——弟兄們，穩點，這桃園裏的東西很多，和他們玩年把，不要緊。」對面山上前進號一響，槍聲就起了。有好幾十個兵就從東邊小路上往上爬。沈上彬喊：「不准亂用快槍打。」把洞裏的土大炮抬一枝出來，口徑有碗口大。灌上兩角火藥，放下一陀茶杯大的毛鐵作坐腔彈，又捧兩捧鐵沙子放在裏面，指定那些向上爬的兵哄的一炮，兩三丈寬的一朵紅光撲過去，這幾十個勇敢的軍士就一齊掉下巖去了。有的打成兩段了，有的腿沖不見了，有的並沒受傷，是被炮聲震倒的。河水起了一陣浪花，一片紅色就把他們沖走了。從此，這邊路上無人再來。

昨天被沈上彬一炮打死二十七個兵，一個排長，這把勳匪司令何繼孟肚子都氣得要爆了；傳令不用放一槍步槍，不用去爬巖，只用大炮烘，把那匹巖都給他剖平。於是五挺開花槍指着洞「張張張」的烘打。打了四五十炮，只有三彈打在牆子上，把石頭打翻了幾個。到底巖是用炮打不平的。氣得何司令在遠處拿起望遠鏡跳，罵這個參謀，罵那個副官。而沈上彬們還在洞裏大唱大笑，非常開心；還有張大哥們一家子愁眉不展的給他們打雜。司令官又下命令不用打了，把他圍死在裏面。於是團圍把這洞圍

着。因為怕沈上彬晚上一人偷吊下巖來從河裏逃，河的上下流都用幾十隻船遮斷了，白日黑夜的守着。洞裏外清靜了十幾天。馮區長來對何司令說「空圍是無用的，洞裏什麼都很充足，水裏面都可從陰河裏去起來吃，還是得想別的法子」。有人主張用烟熏，但有人說烟熏不可能，下面是河無從熏起，而且洞口有牆遮着，烟子不能進去。又有入主張用木柱潑上洋油從巖上去進洞去，大家都同意這辦法。於是在遠近找來幾十根大柱，潑上洋油，點上火，從巖上丟下來。每丟一柯，如一條火龍奔巖，火借風力，風趁火勢，吼一漕就下來了。這把洞裏的人嚇着了。好在丟了十幾根，只有一根落在牆內，旁的都落在水裏成水龍了。插在牆內的那一條，烟霧升天，合合的燃燒；洞是往裏面吸氣的，烟子直往內灌。滿洞的人都張不開眼，都氣緊，鼻痛，那小孩破了喉嚨似的叫哭，他們都覺得距死不遠了。軍隊全體歡呼，山都撼動了。此時，一個叫牯牛的塗手，脫了衣服，拿着一把斧頭沖出洞口去，把牆東邊洞門幾斧斫壞，成了一個大缺，喊：「老二，老三快來嘯！」七手八腳的幾個匪奮力用竹竿把那根火柱一推，啾的聲，就從那缺裏倒下去了，這時又落一根進來，他們又把牠推下去。再丟十幾根無效，這個計劃又失敗了。氣得司令官

張大嘴，落不下來。又平靜了幾天。

一天，天剛剛要亮的時候，沈上彬因晚上守夜，剛進洞來靠上床，眼還未合上，就聽有「吊桶，吊桶，開槍，開槍！」的叫聲，同時就響了兩槍，接着「可，可，可，可」的機關槍聲音就起了。沈上彬們慌持着槍搶出來，但他還未出洞時，守壙子的人已經很驚慌的搶進來了。「大哥，鐵吊桶（註八）！裏面有機關槍，在東邊洞口邊。」機關槍不停的向洞口掃射，他們一步也不能出去。沈上彬說：「完了！這回只有等死了。」牯牛說：「要死也要多找個本錢。修死他們奶的先人個，拿大炮烘一炮看。」幾個達手就不顧死活的把裝好的大炮抬出洞口，亂對着東邊哄的就一炮。在他們炮還未點着時，早被機關槍打倒了三個。炮一響，吊桶的麻繩被沖斷，吊桶落下河去了。沈上彬們跑出來抬頭一看，巖上一二十根索子，正吊下一二十個人來，他們急用槍射擊。巖上的兵也在空中懸着用手槍還擊。上面扯索子的人急着扯索子。到把這一二十個人扯上巖時，已死傷過半了，未受槍傷的，亦被巖石碰壞了不少的地方。這一場惡戰，牯牛的左手打斷了，另外死了兩個。沈上彬們商量怎樣處置這兩具尸體，有人主張，丟下河去完成，沈上彬說不，不能讓人知道。後來把這兩具尸體抬進

洞去，扔在陰河裏了。張大哥們就在傍邊吃驚吃嚇。沈上彬們直到這時，還是有說有笑。張大哥要想笑也笑不起了，只有小孩在平時還笑。

這一次進攻又犧牲這樣大，何司令正在焦急憂慮，省上的公文又到了，大約是說：沈匪如此頑強，此次若又任彼脫網，以後禍患將不堪設想，務期殲滅，以蘇生民而維法紀。這使得何司令更暴躁得拍桌子打板凳起來了，疊口連聲的叫：「快把縣知事喊來，把各區的區長拉來」。這何司令是出名的認真，野蠻的老頭。有一個中行的簡行長，有一次因為抖架子就吃了他兩耳光。縣長，區長當天臨夜三更就趕到了。他們商議了兩天，無結果，最後還是何司令下蠻主張：「把巖炸了，封洞。」縣長區長都不讓回去。集攏來幾百鄉人，百多石匠，就動手在巖頭上放「地雷公」（註九）炸巖。不分晝夜的打，放。起初沈上彬們也不在意。只見巖石往下飛。但三個月後漸漸炮聲震耳了。匠人在上面打，他們的槍又打不到，只有心裏着急，一點辦法沒有，要想賣命都無可賣，至所謂達手也只好噤聲嘆氣。有天聽得天崩的一聲，一塊大石頭就落在牆裏了！接連幾聲，洞口全封了。而外面的工作並未停止，還在天一炮地一炮的炸。

現在這洞裏，一個死字籠罩了一切。從前有沈上彬，張大哥的分別，有匪與農人的分別，現在都沒有了，大恐怖把牠們融化了。現在他們只有一條心，只有一點希望：怎樣求「生」！在這一匹大山的心裏！這幾十顆心子，一分一秒的跳動，都是在吶喊：要活，要活，要陽光，要寬敞。然而在山心裏！洞裏都是石構成的，何能效法外面用地雷公炸出去嗎？雖然間或有幾柯水縫是泥的，這匹山有多厚？能慢慢的銹出去嗎？能說沒有石在當間把水縫隔斷嗎？除了把柴火，食糧用完大家死，還有什麼呢？從前洞未封時，沈上彬總有點防着張大哥，現在是無所謂了，他們現在是站在一條線上的。從前張大哥對沈上彬總有點恐懼，憎恨，現在是感不到愛憎了。現在是一憂衆憂，一喜衆喜。然而，從那里來的憂喜呢？是單絲絲的苦痛。要看變動，只有到小孩臉上去找。

他們爲節省油，用一根燈草燃着一盞桐油燈，大家自然而然的坐攏在一塊了，好像隔人世已經很遠，人的氣息分外可愛。「大哥，我心裏慌得很，周身緊，要想出去！」忽然一個人跳起來說。一趨跑到洞口前去，又一趨回來這石壁上摩一下，那石壁上摩一下，又往洞後跑去。沈上彬們慌去把他拉轉來，說：「看掉下陰河去，安靜點慢慢

想法」。這時，那人滿臉火熱周身戰抖，說：「大哥找地方出去。我想吃個蘿蔔得很，真想，真想！我要看我媽。一根青草，我要，我要。我要出去，大哥。天還不亮，大哥，拿刀來，心慌，心慌，大哥！」「安靜點，安靜點，我帮你找地方去。」沈上彬車過頭來給張大哥們說：「他急瘋了，你們拿兩個人招護他，我們拿幾個人分頭找，看看有後洞沒有」。「大哥，聽我說，不忙走，唉！大哥，我實在是忍不住，我不是瘋。心裏益想出去不了了，心裏益想出去，真想出去。我寧肯等他們拉去殺，大哥！你看上去也是石壁，下也是石壁，黑洞洞的，我怕得很，大哥，嚙，拿刀來。」他這樣叫喊把小孩弄哭了。衆人心裏，都如螞蟻在爬樣的難過。又想活，又活不了，想跳下陰河去圖個速死，又覺得多活一天，總算一天，這些死亡，窄小，黑暗的「念頭」，逼得個個都要瘋了。有些話是在各人心裏伏着要好點，一說開就不好得很，現在這瘋子任情亂說，更把各人的心加重了。又雜以小孩的哭聲。弄得大家一時說不出話來。「讓我下陰河去吧，大哥，嚙，可怕得很，要死，要死！」沈上彬說：「有後洞，你安靜點，你什麼爐火都經過，怎麼這回這樣呢！」「大哥，你想，我們打土坪，破謝家寨，一夜跑一百五十里到兩龍塲，呵，好玩

，自在。大哥，大哥，你看黑洞」。正這時，外面哄的一聲，瘋子眼一裂，掙脫了衆人的防範，搶一根鏢子將把子抵在石壁上，刀尖對着肚皮，用力一擠，就穿上了。他們沒提防他這一着，沒搶護得及，待他們救護時，他也倒下了，衆人「唉」一聲。他還說得話，喊：「大哥，——填我一槍」。沈上彬看見他在地滾得難過，就用手槍在他胸膛上坡坡兩下。這時小孩已經哭累，不哭了。瘋子也不出聲了。只有他們每人的心在跳响。這尸體，自然又是扔下陰河。

大家還是想重見天日，在餓死前，總還得毫無希望的找出路。這洞大得很，直走到末，有好幾里。又很寬，又有很多小穴，小縫。進不到一百五十步，左邊就是陰河，用油鞭照着看，黑漚漚的無止境。陰河裏常時發出很大的潮聲像有什麼大物在裏面打滾。除了這地方，處處他們都摩到了。那裏來出口？只要是水縫，有泥的地方，他們都用刀鏃過，這黑洞裏三五點弱亮到處晃動。就是這樣亂摩亂鏃，已經有十幾天了，炮聲還不時聞見。炮一震動，被他們鏃鬆的地方，泥常掉落。那天沈上彬和張大哥一組爬在高處去找泥縫，沈上彬一滑腳，跌下來了，張大哥慌把他扶起，問：「傷了沒有？」沈上彬半天說不出話來，他

把他背到床上來躺着，解開衣看受傷沒有，他心頭難過極了。沈上彬回過來說，「不要緊，腰挺着了一下，你還是去鏃你的，不用管我。」「不能，我替你揉揉，拿點水來你吃」。這天大家吃飯時，沈上彬不吃，就讓他抱小孩。這些日來，他們沒有一點「生意」，能使他們的心略微暖的就是得到小孩的一笑。沈上彬在小孩的臉上親一親，說：「我害你們我都不覺什麼，只是這個還不知天日的小孩就這樣埋在這裏面，我心裏很不自在。這樣的小孩，我手上也不知殺過了多少，那裏在意！現在我才知道牠們可愛，才覺得踐踏這樣的人芽子，不安穩。他們什麼都不理會。有一次，一個小孩我把刀都放在牠頸項上了，他還在笑，以為這是在和他玩，唉。……」

第二天早上，沈上彬正在抱着小孩玩，聽得有笑的聲音，見四五點燈火，從後面搖搖的走來。自從這洞被封以來，這樣有人氣的聲音是未有過的，他聽着，心裏急得跳。他們隔遠就男男女女的叫：「好了，有望了！」那小孩的媽首先撲到沈上彬懷裏來，把小孩抱過來，吻着，舌頭都滾不轉的說：「乖么么，我們快見天日了，你長大來，要給媽媽挑水弄柴囉，」張大哥對沈上彬說，「呵，在洞尾巴處在上面水縫上，上上前天我在那里鏃了很久，後來刀子

去有石頭響的聲音，在半天的懸着，那時又沒燈，我就很失望的到別處銹去了。剛才我從那里過，踩在一個東西上響一聲，我用燈一照，一塊瓦片被我踩碎了！就是從上面掉下來的，你想不是嗎，有了瓦的地方，隔地面就不遠了！哈哈。」衆人隨着「哈哈」。沈上彬拿着幾點碎瓦渣出了一陣神，大喊一聲：「是嘆。」一掙就起來說：「銹去！」張大哥把他按在床上說：「你還息一天，再銹。」

「那麼我們分班銹，我在末班銹，三人一班。」有人問因歸那個抱。沈上彬說：「大家有份，剛工作下的那班人抱。把馬表拿來看着，一點鐘換一班。這一點鐘歸我抱，肯嗎？」「好好，依你的。」他們就一班一班的加緊銹。

那是一個石夾夾小水縫，又是在上面，又是往上銹，只能一個人慢慢很吃力的銹。間或也銹出一塊瓦，一點碗渣。

在第四天輪第三班銹的時候，剛剛要下班的陣，一刀銹去，刀一下就殺進去了，把銹的人反嚇一抖，到他想到時，周身肉都鬆了。急拔出刀來用力一刀一旋刀抽回時一線白光即隨之而入了，他大喊：「來斃！」；衆人跑去，以一種恍惚的心情看着。白光益來益大，一會兒就能一人鑽了，大家就一一的往外爬。這地方原來是鄉人常說到的「鬼市」，據說從前是一個很熱鬧的村子，叫木家園，「長

毛反」時，被匪全燒了，殺死很多的人，事後人都說這里鬼多，不吉利，不敢在這里住，就變成一片荒地了。這里是這匹山的後山腳下了，隔張大哥家也不算近了。沈上彬們出到地上來時，快樂得只有微笑，誰都說不出，用一種貪饞的眼光掃射一切。隱隱山頂上還有好多人在走動。沈上彬說：「我們怎麼走？」張大哥自言自語的聲氣很微小的說：「我們能回家嗎！」頓時，人人臉上掛上了嚴重的神色。只有小孩忽然受陽光刺擊，眼睛睜不開，還在在一張一閉的擺腦殼。

二三，十一，二十晨。

#### 附註

(一)「般實戶」在我們那兒是說，勤儉富足之家。

說這樣的人不含絲毫惡意。與「有錢人」有別。

(二)「吹風」在我們那兒是不說颶風，因為我們那里的風只看得見吹勢，看不見颶勢，風一起滿山樹木搖動，平地草波鱗鱗，吼聲大而不爲虐，泥緊風揚不起，故只能說吹，說刮就不合了。北地的風，一起就看見牠在「地下」玩把戲，把塵土一寸寸的刮起跑，吼聲小而實虐，等於吾鄉所謂的「縮頭豹」，說「刮」真是妙不可言。何曾見北

小吹風。

(三)「蓬手」 匪中最強悍，打得戰火者，尊稱曰蓬手。

(四)「造粉子」 匪中諱言吃飯，故做飯吃曰造粉子。

(五)「桃園」 匪呼寨曰「旗盤」，呼洞曰「桃園」。

。不用說，是原子桃園洞了。所謂「斷尾巴話」也。

(六)「灰保」 匪呼軍隊曰灰保。「保」有一種輕視侮辱的意味，凡有傻態的人皆可呼保。「灰」因為軍隊多是穿灰色制服。

(七)「水漲」 是說敵人到了，戰火起了。

## 香港青年升學內地問題 (通信)

余 廣 德

先生：

近看獨立評論一四一號你的南遊雜憶(一)香港，其胡中提到香港教育不禁引起了我從前升學的問題。

我受了十多年的香港教育，在中學時期曾有過一種升學的恐慌。因為香港是英國的Colony，所以在八百餘所

(八)「吊桶」 是用鐵皮將一個木桶包上，上邊留起槍洞，探望孔，裝一個人，一枝機槍在裏面，從巖上面用大索吊下來，在洞口邊用機槍掃射，使洞裏的人不能出來，看不見外面的情形，同時用索子吊下人來搶洞。吊桶最大的功用在於掩護搶洞的。

(九)「地雷公」 用幾尺長的鋼棍(名炮鑽)在石上打上幾尺深的洞，然後放上火藥，(此藥與普通成分不同，硫磺特多，蓋炸巖的目的，要橫擴張力大也。)再放下較多的好黃泥用力擣緊(先加以引線)然後點上引線，工人避開，而地雷公發也。

香港學校中，只有三五所曾在中國教育部立過案的。即是在這幾所立案的學校的學生，才有升學內地的資格。但是在香港五萬多學生當中，有許多是想升學內地的。比方高中畢業生來說吧。他們或者因經濟不充足，不能到香港大學念書(港大每年每人費用約一千五百元)，同時又



不滿意于做香港政府的公務員或洋行書記，而又想求上進，這樣只有到國內升學了。但是他們的學校是未有在國內立案的，所以他沒有資格投考國內大學。同時國內的大學

（除少數的幾所之外，如燕京，滬江，復旦，嶺南，聖約翰，廈門等校）是不承認香港學生為華僑生，得到享受華僑生的通融辦法。這在香港學生是如何失望的一回事呵！

因此，香港學生的一股向前進的熱氣，遇到了一個很大的打擊，使他們回復到從前老巢，作個忠心于英帝國的政治上或經濟上的侵略者的工具——公務員與書記。我相信，這些青年是有力量的，能夠「幹」的。然而中國拒絕他們，將他們留給帝國主義者們用來侵略中國。雖然他們有許多是不願意的，但是為謀生活，舍此又有什麼辦法呢？

現在我請求大家注意的問題——就是香港學生升學內地的問題，我貢獻下列幾點意見，想你參考一下，幫助香港學生達到升學內地的目的。

（一）希望政府派員到香港，攷察當地的學校的情形，與香港政府及學校當局商議，在可能的範圍內修改課程，使之與中國教育部的規程接近。然後在其中較為完善而程度可與內地學校相當的學校，選擇若干所，授與投考國內學校的資格。

（二）或選擇其中的學校之可以改善如內地學校者，繪與立案或備案，使之與內地學校聯成一氣。即將中國教育的範圍擴大至香港。

（三）倘以上兩種都不能辦到，最少得如其他華僑（如南洋各屬及英美等地）一樣，得以享受升學通融辦法——經過證明（如護照，領事證，或正式團體機關等證明文件）確為當地華僑，然後可以只就其前校的畢業或修業證書，允許其投考入學試或轉學試。但這裏有句話要補充的，香港的華人沒有護照，亦沒有辦法取領事證。所以只好用正式團體機關的證明書，如香港華商總會，香港華僑教育會，香港國民黨支部，都可以盡此種義務。

（四）就香港的官立學校，教會學校的完善者，私立學校的完善者，經過一個甄別試驗，及格後，與以投考國內學校的資格。

（五）只就香港大學每年舉行的中學高級試（Senior Local），或大學入學試（matriculation）的證書，准與投考國內大學。（註：此種考試是香港政府的教育司暨香港大學執行的。在香港教育司立案的學校與及自修生都有資格赴考）

我的意見說完了，希望你能夠為香港的整千整萬的青年

年着想，爲他們出點力。最少要國內的教育家對此事能夠

引起注意，同時表同情于香港青年學生。

# 編輯後記

編者

△胡適之先生又病了，還是流行感冒作怪。這一期的獨立是他在病床上編的，他的遊記又得停一期了。

好幾篇論中國進步的文章都可以相印證。

△我們謝謝翁文灝先生在百忙中趕成提倡國貨的文章

群「匪」的生活，頗使我們聯想到適之先生翻譯的哈德的

；更謝謝張熙若先生「在頭痛中」趕成論外交的文章。他

「撲克坦趕出的人」(Bret Harter: The Outcasts of Poker

們兩位都是聽說適之先生病了，恐怕米糧庫絕糧，所以趕運糧草去接濟的。

Flat)。兩篇小說都要描寫一群「下流人」在生死關頭也自有他們的道義與慈祥。然而其中有許多大不相同之點，

△丁文江先生的大公報星期論文，指出今日的青年沒墮落，並且比前一輩的青年高明的多；這種主張和獨立上

那就是兩種文化的界限了。

## 本前 三號 刊號 目

### 第一四一號

『中日親善』?!?! (續) 孟真  
 在東北的三年(續) 顧敦吉  
 南遊雜憶(一) 香港 胡適  
 從民主與獨裁的討論裏求  
 得一個共同政治信仰 胡適  
 對於中國問題的一個看法 柯桑  
 編輯後記 適之

### 第一四二號

關於全盤西化答吳景超先  
 生 陳序經  
 『父母之命』與自由結婚 衡哲  
 菲島之行(一) 夢麟  
 南遊雜憶(二) 廣州 胡適  
 編輯後記 適之

### 第一四三號

中日提携，答客問 胡適  
 論非法捕捉學生 張蔭麟  
 逮捕學生感言 李樹青  
 江西農業之現狀及應採之  
 政策 董時進  
 怎樣把科學知識輸入民間 吳辰仲  
 文字的保守 了一  
 菲島之行(完) 夢麟  
 編輯後記 適之

第五卷

學風

第二期

目要

安徽之新報紙與雜誌	吳景賢
漢代之私家教學	陳東原
唐代文學批評研究初稿	羅根澤
文字學上中國古代貨幣勾沉	丁興濤
清代文集算學類論文	王重民
「金石錄後序」作年考	李儼
讀吳越春秋節記	張餘鴻
二十年前考察安徽教育筆記	黃炎培
舊聞隨筆	姚永樸
蕪湖縣著述人物攷略	蔣元卿
安徽才媛紀略初稿	光澤
金氏花近樓書目解題	金大壽

定價	本刊合訂本第二卷
一元二角	
第三卷一元五角	
第四卷二元二角	
三卷合購特價大洋	四元

優待  
本刊自第五卷起，內容形式，印刷紙張，俱加精進。每期定價二角，全年十期連郵二元。在本年四月底以前定閱全年者七折，並贈安徽先賢像半價優待券一張。

館書圖立省徽安：處行發

第四卷

外交

評論

第二期出版

目要

論中日經濟提攜之關鍵	頌中
中英合作問題	袁豐
對東亞外交之意見	周道
美國與國際法	郭斌
對立的兩條線	耿淡如
對日的兩條線	江鴻生
海縮失敗以後的英日三角關係	林柏生
薩爾問題解決的經過	李象林
法意妥協之展望	黃翼雲
美國果將對日作戰乎	霍鳳陽
日俄和戰論	李卓
法俄與互助公約	會卓
卷頭言	吳道存

零售每册	四角	半年
國內	一元九角	國外
三元四角	全年	國內
三元六角	國外	六元
六角		

號四十村山台五京南址社

第六卷

山東民衆

教育月刊

第一期

目要

德國國民服役時期之教育	編者
德國之青年訓練	涓利
農教之實施的初步	莫利
蘇俄農工之高等教育設施	王惠廣
鄉村運動中的農學團教育	沈光第
民衆教育館健康教育實施之探討	王文
歐遊印象記	川庚

定價：全年十期連郵一元五角  
半年五期八角

發行：濟南山東省立民衆教育館發行處

獨立評論 第一四四號

# 商務印書館

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後又一流通秘籍大貢獻

## 選印宛委別藏四十種

據阮氏進呈原書影印

四庫未收 存目未錄

迄未刊行之秘籍

昔阮文達官浙江學政巡撫時，蒐訪東南祕籍，凡宋元以前為四庫未收存目未載者，不下百種，招鮑廷博何元錫諸子為之審訂，文達表進，每書各撰提要，凡百七十三篇，刊入研經室集，清仁宗贊賞其書，匯為叢編，賜名宛委別藏，以補四庫全書之闕，今故宮善本書目，載是書藏養心殿，目二函，書百函，一百六十種，其為文達所進者百五十七種，與研經室集所載不符，蓋必有亡佚矣。嘉慶迄今，百有餘年，原進諸書，什刊七八，故宮博物院擇其久無刊本者四十種，畀敝館印行，鳩工數月，攝印既竣，成書百有五十冊，今售預約，以供眾覽，徵文獻者當有取焉。

發售預約

### 預約辦法

冊數	定價	預約價	郵費	截止期	出書期	樣本
全書一百五十冊六開版式 本國手工製連史紙印	八十元	五十元	各行省二元一角	二十四年五月底	二十四年六月底及 九月底分兩次出齊	附書目提要索閱即寄

銀行

免收

匯費

凡向本館上海發行所訂購本書者，得將書價及郵費交中國銀行、上海銀行、金城銀行、浙江興業銀行各地分行，按照與本館特定免費辦法代匯。



## 爲司法會議進一言

陳之邁

報載司法行政部定於本年九月十七日在京召開司法會議，除司法院院長，副院長，最高法院院長，司法部長，次長及秘書長，均出席任主席團外，各省高等法院院長，首席檢察官，各地方法院院長，重要推事，檢察官及典獄長，均將指定三四十名出席。此外更將邀請各大學的法律教授和法律專家參加。改良司法是我國政府諸種設施中最缺乏良好成績的一件事，現在當局能注意及此，將全國負司法責任的人，聚到首都，共同商討改良的方法，自當爲吾人所忻幸。作者不佞，擬乘此機會，爲司法會議諸公進一言。

法治是我們唱了多少年的老調了，但直到今日，我們可嘆離我們的目標尚遠到不知幾千萬里。爲使外國人相信我們够資格取消領事裁判權，我們曾在民國十一年華盛頓會議結束，決定派員來華調查的時候，通電叫各省趕速籌備創設法院，來給外國人看。不幸到十五年各國調查法權委員到中國的時候，法院尙寥寥無幾，所有的也簡直不能令人滿意。民國十九年一月司法行政部雖報告近年司法概

況，列舉了數種困難：（一）司法權不能統一，（二）司法制度未臻完善，（三）司法人才缺乏，（四）司法經費不能確定，（五）軍閥專橫。二十一年法部曾派員到各地去調查司法，調查員的報告讀起來實令人悲觀，因此法部的訓令有「各級法院多欠整理，民刑訴訟頗多積壓，經費每多虛糜，監所擁擠……其他缺點，難以枚舉」之語。

司法制度的良善與否，是完全看所有的法院是否優良，能不能叫人民信仰。「一國法律的好壞完全以執行法律者的好壞爲標準」，這是一位研究司法制度甚深者的看法，也是爲一般人所相信的。我們講法治，我們須知法律不過是死板的條文，他們要人來制定，人來執行，人來解釋，人來應用。所以無論如何，法治畢竟還是大半人治：有了好的法律，沒有好人來執行，法律等於沒有；有了好的法官，即使法律稍爲欠缺，我們仍然可以有好的司法制度。我們只消引用中國和英美的例子，便可看出我這種說法是有相當根據的。中國自從光緒二十八年，便組織機關開始制定法典，請了日本和法國的顧問來幫忙。這個機

關雖曾數度停頓，但在宣統二年便修改完了「大清律例」，而成「大清現行新律」；民國元年則又有「暫行刑法」的制成；十八年至二十二年先後制成民法的五編；十七年則已制成民事訴訟法，刑法，及刑事訴訟法。到最近立法院則又制定了新刑法和施行法，將於本年七月一日公布施行。去年夏間爲了新刑法第二三九條，婦女團體會熱烈爭男女平等的通姦罪規定，而卒成功。我們雖明白知道那是婦女爭來的，但我們却不能不同意於孫哲生院長所說，那一條「洵爲法學界放一異彩」（引立法院六週年紀念典禮院長報告）。由上面看來，我們知道我國法典，現在已經相當完備，內容——至少從學理方面來講——也相當滿意了。然而我們那有什麼法治？

反觀英美所行的所謂「通常法」，日積月累幾百年堆下來的判例，內中有許多不完備的地方，有許多很陳腐的地方。即以美國的成文憲法而論，是一百五十多年前制定的，也未曾經過多少修改，至今却還是名副其實的「國家最高的法律」。英美現在都是第一流的法治國家，雖則美國有時也令人不能滿意。其中的原因是很簡單的：它們的法律容或欠缺陳舊，他們却有第一流的法官來執行那些法律，使它們能應各種的需要。最近去世的美國大理院法官

何姆斯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他一生九十三歲，三十餘年來執行美國的憲法，一點一滴的使一百五十餘年前的法律，適合目前的環境。

因此我說：縱然我們的法律「爲世界法學界放一異彩」，我們只有在鄰國速成班掛過號，買過張文憑的人來執行法律，我們便不能罵地方長官出巡的時候，人民當他是包龍圖再世，走去攔輿告狀，擊鼓鳴冤。專製法律而不去改良法院，不但走不到法治的目標，不但騙不倒外國人，反而有損法律的尊嚴和威信，反而離法治越走越遠！

其實當前的司法改良問題是很簡單的：我們不必再去制定什麼法典，目前的已經足夠了；我們不必再去談那些幾級幾審制，或陪審制，或輪迴法院制，或把現在的法官衣冠改爲漢代的衣冠（以上均是司法院副院長覃振氏出洋考察後建議）；我們只要老老實實地做兩件事，并且是不難做的事：

第一，我們對於現有的法官，不問大小，加以考績，看看他們究竟懂得多少法律，在他們任期裏有什麼成績，有智識和成績的固然讓他們留存或升職，沒智識和成績的則不管什麼保障一概免任。這是一種革命的手段，但這是需要的，正如澄清吏治需要革命的手段。

第二，我們竭力充實法律教育，使它成爲各種科目中最謹嚴，最認真的一種，而不是現在那些背講義，考起來抄講義的教育。嚴格訓練出來的人往往有自尊心，有自信心，有不苟且心，他們自會循謹奉公，他們自是確立法治的根本，因爲經過這種訓練後的出去做法官是不會馬虎的

。司法院成立之初便有「設立法官訓練所，監督法律學校」的建議，我們希望教育當局，不要再來提倡藐視法科的心理，努力和司法當局通力合作，奠定我們法治的基礎！

二十四，三月三十一。

## 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胡適

新年裏，薩孟武何炳松先生等十位教授發表的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在這兩三個月裏，很引起了國內人士的注意。我細讀這篇宣言，頗感覺失望，現在把我的一點愚見寫出來，請薩何諸先生指教，並請國內留意這問題的朋友們指教。

十教授在他們的宣言裏，曾表示他們不滿意於「洋務」與「維新」時期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見解。這是狠可

驚異的！因爲他們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正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最新式的化裝出現。說話是全變了，精神還是那位勸學篇的作者的精神。「根據中國本位」，不正是「中學爲體」嗎？「採取批評態度，吸收其所當吸收」，不正是「西學爲用」嗎？

我們在今日必須明白「維新」時代的領袖人物也不完全是盲目的抄襲，他們也正是要一種「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他們很不遲疑的「檢討過去」，指出八股，小脚，鴉片等等爲「可詛咒的不良制度」；同時他們也指出孔教，三綱，五常等等爲「可贊美的良好制度，偉大思想」。他們苦心苦口的提倡「維新」，也正如薩何諸先生們的理想，要「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

他們的失敗是薩何諸先生們在今日所應該引爲鑒戒的。他們的失敗只是因爲他們的主張裏含的保守的成分多過於破壞的成分，只是因爲他們太捨不得那個他們心所欲而口所不能言的「中國本位」。他們捨不得那個「中國本位」，所以他們的維新政綱到後來失敗了。到了辛亥革命成功



之後，帝制推翻了，當年維新家所夢想的改革自然在那大變動的潮流裏成功了。辛亥的革命是戊戌維新家所不敢要求的，因為推翻帝制，建立民主，豈不要毀了那個「中國本位」了嗎？然而在辛亥大革命之後，「中國本位」依然存在，於是不久大家又都安之若固有之了！

辛亥以來，二十多年了，中國經過五四時代的大震動，又經過民國十五六年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的大震動。每一次大震動，老成持重的人們，都疾首蹙額，悲歎那個「中國本位」有隕滅的危險。尤其是民十五六的革命，其中含有世界最激烈的社會革命思潮，所以社會政治制度受震撼也最厲害。那激烈震盪在一剎那間過去了，雖然到處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創痕，始終沒有打破那個「中國本位」。然而老成持重的人們却至今日還不會擱下他們悲天憫人的遠慮。何鍵陳濟棠戴傳賢諸公的復古心腸當然是要維持那個「中國本位」，薩孟武何炳松諸公的文化建設宣言也只是要護持那個「中國本位」。何鍵陳濟棠諸公也不是盲目的全盤復古；他們購買飛機槍砲，當然也會挑選一九三五的最新模特兒；不過他們要用二千五百年前的聖經賢傳來教人做人罷了。這種精神，也正是薩何十教授所提倡的「存其所當存，吸收其所當吸收」。

我們不能不指出，十教授口口聲聲捨不得那個「中國本位」，他們筆下儘管宣言「不守舊」，其實還是他們的保守心理在那裏作怪。他們的宣言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動空氣的一種最時髦的表現。時髦的人當然不肯老老實實的主張復古，所以他們的保守心理都托庇于折衷調和的烟幕彈之下。對於固有文化，他們主張「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對於世界新文化，他們主張「取長捨短，擇善而從」；這都是最時髦的折衷論調。陳濟棠何鍵諸公又何嘗不可以全盤採用十教授的宣言來做他們的烟幕彈？他們並不主張八股小脚，他們也不反對工業建設，所以他們的新政建設也正是「取長捨短，擇善而從」；而他們的讀經祀孔也正可以掛起「去其渣滓，存其精英」的金字招牌！十教授的宣言，無一句不可以用來替何鍵陳濟棠諸公作有力的辯護的。何也？何陳諸公的中心理論也正是要應付「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建立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

薩何十教授的根本錯誤在於不認識文化變動的性質。文化變動有這些最普遍的現象：第一，文化本身是保守的。凡一種文化既成爲一個民族的文化，自然有他的絕大保守性，對內能抵抗新奇風氣的起來，對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這是一切文化所公有的惰性，是不用人力去培養

保護的。

第二，凡兩種不同文化接觸時，比較觀摩的力量可以摧陷某種文化的某方面的保守性與抵抗力的一部分。其被摧陷的多少，其抵抗力的強弱，都和那一個方面的自身適用價值成比例：最不適用的，抵抗力最弱，被淘汰也最快，被摧陷的成分也最多。如鐘表的替代銅壺滴漏，如槍砲的替代弓箭刀矛，是最明顯的例。如泰西曆法之替代中國與回回曆法，是經過一個時期的抵抗爭鬥而終於實現的。如飲食衣服，在材料方面雖不無變化，而基本方式則因本國所有也可以適用，所以至今沒有重大的變化；吃飯的，決不能都改吃「番菜」；用筷子的，決不能全改用刀叉。

第三，在這個優勝劣敗的文化變動的歷程之中，沒有一種完全可靠的標準可以用來指導整個文化的各方面的選擇去取。十教授所夢想的「科學方法」，在這種鉅大的文化變動上，完全無所施其技。至多不過是某一部分的主觀成見而美其名爲「科學方法」而已。例如婦女放腳剪髮，大家在今日應該公認爲合理的事。但我們不能濫用權力，武斷的提出標準來說：婦女解放，只許到放腳剪髮爲止，更不得燙髮，不得短袖，不得穿絲襪，不得跳舞，不得塗脂抹粉。政府當然可以用稅則禁止外國奢侈品和化妝品的

大量輸入，但政府無論如何聖明，終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因爲文化的淘汰選擇是沒有「科學方法」能做標準的。

第四，文化各方面的激烈變動，終有一個大限度，就是終不能根本掃滅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這就是古今來無數老成持重的人們所恐怕要隕滅的「本國本位」。這一個本國本位就是在某種固有環境與歷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習慣；簡單說來，就是那無數無數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個本位是沒有毀滅的危險的。物質生活無論如何驟變，思想學術無論如何改觀，政治制度無論如何翻造，日本人還只是日本人，中國人還只是中國人。試看今日的中國女子，腳是放了，髮是剪了，體格充分發育了，曲線美顯露了，但她無論如何摩登化，總還是一個中國女人，和世界任何國的女人都絕不相同。一個澈底摩登化的都市女人尚且如此，何況那無數無數僅僅感受文化變動的些微震盪的整個民族呢？所以「中國本位」是不必勞十教授們的焦慮的。戊戌的維新，辛亥的革命，五四時期的潮流，民十五六的革命，都不曾動搖那個攀不倒的中國本位。在今日有先見遠識的領袖們，不應該焦慮那個中國本位的動搖，而應該焦慮那固有文化的惰性之太大。今日的大患

並不在十教授們所痛心的「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内容與形式，已經失去它的特徵」。我們的觀察，恰恰和他們相反。中國今日最可令人焦慮的，是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内容與形式，處處都保持中國舊有種種罪孽的特徵，太多了，太深了，所以無論什麼良法美意，到了中國都成了踰淮之橘，失去了原有的良法美意。政治的形態，從娘子關到五羊城，從東海之濱到峨嵋山脚，何處不是中國舊有的把戲？社會的組織，從破敗的農村，到簇新的政黨組織，何處不具有「中國的特徵」？思想的内容與形式，從讀經祀孔，國術國醫，到滿街的性史，滿牆的春藥，滿紙的洋八股，何處不是「中國的特徵」？

我的愚見是這樣的：中國的舊文化的惰性實在大的可

## 南遊雜憶 (三)

### (三) 廣西山水

我們一月十一日下午飛到梧州，在梧州住了一夜，我在廣西大學講演一次，次日在梧州中山紀念堂公開講演一次。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先生是我的老師，校中教職員

怕，我們正可以不必替「中國本位」擔憂。我們肯往前看的人們，應該虛心接受這個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後的精神文明，讓那個世界文化充分和我們的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氣銳氣來打掉一點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將來文化大變動的結晶品，當然是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那是毫無可疑的。如果我們的老文化裏真有無價之寶，禁得起外來勢力的洗滌衝擊的，那一部分不可磨滅的文化將來自然會因這一番科學文化的淘洗而格外發揮光大的。

總之，在這個我們還只僅僅接受了這個世界文化的一點皮毛的時候，侈談「創造」固是大言不慚，而妄談折衷也是適足為頑固勢力添一種時髦的烟幕彈。

(轉載三月三十一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胡適

有許多是中國公學的老朋友，所以我在梧州住的一天是最快樂的。大學在梧州的對岸，中間是撫河（濼水），南面是西江。我們到的太晚了，晚上講演完後，在老同學謝厚藩先生的家裏喝茶大談，夜深過江，十二日講演完後，吃

了飯就上飛機飛南寧了，始終沒有機會參觀西大的校舍與設備，這就是用嘴不能用的害處了。

十二日下午到南寧（邕寧），見着白健生先生，潘宜之先生，邱毅吾（昌渭）先生等，都是熟人。住在樂群社，是一個新式的俱樂部，設備很好。梧州與南寧都有自來水，內地省分有兩個有自來水的城市，是很難得的。白先生力勸我改船期，在廣西多玩幾天。我因為我的朋友貴縣羅爾綱先生的夫人和兒女在香港等候我伴送他們北上，不便改期。十四日羅鈞任和羅努生如約到了南寧，白健生先生又托他們力勸。白先生說，他可以實行古直先生們的「真電」，封鎖水陸空的交通，把我扣留在廣西！後來我托省政府打電報請廣西省銀行的香港辦事處把我和羅太太一家的船票都改了二十六日的胡佛總統船。這樣一改，我在廣西還可住十二天，儘夠暢遊桂林山水了。

我在邕寧住了六天，中間和羅努生到武鳴遊了一天。

鈞任飛去龍州玩了一天，回來極口稱美龍州的山水，可惜我不會去。我在邕寧講演了五次。十九日飛往柳州，住在航空署，見着廣西航空界的一般青年領袖。鈞任努生和我在柳州遊覽了半天，公開講演一次。二十日上午飛往桂林，在桂林講演了兩次，遊覽了兩天，把桂林附近的名勝大

致遊遍了。二十二日上午，我和鈞任努生毅夫，桂林縣公署的秘書曹先生，飛機師趙志雄馮星航兩先生，僱了船去遊陽湖。在灘水裏走了一天半，二十三日下午才到陽湖。在陽湖遊覽了小半天，我坐汽車趕到良豐的省立師範專科學校講演一次，講演後坐汽車趕回桂林，已近半夜了。

二十四日早晨從桂林起飛，本想直飛梧州，在梧州吃午飯，毅夫夫婦約了在廣州北面的從化溫泉吃晚飯。但那天霧太低了，我們飛過了良豐，還沒到陽湖，看前面雲霧低壓，灘水的河身不寬而兩傍山高，所以飛機師趙先生決定折回向西，飛到柳州吃午飯，飯後順着柳江潯江飛往梧州，在梧州吃夜飯，打電報到廣州去報告那些在從化等我們吃夜飯的朋友們。在梧州住了一夜，二十五日從梧州飛回廣州，趕上火車，晚上趕到香港。我們在梧州打電報問明胡佛船是二十六早晨四點鐘就要開的，前一天的大霧幾乎使我又趕脫了船期！

這是在廣西的行程。以下先記廣西的山水。

☆

☆

☆

廣西的山水是一種特異的山水。南宋大詩人范成大在他的桂海虞衡志裏說的最好：

余嘗評桂山之奇宜爲天下第一。士大夫落南者少，

往往不知；而聞者亦不能信。余生東吳，而北撫

薊，南宅交廣，西仰岷峨之下，三方皆走萬里，所至無不登覽。……其最號奇秀莫如池之九華，歛之黃山，括之仙都，溫之雁蕩，夔之巫峽，此天下同稱之者。然皆數峰而止耳，又在荒絕僻遠之瀕，非几杖間可得；且所以能拔乎其萃者，必因重岡複嶺之勢，解亘而起，其發也有自來。桂之千峰，皆旁無延緣，悉自平地崛起特立，玉笏瑤簪，森列無際。其怪且多如此，誠當為天下第一。……山皆中空，故峰下多佳巖洞。

范氏指出兩點特色：第一是諸峰「悉自平地崛起特立，玉笏瑤簪，森列無際」。第二是「山皆中空，故峰下多佳巖洞」。這兩點都是廣西山水的特色。這樣「怪而多」的山都是石灰岩，和太湖石是同類；范石湖所指出的「山中多中空，故多佳巖洞」，也正和太湖石的玲瓏孔竅同一個道理。在飛機上望下去，只看見一簇一簇的圓錐體黑山，筍也似的矗立着，密密的排列着，使我們不能不想着一千多年前柳宗元說的名句：「桂州多靈山，發地峭竪，林立四野。」這種山峰並不限於桂林，廣西全省有許多地方都有這種現象。我們在飛機上望見貴縣的南山諸峰，也是這樣的

。武鳴的四圍諸山，也是這一類。我們所遊的柳州諸山，還有我們不會去遊的柳州北面融縣真仙巖一帶的山巖，也都和桂林陽朔同一種類。地質學者說，這種山岩並不限於廣西一省，貴州的山也屬於這一類。翁文灝先生說，這種山岩，地質學家稱為「喀爾斯特」山岩（karst），在世界上，別處也有，但廣西貴州要算全世界最大的統系了。

徐霞客記廣西的山巖最詳細，他在廣西遊了一年，——從崇禎丁丑（一六三七）閏四月初八到次年三月二十七，——寫遊記凡八萬字，即丁文江標點本（商務印書館出版，附地圖）卷四至卷七。這是三百年前的遊記，我們現在讀了還不能不佩服那一位千古奇人脚力之健，精力之強，眼力之深刻，與筆力之細緻。我們要知道廣西巖洞的奇艷與壯美，不可不讀徐霞客的遊記；未遊者固然應該讀，已遊者也不可不讀。因為三百年來，還沒有第二個人有這樣偉大的好奇心，費這樣長久的時間，專搜訪自然的奇蹟，作那麼詳細的記載。他所遊的，往往有志書所不載，古今人所不知，或古人偶知而久無人到又被叢莽封塞了的。所以讀過徐霞客粵西遊記的人，真不能不感覺我們坐汽車匆匆遊山的人真不配寫遊記；不但我們到的地方遠不如他訪搜所得的地方之多，我們到過的地方，所看見的，所注

意到的，也都沒有他在三百年前攀藤摩崖所得的多而且詳盡。

凡聽說桂林山水的，無人不知道桂林的獨秀峰。圖畫上的桂林山水，也只有獨秀峰最出名。徐霞客遊遍了廣西的山水，只不曾登獨秀峰，因為獨秀峰在桂林城中，圈在靖江王府裏，須先得靖江王的許可，外人始得登覽。徐霞客運動王府裏的和尙代為請求，從五月初四日直到六月初一日，始終不得許可，他大失望而去。遊記中屢記此事，最後記云：

五月二十九日，入靖藩城，訂獨秀期，主僧詞甚遼緩。予初擬再至省一登獨秀，即往柳州。至此失望，悵悵。

六月初一日，訛傳流寇薄衡水，藩城愈戒嚴，予遂無意登獨秀。獨秀山北西臨池，西南二麓予俱已遠其下，西巖亦已再探，惟東麓與絕頂未登。其異於他峯者，祇亭閣耳。

獨秀峰現在人人可以登臨了。其實此峯是桂林諸峰中的最低小的，高不過一百多尺！有石級可以從山腳盤旋直上山頂，凡三百六十級，其低可想！此峯所以獨享大名，也有理由。徐霞客已說過，「其異於他峯者，祇亭閣耳」，

現時山腰與山頂尚有小亭台可供遊人休憩，是一勝。此山在城中，登山可望全城和四圍山水，是二勝。諸峯多是山，無大樹木，獨秀峰上稍有樹木，是三勝。桂林諸大山都以巖洞見奇，然而巖洞都是可遊而不可入畫的；獨秀峰無巖洞，而嬌小葱蘢，有小亭閣，最便於繪畫，故畫家多喜畫獨秀，是四勝。有此四勝，就使此峯得大名！徐霞客兩度到桂林，終以不得登獨秀峯為憾事。我們在飛機上下望桂林附近的無數石山，幾乎看不見那座小小的石丘，頗笑徐霞客的失望為大不值得！

徐霞客最稱賞柳州北面融縣的真仙巖，遊記中有「真仙為天下第一」之語。可惜真仙巖我們沒有去；我們遊的巖洞，最大的是桂林七星山的巖洞。這巖洞一口為栖霞洞，一口為曾公巖。徐霞客從栖霞洞進去，從曾公巖出來，依他的估計，「自栖霞達曾公巖，徑約二里；復自巖口出入盤旋三里。」我們從曾公巖進去，從栖霞出來，共費時五十五分鐘。嚮導的鄉人手拿火把（用紙浸煤油，插入長竹筒的一頭），處處演說洞裏石乳滴成的種種奇異形狀：「這是仙人棋盤，那是仙人種田，那是金鐘對玉鼓，這是獅子對烏龜，那是摩天嶺，這是觀音菩薩，那是驪山老母，……」那位領袖用很清楚的桂林話一一指給我們看，

說給我們聽，真如數家珍。洞中有一股泉水，有些地方水聲很大。洞中石乳確有許多很奇偉的形態。我們攜帶有手電筒，又有兩三盞手提汽油燈，故看的比較清楚。洞中各處皆被油煙薰黑，石壁石乳，手偶摩撫，都是煤黑。徐霞客記他來遊時，嚮導者用松明照路。千百年中，遊人用的松明煙與煤油煙，把洞壁都熏黑了。其實這種巖洞大可裝設電燈，可使洞中景物都更便於賞觀，行路的人可以沒有顛跌的危險，也可以免除油煙熏塞的氣悶。向來做嚮導的村人，可以稍加訓練，僱作看洞和導遊的人，而規定入門費與嚮導費。如此則遊人不以遊洞爲苦。若如現狀，則洞中幽暗，遊人非多人結伴不敢進來，來者又必須僱嚮導，人太少又出不起這筆雜費。

曾公巖是因曾布得名。曾布在元豐初年以龍圖閣待制出外，知桂州。他是一個有文學訓練的政治家，在桂時，遊覽各巖洞，到處都有他的刻石題名，不止此一處。

七星山的巖洞，據徐霞客的幾次探訪搜尋，共有十五洞，他說：

此山巖洞駢峙：栖霞在北，下透山之東西；七星在中，曲透西北出；碧虛巖在南，以東西上透。三穴並懸，六門各異。北又有「朝雲」「高峙」兩巖，

皆西向。此七星山西面之洞也，洞凡五。……

曾公巖西又有洞在峯半，攀莽上，洞口亦東南向。

……此處巖洞駢峙者亦三。曾公巖北下列者又有二巖。……此七星山東南之洞也，洞凡五。

若北麓省春三巖，會仙一巖，旁又淺洞一，則七星北面之洞也，洞凡五。一山凡得十五洞云。

我們所遊，其實只是十五洞之一！我們在洞裏，因是迷不知西東，出了巖洞，還是杳不知南北。看徐霞客連日攀登，遍遊諸洞，又綜合記敘，條理井然，我們真不能不慚愧了！

七星山的對面就是龍隱巖，在月牙山的背後，洞的外口臨江，水打沙進洞，堆積頗高，故巖上石刻題名有許多已被沙埋沒了。龍隱巖很通敞，風景很美。巖外崖崖石刻甚多，有狄青等「平蠻三將題名」碑，字跡完好。

龍隱巖往西，不甚遠，有小屋，我們敲門進去，有道士住在裏面。此屋無後墻，靠山崖架屋，崖上石刻題記甚多，那最有名的「元祐黨籍碑」即在此屋後。我久想見此碑，今日始償此願。元祐黨籍立於徽宗崇寧元年（一一〇二），最初只有九十八人，那是真正元祐（一〇八六一—一〇九三）反新法的領袖人物。徽宗皇帝親寫黨籍，刻於端

禮門；後來又令御史臺抄錄元祐黨籍姓名「下外路州軍，於監司長吏廳，立石刊記」。到崇寧三年（一一〇四）六月，又把元符末（一一〇〇）和建中靖國（一一〇一）年間的「姦黨」和「上書詆譏」諸人一齊「通入元祐籍，更不分三等」。（三等是原分「邪上尤甚」，「邪上」，「邪中」各等。）這個新合併的黨籍，共有三百九人，刻石祠堂。此碑到崇寧五年正月，因彗星出現，徽宗下詔毀碑，

「如外處有姦黨石刻，亦令除毀」。除毀之後，各地即無有此碑石刻。現今只有廣西有兩處摩崖刻本，一本在融縣的真仙巖，刻于嘉定辛未（一一二一）；一本即是桂林龍隱巖附近的摩崖，刻于慶元戊午（一一九八）；這兩本都是南宋翻刻的。桂林此本乃是用蔡京寫刻拓本翻刻的，故字跡秀挺可愛。兩本都是三百九八本，已不是真正元祐黨籍了，其中如章惇，曾布，陸佃等人，都是王安石新法時代的領袖人物，後來時勢翻覆，也都列名姦黨籍內，和司馬光呂公著諸人做了同榜！

廣西的巖洞內外，有唐宋元明的名人題名石刻甚多。石灰岩堅固耐久，歷千百年尚多保存很完整的。如舜山的摩崖「舜廟碑」，是唐建中元年（七八〇）韓雲卿所立，距今已一千一百五十五年了。又如我們從棲霞洞下山，路

旁崖上有范成大題名，又有張孝祥題名，這都是南宋大文人，現在都在路旁茅草裏，沒有人注意。此類古代名人題記，往往可供歷史攷據，其手書石刻更可供攷證字畫題跋者的參攷比較。廣西現有博物館，設在南寧；我們盼望館中諸公能作系統的搜訪，將各地的古石刻都搨印編纂，將來可以編成一部「廣西石刻文字」，其中定有不少歷史的材料。

舜山有洞，名韶音洞，雖不甚深，而風景清幽，洞中有張栻（南軒）的「韶音洞記」石刻，字小，已不能全讀了。洞前有廟，我們登樓小坐，前有清流，遠望桂林諸山，在晚照中氣象很雄偉。

城中人士常遊的爲象鼻山，伏波山，獨秀峰，風洞山。其中以風洞山的風景爲最勝。風洞山有北牖洞，雖曲折而多開敞之處，空氣流通，多涼風，故名風洞，有小亭閣，下瞰江水，夏日多遊人在此喫茶乘涼。

廣西人說：「桂州山水甲天下，陽湖山水甲桂林」。我們遊了桂林，決定坐船去遊陽湖。一路上飽看灘水（撫河）的山水，但是因爲我要趕香港船期，所以到了陽湖，只有幾個鐘頭可以遊覽了。在小雨裏，我們坐汽車到青厄渡，過渡後，下車泛覽陽湖諸峯，僅僅能看一個大概。陽



湖諸山也都是石山，重重疊疊，有作牛角雙尖的，有似絕大石柱上半截被打斷了的，有似大禮拜寺的，有似大石龜昂頭向天的。遠望去，重峯列岫，行列凌亂，在輕煙籠罩中，氣象確是很奇偉。桂林諸山稍稍分散，陽朔諸山緊湊在江上；桂林諸山都無樹木，此間頗有幾處山上有大樹木，故比較更秀麗。

但我們實在有點辜負了陽朔的山水，我們把時間用在船上了，到了這裏只能坐汽車看山，未免使山水笑人。大概我們誤會了「陽朔山水必須用船去遊」的意思。我後來看徐霞客的遊記，始知陽朔諸山都可以用船去細細遊覽。我們若再來，可以坐汽車到陽朔，然後僱船去從容遊山。陽朔諸山也多巖洞；徐霞客所記龍洞巖，珠明洞，來仙洞，都令人神往；其中珠明洞凡有八門，最奇偉。我們沒有攀登一處的巖洞，頗失望。

但我們這回坐船遊陽朔，也有很好的收穫。徐霞客遊記裏沒有提到「光巖」，我們却有半夜遊光巖的豪舉。光巖是劉毅夫先生前年發現的，所以他力勸我們坐船遊陽朔，一半也是爲了要遊光巖。船到光巖時，已半夜了，我們都睡了。毅夫先上岸去，先僱竹筏進去探看，出來時他把竹筏火把都準備好了，然後把我們都從睡夢裏轟起來，跟

他去遊洞，光巖洞口臨江，洞甚空敞，洞裏石乳甚多而奇，有明朝遊人石刻甚多。毅夫前年曾探此洞，偶見洞後水面上還有小洞，洞口很低，離水面不過兩三尺；毅夫想出法子來，用竹排子撐進去探險，須全身彎倒始能進去。進去後，他發現裏面還有很奇的巖洞，爲向來遊人所未會到過。所以他很高興，在第一洞石壁上題字指示遊人深入探奇。今夜他帶領我們進洞口，石壁上他的墨筆題記還如新的。我們一班人分坐三個竹排子，排子上平鋪着大火把，大家低頭彎腰，進入第二洞。裏面共有三層大洞，都很高大，有種種奇形的石乳。最後一洞內有石乳作荷藕形，凡八九節，鬚節都全，絕像真藕。每一洞內都有沙漲成灘，都是江水打進來的。每過一洞口，都須低頭用手攀住上面岩石，有時撐船的人都下水去用手推竹排子。第二洞以後，石壁上全無前人題刻，大概古人都不知有這些幽境。毅夫爲遊此洞，在桂林特別買了一個價值十七元的大電筒，每進一洞，他用大電筒指示各種石乳給我們看。他說，最後一洞的頂上有三個小洞透入光線，也許「光巖」之名是從那裏來的。晚間我們當然看不見那三處透光的小洞。但我想裏洞既非前人所熟知，光巖之名未必起于這透光的小孔，大概因前洞高敞通明，故得光巖之名。此洞之發現

，毅夫之功最多，最後一洞大可以題作「沛泉洞」。（毅夫名沛泉）毅夫說，此洞頗像浙西金華的雙龍洞。

徐霞客記他從陽朔回桂林的途中，「舟過水緣村北七里，兩岸一巖，門甚高敞，東向臨江，前垂石成龍，曰蛟頭巖」，其地在興平之南約三里，不知即是光巖否。

灘水的一日半旅程，還有一件事足記。船上有桂林女子能唱柳州山歌，我用鉛筆記下來，有聽不明白的字句，請同行的桂林縣署曹文泉科長給我解釋。我記了三十多首，其中有些是絕妙的民歌。我鈔幾首最可愛的在這裏：

(1) 燕子飛高又飛低，兩脚踏地口啣泥。  
我倆二人先講過，貧窮落難莫分離。

(2) 石榴開花葉子青，哥哥年大妹年輕。  
妹子年輕不懂事，哥哥拿去耐煩心。

(3) 大海中間一枝梅，根穩不怕水來推。  
我們連雙先講過，莫怕旁人說是非。

(4) 如今世界好不難！井水不挑不得乾。  
竹子搭橋哥也過，妹妹跌死也心甘。

(5) 高山高嶺一根藤，藤上開花十九層。  
你要看花儘你看，你要摘花萬不能。

(6) 要吃笋子三月三，要吃甜藕等塘乾，

要吃大魚長放線；想連小妹耐得煩。

(7) 買米要買一斬白，連雙要連好脚色。

十字街頭背鎖鏈，旁人取笑也抵得。

(8) 妹莫愁來妹莫愁，還有好日在後頭。

金盆打水妹洗臉，象牙梳子妹梳頭。

(9) 大塘乾了十八年，荷葉爛了藕也甜。

刀切藕斷絲不斷，回心轉意在來年。

我們在柳州的時間太短，只遊了幾處名勝之地。柳州城三面是江，我們在飛機上看柳江從西北來，繞城一周，往東北去。空中望那有名的立魚山，真有點像個立魚。那天下午，我們去遊立魚山，有巖洞很玲瓏，我們匆匆不會遍遊。傍晚我們去遊羅池柳宗元祠堂，有蘇東坡寫的韓退之羅池廟碑的迎享送神辭大字石刻。退之原辭石刻有「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一句，頗引起後人討論。今東坡寫本此句直作「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此當是東坡從歐陽永叔之說，以「秋鶴與飛」為石刻之誤，故改正了。石刻原碑也往往可以有錯誤，其誤多由於寫碑者的不謹慎。羅池廟碑原刻本有誤字後經刊正，見於東雅堂韓集校語。後人據石本，硬指「秋鶴與飛」為有意作倒裝健語，似未必是退之本意。

我們從陽朔回桂林時，路上經過良豐的師範專科學校，我在那邊講演一次。其地原名雁山，也是一座石山，巖壑甚美。清咸豐同治之間，桂林人唐岳買山築壩，把整個雁山圍在園裏，名爲雁山園。後來園歸岑春煊，岑又轉送給省政府，今稱爲西林公園，用作師專校址。現有學生二百三十人。我們到時，天已黑了；講演完始吃晚飯，晚飯後，校長羅爾荃先生和各位教員陪我們携汽油燈遊雁山。巖洞頗大，中有泉水，流出巖外成小湖。洞中多涼風，夏間乘涼最宜。洞中多石乳，洞口上方有石乳所成龍骨形，頗奇突。園中舊有花樹三千種，屢次駐兵，花樹多荒死，現只存幾百種了。有綠萼梅，正開花，燈光下奇艷逼人。校中諸君又引我們去看紅豆樹，樹高約兩丈餘。教員沈君說，這株紅豆樹往往三年才結子一次。沈君藏有紅豆，拿來遍贈我們幾個同遊的人。紅豆大於檀香山的相思子約一倍，生在荳莢裏，莢長約一寸半。

遊巖洞時，我問此巖何名，他們說，「向來沒有巖名，胡先生何不爲此巖取一個名字，作個紀念？」我笑說，「此去不遠有條相思江，巖下又有相思紅豆樹，何不就叫

他做相思巖？」他們都贊許這個名字。次日我在飛機上想起這個相思巖來，就戲仿前夜聽得的山歌，作小詩寄題相思巖：

相思江上相思巖，相思巖下相思豆。

三年結子不嫌遲，一夜相思叫人瘦。

這究竟是文人的山歌，遠不如小兒女唱的道地山歌的樸素而新鮮。

那天我在空中又作了一首小詩，題爲「飛行小讚」：

看盡柳州山，

看遍桂林山水，

天上不須半日，

地上五千里。

☆ ☆ ☆

古人辛苦學神仙，

要守百千戒。

看我不修不煉，

也凌雲無礙。

## 一個小小調查表的緣起

衡 哲

四月四日是所謂兒童節，我也想趁這個機會，來替兒童們向讀者要求一個很小的禮物——填一個小小的表。

有一次，有一位朋友對我說，『現在兒童在小學的功課真是繁重極了。聽說您很主張減輕兒童的讀書時間，我們真贊成得很。您爲什麼不聯合起北平的開明家長來共同簽名請願呢？我相信，在這一方面，要得到幾千個家長的簽名也是不難的。』過了不多時，我又在一個筵席上會見了北平的兩位耆老。他們都十分謙虛的對我說，『看見大公報上的大作了，贊成得很。孩子們真是吃不起這個苦呵！單就我們的孫兒女來說，豈不就有好幾個是弄到面黃肌瘦，飲食無味的地步了嗎？』又有一次，一位朋友對我說，他的一位小親戚在上海進小學。每天回來之後，拿着幾十個算學題目，哭哭啼啼，不肯吃飯，不肯睡覺，弄到一點兒童的活潑都沒有了。在兩個星期以前，我因事到天津去，看見我的一個九歲的小親戚，抱着頭嚷頭痛耳痛；但在她的面前却放着習字紙與毛筆。她說，『先生每天要我寫二三百個大字呢。』我說，『你頭痛，不寫罷了。分數少

一點有什麼關係呢？』她的母親說，『不行，還要罰站哩。她又是最怕出醜的。真不得了呀，孩子們都教逼死了！』就在同一個晚上，我又和一位老朋友談起這個問題來，她說，『可不是嗎？我的兩個小侄女，每個都是面色蒼黃，身體瘦弱，神經不安。學校中功課的繁重不必說了，一切的教科書她們還都得要背。長此下去，十年之後，全國的青年——即是今日的兒童——豈不都要變成肺結核的患者？』我說，『還有神經衰弱症哩！』她說，『對得很！』我的這位朋友是一位很有名的醫生，她的恐懼決不是沒有根據的。那晚我們兩個人談着談着，越談越覺中華民族前途的可憂！在我們婦女們的眼光看來，未來民族的康健是比什麼都重要。

在最近一兩個月中，我所聽到這類替兒童們訴苦的話，至少有六七十起。換句話說，即是，凡是有小學年齡兒童的朋友們，談到他們的孩子時，差不多十有六七位是有同樣感慨的。上面所舉的不過是幾個例子罷了。（爲要證明這幾個例子的不是杜撰，我把這幾位家長的名姓都註在

送給編輯先生的原稿上。但因為未曾預先得到他們的同意，恕不便在報上發表。）

我不是一位教育專家，對於這個看似細微其實嚴重的問題，不敢亂下斷語，我但願做一點找求事實的工作，先來簡略的調查一下在小學的兒童們因功課的繁重而受到健康上的損害情形。我希望賢明的家長們，都能給我這一點幫助，把下面那一個小小的表填好，寄與我個人，那就不勝感謝了。我並希望能在一個月之內，把收到的同伴整理清楚，然後再把結果奉獻給國內的教育專家，請他們的指教。

這一點微薄工作的動機，完全是由于我個人的良心驅使，故一切也由我個人完全負責。在蒞葫蘆到處出賣的現在，這一個小小的申明似乎也不能算是多事吧。

☆ ☆ ☆

請將下表填好，儘四月二十日以前寄交『北平察

院胡同廿九號陳衡哲』為感。

兒童年齡與性別

在校年級

學校名字及性質（如公立，私立，教會，之類）

每週上課時間

每週自修時間

最喜歡的是那幾門功課？

最不喜歡的是那幾門功課？為什麼不喜歡？

功課如做得不好，將得到何種懲罰？

放假時與上學時兒童的健康有分別沒有？

1. 食慾與食量

2. 睡眠

3. 脾氣的好壞

4. 身重

5. 面色

6. 其他

家中飲食的含料夠不夠兒童的營養？

其他

家長的姓名，職業，及地址。（務請填寫真實的。但

由我個人保留，決不發表。填入的兒童，以小學資格

為限。）

## 編輯後記

適之

△陳之邁先生是清華大學政治系教授，他在獨立上發表過好幾篇文章。他這一篇論司法制度與人才的文章，指出培養司法人才的需要，在大家輕視法科教育的今日，這是沙漠裏的喊聲，值得我們注意的。

△歐洲的大學，最古的有兩個，都有一千年的歷史：第一個是意大利的沙來諾 (Salerno)，是個醫學院；第二個是意大利的波羅匿耶 (Bologna)，是個法學院。醫藥是救護人的生命的，法律是保護人的權利的。我們中國人向來都輕視這兩件最重要的東西，所以醫學與法律向來都不列入學校的正式課程。先知的王荊公把律學列入太學，曾受那絕頂聰明的蘇東坡的譏諷。今日法科教育之受人輕視，雖然也因為法科多辦的不好，其實一半也是因為幾千年來輕視法律刑名的心理習慣在那兒作怪。一班妄人頗嫌今日律師太多，其實中國今日正嫌法家太少。西洋國家政治，無論是地方或中央，至少百分之九十在學法律的人的手裏，所以國家與社會的秩序都比較安定。今日的中國正應該盡力整頓法律教育，養成多數的大法學家與大法官。「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這話在東坡當日是一句輕薄的譏諷，在我們今日實在是鄭重的忠告。

△前兩三個月，薩孟武何炳松陶希聖等十位教授發表了一篇「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頗引起了南北各地人士的注意。南京上海北平都會有「座談會」的召集，專討論這篇宣言；各雜誌上也都有討論的文章。獨立第一三九號有吳景超先生的「建設問題與東西文化」，第一四二號有陳序經先生的「關於全盤西化，答吳景超先生」，都是討論這個問題的。十教授的宣言出來時，我正在南方旅行；我回到上海時，就有許多朋友來問我的意見。我因為不久就病了，不會有作文討論的機會，只在第一四二號的編輯後記裏，略略表示我的一點意見。上星期日，因為北平文化建設協會召集座談會討論這篇宣言，所以我在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星期論文，評議此文。現在我把這篇文章收在本期，供獨立的讀者的參攷。今天又在國聞週報第十二卷第十二期裏的讀張佛泉先生的一篇「西化問題之批判」參看。張佛泉先生說：「若在沒開誠接受西洋文化之前却先怕自己的文化消滅，那便仍是一種變相的保守主義。」這個結論是我完全同意的。



## 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

胡適

傅孟真先生昨天在大公報上發表星期論文，討論學校讀經的問題，我們得了他的同意，轉載在這一期裏。他這篇文章的一部分是提倡讀經的諸公所能了解（雖然不肯接受）的。但是其中最精確的一段，我們可以預料提倡讀經的文武諸公決不會了解的。那一段是：

經過明末以來樸學之進步，我們今日應該充分感覺六經之難讀。漢儒之師說既不可恃，宋儒的臆想又不可憑，在今日只有妄人才敢說詩書全能了解。有聲音文字訓詁學訓練的人是深知「多聞闕疑」「不知爲不知」之重要性的。那麼，今日學校讀經，無異於拿些教師自己半懂半不懂的東西給學生。……六經雖在專門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東西，一旦拿來給兒童，教者不是渾沌混過，便要自欺欺人。這樣的效用，究竟是有益於兒童的理智呢，或是他們的人格？

孟真先生這段話，無一字不是事實。只可惜這番話是很少人能懂的。今日提倡讀經的人們，夢裏也沒有想到五經至

今還只是一半懂得一半不懂的東西。這也難怪。毛公鄭玄以下，說詩的人誰肯說詩三百篇有一半不可懂？王弼韓康伯以下，說易的人誰肯說周易有一大半不可懂？鄭玄馬融王肅以下，說書的人誰肯說尚書有一半不可懂？古人且不談，三百年中的經學家，陳奐胡承琪馬瑞辰等人的毛詩學，王鳴盛孫星衍段玉裁江聲皮錫瑞王先謙諸人的尚書學，焦循江藩張惠言諸人的易學，又何嘗肯老實承認這些古經他們只懂得一半？所以孟真先生說的「六經雖在專門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東西」，這句話只是最近二三十年中的極少數專門家的見解，只是那極少數的「有聲音文字訓詁學訓練的人」的見解。這種見解，不但陳濟棠何鍵諸公不會夢見，就是一般文人也未必肯相信。

所以我們在今日正應該教育一般提倡讀經的人們，教他們明白這一點。這種見解可以說是最新的經學，最新的治經方法。始創新經學的大師是王國維先生，雖然高郵王氏父子在一百多年前早已走上這條新經學的路了。王國維先生說：



詩書爲人人誦習之書，然於六藝中最難讀。以弟之

愚聞，於書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於詩，亦十之一

二。此非獨弟所不能解也，漢魏以來諸大師未嘗不

強爲之說，然其說終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

也。（觀堂集林卷一，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

這是新經學開宗明義的宣言，說話的人是近代一個學問最

博而方法最縝密的大師，所以說的話最有分寸，最有勛兩

。科學的起點在於求知，而求知的動機必須出於誠懇的承

認自己知識的缺乏。古經學所以不會走上科學的路，完全

由於漢魏以來諸大師都不肯承認古經的難懂，都要「強爲

之說」。南宋以後，人人認朱子蔡沈的集註爲集古今大成

的定論，所以經學更荒蕪了。顧炎武以下，少數學者走上

了聲音文字訓詁的道路，稍稍能補救宋明經學的臆解的空

疎。然而他們也還不肯公然承認他們只能懂得古經的一部

分，他們往往不肯拋棄注釋全經的野心。淺識的人，在一

個過度迷信清代樸學空氣裏，也就紛紛道聽塗說，以爲

經過了三百年清儒的整理，五經應該可以沒有疑問了。誰

料到了這三百年的末了，王國維先生忽然公開揭穿了這張

黑幕，老實的承認，詩經他不懂的有十之一二，尙書他不

懂的有十之五！王國維尙且如此說，我們不可以請今日

妄談讀經的諸公細想想嗎？

何以古經這樣難懂呢？王國維先生說：

其難解之故有三：譌闕，一也。（此以尙書爲甚）

古語與今語不同，二也。古人頗用成語，其成語之

意義與其中單語分別之意義又不同，三也。

唐宋之成語，吾得由漢魏六朝人書解之；漢魏之成

語，吾得由周秦人書解之。至於詩書，則書更無古

於是者。其成語之數數見者，得比較之而求其相沿

之意義。否則不能贊一辭。若但合其中之單語解之

，未有不齟齬者。（同上書）

王國維說的三點，第一是底本，第二是訓詁，第三還是訓

詁。其實古經的難懂，不僅是單字，不僅是成語，還有更

重要的文法問題。前人說經，都不注意古文語法，單就字

面作訓詁，所以處處「強爲之說」，而不能滿人意。王念

孫王引之父子的經傳釋詞，用比較歸納的方法，指出許多

前人誤認的字是「詞」（虛字），這是一大進步。但他們沒有

文法學的術語可用，只能用「詞」「語詞」「助詞」「語已詞」一

類籠統的名詞，所以他們的最大努力還不能使讀者明瞭那

些做古文字的脈絡條理的「詞」在文法上的意義和作用。况

且他們用的比較的材料絕大部分還是古書的文字，他們用

的銅器文字是絕少的。這些缺陷，現代的學者剛剛開始彌補；文法學的知識，從馬氏文通以來，因為有了別國文法作參攷，當然大進步了；銅器文字的研究，在最近幾十年中，已有了長足的進展；甲骨文文字的認識又使古經的研究添出了不少的比較的材料。所以今日可說是新經學的開始時期。路子有了，方向好像也對了，方法好像更精細了，只是工作剛開始，成績還說不上。離那了解古經的時期，還很遠哩！

正因為今日的工具和方法都比前人稍進步了，我們今日對於古經的了解力的估計，也許比王國維先生的估計還要更小心一點，更謙卑一點。王先生說他對詩經不懂的有十之一二，對尚書有十之五。我們在今日，嚴格的估計，恐怕還不能有他那樣的樂觀。尚書在今日，我們恐怕還不敢說懂得了十之五。詩經的不懂部分，一定不止十之一二，恐怕要加到十之三四吧。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比前人更笨，只是因為我們今日的標準更嚴格了。試舉幾個例來說明。(1)大誥開篇就說：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

微子之命開篇也說：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

多方開篇也說：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這個「猷」字，古訓作「道」，清代學者也無異說。但我們在今日就不能這樣輕輕的放過他了。(2)又如「弗」「不」兩個字，古人多不會注意到他們的異同；但中央研究院的丁聲樹先生却尋出了很多的證據，寫了兩萬多字的長文，證明這兩個否定詞在文法上有很大的區別，「弗」字是「不」兩字的連合省文，在漢以前這兩字是從不亂用的。(3)又如詩書裏常用的「誕」字，古訓作「大」，固是荒謬；世俗用作「誕生」解，固是更荒謬；然而王引之經傳譯詞裏解作「發語詞」，也還不能叫人明白這個字的文法作用。燕京大學的吳世昌先生釋「誕」為「當」，然後我們懂得「誕彌厥月」就是當懷胎足月之時；「誕寘之隘巷」「誕寘之平林」就是當把他放在隘巷平林之時。這樣說去，才可以算是認得這個字了。(4)又如詩經裏常見的「于以」二字：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于以采芣，于彼行潦。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于以」二字，誰不認得？然而清華大學的楊樹達先生指出這個「以」字應解作「何」字，就是「今王其如台」的「台」字。這樣一來，我們只消在上半句加個疑問符號（？），如下例：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于以采蘋？于沼于沚。

這樣說經，才可算是「渙然水釋，怡然順理」了。

我舉的例子，都是新經學提出的小小問題，都是前人說經時所忽略的，所認為不須詰釋的。至於近二三十年中新經學提出的大問題和他們的新解決，那都不是這篇短文裏說得明白的，我們姑且不談。

總而言之，古代的經典今日正在開始受科學的整理的時期，孟真先生說的「六經雖在專門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

## 論學校讀經

傅孟真

廿四，四，八

記得十七八年以前，內因袁世凱暴壓後之反動，外因法蘭西一派革命思想和英吉利一派自由主義漸在中國智識界中深入，中國人的思想開始左傾，批評傳統的文學，懷疑傳統的倫理，這風氣在當時的先鋒重心固然是北京，而

懂的東西」，真是最確當的估計。詩，書，易，儀禮，固然有十之五是不能懂的，春秋三傳也都有從頭整理研究的必要，就是論語孟子也至少有十之一二是必須經過新經學的整理的。最近一二十年中，學校廢止了讀經的課，使得經書的講授完全脫離了村學究的胡說，漸漸歸到專門學者的手裏，這是使經學走上科學的路的最重要的條件。二三十年後，新經學的成果積聚的多了，也許可以稍稍減低那不可懂的部分，也許可以使幾部重要的經典都翻譯成人人可解的白話，充作一般成人的讀物。

在今日妄談讀經，或提倡中小學讀經，都是無知之談，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中山先生在上海創辦建設雜誌，實給此運動以絕大的政治動向，我們從他當時所表見的議論中清清的看出，他是覺得專是一種文化的革新是不足的，必有政治的新生命，中國才能自立，必有政治的新方案，中國才能動轉。中山先

生提倡「把中國近代化」之功，是後來中國人所萬不當忘的！此後忽忽十年間，一步一步的左傾，又因內部組織不健全，爲共黨所乘，弄到中國幾乎蘇維埃了。則自建業建都以來，政治上要右轉些，本爲事理之自然，當爲人情所諒解。不料中國人「如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一朝右轉，乃至步步傾之不已，只弄到去年的祀孔！遠史不必談，姑談近史。滿清升孔子爲大祀而滿清亡，袁世凱祀孔而袁世凱斃。韓退之有句話，「事佛求福，乃更得禍！」大凡國家將興，只問蒼生，國家不了，乃事鬼神，歷史給我們無數的例。祀孔還不算完，接着又有讀經的聲浪，這事究竟演化到如何一步，我不敢知，我只替國家的前途擔心。提倡革命的人們，無論左向右的革命，總不免把主張說到極端，到極端才有強烈的氣力，然而手操政權的人們，總應該用充分的知識，健強的理智，操持中道的，中道然後有安定！特別在這個千孔百瘡的今日中國，應該做的是實際的事，安民的事，弄玄虛是不能救國的。

在批評讀經政策之前，有幾件歷史事實應該知道。

一、中國歷史上的偉大朝代都不是靠經術得天下造國家的，而一經提倡經術之後，國力每每衰落的。我們且一代一代的看去，周朝還沒有受這些經典於前代，那時候的

學問只是些禮樂射御書數的實際事件。秦朝焚書坑儒，更不必說。漢朝的締造，一半賴高帝之武，一半賴文帝之文，高帝侮儒，文帝宗老，直到武帝才表彰六經，然而茂陵一生所行，無事不與儒術相反。宣帝以後，儒術才真正流行，東海邊上的讀經人作師作相，漢朝也就在這時節起頭不振作，直到王莽，遍天遍地都是經學。李唐創業，最表彰的是老子，到了玄宗，儒學才在中天，玄宗親自注孝經，玄宗亦親自聽破潼關的漁陽鼙鼓。趙宋的太祖太宗都是武人，真宗像個道士，仁宗時儒術乃大行，也就從仁宗時起，仰契丹如上國，有蕃夏而不能制。趙普號稱以半部論語治天下，我却不知道他之受南唐瓜子金，教太宗以奪嫡，在半部之外或在內？明朝是開頭便提倡宋元新儒學的，其結果造成些意氣用事的儒生，釀成燕變而不能制。若不是當時外國人不鬧，若不是永樂真有本領，中國又要沉淪了。再看偏安的南朝。南朝的第一流皇帝，一個是純粹流氓劉寄奴，一個是高超儒生蕭老公。劉寄奴到底還滅燕滅秦，光復舊物，蕭老公却直弄到斷送南渡以來的漢人基業。我說這些話並不是蔑視六經論語孟子等之歷史的價值，他們在當年自然有過極大的作用，我們的先民有這些貢獻，猶是我們今日可以自豪自負的。我只是說，雖在當年簡單

的社會裏，國家創業也不是靠經學的，而一旦國家充分提倡經學，一面誠然陶冶出些好人，一面又造成些浮文詭化的儒生。不看宋明的亡國嗎？儒生紛紛降索虜，留夢炎本是狀元，洪承疇更是理學人望，吳澄錢謙益則勝國之蓋世文宗也。事實如此，可知在古時經學製造的人物已經是好的敵不過不好的了。或者當時若沒有經術，事情更糟，也未可定，不過當時的經術並無六七十分以上的成績，是件確立的史實。

二、當年的經學，大部是用作門面裝點的，詞章家獵其典故，策論家壯其排場，作學業的人用作進身的敲門磚。念經念到迂腐不堪的雖然極多，而真正用經文以「正心誠意」的，可就少了！這本也難怪，經文難懂，又不切後代生活。所以六經以外，有比六經更有勢力的書，更有作用的書。即如貞觀政要，是一部帝王的教科書，遠比書經有用，太上感應篇是一部鄉紳的教科書，遠比禮記有用，近思錄是一部道學的教科書，遠比論語好懂。以春秋教忠，遠不如正氣歌可以振人之氣，以大學齊家，遠不如治家格言實實在在。這都是在歷史上有超過五經的作用的書。從堯經一直到那些勸善報應書，雖雅俗不同，却多多少少有些實際效用。六經之內，却是十分之九以上但爲裝點

之用，文章之資的。我這些話不是我的議論，更不是我的主張，只是我敘述歷史的事實。若明白這件事實，便當了然讀經的效用，從來沒有獨自完成過。即就維持儒家的道德教化論，在當年五經大半也還是門面的，也還是靠別的书支持儒教。那麼，在當年的社會中失敗了的讀經，在今日反能成功嗎？

三、漢朝的經學是漢朝的哲學，「以春秋折獄」，「以三百篇當諫書」，那裏是春秋三百篇本文所有的事？漢朝的儒生自有其哲學，只拿五經比附出場面來而已。宋朝的經學是宋朝的哲學，自孫復石介以下每人都是先有其哲學，再以經文傳會之，豈特王安石一人而已。漢朝宋朝的經學在當時所以有力量者，正因本是思想創造的事業，本來不是純粹的經學，所以才有動蕩力。清儒之所謂漢學是純粹的經學了，乾嘉的經學也就全無政治的道德的作用了。清末，一面在那裏辦新學，一面在那裏讀經，更因今文爲「康梁逆黨」之學，不得用，讀經乃全與現代隔開。上者剽竊乾嘉，下者死守高頭講章，一如用八股時，那時學堂讀經的笑話真正成千成萬，少年學生上此課者，如做夢一般。我不知今之主張讀經者，爲的是充實國文或是充實道德力量？如欲以讀經充實國文，是最費氣力不討好的；

如欲以之充實道德力量，還要先有個時代哲學在。不過據六經造這時代哲學，在現在又是辦不到的事了。

據以上三類歷史事實看去，讀經從來不會真正獨自成功過，朝代的締造也不會真正靠他過，只不過有些愚民的帝王用他籠絡學究，使得韓文公發明「臣罪當誅天王聖明」的公式，又有些外來的君主用他破除種族見解，弄到朱文公也在那裏暗用「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稱讚金章宗！

難到相去不遠的舊社會中試驗二千年不會完滿成功的事，在相去如南北極的新社會中值得再去嘗試嗎？

以上是歷史的考察，再就現在的情形論，尤覺這一回事斷不可辦。我的見解如下：

第一、現在中小學的兒童，非求身體健全發育不可，所以星期及假日是不能戒的，每日功課是不能過多的。同時，兒童青年之就學，本為養成其國民的需要，謀生的資格，自然也該把知識教育的力量發揮到最大無害的限度，以便成就其為有用之人。況且現在的世界是列國競進的，若是我們的中小學程度比起歐美日本的同等學校來不如，豈非國家永遠落後，即是永遠吃虧？在這又要兒童青年健康，又要他們程度不比人差的難題之下，原有的功課已嫌

難於安排，若再加上一個千難萬難的讀經，又怎樣辦？挖補自兒童的身體呢，挖補自兒童的近代知識呢？

第二、經過明末以來樸學之進步，我們今日應該充分感覺六經之難讀。漢儒之師說既不可恃，宋儒的臆想又不可憑，在今日只有妄人才敢說詩書全能了解，有聲音文字訓詁訓練的人是深知「多見闕疑」「不知為不知」之重要的。那麼，今日學校讀經，無異拿些教師自己半懂半不懂的東西給學生。若是教師自己說實話，「不懂」，或說「尚無人真正懂得」；誠不足以服受教者之心，若自欺欺人，強作解事，無論根據漢儒宋儒或杜撰，豈不是以學校為行詐之練習所，以讀經為售欺之妙法門？凡常與歐美人接觸的，或者如我一樣，不免覺得，我們這大國民有個精神上的不了之局，就是不求深解，渾沌混過，又有個可恥之事，就是信口亂說，空話連篇。西洋人並不比中國人聰明，只比我們認真。六經雖在專門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東西，一旦拿來給兒童，教者不是渾沌混過，便要自欺欺人，這樣的效用究竟是有益於兒童的理智呢，或是他們的入格？

以上第一件說明中小學課程中「排不下」這門功課，第二件說明「教不成」牠。我想，這也很夠反對這件事的

『充足原理』了。至於六經中的社會不同于近代，因而六經中若干立義不適用於民國，整個用牠訓練青年不定出什麼怪樣子，更是不消說的了。以世界之大，近代文明之富，偏覺得人文之精華萃于中國先秦，真正陋極了！

至於感覺目下中小學國文及歷史教材之淺陋荒謬，我却與若干時賢同意見，這是必須趕快想法的。政府或書店

## 請看歐洲獨裁政治的結果

杜光墀

最近一二年來黨內黨外多少人出來倡導實行獨裁政治的學說，而學者中的丁在君，錢端升，蔣廷黻諸先生之鼓吹實行獨裁政治的議論，更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們諸位先生之所以鼓吹實行獨裁政治，不是說非實行獨裁政治，不足以完成建國的大業，就是說如欲達到沿海各省工業化的目的必需實行獨裁政治，再不然就說外國遇到國難時候，實行獨裁政治，我國今日之國難十倍於他國，更非實行獨裁政治，不足以言救亡圖存。細考他們之所以鼓吹獨裁政治，固然因為內而赤匪橫行，外而強敵壓境，為着救亡圖存，需要實行獨裁政治，而同時也是因為歐美多少國家廢止憲法，解散國會，先後實行了獨裁政治，我

還應編些嘉言集，故事集，模範人格的傳記以作教訓，以為啓發。國文，公民，及歷史的教材中，也當充實以此等有用的材料。這些材料不必以中國的為限，其中國的自不妨一部分取資于六經中之可懂的，有啓發性的，不違時代的材料。這就很夠了。

（轉載四月七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們為着要貫徹迎頭趕上去的政策，也需要步人家的後塵，實行獨裁政治。我們中國今日所處的時代與國情，有無實行獨裁政治的必要與可能，汪精衛蔣介石兩先生發表過懇切的聲明，胡適之先生也會慨乎其言之。可惜歐美國家實行獨裁政治的結果，以及各國實行獨裁政治的趨勢，我們至今還沒有聽到怎麼切實的論斷。如果他們實行獨裁政治的結果真是盡善盡美足資取法的，而其他各國也真是爭先恐後的趨向實行獨裁的時候，我們中國就是沒有獨裁的必要，為着迎合潮流，適應環境，也未嘗不可勉強效法人家實行獨裁。如果他們實行獨裁的結果，不只是不能安內攘外，反來弄得內外夾攻，四面楚歌，慢慢的又趨向於放棄

獨裁，恢復民主政治，我們中國又何必模仿人家已經過時的制度呢？況我們之沒有實行獨裁的必要與可能，已如汪蔣胡諸先生之言，更不必多此一舉的盲從人家了。那麼，討論『民主與獨裁』問題，不只是要追問我們中國有沒有實行獨裁的必要與可能，還要看歐美實行獨裁政治的結果如何，趨勢如何，有沒有叫我們仿效的價值。

戰後十幾年以來，民主政治的信用低落，獨裁政治的潮流高漲，歐洲多少國家先後放棄了民主政治，而採用獨裁制度。獨裁制度不脛而走，大有風行一時之概。譬如說千九百廿二年九月墨索尼里取羅馬，得政權，而成立意大利的獨裁。千九百廿三年九月里佛拉 (De Rivera) 實行苦迭達，推翻舊政府，而造成了西班牙的獨裁。千九百廿六年五月皮爾蘇斯基 (Pilsudski) 政變推翻魏圖 (Witos) 內閣，而成立了波蘭的獨裁。千九百廿六年十二月吳德馬拉斯 (Woldemaras) 借着武力，實行苦迭達，推翻內閣，解散國會，廢除憲法，而成立了立陶宛 (Lithuania) 的獨裁。千九百廿九年一月亞力山大鑑於國內黨爭劇烈之破壞國家統一，乃解散國會，廢止憲法，而成立了猶哥斯拉夫的獨裁。千九百三十三年一月道爾夫斯以內外形勢緊急，停止國會開會，限制個人自由，而造成了奧地利的獨裁。而

千九百三十三年一月廿八日與登堡總統之任命希特勒組織內閣，實行獨裁制度，更張大獨裁的聲勢。同時期，匈牙利的貝斯倫 (Bethlen)，希臘的潘葛羅斯 (Panagelos) 和葡萄牙的沙拉查 (Salazar) 也爭先恐後的實行獨裁。就是在民主政治號稱發達的英法兩國也都有了實行獨裁的要求與運動。『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但是他們各國實行了獨裁以後的對外關係真進步了麼？國內政治真也穩定了麼？請先言國內政治，他們各國之所以放棄民主政治，而實行獨裁政治，原是因為他們國內政治上黨派的紛爭妨害議會政治之進行，工人失業和罷工之日趨嚴重，足以破壞社會經濟的組織。所以不得不實行獨裁政治，以取締黨派的紛爭，救濟失業工人。孰知黨爭和失業問題，原因複雜，不是獨裁所能完全解決的。譬如說在今日世界經濟時代，工人之失業乃是世界各國工商業不景氣的結果，如果各國工商沒有起色，一個國家自己實行了獨裁也不能完全解決工人之失業問題。千九百三十三年希特勒當權以後，任憑他怎樣大刀闊斧的取締百貨商店，驅逐猶太種人，但是其他國家工商業之不振，和德國對外貿易之跌落，總使他解決不了工人失業的問題，而他減少現有工人工作時間，分給失業工人的一種辦法，不只是



沒有解決了失業問題，反因減少工人收入，影響工人生活，而加重了德國的工人問題。他們實行了獨裁以後好像似制止住了工人發生罷工，但是不發生罷工的國家真比發生罷工的國家健全麼？那就須看制止住的罷工的種類，和解決罷工風潮的條件如何了。如果國家動輒以武力解決罷工，雖可以消滅罷工風潮，但總是妨害國家經濟之發展，所以沒有罷工並不見得一定是國家經濟之福。就失業與罷工兩項問題而言，他們實行了獨裁以後，不只是沒有完全解決了以前的問題，而且他們解決失業與罷工問題的方法本身都成問題。再就黨爭問題說，他們實行了獨裁以後表面上雖是消滅了他們的反對黨，但是實際上他們依然還是有他們的反對黨。處於在野的時代，他們一黨爲着對外起見，容或可以團結一致，但是一朝當權，他們自己黨內怕就因爲意見之不同，而起了左右兩派之爭。且是他們取締的反對黨之投機加入自己黨內，更容易引起黨內的紛糾。謂予不信，請看事實。希特勒當權以後，國社黨內意見不同，就慢慢的分化成了左而傾社會主義的急進派，右而傾向國家主義的保守派。希特勒之取締共產黨與社會黨轉使他們一齊加入國社黨，以致造成了國社黨和衝鋒軍中共產黨和社會黨反對保守派的局面。而黨外巴本代表的國家主義派

又有聯合一致反對國社黨的趨勢，不只是黨內有派，而且黨外又有黨。希特勒當權後之取締反對黨，原指望消滅黨外之黨，黨內之派，而取締之結果倒造成了黨外之黨，黨內之派。德國實行了獨裁後之沒有消滅黨爭也如此，其他實行獨裁的如俄，意，土等重要的國家也沒有完全消滅了他們的反對黨，而俄國黨爭尤烈，共產黨開除了托羅斯基派，又出來任尼諾夫和柯尼乃夫反對史他林，最近因刺殺案之又提訊任，柯二人，尤足以証明蘇俄黨爭之激烈。千九百二十九年亞力山大之實行獨裁，原期以獨裁的鐵腕去消滅克羅德，斯拉凡兩族人反對塞比亞派的黨爭，不料獨裁五六年不只是沒有消滅了克羅德反對黨人，而他個人反死於克羅德暗殺黨人之手，這又是獨裁沒能消滅反對黨的一個例子。

在對外關係方面講，他們實行了獨裁以後之整軍經武的準備對外，雖然提高了他們國家在國際間的地位，但是他們對外的言論與行動之橫衝直撞可給他們自己添加了多少敵人，在世界上惹起了多少糾紛，而他們之所以要橫衝直撞對待他們的隣國，在他們自己也有他們不得已的苦衷。因爲獨裁政府的存在雖不依靠民意之擁護，但需要時時的使人民唱采叫好，以壯他們獨裁的聲勢，而維持他們獨

裁的存在，可是治安之維持，罷工之停息，和火車之按時等政治上的平凡問題，都不足使人民唱采叫好，而要使人民唱采叫好，必須拿着摧鋒陷陣，殺敵爭城一類動人聽聞的話頭，去刺激群眾，催眠群眾。再一說實行獨裁的人爲着維持住自己的威風與尊嚴，總得誇示自己如何威武，人家如何不中用，就使人家威武而自己不中用的時候，他也不敢長人家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羅哲士教授在他的危機政府書裏說，如果他不誇示自己的威風的時候，他好像就示弱於人了，且是也和他平時印入國人心中那副威風凜凜的像片不符合了。所以墨索里尼對外的言論總帶着誇示自己威風的意味，有一次他說：法西斯蒂革命

還敢以槍刺刺入意大利敵人的頂背。

又有 次他說：

你們有來福槍，你們有小槍，你們還有機關槍，這都是攻城陷陣的利器。

能在言論上這等霸道橫行，怎能禁人對他「側目而視」？言論上的霸道橫行，已使隣國惴惴不安，而他們行動上的橫衝直撞，更惹國際間的仇視。他們行動上怎麼橫衝直撞，凡是熟悉近十幾年來外交史的人們大概類能道之。墨索里尼當權後對外的政策很可以充分的表現此種事實。譬如

說千九百廿三年大使會議所派遣的意大利代表於行抵希臘時被刺身死，說起來也算不了什麼了不得的嚴重問題，但是墨索里尼以此借口，強佔希臘的柯府島，並轟炸廢棄炮台，屠殺無辜百姓，這已經夠強橫的了。而於國聯理事會設法調處此案時之聲言反對理事會過問此事件，更足以表現其悍然不顧公理正義的一副猙獰面孔。千九百廿八年墨索里尼反駁奧國內閣總理西培爾 (Seipel) 關於泰羅爾問題抗議的言論，也夠兇很的了。墨索里尼下令禁止泰羅爾人之使用德文德語，已經違背了和約上保護少數民族的精神，而於隣國代泰羅爾鳴不平的時候，反聲色俱厲的責斥隣國，更不是和協隣國的道理。他怎麼樣的橫暴兇狠，請看他的言論：

下次我就要以行動代替說話了。……一個自尊的國家絕不能忍受這樣的干涉。

最近數月來意大利之對亞比西尼亞也可以表示墨索里尼行動的橫衝直撞了。兩國一時誤會衝突，本來不是什麼大的問題，兩國不能直接解決，還可交由第三者居中調處。不圖於英法竭力周旋之際，意大利調兵遣將，實行動員，開赴東非，這也未免小題大做了吧，或許醉翁之意不在酒，別有懷抱吧。而從他的言論也可以看出他的霸道的口吻了

。據本月廿三日他在法西斯蒂黨演說道：

吾人和平之願望係以數百萬之槍刺爲根據。吾人對於任何情勢，不能無準備。對於實現吾人宿運之一切障礙，吾人將一律排除之。

希特勒當權以後對外的行動也是同樣「鹵莽滅裂」，例如在他自傳裏聲言德國之聯合英意攻擊俄法，明白指出攻擊的對象，是多麼鹵莽的表示呵！他當權以後之積極的援助奧國國社黨奪取奧國政權，以實現其併吞奧國的目的，結果造成了千九百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慘殺道爾夫斯的大政變，這是多麼蠻橫呵！而希特勒之於本年三月十六日宣言廢止和約第五部份軍事條款，成立國防軍十二軍團，計三十六師，並即時恢復強制兵役制，悍然不顧和約與國際間的輿論，而軍方面的廢止軍事條款，以與世界爲敵，這又是多麼胆大的挑戰行動呵！墨索里尼對待希臘，奧地利和亞比西尼亞與希特勒對待奧地利，都很有引起戰爭的可能，而希特勒之悍然宣言廢止軍事條款，更足以破壞國際和平，但以調處有方或是因爲時機未熟，墨索里尼希特勒雖是強橫無禮，還未致於引起戰事，然亦險矣。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獨裁後之橫衝直撞，幾次的幾乎引起戰爭，如果世界上多少國家都廢棄民主，而採用獨裁的時候，他們對

外都是橫衝直撞，怕是更要破壞國際和平了。獨裁對外交策是這樣的不利於國際和平，而在內政上又是那樣無有真實的進步，這是鼓吹實行獨裁的人們所應該注意的。

此外，歐洲獨裁政治最近的趨勢，也是鼓吹實行獨裁政治者應該注意的。在前幾年意大利，西班牙，波蘭，猶哥斯拉夫，匈牙利，希臘，葡萄牙，德意志多少國家爭先恐後的爭着實行獨裁政治，和英法等憲政發達國家也發生了要求獨裁政治的時代，世界上政治潮流誠然是傾向於實行獨裁政治之一途，不過是近二三年以來世界上政治潮流，好像又有了轉而傾向放棄獨裁，恢復民主政治的趨勢。千九百三十四年一年中間歐洲政治上的變化尤其表現此種趨勢。譬如葡萄牙之廢止獨裁，恢復民主。猶哥斯拉夫於馬賽慘案後之慢慢的放棄獨裁，恢復民主政治。英國毛斯雷的法西斯蒂運動的信用之墮地，法國一二月間要求實行獨裁政治之失敗，以及六月三十日希特勒清黨之表現德國國社黨之內閣，七月二十五日奧國政變之表現德意兩獨裁巨頭之火併等等事實都可以證明法西斯蒂主義之瀕於破產，以及歐洲多少國家之又轉而傾向於放棄獨裁，恢復民主政治的趨勢。歐洲獨裁政治的趨勢如此，結果如彼，我們還能再仿效他們的獨裁制度麼？

## 論劉景桂殺人案

俞大綵

自從劉景桂女士慘殺滕爽女士的事發生後，幾乎無日不在各報上讀到關於這件慘案的新聞。婦女界之不憚煩勞，費盡心思，在報上滔滔大發其議論，而為劉解釋其殺人之心，加以憐憫者，尤不乏人。我頗不能明白她們用意之所在，且覺得她們未免把這件事情的頭緒看亂，輕重看錯了。因此，對於劉景桂之殺人行兇，我也有幾點簡單的意見，不得不說。

(一) 看來遙明是個舉動無聊，沒有道德的男子，對於女子用情不專，又具玩弄女性的性質，若報上所記的不錯，他正是這樣。法庭的檢察官總會查出他所犯的律條，加以起訴懲罰。社會上對他的判決是應當的。不過，因遙明之不是，或有罪，而欲減輕劉景桂之犯罪責任，而對劉之兇惡殘酷行為轉加以原諒，是絕對說不通的。遙明犯罪是一件事，而劉犯罪又是一件事；處遙以刑是一件事，而判劉以刑又是另一件事。兩人的事，兩人的罪，各自作，各自受，不能互相影響的。劉景桂與滕爽本不相識，劉見棄於遙，只能責遙對己用情不專。至於滕爽，只不過一個如

劉自己一般不幸的女子，為遙明所玩弄，而墜其術中者，有何罪辜可言？而劉因失歡於遙，竟預謀多日，決然以七槍慘殺素不相識無辜的滕爽，其兇惡殘酷，使人戰慄！其事為通常的爭風吃醋，其術為極度的險賊凶狠。我們若看清遙之捨劉取滕，只是遙之自由意志所決定，非一弱女子如不幸的滕爽者所能強迫，則可知滕爽對此兇事既不負若何之責任，即不能減輕劉氏之罪名。

(二) 不錯，劉景桂殺人的伏因是為復仇，但可惜錯認仇人，又殺錯人了！假使劉景桂殺的是遙明，我們真要驚異而讚歎，覺得她遭遇可憐，贊她的勇敢可佩，我們對她的同情，也還值得。而劉因被棄於遙明，恨之入骨，竟一味野蠻，將一素昧平生的弱女子七槍擊死。行兇後又自誇其辭，謂之復仇，且承認不諱，謂本想殺遙明，因為她自己係一弱女子，而遙明則一勇武男子，恐力不從心，故殺滕爽以洩其恨。這話說得真正可恥，而說者猶不自覺其可恥！由這幾句話，可知劉之為何等人物！我以為如此的「復仇」不但不能表示其有勇敢，反而表示其為畏怯。以畏怯

之心，行洩憤之意，槍不打在達明身上，而打在滕女士身上。劉如殺達明，乃是勇敢，劉之殺滕，只是畏強欺弱。如果劉要求滕來決鬥，猶可說，乃竟乘人不備，行其狡謀，這不是半夜裏在路上截殺人的手段和用心嗎？

(三)我以為中國婦女運動的前途頗繫於此運動中之見識與做法。如果我們婦女只是一味同情於一切婦女，分別一件事的原委，不從一件事的遠大處看，恐怕不能漸漸擴大國人對於婦女運動之同情反而容易引起反抗。即以歐洲的事情論，歐戰前不是婦女運動高唱得最熱鬧嗎？歐戰後婦女算是普遍的得到政治平等了，然而因為或者已得平等的婦女們未能盡其所負之責任，在幾個法西斯的國家裏竟引起了一種反動，女子的地位又漸漸沉下去了。且看近來希特勒的立法，不是有些地方與婦女作對嗎？中國的婦

女運動若想她的前途昌明，必須從大處着想，必須處處站在道理上。值得維護而未得維護的女子，固然應該我們女子奮勇的維護她，支持她，如不值得維護的女子，徒然因為她是一個女子，便去維護她，支持她，豈不墮落了婦女運動之神聖使命，白白與人以譏笑！即如劉景桂一案，不見得劉是值得婦女界同情而支持的。若婦女界用情如此廣泛，支持這樣一個雖受男人愚弄而更對不起一個弱女子的女殺人者，並且託庇在婦女運動口號之下，這是不是能得到社會上普遍的贊許，是不是能服男子之心？若輕舉得為人重視了，豈不是給後來的反動者一種資料？豈不是給中國將來的希特勒添一點限制女子權益的理由？

☆ ☆ ☆ ☆

## 蘇俄旅行記 (十四)

丁文江

### 圖喇

#### 莫斯科盆地的煤田與鐵廠

莫斯科盆地的煤田在科學上有特別的興趣，對於中國地質尤其有密切的關係。第一，歐美的主要煤層在中石炭

紀；下石炭紀大抵不包含煤層，所以在這種地層裏面沒有煤礦。惟有莫斯科盆地的煤層都在下石炭紀裏。中國的煤田屬於古生代的大部分是上石炭紀或是二疊紀，但是在雲南的東部，廣西的東北部，湖南的中部和廣東的北部下石

炭紀也含有煤層，如雲南宜良的二龍戲珠煤礦，廣西富川賀縣的西灣煤礦都是最著名的例子。因此中國西南部下石炭紀的地質與莫斯科盆地相同的點出乎意料之外的多。第二，普通古生代的煤層因為成立的時代極其久遠大抵都變成烟煤，或是無烟煤。煤是木頭變的：第一步是變成泥炭，第二步是褐炭，第三步是烟煤，第四步是無烟煤。以前許多地質學者以煤炭變質的深淺與地層的時代有密切的關係；時代越古，變質的程度越深。現在我們已經知道這不是事實，因為例外很多。但是石炭紀和二疊紀的煤至少已變為烟煤，是世界的通例。惟有莫斯科盆地的煤層還是一種褐炭。換言之就是變質極淺。不但是煤層如此，就是煤層上下的地層也是如此；經過了二三百兆年，泥還是泥，並沒有變做石岩；沙還是沙，並沒有變成砂岩。

莫斯科盆地的煤田在蘇俄不算重要。離舊日的工業中心如此之近而革命前出產不過一百多萬噸。這是因為煤層是褐炭，用途不廣，而且只有一層，平均厚度不過兩公尺有半。實行第一次五年計畫以來，也曾極力的擴充。到一九三二年已經增加到二，八〇〇，〇〇〇噸。一九三三年預計可以到四，二五〇，〇〇〇噸。產量的增加所以能如此神速是因為煤層離地面極淺；平均不過五十公尺。因此

開新井比較容易。也因為煤層很淺，所以不值得有複雜的設備，不值得開產量很大的井。舊日的井都是二公尺寬，三公尺長的長方形，用半噸的煤車運輸，一切設備都很簡陋——很像中國的土窖。為管理上方便，全盆地分做五區：

一，Kaganoritch 區 有十一井，每井每日產煤二百至三百噸。

二，Donskoy 區 有三個(?)舊井，每井日產煤四百至五百噸。一個新井，每日產一千二百噸。另外新計畫兩井，一九三四年七月可以出煤。將來每井日可產二千五百噸。

三，Skapinsky 區 有六個井，每井日產煤三百噸。

四，Shekinsky 區 有兩個井，五號每日產九百噸，六號產四百噸。

五，Balakovsky 區 尚在探礦中，沒有正式出煤。

我們參觀的就是第四區的第六號井。這一區是在莫斯科盆地的西部，距圖喇最近。我們從托爾斯托衣家裏出來已經昏黑，上燈以後方到礦場。礦場一切的建築都很簡陋；工程師辦公室因為有許多工人不斷的進出，也很不容易

維持清潔。除了同來的伊格那托夫先生及駐礦的工程師外，地質探礦局又令駐在本礦工作的一位女地質學家皮司特喇克 Pittrack 夫人指導。她已經等候得不耐煩。等到我們換上下礦的衣服，點上安全燈，把井下的礦圖和地質圖看明白了，已經八點多鐘。

鑽井是長方的，深不過四十六公尺。罐籠只容半噸的煤車。井下秩序頗好，但是運輸的方法各種皆有：人工，驢子，循環鐵索；頗足以代表過渡時代的狀況。挖煤大部分是手工。新近安了一付磨煤的機器，還在試驗期中。井下工人只有一個管運輸的是女的，此外全是男人。

鑽井既是很淺，通風自然是好的。加之沒有水，沒有煤氣，所以開採的工程極其容易。不過煤層的底是泥，頂是沙，都很鬆軟，支柱因之用的很多。據礦上的工程師告訴我，每噸煤出井的成本為十四盧布，而支柱用的木頭每噸要攤到〇、九〇盧布。如是支柱要佔成本的百分之六、四。比普通中國的煤礦要多到三倍。這還是因為莫斯科附近就產木頭，木價很便宜，才能如此。若是在缺乏木材的中國，支柱的成本當然還得增加。

全鑽的煤層很平——傾斜不過幾度。兩公尺的煤中間雜着一薄層的土。採礦時須把土揀去。有時煤層忽然不見

。經過若干尺的沙，然後又遇見煤。初看起來，似乎是普通所謂斷層，但是沙兩邊的煤層高下並無變動。仔細研究的結果知道沒有煤的部分是成煤之後地面所發生的水道。煤層本來是連成一片的。以後水道所經過的地方煤先被水沖去，再淤上沙，所以成功現在的狀況。

井上的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時。井下則不過六小時。井下的工資用一種標準遞加法。每一工作煤面 (Working face) 都有一產煤的標準。標準的數目看採煤的難易而定。工人工作六小時，得工資五、七五盧布，但是所挖的煤至少須達到標準數目。挖煤的數量超過標準的百分之十，則加給〇、五七五盧布；超過百分之二十，則加給一、五〇盧布。再多則每過百分之十比例遞加。所以井下工人的最低工資為每月一百七十二盧布有半。多的聽說可以到五百盧布。

我們在井下大約兩小時。上到地面已經十點半過了。伊格那托夫先生問我道，「丁先生幾點鐘吃午飯的？肚子怕餓了罷？」「一點多鐘吃的。」「啊呀！我趕緊叫他們預備點東西吃。」但是吃飯以前先得換衣服，洗面洗手。地方不大，又雜了兩位女人，只好輪班。而俄國洗面洗手又有一種特別的法子；洗面的地方也有面盆，盆底也有塞子

可以開放。但是水不是倒在盆裏的。面盆的上面安得有一個水箱，水箱前面有一根小水管；開了龍頭，就有一股很小的水線流到盆裏來。洗面洗手的人把兩手放在水管龍頭與面盆之間，掐着流水洗着。如此一盆水至少可以洗五個人。是省水的妙法。但是是一個人洗面所需的時間也增加幾倍。俄國人用這種法子洗慣了，大有非如此不過癮之勢。所以不但沒有自來水的地方普通用這種方法，就是莫斯科的大旅館裏，新式洗面具上面也預備着一個小流水管子。

好容易洗完了面回到食堂裏去。這是兩間屋子：外面一大間是工人食堂；裏面一小間是專門技術人員用的。我們走到裏間坐下。接着就有人拿黑面包，牛奶，紅茶，雞蛋來。我餓很了，不管牠甚麼，拿到就吃。吃飽了方才看見我們所座的屋子，也是白木棹子，粗木地板，與工人食堂並無分別。我對主人說道，「工人食堂到也很乾淨。」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微微的歎息道，「要使牠更乾淨點也並不很難！」

吃飽了，辭謝了主人，同布拉哥佛林，亞布羅哥夫和伊華努華小姐坐汽車回到圖喇。到了旅館已經十二點多了。我估了一個「雙床的」臥房。打掃得也還潔清，棹子上又插着一大瓶鮮花，可惜舖蓋太陳舊了，草蓆子也不很平，

廁所則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污穢。我正要脫衣服上床，布拉哥佛林來說，「請下來吃晚飯！」走到食堂裏一看，一張長棹子，舖着雪白的格布，擺滿了各種的冷食 (Sanskak) 白麵包，黃油。接着是菜湯 (Borsch) 牛肉扒，馬鈴薯，火柿子，糖蘿蔔，烤鷄，點心，燒酒 (Vodka) 鑛泉 (Nazan)——一棹真正的盛席。原來西布羅哥夫是奉著地質探鑛局的命令，那晚在圖喇請我吃晚飯，預先派了一位事務員乘火車從莫斯科把菜帶了來的。我懊悔不應該在鑛上把黑麵包雞蛋吃多了，又不能却主人的盛意。只好吃了一盆菜湯，喝了兩杯鑛泉。我同行的三位男客，一位小姐和公使館的汽車夫（當然是同棹的吃飯）却各自飽餐了一頓。

九月十一日一早起來，汽車夫來報告，公使館的汽車，經過昨日的大工作，出了毛病，送進煤鑛管理局的車廠修理去了。最早要到十二點方始可以修好。于是亞布羅哥夫向鐵廠管理局借了一部汽車同着一位工程師去參觀 Kosogorsky 鐵廠去。這鐵廠在圖喇的南十一公里。昨日到煤鑛去往返都要經過，因為沒有時間，所以留到今日早上。同行的這位工程師是一位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沿途對我講共產的成績。「不幾年蘇俄就變為世界第一個工業國了



。現在富農已經消滅將盡，農業大部分集團化工業化，糧食問題不久可以完全解決了。到那時候，個人盡他的能力服務於社會；社會有各人的需要供給個人。據我所知中國人對於蘇俄的事情很隔膜。丁先生你不知道，我們對於中國有深切的，普遍的研究。中國政治首領的蘇俄知識，還不及蘇俄普通人民對於中國的認識。」

不到半點多鐘就到了 Korogovskiy 鐵廠。這是蘇俄最舊式的廠，只煉生鐵，不煉鋼。舊有兩個一百七十噸的化鐵爐。四個月前完成了一個新的四百噸的爐子。所以目前每日可以產生鐵七百多噸。焦炭是要從多奈治(Donetz)煤田來的，運路約為一千公里。鐵鑛是附近產的，但是褐鐵鑛成分很低；每鐵一噸只含鐵百分之四十四。平時每百噸要加克利華衣羅克(Krivoi Rog)來的百分之六十二的富鐵十二噸同煉。每噸生鐵耗焦炭一·一八噸。新爐成功以後曾經單用本地的褐鐵鑛，也有相當的成功，但是每噸生鐵要用焦炭一·三五噸。每噸生鐵的成本是九十盧布。

講到蘇俄的工資和成本，我不能不加以說的。單講工資的多寡是沒有意義的。兩個人工資相同，而在蘇俄國家裏的身分不同，則工資的購買力完全是兩樣的。普通的用品全靠合作社——因為社裏的物價比普通市場要低到五六

倍不等。合作社有許多種類等級，身分越高的人，他所進的合作社裏面貨物越多，物價越廉。假如你不能做任何合作社的社員，六百盧布的工資還抵不上一百盧布——每天兩磅麪包在合作社裏買一個月十二盧布。在普通市場六十盧布還不夠！合作社的好壞與地理也有點關係：物產豐富的地方照例合作社要好一點，工人是享受頭等待遇的人；他所進的合作社是頭等的——尤其是採鑛工人。合作社如此，住房亦復如此。所以工人每月拿二百盧布，要比普通人拿四百盧布的還要舒服。

工業的成本因此就不容易計算的了。譬如說每噸煤的出井費是十四盧布，這是單包括工資材料管理費而言。工資之外工人的麵包是由政府用一個盧布兩磅半賣給他的。政府的麵包成本究竟幾何？工人的住房是二十五盧布一間租給他的。政府的建築費修理費究竟若干？這是假定盧布在世界市場上有真正的價格的。事實上又不是如此。照政府的官價一個盧布值兩個馬克，莫斯科的「黑兌換所」四個馬克可以換一百個盧布。拿現金百貨店的價目與普通市場比，七個半盧布才抵到一個馬克。我們要研究蘇俄工業的成本究竟拿那一種貨幣來做標準呢？例如我上面所說十四盧布一噸的煤，九十盧布一噸的生鐵，照官價兌換算

起來合中國錢三十元與二百元。然則蘇俄的煤鐵成本比中國要貴四倍，當然是不對的。但是究竟蘇俄煤鐵的成本是多少，是沒有法子可以知道的。

參觀了鐵廠，回到圖喇，汽車還沒有修好。一直等到十二點半方始出發。順原來的路回去仍舊在塞爾甫哥夫吃

## 編輯後記

適之

△國立山東大學政治學教授杜光墀先生寄了一篇長文來，敘述歐洲獨裁政治的結果。我們本來說過希望民治與獨裁的討論暫時作結束了。杜先生的文章雖然頗有贊助民主主張的嫌疑，但因為他敘說的是歷史事實，所以我們破例刊登了這篇文章。

△近來讀經問題頗引起了一點注意。傅孟真先生最近發表的「論學校讀經」是很值得讀的，所以我們轉載在這裏，我也因為這篇文章的啓發，補充了一篇文章，幫他做一個吶喊隊員。

△陶希聖先生最近（四月二日，四日）在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爲什麼否認現在的中國」，是批評我的「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的。他的論題，我至今還不很明

白。但他的結論說我「爲了反對陳濟棠的讀經，便否認人們把中國當作一個單位來看看一切，那是遷怒，不是邏輯」。如果我的原文（獨立第一四五號轉載）有可以使陶先生得這結論的字句，我很抱歉。但我要鄭重聲明，我是因爲不滿意於中國固有文化而反對讀經，並不是因爲反對某人的讀經而反對十教授的文化建設論。

△討論劉景桂殺人案的作者俞大綵女士是傅孟真先生的夫人。

△我們收到了北京大學教授毛子水先生的一封來信，討論一個「別字」，他說：

編輯先生：

獨立評論第一四三號了一君「文字的保守」文中

有云：

第二是「魚目混珠」式的別字。……例如「訂婚」，現在已有些人寫作「定婚」。

了「君以「定婚」為「訂婚」的別字，我以為為適和歷史的事實相反。今俗間「下定」「定親」「定聘」諸詞都作「定」不作「訂」。見於俗用文中的，有所謂「文定」，當即從詩大明「文定厥祥」一語而來。鄭箋以為指納幣言，可見漢世即已言「定」了。

。「定」的意義就是「決定」。司馬氏書儀於納吉下注云：「婚姻之事於是定」，便是這個意思。三十年以前，沒有寫「訂婚」的；要有，亦可看做「定婚」的別字。今俗所用「訂」字，當由「訂約」「一語而來，含有「平議」的意義。「訂約」亦可名為「定約」，於是便有把「定婚」寫做「訂婚」的了。

# 本前二期要目

大家應該努力的事：提倡國貨  
塘沽協定以來的外交  
現在中國的中年與青年  
求生的協力  
香港青年升學內地問題（通信）  
編輯後記

翁文灝  
張熙若  
丁文江  
壽文生  
余廣德  
編者

為司徒會議進一言  
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南游雜憶（三）廣西山水  
一個小小調查表的緣起  
編輯後記

陳之邁  
胡適  
胡適  
衡哲  
適之

## 獨立評論合訂本

- 第一冊（第一至第二五號）
- 第二冊（第二六至五十號）
- 第三冊（第五一至七五號）
- 第四冊（第七六至一百號）

### 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掛號照加）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向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一外埠通訊「經濟界」及「教育界」，並開「學園」一各機關，分載「特訊」以閱者計新聞體，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印刷，其餘種種，實為不可彈述。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	（內朝）每月二元二角（租）
（地）每月二元二角（香）	（港）每月二元二角（港）
（新）每月二元二角（港）	（澳）每月二元二角（港）
（美）每月二元二角（港）	（歐）每月二元二角（港）

獨立評論 第一四六號 編輯後記

第五卷

風學

第三期

目要

安徽先賢傳記教科書編纂經過  
 安徽先賢傳記教科書初稿  
 唐代文學批評研究初稿  
 文字學上中國古代方言句沉  
 舊日隨筆  
 安徽才媛記略初稿  
 美國國會圖書館規程  
 金氏花近樓書目解題  
 陳東原等  
 羅根澤  
 丁興濂  
 姚永樸  
 光大中  
 喻友信  
 金濤

定價：全年十期連郵  
 價：二元  
 發行：安慶省立圖書

半月評論 第一卷 第五期

目錄  
 中國三國家銀行的統一……持平  
 德意志恢復武裝……張秉勳  
 中國生產統計機關之統一問題……褚一飛  
 我國地方外交行政機關之沿革……邱祖銘  
 日俄懸案果能解決耶……李景泌  
 外交之另一解……逸詩

定價：每冊大洋四角八分  
 大洋一元二角  
 發行所：南京東門水佐營  
 康樂里一號

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  
 委員會議會報  
 第二卷 第十號

全國合作事業討論會紀念專號  
 (編上) 會議之經過(十則)  
 (編下) 審查報告及原提案(五則)  
 定價：每冊三角  
 全三冊二元

發行所：南京本會秘書處

內政消息 第八號 要目

一、縣政府裁局設科進行之概況  
 二、司法部解釋另以處分改移土地原狀訴解疑義  
 三、山西省警務處考核各級警察官吏  
 四、行政執行法疑義之解釋  
 五、行政機關逮捕人犯程序  
 六、各省市辦理地政近況  
 七、中央古物會議決懲治盜掘地下古物辦法  
 八、防治江北黑熱病經過之概況

定價：每冊大洋壹角  
 發行所：內政部政行發總處

北平市政府特刊  
 第三期 目錄

甲 農業統計 (十項)  
 一、地畝 (十項)  
 二、戶口 (十項)  
 三、出產 (四項)  
 四、地租 (四項)  
 五、地僱 (四項)  
 六、農工 (二項)  
 乙 小本借貸 (二項)  
 丙 附錄 (六項)

定價：每冊大洋二角  
 發行所：北平市政府秘書處